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郭预衡 主编

# 隋唐五代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nup@mail cnu.edu.cn www.cnup.cnu.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隋唐五代)/郭预衡主编;林邦钧等编写.—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5(2000重印)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ISBN 7-81039-455-X

Ⅰ.中… Ⅱ.①郭…②林… Ⅲ.①文学史-中国-古代-高等学校-教材②文学史-中国-隋唐五代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Ⅳ.I2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06857

ZHONGGUO GUDAI WENXUESHI CHANGBIAN SUITANGWUDAI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隋唐五代**

主编 郭预衡 本卷主编 林邦钧

书名题签 启 功 装帧设计 西 风
责任编辑 王超英 执行编辑 子 丰
责任印制 晓 旭 责任校对 京 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 100037
E-mail cnup@mail.cnu.edu.cn
网址 www.cnup.cnu.edu.cn
电传 68418523(总编室) 68472512(发行部)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制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81039-455-X/G·391
版次 2000年9月第2版
印次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8.375
字数 600千
印数 0,001--3,000册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主编　郭预衡

编写（按姓氏笔画）

万光治

林邦钧

赵仁珪

段启明

熊宪光

# 编写说明

1. 本书配合《中国古代文学史》，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五个历史阶段，分编五卷。

2. 本书的内容包含两个部分：

(1) 文学史的纲要。

(2) 纲要引据的材料（包括史实、作品和评述材料）。

3. 纲要力求简明，眉目清楚。

4. 引据材料，力求精确，注明出处。一般注明著者、书名、篇名、卷次。但屡见或习见之书，一般只出书名，不出著者。如系转引之书，则加说明。一般不注版本。

5. 所引材料，尽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一般不录当代著作。有必要时，酌加补充说明，附以编者按语。

6. 全书五卷，体例力求统一。但因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编写方式也不尽一律。

7. 本书五卷册，皆为集体编写。每卷的执笔人是：

| | |
|---|---|
| 先秦卷 | 熊宪光 |
|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 万光治 |
| 隋唐五代卷 | 林邦钧 |
| 宋辽金卷 | 赵仁珪 |
| 元明清卷 | 段启明 |

# 序言

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是为了适应三种需要而编写的。

其一，给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某些教师提供一点讲授的方便。

其二，给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方便。

其三，给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提供自学的参考。

编者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感到讲授中国文学史，在基本教材之外，需要一部论述简要而资料丰富的辅助教材。尤其是在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图书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不必翻检群书而看到一些原始资料，用于教学，比较方便。

对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来说，在不能人人自备参考书的条件下，有了这部辅助教材，也就可以补充所学的知识，且有助于自己钻研。

对于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得到文学史最简明的内容提要和较丰富的参考资料。

这部《长编》是配合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而编的辅助教材，已列入国家教委组织制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本书的体例特点是：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也不是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既有文学史的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资料。论述部分，力求简要，引而不发，以供教者发挥，供学者思考。资料部分，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

这部《长编》，和当今某些文学史著作的形式虽有一些不同，但从历史上看，却也并不新奇。名为“长编”，即取《续资治通鉴

长编》等书的名称，其体例也和《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有些相似。近人著作体例之相近者，则有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当然，作为文学史的"长编"，又和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

编者用心如此，希望于读者有益；但因水平所限，缺点实多，切望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学术著作出书甚难的岁月里，风雨同舟，不胜感激。

编　者

2000年5月

# 目录

第一章

# 隋代文学

## 第一节　隋代概况

### 一　社会概况

杨坚（541—604）于公元581年篡北周而建隋朝，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至此，东晋以来近三百年的战乱频仍、南北分裂的局面遂告结束。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厘定了官制、兵制等各种行政制度，后世虽小有改革，但基本沿袭隋制。此外，实行均田、轻税、减役等与民生息的政策，厉行节俭，使经济迅速复苏。文帝在位时间虽短而统一全国、促进社会繁荣，功不可没。



史臣曰："高祖（即文帝）……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隋书·高祖纪》）

文帝开创的统一局面和打下的繁荣基础，很快为其子炀帝杨广的倒行逆施所葬送。杨广嗣位以后，对外出兵高丽，连年失败。对

内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开河筑道，游佚无度。终致民怨沸腾，义军四起，于公元618年国灭身亡。

史臣曰："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于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隋书·炀帝纪》）

炀帝循春秋时所开运河故道，挖凿通济渠，前后动用百万民工，意在巡幸南游，客观上却便利了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炀帝大业元年（6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县。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通典》卷十·漕运）



隋朝虽是短暂的统一，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为唐朝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 二　思想文化教育概况

### （一）佛道儒三教的传播概况

在北周遭禁的佛教，因隋文帝笃信而复炽。魏晋玄学已衰，道教以炼丹符箓为号召，经隋至唐，日见兴盛。儒学魏晋时渐趋衰

微，隋初稍事振兴。但文帝为政尚刑名，其地位仍低于佛道。公元601年，曾停京师州郡庠序，仅存京师国子学。

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隋书·经籍志四》)

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隋书·儒林传》)

### (二) 文化教育概况

隋朝废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始实行科举制，是对封建门阀等第制度的改革，对豪门世族的打击。为出身寒微的庶族地主开通仕途，使他们在政治上得以崛起，对有唐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甚大。

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及卢恺摄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物类，颇为清简，而滞怨纷纭，恺及道衡皆除名。炀帝始建进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通典》卷一四选举二)



由于南北统一，交通便利，隋朝将南北朝所有书籍及散佚民间的秘藏珍典搜集汇总，分类编目，《隋书、经籍志》所录书目，蔚为空前。炀帝潜邸置学士分类撰修新书，多达一万七千余卷。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隋书·经籍志序》)

炀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资治通鉴·隋纪六》）

南北统一，颜之推、长孙纳言和陆法言等人综合古今语音异同，斟酌南北方言长短，汲取前人韵书之长，撰就《切韵》，统一了书面音韵，被后人奉为作诗文、考古音的准绳。对唐代律绝的讲究音调声律有一定作用。

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论及音韵，以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清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广韵·陆法言切韵序》）

## 第二节　隋代文学



### 一　隋代的文学思想

隋文帝厌恶华艳浮靡的文风，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李谔上书，请正文体。因仅恃行政命令，而当时尚不具备革新文风的理论和实践条件，又矫枉过正，将建安风骨等同六朝文风，否定文学的抒情性和词采的作用，故收效甚微，但预示了改革六朝文风已势在必行。

隋主不喜词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李谔亦以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上书曰：“魏

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通鉴·陈纪十》）

隋炀帝雅好文学，早年投文帝所好，“有非轻侧之论”，即位后，倡南朝文风，以诗赋取士。

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隋书·文学传序》）

王（指晋王杨广）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晉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晉已后，文体遂变。（《隋书·柳晉传》）

隋文稍知尚质，而取不以道，故炀复为《春江》、《玉树》等曲。盖至是南风渐渍于北，而六代淫靡之音极矣。（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三）

王通《中说》，当时不见署录。为其子孙或门徒杂辑其言行而成。《中说》鄙薄六朝文学，鼓吹贯道重行轻文等儒家文学思想，论文主“约”，以“达”、“则”为旨，对唐代古文运动有一定影响。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中说·天地篇》）

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中说·事君篇》）

子曰：“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同上）



## 二　隋代文学

隋代文人多为南北朝旧臣，诗文承六朝余绪，骈俪绮靡，但也出现南北诗风融合和变革散文的苗头。体裁上，薛道衡《豫章行》、卢思道《从军行》似初唐七言歌行，杨广《江都宫乐歌》近于七律，无名氏《送别诗》已是七绝。

齐梁以来，南北文章，颇为不同。北多骨气，而文不及南。邺下才人、卢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誉。自隋炀有非倾侧之论，徐庾之文少变，于时文多雅正。薛道衡气格清拔，与杨素酬唱之作，义山极道之。（吴乔《围炉诗话》卷二引冯班语）

## （一）卢思道

### 1. 生平

卢思道（535—586）由北周入隋，诗不失北朝诗风本色，但也受南朝诗风的影响。

卢思道字子行，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也。……师事河间邢子才。……数年之间，才学兼著。……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当作《听鸣蝉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开皇初……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隋书·卢思道传》）

### 2. 诗歌

卢思道的代表作《从军行》、《听鸣蝉篇》等，慷慨悲凉，在音韵转换、俪句对偶方面，对初唐歌行有影响。而其《美女篇》、《夜闻邻妓诗》等，类同宫体，又可见南风北渐的时尚。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从军行》）

倡楼对三道，吹台临九重。笙随山上鹤，笛奏水中龙。怨歌声易断，妙舞态难逢。谁能暂留客，解佩一相从。（《夜闻邻妓诗》）

卢子行一气清折，音节直逼初唐。（黄子云《野鸿诗的》）

### （二）薛道衡

#### 1. 生平

薛道衡（540—609），与卢思道、李德林友善，为高祖、杨素推重，诗兼南北之风。

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静乐县）人也。……高祖受禅……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及八年伐陈……还除吏部侍郎。……除名，配防岭表。晋王广……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衡不乐王府……遂出江陵道而去。……晋王由是衔之。……后数岁，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炀帝嗣位，转番州刺史。……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缢而杀之……时年七十。（《隋书·薛道衡传》）

#### 2. 诗歌

薛道衡诗声韵优美，词彩华丽，笔触细腻，善状心理，有南朝诗歌特色。代表作《昔昔盐》、《人日思归》等脍炙人口。《出塞》两首及《渡北河》等诗亦善状边塞风光、军旅生活。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溪。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昔昔盐》）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人日思归》）

君行远度茱萸岭，妾住长依明月楼。楼中愁思不开嚬，始复临窗望早春。鸳鸯水上萍初合，鸣鹤园中花并新。空忆常时角枕处，无复前日画眉人。照骨金环谁用许，见胆明镜自生尘。荡子从来好留滞，况复关山远迢递。当学织女嫁牵牛，莫作姮娥叛夫婿。偏讶思君无限极，欲罢欲忘还复忆。……不畏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豫章行》）

边庭烽火惊，插羽夜征兵。少昊腾金气，文昌动将星。长驱鞮汗北，直指夫人城。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雁声。连旗下鹿塞，叠鼓向龙庭。妖云坠虏阵，晕月绕胡营。左贤皆顿颡，单于已系缨。绁马登玄阙，钩鲲临北溟。当知霍骠骑，高第起西京。（《出塞》二首之二）

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隋书·薛道衡传》)

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豫章行》，音响格调，咸自停匀，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内编》卷三)

薛道衡《昔昔盐》等篇，大是唐人排律，时有失粘耳。(《诗薮·内编》卷四)

卢（思道）、薛（道衡）篇章虽寡，而明艳可观。(《诗薮·外编》卷二)

## （三）杨素

### 1. 生平

杨素（544—603），一生戎马倥偬，为隋开国元勋，诗文苍凉刚劲，代表隋朝北方诗风。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也。……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及高祖为丞相，素深自结纳……高祖受禅，加上柱国。……及大举伐陈，以素为行军元帅……及还拜荆州总管，进爵郢国公……改封越国公。……素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然大抵驭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素之贵盛，近古未闻。炀帝初为太子，忌蜀王秀，与素谋之，构成其罪，后竟废黜。……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大业元年，迁尚书令……寻拜太子太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其年，卒官。(《隋书·杨素传》)



### 2. 诗歌

杨素诗以《出塞》二首为代表作。另有《赠薛播州诗》十四章，为晚年见忌于炀帝后所作，诗中忆身世、怀知己，颇有难言之隐。

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出塞》二首之二)

衔悲向南浦，寒色黯沉沉。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赠薛播州诗》之十四)

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州刺史薛道衡，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未几而卒，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隋书·杨素传》)

杨处道沉雄华赡，风骨甚遒，已辟唐人陈、杜、沈、宋之轨。(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四卷)

杨素幽思健笔，词气清苍。(沈德潜《说诗晬语》上)

隋杨处道诗甚为雄深雅健。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刘熙载《艺概·诗概》)

越公《赠薛播州》数篇，高迥雅逸，纤靡扫尽，大业之朝，足称首杰。观者不以人废言可也。(黄子云《野鸿诗的》)

### (四) 杨广

#### 1. 生平

隋炀帝杨广(589--618)，以矫饰取宠，篡弑即位。荒淫暴虐，游狎唱酬，醉心梁陈宫体。然亦有征战体验，《白马篇》、《饮马长城窟行》等边塞诸作，尚称劲健。《野望诗》状景生动，《春江花月夜》意境清美，影响及于张若虚、秦观。《江都宫乐歌》近于首句押韵的七律。



炀皇帝讳广……高祖第二子也……开皇元年，立为晋王……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八年冬，大举伐陈，以上为行军元帅。……及太子勇废，立上为皇太子。……(仁寿)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大业元年三月)又于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隋书·炀帝纪》)

#### 2. 诗歌

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摐金止行阵，鸣

鼓兴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饮马长城窟行》）

步缓知无力，脸曼动余娇。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喜春游歌》二首之二）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春江花月夜》二首之一）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洲。（《江都宫乐歌》）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此诗见《铁围山丛谭》，秦少游改为小词。（杨慎《升庵诗话》卷十《隋炀帝野望诗》）

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铿然独异，剥极将复之候也。（《说诗晬语》上）

### （五）无名氏

隋无名氏的送别诗，已是标准的七绝。

庾子山《代人伤往》三首，近绝体而调殊不谐，语亦未畅。惟隋末无名氏："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至此七言绝句音律，始字字谐合，其语亦甚有唐味。右丞"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祖之。（《诗薮·内编》卷六）



# 第二章

## 唐代社会和文学概况

### 第一节　唐代社会概况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又是古典文学全面繁荣的时期。唐诗代表着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大家星罗，名篇海汇，众体皆备，流派竞繁。唐代的古文运动为古代文言散文找到了一种精练畅达，富于表现力的载体——古文，形成了继先秦两汉之后，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词是诗歌和音乐两相结合而在唐朝产生的新诗体。唐传奇是由六朝志怪蜕变而成的真正成型的文言小说，同样具有开创意义。而变文则是后世说唱文学的源头之一。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



#### 一　唐代的经济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唐代经济发展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作为封建经济命脉的土地赋税制度的兴废对这一进程无疑起着主宰作用。

##### （一）唐代的土地赋税制度

**1. 安史之乱以前的租庸调制**

士族地主及其赖以生存的庄园制经济随着六朝的覆亡而没落，

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施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激发了从庄园制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唐朝经济迅速从隋末战乱的破坏中复元过来，经过百年左右的发展，臻于开元、天宝盛世。所以初盛唐诗文中多应制颂圣和歌颂国富民安的内容。

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效如此。……玄宗初立求治……开元八年，颁庸调法于天下……是时（指天宝初），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食货志》一）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唐太宗《帝京篇》十首之一）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忆昔》）



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惟以文华取幸。（《新唐书·文艺传》）

天宝末年，玄宗君臣骄奢淫逸，侈用无度，穷兵黩武，诛求益急，租庸调制被破坏。

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新唐书·食货志》一）

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𫓺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

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旧唐书·杨炎传》）

### 2. 安史之乱以后的两税法

天宝十四载（755）发生的安史之乱是在开大盛世掩盖下日渐激化的内外矛盾的总爆发，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北方经济因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建中元年（780），推行两税法，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生产。但由于叛乱迭起，战事不断，酷吏希宠，横征暴敛，更立宫市，巧取豪夺，物轻钱重，民不堪其苦。终于酿成黄巢起义（875），给摇摇欲坠的唐朝统治以致命打击。安史之乱之后的诗文在反映民瘼、揭露时弊的深度广度方面均有明显增加。

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遣黜陟使按比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惸独不济者，敢有加敛，以枉法论。……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朱泚既平，于是帝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是时，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谏官御史数上疏谏，不听，人不堪其弊。……乾符初，大水，山东饥。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昭宗在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其穷至于如此，遂以亡。（《新唐书·食货志》二）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白居易《重赋》）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

（柳宗元《蝜蝂传》）

### （二）唐代的城市经济

唐代水陆交通发达，中外商人云集辐凑，长安、洛阳、益州等城市经济繁荣。安史之乱后，江南海运、漕运繁忙，扬州、广州成为贸易中心，随而形成市民阶层。中唐以后的文学因而明显地呈现世俗化的倾向：元白平易浅俗的诗歌风靡中外朝野；散文以散化骈，接近口语，易懂实用；大量表现城市生活男女爱情而投合市民心理的传奇和词崛起；变文俗讲、绝句和词为伶伎僧俗广泛演唱。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李肇《唐国史补》下）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同上）

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独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洪迈《容斋随笔》卷九）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沈义父《乐府指迷》）

## 二　唐代的政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 （一）士族势力削弱，庶族地主崛起

唐初在世袭的士族地主与新兴庶族地主之间曾通过重订氏族、姓氏谱的形式进行过权力较量，结果腐朽的士族势力被削弱，庶族

地主在政治上崛起。唐代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出身于这个社会阶层。这一阶级关系的变化，引起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初，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资，故人谓之卖昏。由是召士廉与……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资，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高宗时，许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义府耻其家无名，更以孔志约……等十二人刊定之……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改为《姓氏录》。（《新唐书·高俭传》）

### （二）招贤纳谏，广开言路

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实行开明政治，用贤纳谏，招揽人才，广开言路，故诗文直言时事，禁忌较少。

上（唐太宗）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通鉴·唐纪八》）

政尚简肃，天下大悦。又令百官各上封事，备陈安人理国之要。（《旧唐书·太宗纪》上）



太后（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通鉴·唐纪二一》）

夫抱器怀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论道者，我于是乎辟重门以纳之；作扞四方，折冲万里，可运筹帷幄者，我于是乎悬重禄以待之。（李隆基《春中兴庆宫酺宴诗并序》）

### （三）实行科举制，取代世袭制

用考试取士的科举制，是唐初否定士族世袭制又一重大措施，它极大地激发了庶族士子从政入仕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途径，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大变革。进士科举是其

重要的组成部分，朝野重视。天宝末年，以诗赋试进士，建中二年至大和八年间，虽曾为试箴论表赞所取代，但后又恢复。

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通典》选举三）

天宝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取词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旧唐书·杨绾传》）

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建中二年（781），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大和八年（834），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新唐书·选举志》上）

科举制及由此而派生出的省卷行卷风，对唐诗的繁荣、古文运动的开展、传奇小说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大批士子屡试不第，饱尝世态炎凉，对现实了解加深，在诗文中加以反映、抒发，加强了诗文的现实性。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咨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复将贡于有司。发箧丛萃，繁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皮日休《文薮》序）

隐集内所上书启，尝以《谗书》上郑尚书，上蕲州裴员外，上太常房博士，上秘监韦尚书，可谓汲汲于遇合矣。唐世士子，温卷求知，即贤者不免如是。（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一一八）

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可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

之，而况他乎？（虞集《道园学古录·写韵轩记》）

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诗，其中非自叙无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名场中钻营恶态，忮懻俗情，一一无不写尽。（《唐音癸签》卷二六）

当然，科举考试对诗文发展也有消极作用。省题诗赋局限多，格律严，故少传世之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诗文歌功颂德，趋逐时尚，雕琢浮艳等弊病。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唐国史补》下）

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韩愈《答吕毉山人书》）

唐自贞元以后，藩镇富强，兼所辟召，能致通显。一时游客词人，往往挟其所能，或行卷贽通，或上章陈颂，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故剽窃云扰，谄谀泉涌，取办俄顷以为捷，使事饾饤以为工。至于贡举，本号词场，而牵压俗格，阿趋时好。上第巍峨，多是将相私人，座主密旧。甚乃津私禁脔，自比优伶，关节倖珰，身为军吏，下第之后，尚尔乞怜主司，冀其复进。是以性情之真境，为名利之钩途，诗道日卑，宁非其故。（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唐时五言以试士，七言以应制。限以声律，而又得失谀美之念，先存于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难工也。（沈德潜《说诗晬语》下）



（四）重视文治、并举三教

唐朝十分重视学校文化教育，授经、律、书、算等内容，后亦授诗赋。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达到空前的规模。唐代的君王也多雅好诗文、音乐、书画等。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而且培养了为数众多的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水平，丰富了他们的创作题材。

国子监领六学：一曰“国子学”，生徒三百人；二曰“太学”，生徒五百人；三曰“四门学”，生徒千三百人；四曰“律学”，生徒五十人；五曰“书

学"，生徒三十人；六曰"算学"，生徒三十人，凡二千二百一十人。(《通典》卷五三礼一三)

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太宗贞观以后，数幸国学。……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通考》卷四一学校考二)

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材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寖广。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于时文馆既集多才，内庭又依奥主，游谒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唐音癸签》卷二七)

唐才人艺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缘多得传御禁掖，如韩翃、冯定、戎昱、钱起诸诗句之类，人主往往能举之。岂一代崇尚在此，尝私采之外庭资乙览故耶？兴起诗教，又不独在情洽赓歌一节也。(同上)

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同上)

尝与友人戏论，唐诗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备。(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



唐朝各代皇帝，或出于政治需要，或由于个人嗜好，曾左佛右道或左道右佛，但综观唐世，大体是三教并崇的。儒家思想在唐代没有汉、宋那样尊崇的地位，因而封建礼教伦理纲常的禁锢也较松弛。唐代儒家既不像汉儒那样拘束于训诂章句之学，也不像宋儒那样大讲理学，而有注重事功，空言说经的特点，是汉学向宋学转变的一大关键。唐代佛教大盛，宗派林立，其中禅宗影响尤巨。佛道斗争以及佞佛、排佛成为唐朝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李唐为自神其世，奉老子李聃为先祖，尊道教为国教，国学中授《老子》、《庄子》等。唐朝不少皇帝妄求长生，道教的服食求仙，正投其所好。

中唐后，皇帝常在朝廷上亲自主持三教辩论，互相驳诘，又促进了三教汇融。佞佛排佛的斗争推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唐乾封元年，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开元二年三月，亲祠玄元皇帝庙，追尊玄元皇帝父。……二十九年，两京及诸州，各置庙一所，并置崇玄馆。（《通志》卷四三礼略二）

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新唐书·选举志》上）

唐朝皇帝兴道教，不管在政治上有何企图，想要得长生药，却都是一样的。……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宣宗都是吃长生药丧命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编第四册261页）

天授二年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僧神秀……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中宗即位，尤加敬异。（《旧唐书·方伎传》）

（狄）仁杰上疏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敝。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狄仁杰传》）

武宗即位，废浮屠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新唐书·食货志》二）



贞元十二年（796），天子降诞日，诏儒官与缁、黄讲论。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三殿谈经，自此始也。（钱易《南部新书·乙》）

儒与佛调和，佛的方面也逐渐和儒合流。僧徒行儒业的很多。中晚唐诗文中，常见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等名号，可见不少和尚对儒的学业，很是精通。儒佛之间最大的抵触是忠孝问题。……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本身统治，必需提倡忠孝。但佛教有无父无君的教义，这个教义也是佛教信仰的根本……于是有和尚出来提倡孝道。佛徒师生间，实行儒家的三年丧制，大反佛教的教义，但大有利于佛教的推广。……佛道两教，有着可以调和的基本论点。例如佛说性空，道说无名，皆以虚无为本，两教又都有以生为苦厌世无我的思想。在超世的向往上，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极乐净土。此外如静坐（道）、禅定（佛）的持修方法，符箓（道）、咒语（佛）的法术等，彼此

之间也都有共同的地方。(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编第四册 262~263 页)



### (五) 朋党相争、藩镇割据、宦官擅权

朋党(牛李党争、南北司之争)相争、藩镇叛乱、宦官擅权，是中晚唐三大痼疾，导致唐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长庆初，钱徽典贡举，宗闵托所亲于徽，而李德裕、李绅、元稹在翰林，有宠于帝，共白徽纳干丐，取士不以实，宗闵坐贬剑州刺史。由是嫌忌显结，树党相磨轧，凡四十年，搢绅之祸不能解。……时训、注欲以权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党，逐去之。人人骇栗，连月雺晦。帝乃诏宗闵、德裕姻家门生故吏，自今一切不问，所以慰安中外。尝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新唐书·李宗闵传》)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将列卫以居内，有事则将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方镇之患，始也各专其地以自世，既则迫于利害之谋；故其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虽常倚镇兵，而其亡也，亦终以此，可不戒哉。(《新唐书·方镇表序》)

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肃、代庸弱，倚为扞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援立奋，朝恩以军容重，然犹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惩艾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慓士、奇才，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故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玄宗以迁崩，宪、敬以弑殒，文以忧债，至昭而天下亡矣。(《新唐书·宦者列传序》)



上述三大社会痼疾，对中晚唐文人的仕途、创作内容乃至风格，影响十分深刻。如白居易晚年旷放自适，超脱党争，而李商隐则被党争葬送前程。揭露党争、宦祸，反对割据，成为中晚唐诗文反映现实的重要内容，而风格则有激切、隐晦之分。



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

朝廷待之，贷以法故。于是乎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澒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杜牧《守论》）

乐天尝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陷司马党中。及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陷于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郡斋读书志》卷一八）

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箝结，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词，此风人小雅之遗，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引释石林语）

## 三　唐代的士风

唐朝的士风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是社会心理、时俗风尚、时代精神在文人士子这一阶层的投影，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代文学的风貌特色。

### （一）思想开放，不拘一格

唐朝经济富庶、政治开明、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大量出身新兴庶族地主的文人士子渴望跻身政治舞台。他们思想较开放活跃，敢于冲破儒家的纲常伦理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在诗词散文传奇中表现男女爱情，追求个性解放，讽谕时事，针砭现实。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终篇皆是。……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洪迈《容斋续笔》卷二）

唐代文人的思想信仰，虽各有所宗，却多出入于儒、释、道三教之间。此外，纵横家思想和仗义行侠之风尚对初盛唐文人影响很大，在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中，都可看到这四种社会思





00003208

潮的烙印。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儿，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释。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鲁迅《准风月谈·吃教》）

昌黎谏佛骨矣，晚乃与佛子大颠游。又作李干墓志，历叙以服食败者数人为世诫，而晚年复躬蹈之。白乐天有诗曰：“退之（按：一说此退之乃指卫中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是昌黎知诫人而不知自诫也。然乐天既知诮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尝有诗曰：“金丹同学都无益，姹女丹砂烧即飞。”其序云：“予与故刑部李侍郎早结道友，以药术为事。”乃知异端易惑，即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全唐文纪事》卷二三引张萱《疑耀》）

唐人之学博而杂，豪侠有气之士，多出于其间。磊落奇伟，犹有西汉之遗风。而见诸文辞者，有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之属，堪与谊、迁、相如、扬雄辈相驰骋以上下。（邓绎《藻川堂谭艺·三代篇》）

### 1. 儒教的影响

唐人专经，莫如啖、赵氏之说《春秋》者。韩愈氏之文章，衰起八代，而授《鲁论》于李翱，多新说焉。陆贽氏言王道，师孟子者也。杜甫氏之为诗，集楚骚、汉魏诗人之大成，而奄有六朝之胜，探原三百，大而化之。此数贤者，皆能树帜于两汉通儒经师之表，盖宋儒之先声也。（邓绎《藻川堂谭艺·日月篇》）



唐人宗儒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事功。而在唐代的不同发展时期，其表现形式又有不同。也形成各个时期唐代文学的不同特点。初盛唐文人有强烈的用世干世、建功立业的志向。

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

……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杜甫《进雕赋表》）

中唐文人表现出深沉的忧世济世意向。

彼白公服则儒士也，位则文人也，当官莅事，烈有丈夫志。祇于批逆鳞，刺权幸，塞左道，履平坦。镇阳拒命，指中人为制将，救日月之蚀，则故上心悦。武相遇盗也，责京尹讨贼，犯雷霆之怒，则奸臣股慄。杭州救旱，因农隙而积湖水。龙门通崄，出家财而凿八滩。著策数十篇，尽王佐之才；有文七十卷，导平生之志。（陶穀《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

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朴，刬伪以真。……至进谏陈谋，排难卹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跆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新唐书·韩愈传》）

晚唐文人则毫无顾忌地发泄他们济世不能而产生的愤世、遁世的情绪。

（罗）隐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

甫里先生者……性野逸无羁检，好读古圣人书，探六籍，识大义。……平居以文章自怡，虽幽忧疾痛中，落然无旬日生计，未尝暂辍。……先生性狷急，遇事发作，辄不含忍，寻复悔之，屡改不能已。（陆龟蒙《甫里先生传》）



宗儒思想在唐代文学批评上的影响，表现为诗歌创作上的“兴寄”说和散文创作中的“明道”说。而唐代的“兴寄”说重在美刺；“明道”说强调“辅时及物”，同样有注重事功，不尚论理的特点。

夫诗之作，善善则颂美之，恶恶则讽刺之。苟不能本此二道，虽甚美，犹土木偶不主于气血，何所尚哉！（吴融《禅月集》序）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佛教的影响**

（1）对文人思想生活的影响

佛教教义对唐朝文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王维奉佛，随缘任运；白居易信佛，乐天安命；柳宗元统合儒佛；韩愈、李翱排佛不遗余力，却也援佛性入人性。在唐代文人中，均有代表性。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叹白发》）

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白居易《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

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

韩退之谓荀、扬为未纯，以予观之，愈亦恐未纯，盖有流入异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乎情而非性，则流入于佛老矣。（陈善《扪虱新话》卷一）



（2）对诗文创作的影响

佛教在心与境的关系认识上是唯心主义的，却能启发诗人根据抒情言志的需要，创造出物我契合的意境。禅宗更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有助于诗人以心会景，从一景一境、万物色相中领会诗情禅趣。佛经中又有广设譬喻，多用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受其启示，诗人亦多用暗喻、象征手法，使诗意境深远，韵味隽永。皎然，司空图的诗论得益于此。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敦煌写本《坛

经》)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同上)

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同上)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引慧海禅师语)

严氏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然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诗薮·内编》卷二)

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昚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三)

佛教教义精弘深邃，给人辩证的思维启迪。"译经体"质朴通俗，骈散相间，佛经中寓言成集，(《百喻经》、《旧杂譬喻经》等)，妙喻迭出，佛经从题材、体裁、论述、行文等诸多方面影响唐代的古文运动，而佞佛排佛的论战又推动着古文运动的发展。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不少片断为唐山水游记范文。



佛以无上大慧观一切众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说方便法；故为阐提说十善法，为小乘说四谛法，为中乘说十二因缘法，为大乘说六波罗蜜法；皆对病根，救以良药，此盖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白居易《与济法师书》)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柳宗元《送僧浩初序》)

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者，以房融笔授故也。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苏轼《东坡题跋·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 3. 道家思想和道教的影响

道教奉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庄为祖，其实老子与庄周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与道教更多有不同。老子思想对文人的影响主要是清心寡欲，遁世隐逸。庄周的影响则主要是愤世疾俗的抗争。

吾受性潦倒，不经世务。屏居独处，则萧然自得；接对宾客，则苶然思寝。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资，河中黍田，足供岁酿。闭门独饮，不必须偶。每一甚醉，便觉神明安和，血脉通利，既无忤于物，而有乐于身，故常纵心以自适也，而同方者不过一二人，时相往来。并弃礼数，箕踞散发，元谭虚论，兀然同醉，悠然便归，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王绩《答程道士书》）

庄周梦胡蝶，胡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故如此，营营何所求。（李白《古风》其九）

道家的审美理想对唐代诗文的影响是追求质朴疏淡的自然美、恣肆纵放的壮美。

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



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之所得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

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征至怪于齐谐。（李白《大鹏赋》）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信奉道教的唐代文人，多于诗文中表现炼丹饵药、服食求仙，游仙梦仙的题材。在斋醮的诡秘氛围中，受金丹药石刺激，文人墨客按道教存想思神的方法，会产生种种臆想，仿佛已蹑虚凌云，步入仙界，餐露食芝，与仙共游。他们将这些神奇绚丽的想象运用于写景抒情的诗文中，形成飘逸朦胧奇诡绚丽的风格。晚唐传奇有道

教与六朝志怪合流的趋向，多神异鬼怪的题材，宣扬得道成仙，神变报应。

闻君饵丹砂，甚有好颜色。不知从今去，几时生羽翼。（王维《赠李颀》）

武皇斋戒承华殿，端拱须臾王母见。霓旌照耀麒麟车，羽盖淋漓孔雀扇。……顾谓侍女董双成，酒阑可奏云和笙。红霞白日俨不动，七龙五凤纷相迎。（李颀《王母歌》）

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正田田。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紫凤放娇衔楚珮，赤鳞狂舞拨湘弦。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梦香独自眠。（李商隐《碧城三首》之二）

再唐人底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底影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张读的《宣室志》，苏鹗的《杜阳杂编》、裴铏的《传奇》等，都是的。然而毕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得多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3讲）

### 4. 侠义纵横思想的影响

纵横家喜谈王霸之术，锐意进取功名，豪侠义士扶危济困，慷慨行义，两者结合，形成唐代士风的又一特点。究其因，不外乎唐朝一统天下，西北游牧民族尚武粗犷习气的浸染，城市经济的发展，思想禁忌的松弛等。受其影响，初盛唐不少文人击剑行义任侠，蔑视礼教权贵，以王霸之术干谒，以事业功名自期。



陈子昂字伯玉……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卢藏用《陈子昂别传》）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侠客行》）

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杜甫《遣怀》）

中唐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文人把拯世纠弊的希望寄托在重振儒道上，纵横任侠，于世无补，影响一度削弱。晚唐朝纲紊乱，藩镇养侠刺仇成风，游侠又盛。侠义题材成为晚唐传奇一大主题，人们只能把扶危纾难的幻想寄托在聂隐娘、虬髯客、昆仑奴这些半仙半侠的人物身上。

冯缄给事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康骈《剧谈录·潘将军》）

《红线传》和《聂隐娘》写的是两个各为其主（藩镇）报恩效力的女侠，情节过于离奇，道术气很重。（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515页）

### （二）阅历丰富，士风奢靡

与局束于半壁江山的南北朝文人相比，唐朝文人由于国家的统一强盛，所以气度恢宏，阅历丰富。他们大都注重事功，不少人从军，入幕边陲，写了许多激昂慷慨的边塞诗、平戎策。

（岑）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诗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唐才子传》卷三）

（李）益字君虞……二十三受策秩，从军十年，运筹决胜，尤其所长。往往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高适、岑参之流也。（《唐才子传》卷四）



唐行科举，士子千里赴举，沉浮宦海，经历丧乱，产生了不少富有真情实感的诗文。

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

杜工部流离兵革中，更尝患苦，诗益凄怆……其思深，其情苦，读之使人忧思感伤。（俞文豹《吹剑录》）

先生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湮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张敦颐《柳先生历官记》）

唐代士风奢靡，宴游歌舞，豪饮狎妓，习以为常，晚唐尤甚。故多写男女情爱的诗词传奇。

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钦《教坊记》及孙棨《北里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6篇）

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置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北里志·序》）

案李肇《国史补》云：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天幕地，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洎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颇众。……由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白居易，长庆二年以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时吴兴守钱徽、吴郡守李穰，皆文学士，悉生平旧友，日以诗酒寄兴。官妓高玲珑、谢好好巧于应对，善歌舞。从元稹镇会稽，参其酬唱。（王谠《唐语林》卷二）

### （三）多才多艺，修养较高

#### 1. 善于继承、勇于创新

对前人的文学艺术遗产，唐人有兼容包举、融通吞吐的魄力，以"别裁伪体"、"转益多师"、"唯师是尔"为准绳，对诸如《诗经》的现实精神，楚骚的爱国思想，诸子的哲理思辨，汉魏的风骨、齐梁的声律，《史》、《汉》的叙事记传，六朝的志怪，辞赋的铺张扬厉，乐府的白描质直，南朝民歌的清丽婉约等，均能广取博采，而且敢于推陈出新。因此唐代的诗词、古文、传奇，都能别开生面。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

观唐人所作，知诗道如蝉脱异形，布种得获，未尝不推陈出新，不失本性也。（阙名《静居绪言》）

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指六朝）而益甚，势不能不变。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所谓唐人本色也。（叶燮《原诗》内篇上）

故（韩）吏部曰：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惟师是尔。（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八《答张扶书》）

昌黎先生奋兴乎唐，其为文上规《诗》、《书》、《易》、《春秋》，下逮《庄》、《骚》、两司马氏与子云之作，是以能起八代之衰。（徐大椿《韩文论述序》）

### 2. 精通音律，擅长书画

唐代中外文化艺术交流频繁，大大提高了文人的文艺修养，丰富了他们的创作题材。

（1）乐舞与文学

大量西域乐舞传人，与中原乐曲融合，旋律欢快，节奏跳跃，情调粗犷，与初盛唐时代精神合拍，又投合唐代文人嗜新喜奇的心理，风靡朝野。唐代许多诗人精通音律，能自度乐曲演奏，出现不少绘声绘色地描摹乐舞的精品。如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李颀《听董大弹胡笳》等。也为曲子词的勃兴准备了必要条件。



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之。（《唐国史补》上）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转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旁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白居易《胡旋女》）

(2) 绘画与文学

唐代绘画出现了山水、人物、翎毛等科目，还分成精工艳丽的金碧山水与写意传神的泼墨山水等流派，涌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父子、王维等一批著名画家和张彦远、朱景玄等画论家。唐代文人擅画（如王维）或长于鉴赏画者（如杜甫、韦应物等）甚多。这就为唐代题画诗盛行奠定基础。诗画是姐妹艺术，唐代诗文尤其是山水诗文，在绘景状物，写貌摄神；点染色彩，浓淡互济；创造意境，动静映衬；经营结构，虚实相间诸方面，多借鉴绘画。唐代诗歌与绘画在题材和审美情趣方面也呈现出同步变化的趋势；初唐多宫廷宗教题材，尚典丽风格；盛唐多社会自然的题材，追求雄壮浑厚的风格；中晚唐则题材风格都有世俗化、通俗化的倾向。如周昉的《仕女图》、韩滉的《田家风俗图》等。

唐以前未见题画诗（按此论不确，东晋支遁《咏禅思道人诗》即为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又如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出登临凭吊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拈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广之，才是作手。（沈德潜《说诗晬语》下）

王维字摩诘，官尚书右丞。……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合，画青枫树一图。又尝写诗人襄阳孟浩然马上吟诗图，见传于世。复画辋川图，山谷郁盘，云飞水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尝自题诗云："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王嗣奭评此诗曰：画有六法，"气韵生动"第一，"骨法用笔"次之。杜

以画法为诗法，通篇字字跳跃，天机盎然，见其气韵。乃“堂上不合生枫树”，突然而起，从天而下，已而忽入“前夜风雨急”，已而忽入两儿挥洒，突兀顿挫，不知所自来，见其骨法。至末因貌山僧，转云门、若耶，青鞋布袜，阕然而止，总得画法经营位置之妙，而篇中最得画家三昧，尤在“元气淋漓障犹湿”一语。试一想象，此画至今在目，真是下笔有神，而诗中之画，令顾、陆奔走笔端。（《杜臆》卷一）

(3) 书法与文学

初唐书法，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四大家。虽各有风格，但由于太宗崇尚王氏父子，故华贵劲秀为审美时尚。盛唐书法，百花齐放：贺知章草隶，徐浩、李邕行楷，李阳冰秦篆、怀素狂草，各擅胜场，而沉雄浑厚的时代特色则与盛唐诗同调。张旭草书、颜真卿正楷，犹诗中之李白、杜甫，代表唐代书法最高成就。其后柳公权楷书劲媚，自成一家。此外唐代尚多书法评论著述。唐代书法成就斐然，与科举有书科，学府设书学博士，吏部以书判定选的诱进有关。因此，唐代文人精深此道，以书法悟诗法，并乐意于诗文中加以咏吟。

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



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并序真迹卷……董其昌跋云：“樊川此书，深得六朝人气韵，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牧之，亦名家也。”愚按《宣和书谱》：唐诗人善书者：贺知章、李白、张籍、白居易、许浑、司空图、吴融、韩偓、杜牧，而不载温飞卿。然余从他处见李商隐书，亦绝妙，知唐人无不工书者，特为诗掩耳。（王士祯《渔洋诗话》下）

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始从破体复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忽为壮丽就枯涩，龙蛇腾盘兽屹立。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坐失声看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细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逸，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韩愈《送高闲上

人序》)

## 第二节　唐代诗歌发展概况

文学史上唐诗与先秦散文、汉赋、南北朝骈文、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称，无疑是因为它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清人编纂的《全唐诗》、日本上毛河世宁搜集的《全唐诗逸》及今人辑录的《全唐诗外编》共收录了唐代二千三百余名作者的五万一千多首诗。数量之众，作者面之广，流派风格之多，体裁样式之全，影响之大，均称空前。

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要为各极其工。(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诗薮·外编》卷三)

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诗薮·内编》卷一)



### 一　超越和创新

唐诗的成就在于敢超越前人而有所创新。

#### (一) 开拓题材，丰富种类

唐代诗人能从纵深角度拓展诗歌的题材。举凡朝政得失、国家兴衰；将相贤愚、战事胜负；宫廷歌舞宴饮、民间渔樵耕织；官吏的诛求贪婪、民生的哀怨疾苦；中外的通商聘问，边塞的祭神牧猎；山河景观、田园风光；琴技棋艺、书理画趣，皆入诗题；从济

苍生、安社稷的雄心，致君尧舜、立功边陲的壮志到隐居山林的闲情，求仙奉佛的诚意，乃至饯别送行、思亲怀土的离愁别恨和沦落不遇的牢骚怨愤，均可抒发。

杜诗谓之诗史，以斑斑可见当时。至于诗之序事，亦若史传矣。（李复《与侯谟秀才书》《潏水集》卷五）

觉陛之赓和，友朋之赠处、与夫登临谯赏之即事感怀，劳人迁客之触物寓兴，一举而托之于诗。虽穷达殊途，悲愉异境，而以言乎摅写性情、则其致一也。（《全唐诗》序）

诗歌的样式种类也随之得以丰富和发展：题画、文评诗如杜甫的《画鹰》、《戏为六绝句》；纪游诗如韩愈《山石》、白居易《游王顺山悟真寺》；史诗如杜甫《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寓言诗如柳宗元《笼鹰词》、曹邺《官仓鼠》；哲理诗如王之涣《登鹳雀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咏史诗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李商隐《筹笔驿》；传记体诗如王维《老将行》、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传奇体诗如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等。即以杜甫五古为例，便有诸多创新。



杜工部五言诗、尽有古今文字之体。《前后出塞》、《三别》、《三吏》，固为诗中绝调，汉魏乐府之遗音矣。他若《上韦左丞》，书体也；《留花门》，论体也；《北征》，赋体也；《送从弟亚》，序体也；《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也；《遭田父泥饮》，颂体也；《义鹘》、《病柏》，说体也；《织成褥段》，箴体也；《八哀》，碑状体也；《送王砅》，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二）创新技法，繁荣流派

### 1. 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

诗中议论说理，古已有之，至杜甫诗才因议论说理增多而人称以议论为诗，韩愈则是以文为诗的始作俑者。

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原诗》外篇下）

以文为诗，始自昌黎，至东坡大放厥辞，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

### 2. 以画入诗、以禅入诗

唐人把六朝诗追求形似的模山范水提高到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境界，运用的是以画入诗、以禅入诗的手法。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卷五）

即如唐人妙诗，若《游明禅师西山兰若诗》，此亦孟襄阳之禅也，而不得尚谓之诗。《白龙窟泛舟寄天台学道者诗》，此亦常征君之禅也，而不得尚谓之诗。《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诗》，此亦韦苏州之禅也，而不得尚谓之诗。（李邺嗣《慰弘法师集天竺语诗序》《杲堂文纱》卷二）

### 3. 风格标新，流派竞出

鲜明独特的风格是诗人成熟的标志。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审美心理作用下，一部分性格遭际素养大致相近的诗人唱和切磋，形成风格相似的流派。唐代诗歌风格流派之多也是空前的。如王孟的山水诗派；高岑的边塞诗派；大历十才子；平易通俗的元白诗派；奇警崛峭的韩孟诗派；精深婉丽的温李诗派等。



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棅《唐诗品汇》总序）

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诗薮·外编》卷四）

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铮铮者。（同上）

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者，六朝则陶，唐则王、孟、常、储、韦、柳。（《诗薮·内编》卷二）

详大历诸家风尚，大抵厌薄开、天旧藻，矫入省净一途。自刘、郎、皇

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时数贤，窍籁即殊，于喁非远，命旨贯沈宛有含，写致取淡冷自送。（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

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四）

## （三）发展古体，完善格律

### 1. 古体

唐代诗人发展了汉魏兴起的五七言古诗：或古律结合，使音节婉转优美，韵致生动流畅；或诗文结合，以文入诗，破偶为奇，反律就拗，使风格奇崛险峭。

（1）五古

唐朝五古，陈子昂、高适、王昌龄、李颀等追踪汉魏，风格高古，笔力遒劲；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效迹陶潜，风格清淡，韵味醇厚。至李白有奇放俊逸之姿，而杜甫则堂庑豁然：记事、述行、抒怀、议论、品题，铺陈始终，排比声韵，无施不可。韩孟构思奇崛、声调顿挫，俨然以文为诗；元白直白平易，宛如款语。



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诗薮·内编》卷二）

太白五言古犹是魏晋遗则，唯天才超妙，逸气横生，遂有尺寸未合处。（施补华《岘佣说诗》）

少陵五言古千变万化，尽有汉魏以来之长而改其面目。叙述身世，眷念友朋，议论古今，刻画山水，深心寄托，真气坌涌。（同上）

韩、白五古自佳，一险一易，别成韩、白体耳。（乔亿《剑溪说诗》卷上）

(2) 七古

七言歌行，六朝寥落，待唐而盛。四杰、张若虚、刘希夷的七言，开合排比，有类汉赋；流丽婉转，脱胎宫体。盛唐王维、高适、李颀益以风骨，畅以气韵。李杜二公，才大气雄，出神入化，各标一格。李白、岑参的歌行，感情激荡跳跃，笔法奇幻纵横，句法音节，错落参差，风格飘逸豪宕；杜甫、韩愈的歌行，感情充沛沉郁，造句化偶为奇，遣词用韵，尖新硬险，风格奇崛拗峭。元白歌行，故事生动、随物赋形，铺陈委宛，影响及于郑嵎《津阳门诗》、韦庄《秦妇吟》。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畅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衍有余，步骤不足。昌黎而下，门户竞开：卢仝之拙朴，马异之庸猥，李贺之幽奇，刘叉之狂谲，虽浅深高下，才局悬殊，要皆曲径旁蹊，无取大雅。张籍、王建，稍为真淡，体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绮绘，渐入诗余，古意尽矣。(《诗薮·内编》卷三)

李杜歌行，虽沈郁、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气雄。(同上)

(3) 乐府

唐人乐府多不合乐，属古体，可分为两类：借旧题写新意，以李白、李贺为代表。

青莲工于乐府，盖其才思横溢，无所发抒，辄借此以逞笔力，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有借旧题以写己怀述时事者：如《将进酒》之与岑夫子、丹丘生共饮。《门有车马客行》有云："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梁甫吟》专咏吕尚、郦生，以见士未遇时为人所轻，及成功而后见。《天马歌》以马喻己之未遇，冀人荐达。此借旧题以自写己怀者也。《猛虎行》全叙安禄山之乱，有"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等句，此借旧题以写时事者也。其他则皆题中应有之义，而别出机杼，以肆其才。(赵翼《瓯北诗话》卷一)

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贺以词为乇，而失于少理。（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杜甫发扬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旧调束缚，创作大量讽吟时事自标新题的五七言古体诗。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继之，形成新乐府运动。

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

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冯班《钝吟杂录》）

**2. 律体**

律体是唐人的创新。他们在六朝永明体和骈文讲究声韵、崇尚骈偶的基础上，将律诗声调和谐、音节铿锵、句法关联、词义对仗等要求程式化，规范化，形成五律、七律、排律、律绝等体裁。初唐，上官仪总结出六对八对说，利于律诗的成型。四杰的五律，风格婉丽，格律未尽妥帖。至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方精工典丽。其后，张说、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相继，气象浑成，风格淡远。七律则沈宋滥觞，王维、李颀、高适、岑参，各擅胜场。崔颢、李白时以歌行入律。五七言律至杜甫而“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矣。大历以下，五七言律，气格虽降，门户纷开。韦柳师陶潜而沿王孟，元白似漫咏而平畅，郊岛尚苦吟而冷僻，长卿、十才子工整精练，刘禹锡雄浑苍老，杜牧俊逸豪爽，能得杜精髓而为其嗣响者，则李商隐一人而已。



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

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

五言律体，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沈宋苏李，合轨于先；王孟高岑，并驰于后，新制迭出，古体攸分，实词章改变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诗薮·内编》卷四）

五言律体，极盛于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陈杜沈宋，典丽精工；王孟储韦，清空闲远，此其概也。（《诗薮·内编》卷四）

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会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同上）

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盖昔人多以自在流行出之，作者独加以沉郁顿挫。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备，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中唐作者尤多，气亦少下。若刘钱韦郎数公、颇绍前诸家。次则皇甫司空卢李耿韩以尽乎大历诸贤，声律犹近。降及贞元以后，戎昱、李益、戴叔伦、张籍、张祜之流，无足多得。……元和以还，律体多变，贾岛、姚合，思致清苦，许浑、李商隐，对偶精密，李频、马戴后来，兴致超迈。……开成后，作者愈多，而声律愈微。（《唐诗品汇·五言律诗叙目》）

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钱刘稍为流畅，降而中唐，又一变也。大历十才子，中唐体备，又一变也。乐天才具泛澜，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唐间自为一格，又一变也。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李商隐、杜牧之填塞故实，皮日休、陆龟蒙驰骛新奇，又一变也。许浑、刘沧角猎俳偶，时作拗体，又一变也。（《诗薮·内编》卷五）



### 3. 绝句

唐人绝句今存约一万二千余首，几近《全唐诗》的四分之一，可视为唐诗缩微。绝句起源，其说不一。唐人绝句有古体近体之别，分别形成于律诗产生之前后。绝句即唐代乐府，大都能谱乐歌

唱。盛唐绝句兴象玲珑，情景浑成，李白、王昌龄、王维诸作尤高；中唐婉转工细，韵味隽永，李益、刘长卿、刘禹锡称能；晚唐笔意曲折，议论精警，杜牧、李商隐为佼佼者。

五七言绝句，盖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变也。五言短古，杂见汉魏诗中，不可胜数，唐人绝体，实所从来。七言短歌，始于《垓下》，梁陈以降，作者坌然。第四句之中，二韵互叶，转换既迫，音调未舒。至唐诸子，一变而律吕铿锵，句格稳顺，语半于近体，而意味深长过之；节促于歌行，而咏叹悠永倍之，遂为百代不易之体。（《诗薮·内编》卷六）

绝句之义，迄无定说，谓截近体首尾或中二联者，恐不足凭。（同上）

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尽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时代优劣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七言绝句，易作难精。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议论，途有远近，皆可循行。然必有弦外之旨，乃得环中之妙。（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

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纯是化机，不关人力。他如崔颢《长干曲》、金昌绪《春怨》、王建《新嫁娘》、张祜《宫词》等篇，虽非专家，亦称绝调。（沈德潜《唐诗别裁·凡例》）

七言绝句贵言微旨远，语浅情深，如清庙之瑟，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开元之时，龙标、供奉，允称神品外此，高岑起激壮之音，右丞多凄惋之调，以至蒲桃美酒之词，黄河远上之曲，皆擅场也。后李庶子、刘宾客、杜司勋、李樊南、郑都官诸家，托兴幽微，克称嗣响。（同上）



## 二　分期与概况

唐诗分初盛中晚四期，因大致反映唐诗发展的阶段，沿用迄今。而四期具体如何划分，却多有不同。就某个诗人言，可能生活在不同时期，前后诗风也往往有所变化，不可太泥。

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沧浪诗话·诗评》）

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唐诗品汇·总

叙》)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王世懋《艺圃撷余》)

## (一) 初唐 (618—712)

初唐诗坛面临的课题是完成永明体向律体的演变，以刚健清新、富有时代气息的诗风取代六朝的浮靡诗风。对此，初唐诗人作出了贡献，他们在既继承汉魏风骨，又借鉴六朝诗歌抒情状物细腻委婉的特点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唐诗品汇·总叙》)

### 1. 初唐前期 (618—649)

这一时期诗坛主角是太宗君臣，其中不少陈隋遗老。他们从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出发，反对浮艳诗风，主张融合南北诗风，提出“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

释实求华，以从人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唐太宗《帝京篇·序》)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徵《隋书·文学传序》)

唐初文字，兼学南北。(《围炉诗话》卷二引冯班语)



因为积重难返，也因唐太宗需润色鸿业，所以诗坛仍以六朝余风为主，题材以应制颂圣为多。但刚健质朴的诗风已露端倪，如魏徵《述怀》、虞世南《出塞》、太宗《入潼关》等。王绩、王梵志诗能拔俗自树。

贞观之诗，未脱齐梁。（《围炉诗话》卷三）

凡四时游幸，诸文臣学士给翔麟马以从。或在禁掖，或出离宫，或幸戚里，或游蒲萄园、登慈恩塔，或渭水祓除、骊山赐浴，即有燕会，天子倡之，群臣皆属和。由是海内词场，翕然相习。（《唐诗品汇·五言律诗叙目》）

入唐之初，永兴（虞世南）、钜鹿（魏徵）并起，而钜鹿骨气尤高。（《石洲诗话》卷一）

王绩《野望》诗，陈拾遗之前旌也。（《围炉诗话》卷二）

### 2. 初唐中期（650—685）

这时，诗坛主角已由台阁重臣、旧朝遗老变为庶族文人，代表人物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史称四杰。他们以儒家经世教化的文论反对六朝文风，却有连楚辞和建安文学一起否定的倾向。他们的诗歌思索人生、渴求功业、抨击时弊，不仅拓展了诗歌题材，而且抒发了怨愤不遇、怀念亲友等真情实感，与前期君臣宴游、颂圣应制的内容大不相同，开启唐朝一代诗风。但仍未能完全脱尽六朝余习。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陈周之祸。（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二）

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从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

### 3. 初唐后期（685—712）

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有陈子昂和沈、宋。陈子昂继四杰之后，从理论到实践大力扫荡六朝余风。在理论上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在创作中，他的《感遇》、《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把感慨

宇宙永恒、人生短暂，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抒写用世干时的抱负结合起来，使建安风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化了。在兴寄方法上，则多仿效阮籍《咏怀》、郭璞《游仙》。

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唱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三)

在诗歌形式上，陈子昂“复多而变少”(皎然《诗式》卷五)，沈、宋“复少而变多”。沈宋与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一起，固定了五七言律诗的格式，明确了古、近体的界限，从诗歌形式方面为盛唐诗歌繁荣奠定基础。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新唐书·宋之问传》)

### (二) 盛唐 (713—765)

继四杰、陈子昂在内容风格上革新，杜审言、沈宋从形式上创新之后，盛唐诗人融汉魏风骨入六朝绮丽，开创出一代新风：气势恢宏、格调高远、兴象雄浑、情意浓郁、词彩清丽、韵律优美。



自后曲江继起，浸浸称盛。开元、天宝之际，笃生李杜二公，集数百年之大成。……二家特为不祧之祖。其辅二家而起者，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刘眘虚、裴迪、储光羲、常建、崔颢诸人。而元结又有《箧中集》一选，集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融七人之作，都为一卷，其诗直接汉人。故论诗者至开宝之世，莫不推为千载之盛也。(鲁九皋《诗学源流考》)

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璠《河岳英灵集序》)

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围炉诗话》卷一)

### 1. 安史之乱前（713—754）

这一时期的盛唐诗歌以雄壮刚健的风骨，高远浑成的意境、清水芙蓉的自然美为其审美理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雄壮刚健的风骨

宏大坚定的理想、高亢乐观的情调、激扬奋进的精神，这就是盛唐诗歌风骨的内涵。盛唐诗人歌颂盛世，向往功业，歌唱人生，赞美友谊。他们的诗中也有乡思边愁，牢骚不满，但写来并不低沉哀伤，而是慷慨壮丽。盛唐风骨雄豪奋发的内涵已别于建安风骨的苍凉悲壮。以边塞诗派和李白最为典型。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陪侍郎叔华登楼歌》）

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王维《别綦毋潜》）

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

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严羽《答临安吴景仙书》）

右丞、东川、常侍、嘉州七古七律，往往以雄浑悲郁、铿锵壮丽擅长。（《养一斋诗话》卷八）

（2）高远浑成的意境



盛唐诗歌情景交融，意象契合，境界浑成。田园山水诗派尤为典型。当时殷璠已以兴象评诗，中唐皎然遂有意境说。

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诗薮·内编》卷五）

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诗薮·内编》卷六）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

维诗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卷上）

(3) 清水芙蓉的自然美

盛唐诗歌无论是风骨的表现，还是意境的创造、语言的运用，都具有自然之美。

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敖陶孙《臞翁诗评》）

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也。（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2. 安史之乱后（755—765）**

安史之乱使诗坛的主题变为忧国伤时，反映战乱，哀悯民瘼，歌颂平叛靖乱。前期盛唐诗歌高亢雄壮的美也变成了深沉悲壮的美。杜甫安史之乱前后诗歌内容、风格的不同，代表着盛唐诗坛的这一变化。他的诗歌由于深刻广泛地反映时代悲剧、民生灾难而被誉为“诗史”，标志着诗歌创作现实主义倾向的加强，从继往开来的角度看，他是盛唐的最后一位，也是中唐的第一位大诗人。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本事诗·高逸》）

大概杜有三难：极盛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于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道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继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诗薮·内编》卷五）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淡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原诗·内编》卷上）

与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相呼应，元结及其所编选的《箧中集》

中的作者沈千运、王季友等七人和顾况，在劝谕美刺说的指导下，创作了不少抨击苛敛、哀悯民瘼、嗟叹人生的诗歌，为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他们的诗高古淡泊继子昂，词苦调悲启郊岛。

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侣类者，有五六人。呜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已长逝者，遗文散失；方阻绝者，不见近作。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曰箧中集。（元结《箧中集》序）

箧中集一卷，唐元结编。……其诗皆淳古淡泊，绝去雕饰。非惟与当时作者门径迥殊，即七人所作见于他集者，亦不及此集之精善。盖汰取精华，百中存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

沈千运刊落文言，冷然独写真意，元次山甚推重之。其同调有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融数人。而季友、云卿尤胜。（《唐音癸签》卷五）

### （三）中唐（766—859）



中唐是唐诗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继盛唐之后诗歌的又一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诗歌反映现实更加深广，创作个性更为鲜明突出，风格流派更显丰富多样，市民化、通俗化倾向明显加强。元白通俗诗派风行一时，男女之情的题材激增，即是其证。

开元、天宝诸公，诗中灵气发泄无余矣。中唐才子，思欲尽脱窠臼，超乘而上，自不能无长吉、东野、退之、乐天辈一番别调。然变至此，无复可变矣，更欲另出手眼，遂不觉成晚唐苦涩一派。（贺贻孙《诗筏》）

盖一代之诗，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极而衰即伏其中。于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变之上者则中兴，变之下者则愈降。古人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是也。……大历以降，风调渐佳，气格渐损。故昌谷（按指李贺，疑当作昌黎）以雄奇胜，元、白以平易胜，温、李以博丽胜，

郊、岛以幽峭胜，虽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变者也。（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

### 1. 中唐前期（766—790）

这一时期处于盛唐和中唐中期两个诗歌创作高潮中的低谷。代表人物是韦应物、刘长卿、李益及钱起、卢纶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他们的边塞诗，犹有盛唐余韵。时代的灾难、民生的疮痍在他们的诗中也有所反映，但缺乏盛唐那种强烈、真挚、浓郁的情思，而多客观冷静的描写。他们的诗工于律，而拙于古，多投献、酬和、赠别、山水之作，意境淡泊冷寂，情致闲适幽雅，风格工整精细。长处是描写细腻，手法严密，语言精丽，短处是雕琢过甚，气短力弱，有句无篇。与此同时，皎然、顾况等人提倡复古通变，苦思得奇，在创作中汲取吴曲吴音和南朝民歌的滋养，形成清狂怪奇的风格，在由险得奇、化俗为奇两方面，为韩孟、元白诗派的兆端。

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皎然《诗式》卷四）

中唐诸子，才力既薄，风气复散，其气象风格宜衰，而意主于清空流畅，则气格益不能振矣。（《诗源辩体》卷二一）

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异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故其诗往往不长于古而长于律，自有所由来矣。（陆时雍《诗镜总论》）



### 2. 中唐中期（791—824）

这一时期的诗歌以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为主要特征。除元白、韩孟两大流派分别以俗为奇，以怪为奇，标新立异外，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不入流派而风格独标的名家，是唐诗继盛唐之后又一繁荣和变化的重要时期。

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

贞元、元和之际，韩文公崛起，以天纵逸才，为起衰巨手，诗继李杜之盛。而柳子厚独传骚学，亦宗陶公，五言幽淡绵邈，足继苏州，故世并称曰"韦柳"。辅韩文公而起衰者，孟郊东野也，与柳州称契者，有刘禹锡焉。其他元白张王之乐府，卢仝、李贺、刘叉之诡怪，姚合、贾岛之艰僻，非不瑰奇伟丽，卓然成家。然于此道中别辟一境，遂为旁门小宗矣。(《诗学源流考》)

(1) 元白诗派和新乐府运动

作为对大历诗人不同程度地超脱人生、冷漠现实的一种矫正，也为了充分发挥诗歌救世劝俗、美善刺恶的作用，以振兴唐朝，白居易、元稹等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由于有较明确系统的理论主张，有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先后参与及大量创作实践，所以形成继杜甫、元结之后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高潮——新乐府运动。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对诗歌反映现实、干预人生、纠救诗坛时弊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一定程度上忽视文学的抒情特征和审美作用，贬低了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价值，并导致他们的部分创作理念先行、以事证义的弊病。张王乐府精警凝炼、有别于元白的敷陈曲折、议论痛快。



乐天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唐诗别裁》卷三)

大历以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义，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皆名为乐府。虽未必尽被于弦歌，是亦诗人引古以讽之义欤。(《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

当元白的讽谕诗令权要豪贵"扼腕"、"切齿"，并因此被一贬再贬之后，他们基本上放弃了新乐府、讽谕诗的创作，转而大量创作闲适、感伤诗。尽管他们的各类诗风格不一，但在平易通俗上则相同。对此，后世评论毁誉参半，但他们的诗歌舍方就圆、舍官样

而就家常，善于从平凡中发掘世俗美，反映了城市市民的审美情趣，开拓了诗歌题材，这是元白诗派的功绩。

香山诗，凡数次订辑，其《长庆集》经元微之编次者，分讽谕、闲适、感伤三类。盖其少年欲有所济于天下，而托之讽谕，冀以流闻宫禁，裨益时政。闲适、感伤，则随时写景、述怀、赠答之作，故次之。……至《后集》则长庆以后，无复当世之志，惟以安分知足、玩景适情为事。(《瓯北诗话》卷四)

白香山诗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江进之《雪涛小书》)

元白、张籍诗，皆自陶、阮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尔。(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2) 韩孟诗派

韩愈、孟郊、卢仝、姚合、贾岛、马异、刘叉以及李贺等人的诗歌虽各有特色，然而在力避圆熟平俗、以怪奇怒张为美，追求惊世骇俗的审美情趣上则同，故形成流派。他们的诗歌题材新异，构思奇特，议论铺张，炼奇字，押险韵，多虚词拗句，风格奇崛险峭。这既与他们个性耿介、仕途坎坷有关，也与他们"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和苦吟的创作态度有关。他们的创作有得有失，成就有大有小，但探奇闯新，功不可没。而主要失误在于逞才斗险，求奇过甚，以致部分人的一些诗失去形象美、韵律美，几成"押韵之文"。



韩门诸君子……惟孟东野、李长吉、贾阆仙、卢玉川四家（按东野早于韩愈，非韩门），倚仗笔力，自树旗帜。盖自中唐诸公渐趋平易，势不可无诸贤之撑起。……此内惟长吉锦心绣口，上薄风骚，不专以笔力支架为能。其余若玉川月蚀一篇，故自奇作；阆仙五律，亦多胜概。(《石洲诗话》卷二)

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韩愈《荐士》)

"若使乘酣骋雄怪"，此昌黎《酬卢云夫望秋作》之句也。统观昌黎诗，

颇以雄怪自喜。(《艺概·诗概》)

元和诸公之诗，其美处即其病处，乐天谓“所长在此，所病亦在此”是也。(《诗学辩体》卷二四)

(3) 柳宗元、刘禹锡

当时诗坛除上述两派外，卓然名家者还有柳宗元、刘禹锡，前者峭拔简洁，后者雄浑苍老。

十子而降，多成一副面目，未免数见不鲜。至刘、柳出，乃复见诗人本色，观听为之一变。子厚骨耸，梦得气雄，元和之二豪也。(《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 3. 中唐后期 (825—859)

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有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他们都有过济世报国之志，诗中也或显或隐地陈世事、刺时弊，表达他们的忧国伤时之情。但时乱世衰，他们已不复有元白韩柳当年的改革锐气和信心，所以仕途淹蹇后，都不同程度地追求声色感官的刺激。他们的诗渐从社稷江山移到歌楼舞榭，写男女之情乃至狎妓游冶者增多，追求情感表达的深细幽曲、意境的朦胧凄迷，这些都反映了诗歌从内容到表现手法的词化。



降及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唐诗品汇·总叙》)

商隐七言古，声调婉媚，太半入诗余矣。与温庭筠上源于李贺七言古，下流至韩偓诸体。(《诗源辩体》卷三十)

晚唐中，牧之、义山俱学子美。然牧之豪健跌宕，而不免过于放……不如义山顿挫曲折，有声有色，有情有味，所得为多。(何焯《何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

## (四) 晚唐 (860—907)



晚唐诗人的共同点是无论出处仕隐，对重振时局已不抱希望。

他们在反映政局动乱、民生凋弊的同时，或隐逸山林，或寄情声色，以寻找慰藉解脱。因而他们的诗中都笼罩着衰飒悲凉凄冷的情调和气氛，这是晚唐诗风委靡，以纤巧为美的主要原因。晚唐诗歌从题材到表现手法对词均有影响。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篇大章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俞文豹《吹剑录》）

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原诗·外篇》下）

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曹邺等人师法白居易、张籍，用乐府揭露时弊、同情民瘼，风格也似元结的简古和白居易的朴直；韩偓、吴融，唐彦谦仿效温李之绮丽。但他的忧国伤时之作也似李商隐的深沉郁愤苍老，又不仅绮丽而已。其他诗人或宗张籍、或学贾岛，无足多观。就诗体言，晚唐诗人多致力于律诗，乐府古体，作者较少。

义山七律逐首擅场，特须郑笺耳。盖义山诸体之工，唐人实无出其右者，不独七律也，又不独香奁也。温飞卿、韩致尧辈，比事联词，波属云委，学之成一家之言，胜于生硬干酸者远矣。（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二）



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其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升庵诗话》卷一一）

## 第三节　唐代散文发展概况

唐代散文是继先秦两汉之后，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又一创作繁

荣、成就斐然的高峰。清人辑集的《全唐文》计收唐五代三千零四十二名作者的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文章，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又补辑三千三百一十篇（均未收唐人说部），虽仍有阙遗，但数量之富，堪称空前。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先秦至六朝的文章在文体、内容、体裁、风格、表现手法、语言等诸方面，多有继承、革新，不但起“八代之衰”，而且集八代之成。

## 一　所谓古文

唐代所谓古文，是指一种以宗经载道、劝世救俗为旨归，以单行散句为主，行文类于先秦典籍，与雕绣藻绘的骈体相对立的文体。由于它汲取先秦至六朝古文骈文的精华，又接近当时的口语，所以在叙事描写议论抒情方面，精练畅达，富有表现力。

盖文体（指骈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于世，始有此名。（吴敏树《与篆岑论文派书》见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卷一一）

唐人以笔为文，始于韩柳。……夫二子之文，气盛言宜，希踪子史，而韩门弟子有李翱、皇甫湜诸人，偶有所作，咸能易排偶为单行，易平易为奇古，复能“务去陈言”，“辞必己出”。当时之士，以其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遂群然目之为古文。（刘师培《论文杂记》）



## 二　古文运动

### （一）时代背景

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旗帜下，对六朝骈文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它的内容革新是与唐代政治改革的要求相适应的。古文运动兆端于武后新政期的陈子昂，酝酿于安史之乱后的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形成高潮于永贞改革前后和元和中兴之际的韩柳，正说明了这一点。



武后改制，颇有政绩，但对内严刑峻法，对外穷兵黩武，人不

堪命。陈子昂以文议政，开古文运动先声。

二月……壬甲，太后问正字陈子昂，当今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资治通鉴·唐纪二十》）

天后朝，广汉陈子昂独泝潰波，以趣清源，自兹作者稍稍而出。（李舟《独孤常州集序》）

天宝后期，唐朝社会长期潜伏的内外矛盾日趋激化，终于导致安史之乱。李华、萧颖士、独孤及、元结等人，目接身历之余，提出以文章救世救俗、褒贤斥佞的文学主张，成为古文运动的酝酿期。

当时叟（结自谓）方年少，在显名迹。切耻时人谄邪以取进，奸乱以致身，径欲填陷阱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礼让之庭，不能得之，故优游于林壑，怏恨于当世。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元结《文编序》）

右唐独孤及至之也。……为文以立宪诫世，褒贤遏恶为用，长于议论。《唐实录》称，韩愈师其为文云。（《郡斋读书志》卷四上）

八年的安史之乱虽平定了，但各种矛盾并没因此解决，藩镇割据，宦官擅权，两税流产，于是政治上出现了永贞改革，及以后的"元和中兴"。与之相适应，中唐出现了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和以韩柳为领袖的古文运动。

自其（指王叔文）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刘（禹锡）与柳宗元、吕温数人，坐王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作，而礼意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叔文以艺进东宫，人望素轻。然传称知书，好论理道，为太子所信。顺宗即位，遂见用，引禹锡等决事禁中。及议罢中人兵权，牾俱文珍辈。又绝韦皋私请，欲斩刘辟，其意非忠乎？皋衔之，会顺宗病笃，皋揣太子意，请监国而诛叔文。宪宗纳皋之谋而行内禅。故当朝左右谓之党人者，岂复见雪。（范仲淹《述梦诗序》）

《范文正公集》卷六）

先生为监察御史，论宫市，贬阳山令；权知国子博士，论刺史成党，贬封溪尉。议淮蔡事，改太子右庶子；暨迁刑部侍郎，又以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不啻三黜矣。（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序》《韩文杜律·韩文》卷首）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欤!（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

### （二）思想基础

儒学是古文运动的思想基础。随着唐代社会矛盾的发展，儒学本身也经历了由崇尚礼乐向讲究道德，专注章句向寻绎义理的变化过程。古文运动的倡导、参与者，如李华、萧颖士、梁肃、柳冕、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是这一变化的推动者，他们和中唐的儒家学者陆质、啖助、赵匡一起，反对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批评明经以章句为学，要求务通经典大义，行经术之道。欲振儒学以兴唐。

今国家之所谓兴儒术者，岂不以有通经文字之科乎？其所谓通经者，不过于覆射数字；明义者，才至于辨析章条。是以中第者岁盈百数，而通经之士蔑然。……至于工文自试者，又不过于雕词镂句之才，搜摘绝离之学。（元稹《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问》）



有吴郡人陆先生质，与其师友天水啖助洎赵匡，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韩愈《原道》）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柳宗元《四维论》）

韩退之、柳子厚论文，必原本六经。（方东树《复罗月川太守书》《仪卫轩文集》卷七）

### （三）文学基础



唐代散文家除继承和借鉴前人散文创作的成就外，还广泛从其

它文学体裁的创作中汲取滋养。尤以诗歌、传奇、骈文的影响为大。



### 1. 诗歌的影响

唐代不少作家如陈子昂、李白、王维、元结、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韩愈、柳宗元等都是诗文并擅的。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思想倾向和风格特色都程度不同地影响其散文创作。如陈子昂和元结的诗文创作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精神；元白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又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韩愈的诗文都有奇崛的风格，柳宗元的诗歌与山水记一样峻洁。

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陈善《扪虱新语》卷三）

（子昂）诗文在唐初，实是首起八代之衰者。韩退之《荐士》诗言"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虚语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

元道州著书有《恶圆》、《恶曲》等篇，其诗亦一肚皮不合时宜。然刚者必此公足以当之。（《艺概·诗概》）

韩文公"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其诗亦每于极琐碎极质实处，直接六经之脉。（《石洲诗话》卷二）

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艺概·诗概》）

### 2. 传奇的影响

传奇与古文的影响是相互的。唐传奇最初行文以骈文为主，后求写人叙事的便利，逐渐发展为以散文为主，传奇的体例、构思、细节描写等都给古文创作以借鉴。韩、柳、沈亚之等古文家都写过类似传奇的人物传记，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冯燕传》等。对中唐传奇的繁荣，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

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卷下)

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古人不为人立传》)

六朝骈俪、唐宋小说，以及语录俚语，应酬游语，皆古文之淮海也。(章学诚《评沈梅村古文》《文史通义·补遗》)

### 3. 骈文的影响

唐代古文是六朝骈文的反动，两者既互相对立、斗争，又互相渗透、影响。与六朝骈文相比，唐代骈文有两大变化：从魏徵直言极谏的《魏郑公谏录》到陆贽明白晓畅、讽谕委婉的《翰苑集》，反映骈文从逞才尚华向求实切用的变化；四杰骈文辞赋的辞藻宏丽、李商隐四六文的精致华美，也不同于六朝骈文的浮艳绮靡。同时，古文创作也从骈文汲取营养。柳宗元的骈文享誉文坛，他和韩愈的古文在解散骈俪的同时，又把偶对的技巧化入单行散句，使文章既有错落美，又有对称美；利用语句的排比、语音的长短、声调之高下，增强文章气势和音节美。



子厚以古文之笔，而铲耦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二致，呜呼，其可及也哉。(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二)

柳子厚少习词科，工为奏笺。及窜永州，肆力古文，为深博无涯涘，一变而为大家。李玉溪少能古文，不善声偶，及事令狐，授以章奏，一变而为今体，卒以四六名家。(同上)

古以四六入章奏者鲜矣，贺谢表而外，惟荐举及进奉，则或用之。品藻比拟，此其长也。若敷陈论列，无往不可，而又纂组辉华，宫商谐协，则前无古后无今，宣公一人而已。指事如口讲手画，说理则缕析条分。旁延景物，则兴会飞骞；远计边琐，则武库森列。大抵义蕴得自六经，而文词则《文选》烂熟也。惟公兼体，是以独擅。(同上)

《好云楼初集》卷二八《杂识》之二云："昌黎《与崔群书》："凤皇芝草，贤愚皆以为美瑞；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于散文用骈语。后来古文家以骈语为厉禁，不思魏晋以前，初不分骈、散为两途；分之自韩柳始，而昌

黎亦且屡用如此"。（平步青《缥锦廛文筑上》论文《霞外捃屑》卷七上）

浅儒但震其（韩愈）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七经楼文钞》卷四）



## 三　分期与概况

唐代散文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时期还可分为若干小阶段。

### （一）唐初至开元年间（618—741）

这一时期，是骈文统治时期。骈文本身开始有所变化，古文创作也已兆端。其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唐初至贞观年间

这一时期骈文大都沿袭六朝华靡余习，作者也以陈隋遗老为多。但高祖、太宗提倡公文奏疏，实录切用。于是便有魏徵、岑文本、马周等直言极谏的奏议疏表，类于西汉初年的贾谊。虽仍用骈体，但汰去华饰，不事雕琢，而且句式上杂有单行散语，兆示骈文开始变化。



朕恭膺宝历，救斯兆庶，思革前弊，念兹在兹。……但四方州镇，习俗未惩，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陈；言论疾苦，每亏实录。妄引哲王，深相佞媚；矫托符瑞，极笔阿谀。……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

臣伏见太宗文武圣皇帝德冠三王，名高五帝，实由能容魏徵愚直，获尽忠诚，国史书之，明若日月，直谏之路启，从谏之道开，贞观已来，此实为美。（陈子昂《答制问事》）

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几乎三王之盛，独于文章，不能少变其体。岂其积习之势，其来也远，非久而众胜之，则不可以骤革也。（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隋太平寺碑》）

这一时期真正能拔俗独立的是"有道于己，无功于时"，"才高

位下”的王绩。他的牢骚怨悱之文，如《五斗先生传》、《无心子传》、《自撰墓志铭》等，倾慕陶潜，宣扬老庄，文章不求对偶，不尚用典，明白简洁，但影响不大。

其文萧散，兼陶潜、庾信之长。（孙星衍《东皋子集序》）

**2. 永徽至延和年间（650—712）**

（1）四杰

四杰身处盛世，却抱怨怀才不遇。与政治上追求功名事业相一致，他们在审美情趣上，提倡壮美宏大，反对华艳浮靡。他们的骈文抒怀泄愤，辞藻宏丽、气势壮大，有汉赋之影响，还未能摆脱六朝骈文夸饰用典、词藻华丽的余习。

于是鼓舞其心，发泄其用。八弦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契将往而必融，防未来而先制。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辞源，河海无息肩之地。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大则用之以时，小则施之有序。徒纵横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绩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矫枉过正，文之权也。后进之士，翕然景慕。（杨炯《王勃集序》）



照邻初为邓王府典签，调新都尉，以病去官。后手足挛废，竟自沈颍水而死。……其贫亦可想见，盖文士之极坎坷者。故平生所作，大抵欢寡愁殷，有骚人之遗响，亦遭遇使之然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唐之初叶，王、杨、卢、骆四杰竞兴，然犹循徐、庾之遗则，振陈、隋之逸响。华美则有余，典重则不足。（宋翔凤《裴晋公论昌黎文》《过庭录》卷一六）

（2）御用文人

武后改制，朝政有变。既任酷吏，剪除异己；又任新人，巩固新政。所以文风比之贞观，亦有变化。她豢养一批御用文人，如李峤、崔融、苏味道、宋之问、阎朝隐等，媚附权幸，阿世取容。歌德颂圣，柔媚典丽成为时尚。

开元中，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阎朝隐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新唐书·文艺传》上）

（3）陈子昂

陈子昂的奏疏论议，直陈王霸，抨击时弊，纵横驰骋，凌厉风发，是他变革六朝文风的实践。因此，尽管他的"道"与后世古文家的"道"内涵有别，文风也不同，人们还是尊他为古文运动的开创者。至于那些颂圣劝进之作，是他初入政坛，幻想"得非常之时，遇非常之主"的产物，并不能代表他文章的成就。卢藏用赞誉陈文一出，"天下翕然，质文一变"，不免过当，因为即便陈子昂本人的表序颂祭，犹袭俳俪旧习，遑论他人。但他的文章"始变雅正"，可视为古文运动的发轫。

故其谏诤之辞，则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则议论之当也；国殇之文，则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议，则刑礼之中也。（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

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新唐书·陈子昂传》）

（4）刘知几



刘知几是初唐著名的史学家、文论家。他的《史通》既是一部系统的史论，又是继《文心雕龙》之后一部重要的文论。

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二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就讥弹古人，尤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黄庭坚《与王立之第一帖》《山谷全书外集》）

从教化的目的出发，他主张无论文史，均宜实录，反对骈文的夸饰，并能注重文采。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

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史通·载文》)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史通·杂说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史通·叙事》)

他提倡叙事尚简，语言尚质尚今，所谓"文约事丰"、"言近旨远"、"辞浅而义深"。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史通·叙事》)

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辞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史通·叙事》)



在批判六朝骈文的不良影响，论述文章内容与形式关系，文体改革、语言运用等方面，《史通》给予后世古文家以启迪。但《史通》本身仍以骈体行文，可见骈文影响之大。

### 3．开元年间（713—741）

这是唐代的极盛时期，典丽宏赡凝重是入时的文风，代表人物则是苏颋、张说、张九龄等人。

（1）宰臣之文

张说、苏颋、张九龄都曾位列宰辅，掌制诰谍述，富赡典丽是他们文章的共同特点。张说与苏颋，号称"燕许大手笔"。张说的碑志行状，如《姚文贞公神道碑》、《郭公行状》等，突破了骈体碑传虚谀颂德的俗套，对韩柳的传记有影响。这类文体从武后朝的吴

少微、富嘉谟开始，渐改六朝徐庾的夸饰华艳，而到张说手中，则叙事写人，运思精密，剪裁得当，质实典重。张九龄的制诰颂赞，“得王言之体”，以典雅富赡、婉而有章的风格反映开元盛世的恢宏气象，不似六朝骈文专以协宫商、饰词藻为能。作为文坛领袖，他们对转变六朝文风的影响不容低估。

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新唐书·文艺传》上)

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谟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姚铉《唐文粹序》)

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旧唐书·文苑传中》)

说为文精壮，长于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郡斋读书志》卷四上)

制命敕书，皆出自公手。……若乃天言焕发，王命急宣，则翰动若飞，思如泉涌。典谟作制于邦国，书奏便蕃于禁省。敏以应用，婉而有章，则近代以来，未之前闻也。(韩休《苏颋文集序》)

曲江集二十卷，唐张九龄撰。……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徐)坚局于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为定论。至所撰制草，明白切当，多得王言之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使文章之变，非燕、许诸人为之先，则一韩愈岂能以一发挽千钧哉。(魏了翁《唐文为一王法论》)



(2) 诗人之文

开天之际，还有一批诗人如王维、李白等从事散文创作。尽管他们的文风各异，但无论骈散，都长于抒情言志、富于诗情画意，对古文运动的抒情散文、山水游记有影响。

右丞……文格华整超逸，虽不以此获称。宋姚铉撰《唐文粹》，持择颇为精审，撷取不遗，诗笔并茂，洵乎才人之极致也。(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附录五引厉鹗序)

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大鹏赋》、《鸿猷》文，嗤长卿，笑子云。(任华《杂言寄李白》)

太白诸宴集序，雅思骚骨，俪而逸者。（《四六丛话》卷三二）

## （二）天宝至贞元年间（742—805）

这一时期就社会政治而言，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年代，就散文发展而言，却是古文运动高潮的酝酿时期。建中元年（780）的科举策问始用散文，说明文体改革已成水到渠成之势。安史之乱前后有李华、萧颖士、贾至、元结、独孤及等人致力于文体改革，嗣后又有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人继之。他们从理论上阐述，创作上实践，互相揣摩，奖掖后进，为古文运动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唐文至韩柳始变，然次山在韩柳前，文已高古，绝无六朝一点气习，其人品不可及欤？（王鏊《震泽长语》《全唐文记事》卷一二二）

### 1. 理论主张

（1）明道宗经

他们强调以圣人之道为原本，反对腐儒的章句之学，重视文章在治国理家教化方面的作用。这是安史之乱后痛定思痛的反思，是复兴儒道、整肃纲纪、重振国家的社会心理和政治要求在文学上的反映。



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萧颖士《赠韦司业书》）

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视才之厚薄。唐兴，接前代浇醨之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旧俗稍革。不及百年，文体反正。其后时寖和溢，而文亦随之。天宝中，作者数人，颇节之以礼。洎公为之，于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梁肃《独孤及集后序》）

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柳冕《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

(2) 复古革新

他们不满骈文的浮靡华艳，推崇陈子昂，复古革新，斫雕返朴。

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

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独孤及《江有归舟三章序》)

但是他们的理论与后来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理论相比，有重大缺陷。首先是作为他们理论核心的儒道不纯：元结“不师孔氏”，李华、梁肃佞佛，独孤及信奉黄老；其次是片面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忽视美感作用，忽视辞章文采对表达内容的积极意义，对屈宋楚辞，柳冕甚至斥为亡国之音。

五帝三王之道，皆如来六度之余也。(李华《台州乾元国清寺碑》)

公讳及，字至之……陈黄老之义，于是有对策文；演释氏之奥，于是有镜智禅师碑。(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

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



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返，皆亡国之音也。(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2. 创作实践**

他们用忧世愤世之文反映现实，救俗刺世。对诸如辞赋、赞铭、寓言、序记、说论等文体都作了改革尝试，元结的成就最高。

庙庭之右，有大樱桃树。厥高累数寻，条畅荟蔚，攒柯比叶，拥蔽风景。腹背微禽，是焉栖托。颉颃上下，喧呼甚适。登其乔枝，则俯逼轩屏。中外

斯隔，余实恶之。惧寇盗窥窬，因是为资，遂命伐焉。聊托兴兹赋，以儆夫在位者尔。（萧颖士《伐樱桃树赋序》）

元子以为人之贪也，贪于权，贪于位，贪于取求，贪于聚积；不如贪于德，贪于道，贪于闲和，贪于静顺者尔。于戏，贪可颂也乎哉？贪有甚焉，何如。（元结《七不如篇》第五）

但由于才力、阅历有限，他们的创作成就不高，即使是成就最高的元结，其诗文也有古奥艰涩之病。

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唐初陈伯玉虽有兴文之功，然未见其岸奥。张燕公未脱排偶，能加以典重耳。柳冕、李翰笔颇疏快，而气力尚薄。独孤及、梁肃等，自以为作手，终有愧于古也。如叙人文集，必摘其某篇佳者，而列之序中，各下评语，此最是中唐习气，韩柳兴，始大复古。（蔡世远《古文雅正·评论》卷四）

由于他们在理论和创作上有上述不足，所以古文运动必待韩柳始掀高潮。

（三）永贞至大中年间（805—859）



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永贞至长庆（805—824）为前期。宝历至大中（825—859）为后期。这两时期分别出现了永贞和会昌改革，不少文人怀着行道济世之志和兴利除弊之心参与了改革，而古文运动的高潮形成，正适应了改革的需要。

**1. 永贞至长庆时期（805—824）**

这是古文运动的高潮时期，其标志有：

（1）人才辈出

以韩柳为领袖，涌现了一批谊同师友的古文作家，如李观、李汉、李翱、皇甫湜、沈亚之、樊宗师、刘禹锡、吕温、白居易、元稹等。他们互相切磋推挹，造成声势。

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接后学为务。（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

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咏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新唐书·文艺传》）

（2）理论建树

韩愈、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创作宗旨、表现形式、艺术手法等都有较明确系统的论述，指导古文运动的发展。他们对汉魏以来的儒道进行廓清，定是非，汰杂芜，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了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辈重道轻文的偏颇。更重要的是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柳宗元的“辅时及物”说，提倡创作干预现实，面向人生，不仅仅载孔孟之道，明圣贤之说而已，大大丰富了古文创作的内容。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韩愈《送陈秀才彤序》）

且子以及物行道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衅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柳宗元《与杨诲之第二书》）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送孟东野序》）



自夫子定六经，教万世，其后周益衰，百家益杂出。于是圣人之道，由群言而乱，遭暴秦而焚，至汉武帝而复。凡此数百年间，言道德仁义有孟子，序史氏本末有司马子长。建武以后，积七百年，而韩文公出，深造孟子，陶铸子长，勒一家之言，而柳先生辅之，然后贞元、元和之文，粹然复古，号为文章中兴。（储欣《唐宋大家全集录总序》）

萧、李、梁等人对古文创作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几无涉及，而韩、柳则有一系列具体论述，如韩愈提出含英咀华，闳中肆外；柳宗元提出旁推交通，反对食古不化。韩愈强调“陈言务去”，文从字顺，气盛言宜，柳宗元强调“意尽便止”，批评“用助字，不当

律令”。反对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这些对规范古文创作起了重要作用。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于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要其大旨，则临文生敬，一言以蔽之矣。（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

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艺概·文概》）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告。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柳宗元《复杜温夫书》）

（3）成就斐然

韩柳等古文作家把创作服务于社会政治思想改革的需要，对诸如反对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罢宫市，轻赋税徭役，摈斥佛老，有无天命等重大问题论列著述，提高了这些政论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水平。此外，他们抒情言志的不平之鸣中颇多传世杰作。在碑志、传记、序说，书信、寓言杂记，水山游记等文体的创作中均有重大改革创获。他们的创作具有各自鲜明独特的风格，韩文雄浑奇崛，气势磅礴，章法句式，灵活多变；柳文精深峻洁，立意新奇，牢笼物态，真切生动，被后世散文家奉为楷模。



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𫖯俚混并。……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刬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卹孤，矫拂偷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迄隋，老佛显行……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新唐书·韩愈传》）



至起衰之功，断推元道州为首。第其文散漫，未立间构。若独孤、梁、

权，规模粗具，而犹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经，下参《史》、《汉》，错综变化，冠绝百世。要其学出安定，而实渊源于昆陵，则未尝无所因也。柳州初工骈体，后乃笃志古文，其才气陵厉，足以抗韩。……同时若刘宾客，才辨纵横，间以古藻，亦柳之亚。元相滔滔清绝，开宋人一派。李、皇甫皆学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辞，亦各自成门径。……沈下贤喜为小篇，戛然自异。（平步青《唐宋文选》《霞外攟屑》卷六，《玉树庐芮录刊书》）

### 2. 宝历至大中时期（824—859）

这是古文运动由盛而衰的时期，无论就作者人数或成就看，都明显不如前一阶段。古文运动的高潮随着振兴唐朝的政治改革的失败而退潮衰落。事实证明，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儒家之道，无法挽回唐朝的颓势。与此同时，即便是在古文运动高潮期间，官方制诏状牒中仍广为使用的骈体有复炽的势头。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均为骈体高手，而李商隐的四六文尤以工整精密著称。这一时期的古文运动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两类：

（1）政治家之文

这一时期的牛李党争、南北司之争均相当激烈，御回鹘、平泽潞、毁佛寺，是会昌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适应这种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政治家文都有厘革时弊、平实切用的特点。代表作家有裴度、牛僧孺、李德裕、杜牧等。牛僧孺为牛党党魁，文富新意，且寓诫谕，并擅传奇。李德裕被认为是李党党首，其论文崇尚自然，反对雕琢，不同于古文家的崇奇尚怪。其《会昌一品集》以制命文诰居多，贬后所著《穷愁志》较富文学性。政治家文中成就最高者，当数位不过州牧的杜牧。



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珍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所弃。此为文之大旨也。（李德裕《文章论》）

《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唐宰相赵郡李德裕文饶撰。一品集者，皆会昌在相位制诰、诏册、表疏之类也。别集诗赋杂著，外集则穷愁志也。德裕自穆宗时，已掌内外制，累践方镇，遂相文宗，平生著述岂止此，此外有姑臧集五卷而已，其不传于世者亦多矣。穷愁志，晚年迁

谪后所作，凡四十九篇。其论精深，其词峻洁，可见其英伟之气。（《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

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新唐书·杜牧传》）

（2）古文家之文

这一时期的古文家有孙樵、刘蜕。他们虽有济世拯物之志，却缺乏韩柳那样不折不挠的信念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也没有韩柳那样卓越的才能，只能在怪奇上著力。所以他们的散文创作虽各有可观，但成就较之李翱、皇甫湜已等而下之了。

词章关乎气运，于唐尤验。唐兴三百年，气运升降其间，而诗文因之。……故文盛于韩柳皇甫，而其衰也，为孙樵，为刘蜕。（洪迈《黄御史集序》）

孙可之源出韩氏，而专务奇削，要其独至不可及。世以孙刘并称，然复愚则近于险怪矣。（平步青《唐宋文选》《霞外攟屑》卷六《玉树庐芮录斠书》）

（四）咸通至天祐年间（860—907）

这是大唐王朝的季世，涌现了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一批穷愁之士，他们的《谗书》、《鹿门隐书》、《笠泽丛书》，远绍元结，近承韩柳，短篇零章，寓言杂文，愤世嫉俗，讽谕警诫，深刻犀利，为唐代散文殿军。



皮袭美根据深厚，若在韩门，当肩随习之。陆鲁望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颇有似元道州者。罗昭谏怀才不试，好为寓言，出以过激，每不中理（按，有悖儒道，正是其激愤、深刻之处），然固唐一代人文之后劲也。（平步青《唐宋文选》《霞外攟屑》卷六《玉树庐芮录斠书》）

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皮日休和陆龟蒙自认为隐士，别人也称之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关于唐代传奇小说及词的发展状况，下文专章论述，不另立概况介绍。

# 第三章

# 初唐文学

## 第一节　唐太宗和贞观年间的文人

贞观年间是唐朝基业初创、力求巩固的时期。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诗文内容主要有应制颂圣、润色鸿业和以隋为鉴，谏议讽谕两个方面。主要诗人是太宗君臣，他们诗歌中成就较高的是述怀言志、表现军旅生活的作品。这一时期诗风，在南北融合的基础上，开始由六朝绮靡浮艳向典雅中和转变。

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内兴文事，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徵）、来（济）、褚（亮）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于斯为盛。……变风变雅，立体不拘于一途；既博既精，为学遍游于百氏。（卢照邻《南阳公集序》）



### 一　唐　太　宗

唐太宗（599—649），是位具有雄才大略封建帝王，尽管作为诗人，他并不算杰出，但他的文艺思想和政策及创作，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影响不小。

## （一）生平

太宗……讳世民，高祖次子也……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乃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屡许以为太子。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未发。（武德）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三。（《新唐书·太宗本纪》）

## （二）文艺政策

### 1．主张文质并重

太宗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也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主张文质并重，反对浮艳绮靡。这一文艺思想影响有唐一代。

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吴兢《贞观政要·文史》）



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帝京篇十首·序》）

### 2．倡导歌功颂德

太宗文治武功，勋业空前，晚年好大喜功，需要词臣颂扬功德，润色鸿业，故今传贞观诗歌，奉和应制居多，群臣宴集林园，

分韵赋诗成风。影响及于高宗、则天、玄宗诸朝。

贞观六年九月，帝幸庆善宫，帝生时故宅也。因与贵臣宴，赋诗。起居郎请平宫商，被之管弦，命曰《功成庆善乐》，使童子八佾为九功之舞，大宴会，与破阵乐偕奏于庭。（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一）

（三）诗歌

太宗代表作为《帝京篇》十首，气魄宏伟，格调慷慨。《经破薛举战地》、《过旧宅》、《入潼关》等诗类之。另有一些咏物写景之作，大都内容空泛，雕章绘句，未脱六朝余习，如《赋得樱桃》、《置酒坐飞阁》等等。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严。（《还陕述怀》）

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霜峰直临道，冰河曲绕城。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冠盖往来合，风尘朝夕惊。高谈先马度，伪晓预鸡鸣。弃繻怀远志，封泥负壮情。别有真人气，安知名不名。（《入潼关》）

唐太宗诗，其《经战地》云："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其《重幸武功》云："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白水巡前迹，丹陵幸旧宫。列筵欢故老，高宴聚新丰。驻跸抚田畯，回舆访牧童。"其《执契静三边》云："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皎佩星连景，飘衣云结庆。戢戈荣七德，升文辉九功……"其《帝京篇》云："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皆雄伟不群，规模宏远，真可谓帝王之作……《帝京》一篇，尤见不自满足，其成贞观之治，有以哉。（都穆《南濠诗话》）



太宗文武间出，首辟吟源。宸藻概主丰丽，观集中有诗"学庾信体"，宗向微旨可窥。然如"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与风云飞扬之歌，同其雄盼。（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

唐太宗诗虽偶俪，乃鸿硕壮阔，振六朝靡靡。（毛先舒《诗辩坻》卷四）

### （四）散文

太宗论文黜浮华，故其文以实用达意为旨，开始改变骈文板滞僵化和华艳用典的程式。

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诲谕……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依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自鉴录》）

## 二　虞世南

### （一）生平

虞世南（558—638），由隋入唐，官至秘书监，《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〇二均有传。

虞世南，字伯施，余姚人。沈静寡欲，精思读书，至累旬不盥栉。文章婉缛，见称于仆射徐陵，由是有名。在隋，官秘书郎，十年不徙。入唐，为秦府记室参军，迁太子中舍人。太宗践祚，历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卒谥文懿。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手诏魏王泰曰："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全唐诗》卷三六）



### （二）诗歌

世南诗文以婉缛著称，其诗传世者有《从军行》、《出塞》、《中妇织流黄》、《怨歌行》、《蝉》等。

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冀马楼兰将，燕犀上谷兵。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飞雪。全兵值月满，精骑乘胶折。结发早驱驰，辛苦事旌麾。马冻重关冷，轮摧九折危。独

有西山将，年年属数奇。(《从军行》)

犹存陈隋体格，而追琢精警，渐开唐风。(《唐诗别裁》卷一《从军行》诗评)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

虞永兴（世南）师资野王，嗜慕徐、庾，而意存砥柱，拟浣宫艳之旧。故其诗洗濯浮夸，兴寄独远，虽藻彩萦纡，不乏雅道。(《唐音癸签》卷五)

## 三 魏 徵

### （一）生平

魏徵（580—643），隋末曾参加李密义军，入唐官至太子太师，封郑国公，《旧唐书》卷七一，《新唐书》卷九七均有传。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钜鹿县）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徵性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全唐诗》卷三一)

### （二）散文

魏徵为贞观年间的诤臣，以谏疏著称，平生疏奏凡二百余事，后人辑有《魏郑公谏录》等。其中《第二疏》、《十渐疏》等被奉为治世箴言。其书信如《与徐世勣书》等，议论纵横，亦有特点。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尽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第二疏》)

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旧唐书·魏徵传》）

### （三）诗歌

魏徵又有《述怀》诗一首名世。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复谁论。（《述怀》）

贞观诸公，整缮有余，警醒不足。惟魏郑公《述怀》一篇，磊落露骨性。（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

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卷一《述怀》诗评）

## 四 王 绩

### （一）生平

王绩（585—644），王通之弟，隋时任六合丞。入唐，曾为太乐丞，后弃官隐居。《旧唐书》卷一九二、《新唐书》卷一九六均有传，吕才《东皋子后序》可参。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少与李播、吕才为莫逆之交。隋大业中，应孝悌廉洁举，授扬州六合县丞，非其所好，弃官还乡里。绩河渚中先有田数顷，邻渚有隐士仲长子先，服食养性，绩重其真素，愿与相近，乃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尝游北山，因为《北山赋》以见志，词多不载。绩尝躬耕于东皋，故时人号东皋子。或经过酒肆，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多为好事者讽咏。贞观十八年卒。临终自剋死日，遗命薄葬，兼预自为墓志。（《旧唐书·隐逸传》）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𦈡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失路青门隐，藏名白社游。风云私所爱，屠博暗为俦。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

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常乐，谁知身世忧。(《晚年叙志》)

### （二）诗歌

#### 1. 内容

王绩诗今存五十余首，有两方面内容。

（1）抨击现实，谴责战乱

伊昔逢丧乱 历数闰当余。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

大汉昔未定，强秦犹擅场。中原逐鹿罢，高祖郁龙骧。经始谋帝坐，兹焉壮未央。规模穷栋宇，表里浚城隍。群后崇长乐，中朝增建章……天马来东道，佳人倾北方。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奥位匪虚校，贪天竟速亡。魂神吁社稷，豺虎斗岩廊。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井田唯有草，海水变为桑。在昔高门内，于今岐路旁。余基不可识，古墓列成行。……千秋并万岁，空使咏歌伤。(《述汉故城》)

（2）抒闲适之情，寓愤激之意

王绩绝意仕进后，潜心老庄、兼涉梵典，追慕阮陶，隐逸纵酒。其诗在抒发旷放自适之趣的同时，流露愤世、疾俗之情

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不如高枕上，时取醉消愁。(《赠程处士》)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过酒家》五首之二)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野望》)

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倚床看妇织，登垅课儿锄。回头寻仙事，并是一空虚。(《田家》三首之一)

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独酌》)

#### 2. 艺术特点

真率、自然、旷远，饶有逸趣是王诗的艺术特点。

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

诗之乱头粗服而好者，千载一渊明耳。……惟王无功差得其仿佛。陶、王之称，余尝欲以东皋代辋川（指王维）。辋川诚佳，太秀，多以绮思掩其朴趣。东皋潇洒落穆，不衫不履，如“来时常道贯，惭愧酒家胡”，“家贫留客久，不暇道精粗”……旷怀高致，其人自堪尚友，不徒音响似之。（《载酒园诗话·又编》）

彭泽、东皋，皆素心之士。陶为饥寒所驱，时有凉音；王黍秫果药粗足，故饶逸趣。（同上）

### 3．影响

王绩诗对盛唐诗风和五律的形成有影响。

王无功，隋人，入唐，隐节既高，诗律又盛，盖王杨卢骆之滥觞，陈杜沈宋之先鞭也。（《升庵诗话》卷二）

其诗惟《野望》一首为世传诵。然如《石竹咏》，意境高古，《薛记室收过庄见寻》诗二十四韵，气格遒健，皆能涤初唐俳偶板滞之习，置之开元天宝间，弗能别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五言律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唐诗别裁》卷九《野望》诗评）

## （三）散文



王绩文今存三十余篇，多反映个人生活情趣，语言简洁，不求对偶，风格如其诗之朴野疏淡，对骈体文有所突破。其《醉乡记》影响白居易，为苏轼所称道。

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醉乡记》）

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耶？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

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吾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韩愈《送王秀才序》）

其《醉乡记》为苏轼所称，然他文亦疏野有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五斗先生传》）

王绩诗文多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不同于唐初的宫廷文人，却和此后的四杰一脉相传。

## 第二节　初唐四杰

### 一　生　平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都生活在高宗武后期；才俊志雄，仕途淹蹇是他们身世的共同特点；又都以文章擅名，史称“初唐四杰”。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旧唐书·杨炯传》）

#### （一）王勃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祖通……勃年未及冠，应幽素举及第。乾封初，诣阙上《宸游东岳颂》。时东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颂》。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畤为雍州

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勃文章迈捷，下笔则成，尤好著书……勃亡后，并多遗失。(《旧唐书·文苑传上》)

按：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勃任虢州参军约在咸亨三、四(672、673)年间，遇赦似在咸亨五年。上元二年随父赴交趾任，非省父。享年二十七岁。

（二）杨炯

杨炯（650—693?），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炯俄迁詹事司直。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无何卒官。……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旧唐书·文苑传上》)



按：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炯于显庆四年（659）神童举及第，次年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76）制举登科，授校书郎。永淳元年（682）四月后充崇文馆学士。垂拱元年（685）出任梓州司法参军。

（三）卢照邻

卢照邻（634—686?）字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也。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初授邓王府典签，王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后疾转笃，徙居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五悲》等诵，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照邻既沈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旧唐书·文苑传上》)

按：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卢照邻生于贞观八年（634），永徽四年（653）调邓王府典签，龙朔中迁新都尉。咸亨二年（671）离蜀入洛，三年染风疾，四年入长安，上元初入太白山，卒于垂拱二年（686）前后。

（四）骆宾王

宾王，义乌（今属浙江）人。七岁能赋诗。初为道王府属，……历武功主簿。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调长安主簿。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徐敬业乱，署宾王为府属，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新唐书·文艺传上》）

按：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骆宾王生于武德二年（619），似字观光。任道王府属在永徽二年（651）前后，显庆元年离去。闲居齐鲁约十二年，咸亨元年（670）从军出塞，又从军至西南。上元三年（676）有江南之行，服母丧三年，调露元年（679）仕侍御史，被诬以长安主簿时坐赃之罪，系狱一年，永隆二年（681）贬临海丞。骆宾王的结局有被诛、逃亡、投水诸说。兵败逃亡，客死南通说或近实。其生平除两唐书有传外，唐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亦可参。



## 二 文学思想

### 1. 反对绮靡诗风

四杰不满于上官仪等宫廷文人华丽雕琢的诗风，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揉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

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

论曰：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王勃《平台秘略论·文艺》）

#### 2．崇尚刚健诗风

四杰诗歌追求刚健之气、浓烈之情、壮阔之境，开盛唐诗风之先声。

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对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经纬天地，器局可以畜泄江河。七星可以气冲，八风可以调合。……至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云尔。（王勃《山亭思友人序》）

夫心之悲矣，非关春秋之气；声之哀也，岂移金石之音。何则？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则百忧交轸。是以宣尼旧馆，流襟动激楚之悲；孟尝高台，承睫下闻琴之泪。（骆宾王《伤祝阿王明府诗序》）

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杨炯《王勃集序》）

## 三　诗　歌



### （一）内容

#### 1．别情乡恋

四杰这类诗常抒发他们求学、游宦、赴边生活的真情实感，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感慨，不作凄切缠绵的儿女情态。王作最佳。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王勃《山中》）

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卢照邻《九月九日登玄武山》）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骆宾王《于易水送人》）



### 2. 边塞情事

高宗、武后朝边事连年，四杰从不同角度加以反映。边地苦寒，战斗激烈和建功立业的志向，思亲恋土的情意相映衬，表现诗人的高远志向，诗的风格苍劲悲壮，开盛唐边塞诗派先声。杨骆成就较高。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骆宾王《夕次蒲类津》）

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骆宾王《送郑少府入辽》）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骆宾王《从军行》）

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杨炯《战城南》）

秋夜长，殊未央。月明白露澄清光，层城绮阁遥相望。遥相望，川无梁……鸣环曳履出长廊，为君秋夜捣衣裳。纤罗对凤凰，丹绮双鸳鸯，调砧乱杵思自伤。思自伤，征夫万里戍他乡。鹤关音信断，龙门道路长。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王勃《秋夜长》）



塞垣通碣石，虏障抵祁连。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影移金岫北，光断玉门前。寄信闺中妇，时看鸿雁天。（卢照邻《关山月》）

### 3. 揭露时弊，宣泄愤懑

四杰诗歌有揭露权贵淫逸奢靡，宣泄怀才不遇的愤懑的内容，是初唐诗坛一片颂圣宴乐声中的别调。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秦塞重关一

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桂殿嵚岑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谦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当时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已矣哉，归去来。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骆宾王《帝京篇》）

作帝京篇……首叙形势之雄，宫阙之壮；次述王侯贵戚游侠倡家之奢僭无度；至"古來"以下，慨世道之变迁；"已焉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唐诗别裁》卷五）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雅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卢照邻《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豪贵骄奢，狭邪艳冶，无所不有。自嬖宠而侠客而金吾而权臣，皆向娼家游宿，自谓可永保富贵矣。然转瞬沧桑，徒存墟墓，不如读书自守者之为得也。借言子云，聊以自况云尔。（《唐诗别裁》卷五《长安古意》诗评）

薄宦三河道，自负十余年。不应惊若厉，只为直如弦。坐历山川险，吁嗟陵谷迁。长吟空抱膝，短翮讵冲天。魂归沧海上，望断白云前。……（骆宾王《叙寄员半千》）



#### 4. 咏史咏物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安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王勃《滕王阁》）

王子安《滕王阁》诗，俯仰自在，笔力所到，五十六字中有千万言之势。（周容《春酒堂诗话》）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

中联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尤肖才人失路之悲，读之涕洟欲下。（《载酒园诗话·又编》）

……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处身孤且直，遭时坦而平。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卢照邻《咏史》四首之一）

卢照邻《咏史》诗似子美。（吴乔《围炉诗话》卷二）

## （二）艺术成就

### 1. 转变诗风

四杰的诗绮丽婉转，不脱六朝；雄浑昂扬，启迪盛唐。

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陆时雍《诗镜总论》）

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 2. 完善律绝

王杨是五律的奠基人。把五律的内容从台阁移至江山塞垣。并完善了律、绝的形式。

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然长歌遂尔绝响。卢骆五言，骨干有余，风致殊乏。至于排律，时自铮铮。（《诗薮·内编》卷四）



王子安虽不废藻饰，如璞含珠媚，自然发其彩光。盈川视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范阳较杨微丰，喜其领韵疏拔，时有一往任笔，不拘整对之意。义乌富有才情，兼深组织，正以太整且丰之故，得擅长什之誉，将无风骨有可窥乎。（《唐音癸签》卷五）

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骆宾王篇什独盛。佳者，“二庭归望断，蓬转俱行役”，“彭山折坂外，蜀地开天府”，皆流丽雄浑，独步一时。（《诗薮·内编》卷四）

骆好征事，故多滞响。王工写景，遂饶秀色。（《载酒园诗话·又编》）

### 3. 发展歌行

卢骆擅长歌行，是宫体的改造者。他们的歌行，使宫体诗的内

容由宫廷走向市井。表现手法，铺张扬厉，以赋为诗，且受《西洲》影响，上下蝉联，辗转相续，犹如套锁连环。多用双声迭韵连绵，故音节圆美，流转可歌。喜用偶句，属对精切，四句八句一换韵，平仄相间。对元白“长庆体”有影响。

歌行兆自《大风》、《垓下》、《四愁》、《燕歌》而后，六代寥寥。至唐大畅，王杨四子，婉转流丽。（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

至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同上）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同上）

初唐如《帝京》、《畴昔》、《长安》、《汾阴》等作，非巨匠不办。非徒博丽，即气概充硕，无纪渻之养者，一望却走。唐人无赋，此调可以上敌班、张。盖风神流动，词旨宕逸，即文章属第二义。（毛先舒《诗辩坻》卷四）

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冒春荣《葚原诗说》卷四）

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

唐初，王杨卢骆体为元白所宗。（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 四　散　文



与诗歌相比，四杰散文沿袭多于创新，但与六朝散文相比，从内容到形式还是有所变化的。内容方面，增加了抒发理想落空的怨愤、对时弊的揭露，对文风的评议等内容。风格上才华横溢，词彩丰赡，抒情说理叙事挥洒自如，也有别于六朝的堆垛浮艳。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呜呼！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骆宾王幽絷，有感于夜萤出入之时，托之以写其忧思之意。因作《萤火

赋》。唐初王杨卢骆专学徐、庾秾纤妖媚，当时尚之。惟此赋犹有发乎情之旨，得《鹦鹉》、《野鹅》之微者，故特辨之。（祝尧《古赋辨体》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四四引）

在形式方面，四杰散文的名作不仅措辞熨贴，属对自然，而且境界壮阔，气势充沛，集纵横家文和汉代辞赋之长。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居汉地，或叶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

起写武氏之罪不容诛，次写起兵之事不可缓，末则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雄文劲采，足以壮军声而作义勇，宜则天见檄而叹其才也。（《古文观止》卷三）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指王勃序、王绪赋、王仲舒修阁记）等，壮其文辞。（韩愈《新修滕王阁记》）

## 第三节　陈　子　昂

初唐诗文革新，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从理论建树和创作成就看，力巨功著，首推陈子昂。

宋齐之末，盖颇顿矣。逶迤颓陵，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君讳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物讽谕，本乎比兴者也。……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遗。（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元好问《论诗绝句》）

## 一　生　平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今属四川）人也。……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以进士对策高第。属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子昂乃献书阙下。时皇上以太后居摄……乃敕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伟曜，拜麟台正字。"……秩满，随常牒补右卫胄曹。上数召见，问政事，言多切直，书奏辄罢之。以继母忧解官，服阕，拜右拾遗。……属契丹以营州叛，建安郡王攸宜亲总戎律。……特敕子昂参谋帷幕。军次渔阳，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三军震慑。子昂进谏曰：……建安方求斗士，以子昂素是书生，谢而不纳。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尝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之知也。乃军罢，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尝恨国史芜杂，乃自汉孝武之后，以迄于唐，为后史记。纲纪粗立，笔削未终，钟文林府君忧，其书中废。……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荒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塞，数舆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于是遂绝，年四十二。（卢藏用《陈子昂别传》）



国朝天后之时，使四裔达威德之令皆儒臣。自乔知之、陈子昂受命通西北两塞，封玉门关，戎虏遁避，而无酬劳之命，斯盖大有之时，体臣之常理也。然乔死于谗，陈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刻害，一则

夺其伎妾以加害，一则疑其摈排以为冤。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不命。（沈亚之《上郑使君书》）

按：陈子昂两唐书有传。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子昂生卒年有661—702、659—700、658—699诸说。进士登第为文明元年（684），垂拱二年（686）从乔知之北征，曾至张掖。永昌元年（689）任右卫胄曹参军。罗庸《陈子昂年谱》以归蜀守丧在天授二年（691），693或694年迁右拾遗，万岁通天元年（696）从武攸宜北征契丹，至幽州，军还，仍任拾遗。

## 二 思　想

陈子昂受家庭社会影响，思想驳杂，儒道释纵横诸家杂糅，而以儒家和纵横家的入世建功思想为主导。他早年行侠仗义，入仕后喜言王霸之道，志在功名事业，有纵横家风尚。

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赠严仓曹乞推命录》）
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卧疾家园》）
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卢藏用《陈子昂别传》）

道家思想对子昂诗文创作的愤世疾俗内容和浪漫主义风格有影响。



深居观元化，悱然争朵颐。谗说相啖食，利害纷噬嗾。便便夸毗子，荣耀更相持。务光让天下，商贾竞刀锥。已矣行采芝，万世同一时。（《感遇》其十）
子昂晚受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陈子昂别传》）

陈子昂的用世济时思想、出处原则、施政主张，均属儒家范畴。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感遇》其十九）

达兼济天下，穷独善其时。(《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

后复召见，使论为政之要，适时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贤，四去疑，五招谏，六劝赏，七息兵，八安宗子。(《新唐书·陈子昂传》)

## 三　文学主张

陈子昂标举风骨、兴寄。要求"托物起兴"、"因物喻志"以寄托理想，抒发感情，创作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歌。实质是在复古旗帜下革新"采丽竞繁"的颓风。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 四　诗　　歌

### (一) 内容



#### 1. 揭露时弊

子昂志在济世，曾从军戎幕，对武后的穷兵佞佛、近鄙峻刑及当时丑恶的世态俗相多有揭露。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感遇》其三)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感遇》其三十七)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感遇》其四)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愈昏。(《感遇》其十九)

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招摇青桂树，幽蠹亦成科。世情甘近习，荣耀纷如何。怨憎未相复，亲爱生祸罗。瑶台倾巧笑，玉杯殒双蛾。谁见孤城巢，青青成斧柯。(《感遇》其十二)

### 2. 表达志向

陈子昂执着地追求功业，这是他直言极谏的思想基础，两次从军边塞的目的。

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宁随当代子，倾侧且沉浮。(《答洛阳主人》)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感遇》其三十五)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送魏大从军》)

### 3. 抒发愤慨

陈子昂在诗中观万物变化，叹岁月流逝，伤功业不就，悲多材为累，感悟人生，思索哲理，抒发牢骚。



兰若生春夏，芊蔚向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感遇》其二)

揭来豪游子，势利祸之门。如何兰膏叹，感激自生冤。众趋明所避，时弃道犹存。云渊既已失，罗网与谁论。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感遇》其三十一)

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燕昭王》)

王道已沦昧，战国竞贪兵。乐生何感激，仗义下齐城。雄图竟中天，遗叹寄阿衡。(《乐生》)

伯玉《蓟丘览古》诸作。郁勃淋漓，不减刘越石。(《石洲诗话》卷一)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

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黄周星《唐诗快》卷二评《登幽州台歌》)

#### 4. 羁旅赠别

陈子昂的一些写景赠别的五律，可与沈宋媲美，而风格刚健，则有别于沈宋。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噭噭夜猿鸣。(《晚次乐乡县》)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度荆门望楚》)

### (二) 艺术特点

#### 1. 五古

陈诗以五古成就最高，风格慷慨悲壮，雄浑苍凉。善用比兴寄托，词旨幽远。语言质朴无华。



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

唐兴，其音复振，陈子昂始以骨气为主。(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

余读陈子昂《感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朱熹《斋居感兴诗序》)

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杰出。(《诗薮·内编》卷二)

子昂《感遇》，自为淡古窅眇之音，意多言外，旨无专属，不当逐句求之。(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二钟惺语)

子昂《感遇》诸诗，有似丹书者，有似《易》注者，有似《咏史》者，有似读《山海经》者，奇奥变化，莫可端倪，真又是一天地矣。(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二谭元春语)

陈子昂初变齐梁之弊，一返雅正，其诗以理胜情，以气胜辞。(《唐音癸签》卷五引《吟谱》)

**2. 五律**

陈诗五律少，且律中有古，似浑金璞玉，笔力雄浑，开少陵之先。

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方回《瀛奎律髓》卷一)。

陈正字律中有古，却深重。(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二钟惺语)

子昂崛起，坚光奥响，遂开少陵之先。(《唐诗别裁》卷九)

陈伯玉律体，清雄为骨，绵秀为姿，设色妍丽，寓意苍远。由初入盛，此公变之。(《诗辩坻》卷三)

**3. 欠缺**

陈诗无七古七律，学习民歌、律体不够，部分感遇诗有玄言影响，枯燥说理。

陈拾遗创五言古诗，变齐、梁之格，未及七言也。(钱良择《唐音审体》)

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裁。(《原诗·内篇》上)

贞观之诗，未脱齐梁，后虽有陈子昂复古……其诗伤于重滞。(吴乔《围炉诗话》卷三)



唐初伯玉、云卿诸公，独创法局，运雄伟之斤，斫衰靡之习，而使淳风再造，不愧骚雅元勋。所嫌意不加新，而词稍粗率耳。(《野鸿诗的》)

**（三）渊源**

陈诗远承庄骚，常借芳草美人寄意；近绍阮籍，思想、体制、手法类多相似。

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艺概·诗概》)

子昂《感遇》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皎然《诗式》卷三)

阮逐兴生，陈依义立；阮浅而远，陈深而近；阮无起止，陈有结构；阮简尽，陈密至。（《诗辩坻》卷四）

## 五　散　　文

陈子昂散文今存百十余篇，成就以骈散相间的论事奏疏最高。其它赋、祭、颂、启、序等仍用骈体，多用于应酬。其章表书疏有以下特点：

### 1．直言极谏，激昂慷慨

陈子昂的章奏书疏直言无忌，慷慨激昂，方诸汉初，可拟贾谊；比于贞观，凌乎魏徵。

臣闻明主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时；有非常之时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后危言正色，抗议直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无悔。岂徒欲诡世夸俗、厌生乐死者哉？实以为杀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故审计定议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时，遇非常之主，言必获用，死亦何惊？千载之迹，将不朽于今日矣。（《谏灵驾入京书》）

### 2．揭露时弊，明快深刻



陈文揭露时弊较其诗歌更广泛直率深刻，自然也不同于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宋之问之类颂圣时文的柔媚，也不同于四杰才子之文的华丽。

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上军国利害事·人机》）

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今国家若不清官人，虽杀获贼终无益。”（《上蜀川安危事》）

### 3. 辨析事理，旁征博引

陈子昂的政论文，学习西汉贾谊、晁错等“酌古御今”和唐初撰史“考论得失”的传统，在辨析事理时，援引史实，反复论证，把事、理、情三者自然地结合起来。

至炀帝承平，自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欲穷宇宙之观，极游宴之乐，以为人主之急务也。……将后宫彩女数百千人，遂泛龙舟，游三江五湖之间。当其得意也，视天下如脱屣尔。其后百姓骚弊，灾变数兴。吏人贪暴，其政日乱。阴阳感怒，彗孛以出。炀帝不悟，自以为天下安于泰山，方率百万之师，而有事于辽东。……故辽东之役未归，而中国之难已起。身死逆手，宗庙以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际，观祸乱之由，迹帝王之事，念先师之说，昭然著明，信不欺尔。(《谏政理书》)

## 六 影 响

陈子昂诗文影响有唐一代。他的诗歌除旧布新，继往开来，影响大于散文。

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甫《陈拾遗故宅》)

李太白诗……古风两卷，多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朱熹《清邃阁论诗》)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愈《荐士》)

子昂自以复古反正，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正如夥涉为王，殿屋非必沈沈，但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自不得不取冠汉史。(《唐音癸签》卷五)

唐兴，文章承陈隋之弊。子昂始变雅正，夐然独立，超迈时髦。……观其音响冲和，词旨幽邃，浑浑然有平大之意，若公输氏当巧而不用者也。故能……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呜呼，盛哉！(高棅《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

陈伯玉诗之复古，与昌黎之文同功。(《围炉诗话》卷二)

陈子昂的散文，被视为古文运动开端。

唐兴，犹袭隋故态。至天后朝，陈伯玉始复古制，当世高之，虽博雅典实，犹未能全去谐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风。（陆希声《李观文集序》）

（子昂）诗文在唐初实是首起八代之衰者。韩退之《荐士》诗言"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虚语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

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排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 第四节 其他文人

初唐文坛先后有一批宫廷文人，如上官仪、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他们大都人品不高，并因阿附权贵而获罪。诗文多颂圣应制之作，贬后的作品较有真情实感，对诗风由艳丽向典丽的转变及律诗的形成作出贡献。张若虚、刘希夷不属宫廷文人之列，均有佳作名世。

### 一 上官仪



#### （一）生平

上官仪（约608—664）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寖工文词，涉贯坟典。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宴私未尝不预。转起居郎。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籍其家。（《新唐书·上官仪传》）

#### （二）诗歌

上官仪诗多应制奉和之作，风格婉媚，号"上官体"。他创六对八对说，诗亦善用对偶，如《酬薛舍人》用六种对偶法，有助律

诗形成。

奕奕九成台，窈窕绝尘埃。苍苍万年树，玲珑下冥雾。池色摇晚空，岩花敛余煦。清切丹禁静，浩荡文河注。留连穷胜托，夙期暌善谑。东望安仁省，西临子云阁。长啸披烟霞，高步寻兰若。金狄掩通门，雕鞍归骑喧。燕姝对明月，荆艳促芳尊。别有青山路，策杖访王孙。（《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

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显，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新唐书·上官仪传》）

仪“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响清越，韵度飘扬，齐梁诸子，咸当敛衽矣。（《唐音癸签》卷五）

## 二　杜审言

### （一）生平

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擢进士，为隰城尉，传才高，以傲世见疾。……累迁洛阳丞，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后武后召审言，将用之，问曰：“卿喜否？”审言蹈舞谢，后令赋欢喜诗，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初，坐交通张易之，流峰州。入为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卒。……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审言生子闲，闲生甫。（《新唐书·文艺传》）



按：杜审言（646？—708），本贯河南巩县，咸亨元年宋守节榜进士，万岁通天元年（696）前后任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698）被贬。神龙元年（705）流岭外，次年北归。景龙二年（708）为修文馆直学士。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一。

### （二）诗歌

杜审言精于律诗，五律成就最高。贬后多有佳作。反映初唐诗风转变，律诗成熟的轨迹。内容以抒写羁旅情怀、描写山川景色

见长。

北地春光晚，边城气候寒。往来花不发，新旧雪仍残。水作琴中听，山疑画里看。自惊牵远役，艰险促征鞍。(《经行岚州》)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登襄阳城》)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日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渡湘江》)

杜审言诗状物工细，风格沉挚，影响杜甫。

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五言则"行止皆无地"、"独有宦游人"，排律则"六位乾坤动"、"北地寒应苦"，七言则"季冬除夜"、"毗陵震泽"，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楷模，有自来矣。(《诗薮·内编》卷四)

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度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同上卷六)



杜审言华藻整栗小让沈宋，而气度高逸，神情圆畅。(《艺苑卮言》卷四)

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陈师道《后山诗话》)

凤台王彦辅《麈史》曰："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唐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相唱和。其诗有'绾雾清条弱，牵风紫蔓长'，又有'寄语洛城风月(按、原诗作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带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

杜必简，闲之父，少陵之祖也。如"啼鸟惊残梦，飞花搅独愁"，"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飞棹乘空下，回流向日平"，"江声连骤雨，日气抱残虹"，"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及《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诗，较之少陵，固齐僖小伯，有以开桓公

之先声。（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一）

杜必简于初唐流丽中，别具沉挚，此家学所由启也。（《石洲诗话》卷一）



## 三 沈佺期、宋之问

### （一）生平

#### 1. 沈佺期

沈佺期（约656—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人。及进士第，由协律郎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劾未究，会张易之败，遂长流驩州。稍迁台州录事参军事。入计，得召见，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既侍宴，帝诏学士等舞《回波》，佺期为弄辞悦帝，还赐牙、绯。寻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开元初卒。（《新唐书·文艺传》中）

按：佺期与宋之问、刘希夷同为上元二年（675）进士。其预修《三教珠英》及任通事舍人，均在长安元年（701）前。长安二年由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迁给事中。受赇入狱在长安四年。神龙元年（705）因阿附张昌宗流驩州，次年北归。景龙二年（708）以起居郎兼直学士。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又据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佺期首次入狱在永隆元年（680）。



#### 2. 宋之问

宋之问（约656—712）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人。……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累转尚方监丞、内奉宸内供奉。……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及败，贬泷州……之问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安王室，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与冉祖雍上急变，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谄事太平公主，故见用，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故太平深疾之。……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籍，下迁汴州长史，未行，改越州长史。……睿宗立，以狯险盈恶诏流钦州。……赐死桂州。（《新唐书·文艺传》中）

按：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宋之问直习艺馆非"甫冠"，而是天授二年（690）。万岁通天元年（696）前后任洛州参军。久视元年（700）任左奉宸内供奉。神龙元年（705）贬泷州，次年逃归。向武三思告密者乃其弟宋之逊。景龙二年（708）授考功员外郎，次年知贡举。因贿赂谪越州长史。其卒年卒地，史载不一。

（二）诗歌

**1. 内容**

（1）应制

沈宋这类诗精工雅丽，但词气卑弱。

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邸第楼台多气色，君王凫雁有光辉。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此地莫东归。（沈佺期《龙池篇》）

沈云卿《龙池篇》，大而拙，其势开启三唐，而非七律之尽善者，卢家少妇一篇，斯其佳作。（《石洲诗话》卷一）

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歌舞淹留景欲斜，石关犹驻五云车。鸟旗翼翼留芳草，龙骑骎骎映晚花。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郊外喧喧引看人，倾都南望属车尘。……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宋之问《龙门应制》）



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乃就夺锦袍衣之。（《唐诗纪事》卷一一）

沈宋应制诸作，精丽不待言，而尤在运以流宕之气。此元自六朝风度变来，所以非后来试帖所能几及也。（《石洲诗话》卷一）

（2）闺怨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沈佺期《杂诗三首》之三）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卢家少妇"体格丰神，良称独步，惜颔颇偏枯，结非本色。(《诗薮·内编》卷五)

云卿《独不见》(即《古意》)一章，骨高气高，色泽情韵俱高，视中唐"莺啼燕语报新年"诗，味薄语纤，床分上下。(《说诗晬语》卷上)

(3) 羁旅

沈宋贬谪途中，触景生情，睹物思亲，意较沉挚，情转凄伤，诗作内容格调高于应制。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岂意南中岐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宋之问《至端州驿……》)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宋之问《度大庾岭》)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渡汉江》)

**2. 艺术特点及影响**

沈宋诗精工典丽，风格大同小异。宋人品更卑下，诗却高于沈。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律诗，尤其是七律上。沈擅七律，宋长于七古排律。他们的羁旅诸作，影响杜甫、柳宗元。



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

沈七言律，高华胜宋；宋五言律，精硕过沈。(《诗薮·内编》卷四)

排律，沈、宋二氏，藻赡精工。(同上)

沈、宋本自并驱，然沈视宋稍偏枯，宋视沈较缜密。沈制作亦不如宋之繁富。沈排律工者不过三数篇，宋则遍集中无不工者，且篇篇平正典重，赡丽精严。(《诗薮·内编》卷四)

七言律滥觞沈、宋。其时远袭六朝，近沿四杰，故体裁明密，声调高华，

而神情兴会，缛而未畅。（《诗薮·内编》卷五）

诗眼曰："古人学问，必有师友渊源。……自杜审言已自工诗，当时沈佺期宋之问等同在儒馆为交游，故杜甫律诗布置法度，全学沈佺期，更推广集大成耳。沈有云："云白山青千万里，几时重谒圣明君。"甫云："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沈有云："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甫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

## 四　刘希夷

### （一）生平

《唐新语》云：希夷（651—?）一名庭芝，汝州（今河南临汝）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人所称。（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一三）

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时年二十五，射策有文名。（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

### （二）诗歌

#### 1. 闺情



刘希夷善写闺情，语言华美，意境清丽，情致哀婉，是六朝宫体的净化和改造。代表作有《代悲白头翁》、《公子行》、《捣衣篇》等。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代悲白头翁》）



……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

一身。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公子行》)

希夷《公子行》，风流骀宕，有飘云回雪之致，《白头翁》一意纡回，波折入妙，佳在更从老说至少年虚写一段。(《诗辩坻》卷三)

队仗工丽，上下蝉联，此初唐七古体。(《唐诗别裁》卷五评《公子行》)

**2. 边塞**

刘希夷从军诗雄迈清峻，不输杨炯、骆宾王。

将军辟辕门，耿介当风立。诸将欲言事，逡巡不敢入。剑气射云天，鼓声振原隰。……截围一百重，斩首五千级。代马流血死，胡人抱鞍泣。古来养甲兵，有事常讨袭。乘我庙堂运，坐使干戈戢。献凯归京师，军容何翕习。(《将军行》)

军门压黄河，兵气冲白日。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近取韩彭计，早知孙吴术。丈夫清万里，谁能扫一室。(《从军行》)

刘希夷《从军行》云：……字坚句健，不但词调哀苦。(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一)

## 五　张若虚

张若虚诗虽仅存两首，《春江花月夜》却足使其名垂青史。

### (一) 生平



张若虚，扬州人，兖州兵曹。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号吴中四士。(《全唐诗》卷一一七)

### (二) 诗歌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

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畅婉转，出刘希夷《白头翁》之上。(《诗薮·内编》卷三)

张若虚《春江潮水》篇，不著粉泽，自有腴姿，而缠绵蕴藉，一意萦纡。调法出没，令人不测，殆化工之笔哉。(《诗辩坻》卷三)

前半见人有变易，明月常在，江月不必待人，惟江流与月同无尽也。后半写思妇怅望之情，曲折三致。题中五字，安放自然，犹是王杨卢骆之体。(《唐诗别裁》卷五评《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陈兆奎辑《王志》卷二《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王闿运语)



# 第四章

# 盛唐文学

## 第一节 张说、张九龄等诗人

张说、张九龄在初、盛唐之际，以时相文宗之尊，倡导风雅，擢拔后进，繁荣文坛，影响颇巨。

（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大唐新语》卷一）

二张五言律，大概相似。于沈宋陈杜景物藻绘中，稍加以情致，剂以清空。学者间参，则无冗杂之嫌，有隽永之味。（《诗薮·内编》卷四）

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卷二）



### 一 张　说

#### （一）生平

张说（667—731）字道济……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弱冠应诏举（按据《唐才子传》卷一为垂拱四年（688）），对策乙第，授太子校书，累转右补阙。……长安初，修《三教珠英》毕，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擢拜凤阁舍人。时麟台监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说至御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是易之诬构耳。元忠由是免诛，说坐忤旨配流钦州。……睿宗即位，迁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玄宗在东宫，

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深见亲敬。……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及（萧）至忠等伏诛，征拜中书令，封燕国公。……（十八年）十二月（731年2月）薨。时年六十四。（《旧唐书·张说传》）

### （二）论诗主张

张说论诗兼重文质，倡导内容风格多样。

七声无主，律吕综其和；五彩无章，黼黻交其丽。是知气有壹郁，非巧辞莫之通；形有万变，非工文莫之写。（《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若乃抗埋轮之章，执惊马之议，旌贤有通德之教，疾恶存署背之文。继轨前途，遇物成兴。理关刑政，咸归故事之台；义涉箴规，尽入名臣之奏。……发言而宫商应，摇笔而绮绣飞。逸势标起，奇情新拔。……感激精微，混韶武于金奏；天然壮丽，綷云霞于玉楼。（《洛州张司马集序》）

开元中，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阎朝隐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韩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则，薄滋味。许景先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坚谓笃论云。（《新唐书·文艺上》）



### （三）诗歌

张说的应制诗平庸，怀古诗成就较高，如《邺都引》、《过庾信玟》、《过怀王墓》等；巡边、赠别诸作，颇有济时拯物之情；贬谪岳州后多佳作，不仅状景宛然，且词旨凄恻。与张九龄贬岳阳后所作不同：说怀恋阙之思，九龄抒自足之情。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

人。(《邺都引》)

声调渐响，去上杨卢骆休远矣。"昼携壮士"二句，叙得简老（《唐诗别裁》卷五评《邺都引》）

《邺都引》"昼携……夜接……"非曹公不足以当之。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其非易事。……读此种句，与唐人边城塞上之作，可以壮心奇胆。(延君寿《老生常谈》)

河朔人无岁，荆南义廪开。将兴泛舟役，必仗济川才……调饥坐相望，绣服几时回？(《送任御史江南发粮以赈河北百姓》)

……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巡边在河北作》)

……孤城临楚塞，远树入秦宫。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岳州宴别潭州王熊二首》之二)

旅泊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悬月影，高枕听江流。猿响寒岩树，萤飞古驿楼。他乡对摇落，并觉起离忧。(《深渡驿》)

(说) 既谪岳州，而诗益凄惋，人谓得江山之助。(《新唐书·张说传》)

张燕公诗率意多拙，但生态不痴。律诗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清矫后规。(《唐音癸签》卷五)

燕公中年淹紫江潭，曲江晚亦沦落荆楚，其诗皆多哀伤憔悴。然燕公惟切归阙之思，曲江已安止足之分，恬竟自别。(《载酒园诗话·又编》)

## (四) 散文

张说文思精密，典丽宏赡。尤长于碑文墓志，记人述事，质朴亲切，无六朝绮靡虚娇之弊。从此，碑志成为传记文学的一支。



阳鸿……倜傥奇杰，瑰玮博达。贯涉六籍百家之书，其要在王霸大略、奇正大旨、君亲大义、忠孝大节而已。章句之徒，不之视也。尝陋汉史地理志、周礼职方志，时异虚记，心不厌焉。乃攀恒岱，浮洞庭，窥河源，践岷衡，稽四海之风俗，筹九州之险易，与赵国贯高图献其议，遇火焚荡，天下壮其志而痛其事。……初，鸿游太学，有书生山东李思言物故南馆。鸿伤其终远，家属有丧无主，乃驾柩车，送归东土。及在曲阿，敬业作难，润州籍鸿得人，历旬坚守，城既陷而犹斗，力虽屈而蹈节。寇义而脱之，因伪加朝散大夫，即署曲阿令。鸿贞而不谅，诡应求伸。既入邑，则焚服阖门而设拒矣。故得骰邦奋旅，一境赖存。(《贞节君碑》)

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或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时无能及者。(《旧唐书·张说传》)

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而风雅陵夷，已数百年矣！时多吏议，摈落文人，庸引雕虫，沮我胜气，丘明有耻，子云不为。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尽在。及公大用，激昂后来，天将以公为木铎矣。(张九龄《燕国公赠太师墓志铭》)

燕公之文，如楩木枏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变阴阳，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皇甫湜《谕业》)

燕公文博雅有劲气。(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 二　张　九　龄

### (一) 生平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九龄幼聪敏，善属文。……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九龄奏曰："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藩。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始兴县伯。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俄请归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旧唐书·张九龄传》)



按：据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张九龄享年六十三岁，新旧唐书本传云六十八岁，误。生年当为678。

### (二) 文学主张

张九龄贤而遭贬，故其论诗，重在抒发郁愤，陶冶性情。对盛唐诗歌抒写性情、表现意境，影响不小。《感遇》诗、《杂诗》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

至若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谪居何心，不欲贾生之投吊；穷愁非我，安用虞卿之著书。尝以风月在怀，江山为事，簿领何废，形胜不辜，既好乐而无荒，亦上同而不混。……盖古人之作者，岂异于斯？（《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

薛公（按道衡）不容隋季，出守海隅，岂作台榭以崇奢，盖因丘陵而视远。必有以清涤孤愤，舒啸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风流而未泯。……司马公又以为岘山故事，感羊祜以兴言；湘水遗风，怀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赋，得无述焉。（《岁除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序》）

### （三）诗歌

#### 1. 内容

张九龄的诗歌代表作为《感遇》十二首及杂诗五首。诗人以嘉木芳草自喻，抒发奸邪当道，济世无由的幽愤，表达孤芳自守的节操，与子昂《感遇》的探索人生、感悟哲理各异其趣。贬谪后的行役羁旅诗也颇多佳作。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十二首》之一）

江南有丹桔，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感遇十二首》之七）



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终始。经阅几世人，复叹谁家子？东望何悠悠，西来昼夜流。岁月既如此，为心那不愁。（《登荆州城望江》）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乡临桂水，今夜眇星河。暗草霜华发，空亭雁影过。兴来谁与晤，劳者自为歌。（《旅宿淮阳亭口号》）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望月怀远》）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咏燕》）

#### 2. 艺术特点及影响

张九龄诗兴寄蕴藉，清淡秀婉，开盛唐王孟一派。

中书舍人姚子颜状其行曰：……公以风雅之道，兴寄为主，一句一咏，莫非兴寄，时皆讽诵焉。（《唐诗纪事》卷一五）

张曲江五言以兴寄为主，而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唐音癸签》卷五）

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如《度蒲关》、《登太行》、《和许给事》、《酬赵侍御》等作，同时燕、许称大手，皆莫及也。（《诗薮·内编》卷四）

感遇诗，正字（子昂）古奥，曲江蕴藉。本原同出嗣宗，而精神面目各别，所以千古。（《唐诗别裁》卷一）

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同上）

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艺概·诗概》）

## 三 王 湾

### （一）生平

湾，登先天进士第。开元初，为荥阳主簿。马怀素欲校正群籍，湾在选中，各部撰次。后为洛阳尉。（《唐诗记事》卷一五）



按：湾于开元五年至九年参与丽正院修书。开元十七年后未见行迹。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一。

### （二）诗歌

王湾诗今存十首，多酬赠之作。湾处初盛唐相交之际，新旧诗风的转变，犹如其名作《次北固山下》中的佳句所描写的那样，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次北固山下》），按《河岳英灵集》

作《江南意》，颇有异文）

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游吴中作《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又《捣衣篇》云："月华照杵空随妾，风响传砧不到君。"所有众制，咸类若斯。非张、蔡之未曾见也，觉颜、谢之弥远乎（《河岳英灵集》卷下）

江中日早，客冬立春，本寻常意，一经锤炼，便成奇绝。与少陵"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一种笔墨。（《唐诗别裁》卷十）

## 四 王之涣

### （一）生平

公名之涣，字季凌，本家晋阳，宦徙绛郡。……父昱，皇鸿胪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仪县令。公即浚仪第四子，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籍之奥。以门子调补冀州衡水主簿。……会有诬人交构，公因拂衣去官，遂优游青山，灭裂黄绶。……雅淡珪爵，酷嗜闲放。密亲懿交，测公井渫，劝以入仕，久而乃从，复补文安郡文安县尉。在职以清白著，理人以公平称。……以天宝元年二月十四日遘疾，终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五。惟公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皦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至夫雅颂发挥之作，诗骚兴喻之致，文在斯矣，代未知焉，惜乎！（宜义郎行河南府永宁县尉□河靳能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按：王之涣（688—742），生平阙载。此碑系清末出土，故详录。据高适《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诗，知其曾游蓟门。

### （二）诗歌

王诗今存仅六首，状景高远，抒情慷慨，寓理蕴藉。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二首之一）

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送别》）

## 第二节　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

六朝谢灵运以山水诗称，陶渊明以田园诗称。而盛唐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则形成山水田园诗派。他们的诗不再一般地模山范水，而能情景交融，物我混一。在表现山水田园的自然美方面有所开拓。

过江以后，渊明诗胸次浩然，天真绝俗，当于语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闲远，储太祝得其真朴，韦苏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洁，气体风神，翛然埃壒之外。（《唐诗别裁》凡例）

### 一　孟浩然

#### （一）生平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张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新唐书·文艺》下）

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按：孟浩然（689—740），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724—726）曾滞留洛阳。后自洛至越，历游二年多。开元十六年（728）自襄

阳入京，应举不第，与王维、王昌龄等交往。十八年，由京回襄阳。二十一年，又曾随韩朝宗入京，但未如约受朝宗的荐举引见。开元二十五年（737）后为张九龄荆州府从事。二十七年已离荆州回襄阳养病。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二。



### （二）诗歌内容

#### 1. 山水田园诗

孟浩然两度进京，南下吴越，西游巴蜀，隐居江汉，写了不少山水田园诗。其山水诗多为行旅见闻，移步换形，异于王维的静坐观照。

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晚泊浔阳望庐山》）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回，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

#### 2. 牢骚诗

孟浩然历来被视为隐逸诗人，其实他的诗颇多不遇之愤和恋阙之情。

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翩飞何日同。（《书怀贻京邑同好》）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洞庭上张丞相》)

读此诗知襄阳非甘于隐遁者。语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意外望张公之援引也。(《唐诗别裁》卷九)

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穷通若有命，欲向论中推。(《晚春卧病寄张八》)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

### 3. 别情诗

孟浩然赠别怀友诗情真意挚，多上乘之作。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夏日南亭怀辛大》)

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送杜十四之江南》)

### 4. 隐逸诗



孟浩然仕途受挫后，常与僧道往还，涉山水，乐隐逸。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路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寞，唯有幽人夜来去。(《夜归鹿门山歌》)

朝游访名山，山远在空翠。氛氲亘百里，日入行始至。杖策寻故人，解鞭暂停骑。石门殊豁险，篁径转森邃。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平生慕真隐，累日探奇异。野老朝入田，山僧暮归寺。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寻香山湛上人》)

## （三）艺术特征

### 1. 擅长五言，清淡幽雅

孟浩然长于五言。其山水诗善以淡雅之笔，摄取淡月、疏雨、古木、白云、寒江、幽钟等景物，状疏远清净之景，表达旷放闲适之情。

学不攻儒，务掇菁华；文不按古，匠心独妙。五言诗天下称其尽善。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联诗，次当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以之阁笔，不复为继。（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杜甫《遣兴》五首之五）

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北齐美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美王融"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谢朓之诗句精者，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声"，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皮日休《孟亭记》）

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孟诗胜人处，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清浅语诵之，自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唐诗别裁》卷九）



孟诗除清疏冲淡之外，尚有壮逸的一面。

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唐音癸签》卷五）

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卷八）

### 2. 境清入画，趣多禅悦

襄阳诗"挂席几千里……"（见上引《晚泊浔阳望庐山》）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者也。（王士禛《带经堂诗

话》卷三)

襄阳诗从静悟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此诗品也。然比右丞之浑厚，尚非鲁卫。(《唐诗别裁》卷一)

## 二 王 维

### (一) 生平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徙家于蒲(今山西永济县)，遂为河东人。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禄山陷两都……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疾。……迫以伪署。……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纵措思，参于造化。……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乾元二年(759)七月卒。(《旧唐书·王维传》)



按：王维(701—761)的一生可大致分三个阶段：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罢相，前此，王维受知于张九龄，虽坐累谪济州司仓参军，但思想较积极；此后至天宝十四载(755)，他见朝政日非，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安史之乱后，他因迫受伪职而贬谪，后虽屡有升迁，终无心于政事，日以诵禅闲适为事。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王维开元二十三年(735)擢右拾遗至天宝十四载(755)任给事中之间重要行事有：开元二十五年秋，赴河西节度使幕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二十八年冬，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元年(742)官左补阙；九载丁母忧，屏居辋川；十一载，服阙，拜吏部郎中。终仕尚书右丞约在上元元年(760)，卒年为上元二年(761)，非乾元二年。

## （二）思想

王维早年有儒家用时济世的思想。

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
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赠房卢氏琯》）
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
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王维受家庭影响，早年即奉佛，晚年失节事敌后，更潜心禅理，随缘任运。

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王维传》）

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况臣夙有诚愿，伏愿陛下中兴，逆贼殄灭，臣即出家修道，极其精勤，庶裨万一。……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谢除太子中允表》）

禅师讳道光……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珮，空性无羁鞅。（《谒璿上人》）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叹白发》）

## （三）诗歌

### 1. 内容

（1）山水田园诗

王维厌恶官场的龌龊，故于山水田园中寻找慰藉寄托。笔下山水，多幽美之景，饶闲适之趣。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新晴野望》）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歌式微。（《渭川田家》）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2）边塞诗

王维的边塞诗在描写征战畋猎和边塞风光中抒怀寓志，雄劲豪爽。多为前期之作。

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垂，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从军行》）

汉家天将才且雄……身作长城玉塞中。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须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燕支行》）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吏，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观猎》）

（3）幽愤诗

王维这类诗或直抒胸臆，或咏史寓意，多用对比，寄寓他对人生仕途不平的愤慨，揭露权贵奢华跋扈。也多为期前之作。



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夫婿轻薄儿，斗鸡事齐主。黄金买歌笑，用

钱不复数。许史相经过，高门盈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邹鲁。读书三十年，腰下无尺组 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偶然作》六首之五)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西施咏》)

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陇头吟》)

(4) 离别诗

王维这类诗多为五绝，常在问答劝慰中抒情寄意，真挚动人。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杂诗三首》之二)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



**2. 艺术特点**

(1) 诗中有画

王维诗书画乐兼擅，他以诗人的敏感摄取与主观感情浑然契合的景物，组成清幽淡远空灵的意境；运笔虚实并用；构图讲究经营位置；敷色明暗浓淡相间；还善于捕捉自然界的音响，有机地契人景色之中。所以他的山水田园诗成为有声有色、动静结合的有声画。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终南山》)

“近天都”言其高，“到海隅”言其远，“分野”二句言其大。四十字中无所不包，手笔不在杜陵下。或谓末二句似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唐诗别裁》卷九)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汉江临泛》)

晁补之云，右丞妙于诗，故画意有余。余谓右丞精于画，故诗态转工。(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附录二引刘士鏻《文致》)

维善画，尤精山水。……故“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又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及“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之类，以其句法，皆所画也。而《送元二使安西》诗者，后人以至铺张为《阳关曲图》。(同上书附录三引《宣和画谱》)

“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非右丞工于画道，不能得此语。(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附录二引《画禅室随笔》)

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啭流莺，宫商迭奏；黄山紫塞，汉馆秦宫；芊绵伟丽于氤氲杳渺之间，真所谓有声画也。非妙于丹青者，其孰能之。(同上书附录二引《史鉴类编》)

(2) 诗中参禅



**王维用禅宗参悟之法，欣赏自然山水和田园之美，自我陶醉，物我两忘。他笔下的山水，表现诗人的禅悦之趣，浸淫着清幽、闲淡、自在、冷寂的审美情趣，而那些引用佛经，弘扬教义的诗句，则枯燥生硬，了无意趣，破坏了全诗的意境。**

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奉佛之应哉。人心系则难脱。(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附录二引空同子)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

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深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诗薮·内编》卷六)

右丞辋川诸作，却是自出机轴，名言两忘，色相俱泯。(同上)

(3) 追求自然美

王维的诗意境风格有雄浑壮阔的，有清幽澄净的，都统一在对自然美的追求之中。

右丞五言律有两种：一种以清远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也；一种以雄浑胜，如“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是也，当分别观之。(《唐诗别裁》卷九)

摩诘以淳古淡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及其铺张国家之盛，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又何其伟丽也。(《唐音癸签》卷五)

(4) 众体皆工

王维众体皆工，五律和五七言绝，造诣最高。



论近体者，必称盛唐。若蓝田王右丞维，亦其一也。其为律绝句，无问五七言，皆注重闲雅，浑然天成。至于古诗，句本冲淡，而兴则悠长。诸词清婉流丽，殆未可多訾。(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附录二引广信吕夔《王右丞集序》)

摩诘七古，格整而气敛，虽纵横变化，不及李、杜，然使事典雅，属对工稳，极可为后人学步。(施补华《岘佣说诗》)

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同上)

右丞五言（指五律），工丽闲淡，自有二派，殊不相蒙。“建礼高秋夜”、“楚塞三湘接”、“风劲角弓鸣”、“扬子谈经处”等篇，绮丽精工，沈宋合调者也。“寒山转苍翠”、“一从归白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静”等篇，幽闲古淡，储孟同声者也。(《诗薮·内编》卷四)

摩诘七言律亦有三种：有一种宏赡雄丽者，有一种华藻秀雅者，有一种

淘洗澄净者。如"欲笑周文"、"居延城外"、"绛帻鸡人"等篇，皆宏赡雄丽者也。如"渭水自萦"、"汉主离宫"、"明到衡山"等篇，皆华藻秀雅者也。如"帝子远辞"、"洞门高阁"、"积雨空林"等篇，皆淘洗澄净者也。(《诗源辩体》卷一六)

五言绝，太白、摩诘多入于圣矣。胡元瑞云："五言绝二途：摩诘之幽玄，太白之超逸"是也。(同上)

辋川诸五绝，清幽绝俗。其间"空山不见人"、"独坐幽篁里"、"木末芙蓉花"、"人闲桂花落"四首尤妙。学者可以细参。(《岘佣说诗》)

### (四) 王孟比较

王诗浑厚高华精警，孟诗自然疏淡朴素。王众体皆擅，题材较广，孟专精五言，内容较单薄。王诗多纯写景而情融其中者，为孟诗所少。王孟诗皆有画意，而融画法于诗孟所不及。

后山诗话云："子瞻谓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五)

大抵浩然四十字诗，后四句率觉气索。(陆游《渭南文集》卷三一)

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闲淡颇自成局。(《唐音癸签》卷九)

摩诘才胜孟襄阳，由工人微，不犯痕迹，所以为佳……孟造思极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撷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艺苑卮言》卷四)



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净，真彩自复内映。虽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调不及王右丞，而闲淡疏豁，翛翛自得之趣，亦有独长。(《唐音癸签》卷五引徐献忠语)

孟襄阳写景、叙事、述情，无一不妙，令读者躁心欲平。但瑰奇磊落，实所不足，故不甚作七言，专精五字。(《载酒园诗话·又编》)

孟公高华精警不逮右丞，而自然奇逸则过之。(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四引姚範语)

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气，似欲超王而上，然终不能出王范围内者，王厚于孟故也。吾尝譬之，王如一轮秋月，碧天似洗；而孟则江月一色，荡漾空明。虽同此月，而孟所得者，特其光与影耳。(贺贻孙《诗筏》)

## 三 储光羲

### （一）生平

光羲，兖州（今山东兖州）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有诏中书试文章。尝为监察御史。值安禄山陷长安，辄受伪署。贼平后自归，贬死岭南。（《唐才子传》卷一）

按：储光羲（706～762），兖州为其族望，籍贯为润州延陵郡（今江苏丹阳市）。释褐后历任冯翊县佐、安宜、下邽、汜水尉，约于开元二十一年辞官归乡。天宝六七载间官太祝，九载前迁监察御史。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一。

### （二）诗歌内容

#### 1. 田园诗

在王孟山水诗派中，储光羲以田园诗著称。代表作为《田家杂兴》八首，不仅表现农村田园生活较真切贴近，而且表达了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



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迎晨起饭牛，双驾耕东菑。蚯蚓土中出，田乌随我飞。群合乱啄噪，嗷嗷如道饥。我心多恻隐，顾此两伤悲。拨食与田乌，日暮空筐归。亲戚更相诮，我心终不移。（《田家即事》）

仲夏日中时，草木看欲焦。田家惜工力，把锄来东皋。顾望浮云阴，往往误伤苗。归来悲困极，兄嫂共相饶。无钱可沽酒，何以解劬劳？夜深星汉明，庭宇虚寥寥。高柳三五株，可以独逍遥。（《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之一）

众人耻贫贱，相与尚膏腴。我情既浩荡，所乐在畋渔。山泽时晦暝，归家暂闲居。满园植葵藿，绕屋树桑榆。禽雀知我闲，翔集依我庐。所愿在优游，州县莫相呼。日与南山老，兀然倾一壶。（《田家杂兴》八首之二）

不言牧田远，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驯扰，不乱牧童心。圆笠覆我首，长蓑披我襟。方将忧暑雨，亦以惧寒阴。大牛隐层坂，小牛穿近林。同类相鼓舞，触物成讴吟。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牧童词》)

### 2. 离别诗

储光羲的这类诗景致宛然，情韵悠远。

江上枫林秋，江中秋水流。清晨惜分袂，秋日尚同舟。落潮洗鱼浦，倾荷枕驿楼。明年菊花熟，洛东泛觞游。(《京口送别王四谊》)

河桥送客舟，河水正安流。远见轻桡动，遥怜故国游。海禽逢早雁，江月值新秋，一听南津曲，分明散别愁。(《洛桥送别》)

### 3. 民生诗

储光羲久为县令，部分诗反映民生疾苦，忧念时事，为王孟诗中所无。

北河旄星陨，鬼方猕林胡。群师舞弓矢，电发归燕墟。……方思壮军实，远近递生俘。……四履封元戎，百金酬勇夫。大邦武功爵，固与炎皇殊。(《观范阳递俘》)



……大军北集燕，天子西居镐。妇人役州县，丁男事征讨。老幼相别离，哭泣无昏早。稼穑既殄绝，川泽复枯槁。旷哉远此忧，冥冥商山皓。(《效古》二章之一)

……赪霞烧广泽，洪曜赫高丘。野老泣相语，无地可荫休。翰林有客卿，独负苍生忧。中夜起踯躅，思欲献厥谋。君门峻且深，踠足空夷犹。(《效古》二章之二)

## (三) 艺术特征

储田园诗多写农民，乡土气浓；王诗多写隐士文人情雅。储诗淡古直朴，与王诗的高华精丽有别，有孟诗的疏淡，而深远不及。其擅长在于五言古诗。

储公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河岳英灵集》卷中）

栾城遗言云："储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愚谓储公田家诗皆佳，"雉喧春涧满，梯倚绿桑斜"，趣远情深，尤耐人寻味。（《石园诗话》卷一）

其诗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于王维、孟浩然间，殆无愧色。（《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储光羲五言古诗，虽与摩诘五言古同调，但储韵远而王韵隽，储气恬而王气洁；储于朴中藏秀，而王于秀中藏朴；储于厚中有细，而王于细中有厚；储于远中含淡，而王于淡中含远，与王着着敌手……然王所以独称大家者，王之诸体悉妙，而储独以五言古胜场耳。（《诗筏》）

摩诘才高于储，拟陶则储较王为近。但储诗亦惟此种佳，有廉颇用赵人之意。王兼长，储独诣也。（《载酒园诗话·又编》）

## 四　祖　咏

### （一）生平

咏，洛阳人。开元十二年杜绾榜进士。有文名，殷璠评其诗："剪刻省净，用思尤苦，气虽不高，调颇凌俗，足称为才子也。"少与王维为吟侣，维在济州，寓官舍，赠祖三诗，有云："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盖亦流落不偶，极可伤也。后移家归汝坟间别业，以渔樵自终。（《唐才子传》卷一）



按：据《唐诗别裁》卷十，张说在并州，曾引咏为驾部员外郎。据诗，其曾游江南、窥蓟门。

### （二）诗歌

#### 1. 山水诗

祖咏与王维、丘为、卢象等人唱和，多山水行旅之作，诗风近王维。

才入维扬郡，乡关此路遥。林藏初霁雨，风退欲归潮。江火明沙岸，云帆碍浦桥。客衣今日薄，寒气近来饶。（《泊扬子岸》）

别业居幽处，到来生隐心。南山当户牖，沣水映园林。屋覆经冬雪，庭昏未夕阴。寥寥人境外，闲坐听春禽。（《苏氏别业》）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终南望余雪》）

读丘为、祖咏诗，如坐春风中，令人心旷神怡。其人与摩诘友，诗亦相近，且终卷和平淡荡，无叫号噪嗷之音。（《载酒园诗话·又编》）

祖咏有《夕次圃田店》诗，……诗云："前路入郑郊，向径百余里。马烦时欲歇，客归程未已。落日桑柘阴，遥村烟火起。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秀整而韵不缓，且曲尽旅行之意。咏又有"风帘摇竹影，秋雨带虫声。"又"远树低苍垒，孤山出草城"，亦钱、郎之亚也。（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五）

### 2. 述志诗

祖咏功业不就，而归田园，故有诗述志抒怀。

燕台一望客心惊，箫鼓喧喧汉将营。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望蓟门》）

祖咏《蓟门》之作，调高气厚，为七言律正始之音，惜不多见。（《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沧江一身客，献赋空十年。明主岂能好，今人谁举贤。（《送丘为下第》）

失路农为业，移家到汝坟。独愁常废卷，多病久离群。鸟雀垂窗柳，虹霓出涧云。山中无外事，樵唱有时闻。（《汝坟别业》）

## 五　常　建

### （一）生平

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登科。（《唐才子传》卷二）

高才而无贵位，诚哉是言也。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照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河岳英灵集》卷上）

按：《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称常建为唐盱眙尉，不知所据，后人遂称其常盱眙。

（二）诗歌内容

常建存诗近六十首，有边塞、吊古、赠别、闺情、山水等题材，山水边塞诗较多名篇佳句。

**1. 边塞**

常建在边塞诗中揭露边将无能，征戍无已，同情亡卒寡妇，表达了和平睦邻的愿望。风格苍凉悲壮，且多议论，开中晚唐边塞诗风。

嫖姚北伐时，深入强千里。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尝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吊王将军墓》）

翩翩云中使，来问太原卒。百战苦不归，刀头怨明月。塞云随阵落，寒日傍城没。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塞上曲》）

铁马胡裘出汉营，分麾百道救龙城。左贤未遁旌竿折，过在将军不在兵。（《塞下》）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塞下曲》四首之一）

唐三百年，《塞下曲》佳者多矣，昌明博大，无如此篇，出自幽纡之篇，故为尤奇。（《载酒园诗话·又编》）



**2. 山水**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破山寺后禅院》）

欧阳永叔云：吾尝爱建“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始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唐诗纪事》卷三一）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雁宿，候馆听鸡鸣。乡国云霄外，谁堪羁旅情。（《泊舟盱眙》）

清溪深不测，隐处惟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宿王昌龄隐居》）

### （三）艺术特征

常诗清冷幽僻萧森，风格有别于王孟而开启了中晚唐诗的意境和格调。

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然一篇尽善者，“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属思既苦，词亦警绝。潘岳虽云能叙悲怨，未见如此章。（《河岳英灵集》卷上）

常建语极幽玄，读之使人冷然，如出尘表，然过此则鬼语矣。（《诗薮·内编》卷二）

“高山临大泽，正月芦花干。阳色薰两崖，不改青松寒。”（见《赠三侍御》）此东野意趣也。“井底玉冰洞地明，琥珀辘轳青丝索。仙人骑凤披彩霞，挽上银瓶照天阁。黄金作身双飞龙，口衔明月喷芙蓉。一时渡海望不见，晓上青楼十二重。”（《古意》）置之长吉集，奚辨乎！二子之生，尚在数十年后，此实唐风之始变也。吾读盛唐诸家，虽浅深浓淡，奇正疏密，各自不同，咸有昌明之象。独常盱眙如去大梁、吴、楚而入黔、蜀，触目举足，皆危崖深箐，其间幽泉怪石，良非中州所有，然亦阴森之气逼人。（《载酒园诗话·又编》）

常诗名胜处，几于支、许清言，即刻划林泉，亦天然藻缋。（《载酒园诗话·又编》）



常建七言古，格意轻隽，而下语粉绘皆别设，虽在盛唐，隐开温、李乐府一派。（《诗辩坻》卷三）

## 第三节　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

初唐边患不断，故多边塞诗作。以太宗君臣为主体，作者有四五十人，作品近百篇。在题材和表现手法方面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形成奠定基础。如：

| | |
|---|---|
| 雪暗天山道，<br>冰塞交河源。（虞世南《出塞》） | 雪中凌天山，<br>冰上渡交河。（陶翰《燕歌行》） |
| ※　※ | ※　※ |
| 霜旗冻不翻。（虞世南《出塞》） | 风掣红旗冻不翻。（岑参《白雪歌》） |
| ※　※ | ※　※ |
| 但使将军能百战，<br>不须天子筑长城。（崔湜《大漠行》） | 但使龙城飞将在，<br>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
| ※　※ | ※　※ |
| 马蹄冻溜石，<br>胡毳暖生冰。（崔湜《大漠行》） | 沙口石冻马蹄脱，（岑参《轮台歌》）<br>狐裘不暖锦衾薄。（岑参《白雪歌》） |
| ※　※ | ※　※ |

但是，初唐边塞诗沿用乐府旧题多，既没有以边塞诗名世的作家，也没有形成鲜明的风格和流派，到盛唐，才出现以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他们大多有较长的入幕从军的边疆生活经历，喜欢采用七言歌行和绝句的体裁，表达时代的精神和社会心理，反映边疆战争及其所涉及的种种现实，具有宝贵的认识价值、史料价值。他们把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和哀怨浓丽的齐梁笔调熔铸在边塞诗中，使之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 一　高　适



### （一）生平

适字达夫……沧州（今属河北）人。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后举有道，授封丘尉。未几，哥舒翰表掌书记。后擢谏议大夫，负气敢言，权近侧目。李辅国忌其才，蜀乱，出为蜀、彭二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永泰初卒。适尚气节，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中间倡和颇多。（《唐才子传》卷二）

按：高适（700？—765）两唐书有传，另有《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诗自述生平，可参。《唐才子传》误将其与《中兴间气集》编

者高仲武混为一人。并谓其五十始学诗，不合事实。适生于700—702年间。曾于二十岁时和开元二十三年（735），两人长安，以猎取功名，均失意而归。于开元二十年（732）游蓟门，天宝十二载（753）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其创作边塞诗提供生活基础。其有道科中举在天宝八载。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二。

### （二）诗歌内容

#### 1. 表现边塞生活

（1）立功志向

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本传》）其诗抒发的报国立功的志向，有时代特色。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剑雄。（《送李侍御赴安西》）

其中不免有利禄富贵、荣亲耀祖等庸俗思想，和赞美不义战争的糟粕，如“男儿争富贵，劝尔莫迟回。”（《宋中遇刘书记有别》）和《李云南征蛮诗》等。



（2）军中矛盾

高适的《燕歌行》是揭露军中苦乐不均等矛盾的名作。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

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

此述征戍之苦也。言烟尘在东北，原非犯我内地，汉将所以待破寇耳。盖此辈本重横行，天子乃厚加礼貌，能不生边衅乎？于是鸣金鼓，建旌旆，以临瀚海。适值单于之猎，凭陵我军，我军死者过半，主将方且拥美姬歌舞帐下，其不惜士卒乃尔。是以当防秋之际，斗兵日稀，然主将不以为意者，以其恃恩而轻敌也。何为使士卒力尽关山未得罢归乎？戍既久，家家相望之情极矣，则又述士卒之意曰：吾岂欲树勋于白刃间耶？既苦征战，则思古之李牧为将，守备为本，亦庶几哉！(唐汝询《唐诗解》卷一六)

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答侯少府》)

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

(3) 和平愿望

高适诗谴责穷兵黩武，表达人民和平愿望。

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蓟门行五首》之五)

庶物随交泰，苍生解倒悬。四郊增气象，万里绝烽烟。(《信安王幕府诗》)

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三首之三)

(4) 边塞风光

高适诗描绘蓟北、河西风光及少数民族习俗，真切动人。



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蓟门行》五首之四)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营州歌》)

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

**2. 反映社会民生**

高适早期长年不遇，久居下僚，对社会民生有所体察，较早揭

示了盛世帷幕下的时弊。

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霖霪溢川原，澒洞涵田畴。……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室居相枕藉，蛙黾声啾啾。……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仓廪终尔给，田租应罢收。……纵怀济时策，谁肯论吾谋。（《东平路中遇大水》）

朝从北岸来，泊船南河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

惆怅悯田农，徘徊伤里闾。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万事切中怀，十年思上书。（《苦雨寄房四昆季》）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封丘县》）

高适目击安史叛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愤怒谴责散兵败卒的劫掠匪行。



是时扫氛祲，尚未歼渠魁。背河列长围，师老将亦乖。归军剧风火，散卒争椎埋。一夕瀍洛空，生灵悲曝腮。……城池何萧条，邑屋更崩摧。纵横荆棘丛，但见瓦砾堆。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酬裴员外以诗代书》）

### 3. 宣泄失路怨愤

高适诗宣泄了他长期不遇的怨愤，揭露权豪忌才和世态炎凉。

偭怀当途者，济济居声位。邈然在云霄，宁肯更沦踬。周旋多燕乐，门馆列车骑。美人芙蓉姿，狭室兰麝气。金炉陈兽炭，谈笑正得意。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效古赠崔二》）

忆昨相逢论久要，顾君哂我轻常调。羁旅虽同白社游，诗书已作青云料。蹇质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

## （三）艺术特色

### 1. 沉雄悲壮

高适的诗，尤其是七古，多慷慨之气，不平之情，风骨凛然，沉雄悲壮。

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

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杜甫《奉寄高常侍》）

评事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河岳英灵集》卷上）

制曰："侍御史高适，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旧唐书·高适传》）

左散骑常侍高适，朔气纵横，壮心落落，抱瑜握瑾，浮沉闾巷之间，殆侠徒也。故其为诗，直举胸臆，摹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峰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明朱警刊《百家唐诗》卷首引）

高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缓，不一色。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原诗》卷四）

### 2. 质直浑朴

高适诗质直浑朴，多胸臆语。常用赋法，较少比兴寄情。以赠别之作为例：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人日寄杜二拾遗》）

达夫之胸臆有似少陵，观其人日寄杜诗云……不独见两人交情之厚，胸臆相同，亦其务功名而尚节义之一证也。（《石园诗话》卷一）

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且喜百年有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丈夫不作儿女别，临岐涕泪沾衣巾。（《别韦参军》）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别董大》）

### 3. 体兼古近，尤工七古

高适七古沉雄浑朴，一改初唐纤丽柔婉的风格，打破初唐四句一转韵，转必蝉联双承而下的程式，而能错综变化，在每段顿挫处略作对偶，于散漫中求整饬，其他众体，亦有特色。

七言古，盛于开元以后，高适当属名手。调响气逸，颇得纵横。（陆时雍《诗镜总龟》）

高达夫七古，骨整气遒，已变初唐之靡。（《岘佣说诗》）

高适达夫……七古与岑一骨，苍放音多，排募骋妍，自然沈郁，骈语之中，独能顿宕，启后人无限法门，当为七言不祧之祖。（宋育仁《三唐诗品》）

唐人七古，高岑王李诸公规格最正，笔最雅炼。散行中时作对偶警拔之句，以为上下关键，非惟于散漫中求整齐，平正中求警策，而一篇之骨，即树于此。兼以词不欲尽，故意境宽然有余；气不欲放，故笔力锐而时敛，最为词坛节制之师。（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调音节，时有参差。（《诗薮·内编》卷二）

常侍虽意调高远，至音节时入近体矣。（同上）

达夫歌行、五言律，极有气骨。至七言律，虽和平婉厚，然已失盛唐雄赡，渐入中唐矣。（《诗薮·内编》卷四）



## 二 岑 参

### （一）生平

南阳岑公，声称老著。公讳参，代为本州冠族。曾太公文本、大父长倩、伯父羲，皆以学术德望，官至台辅。早岁孤贫，能自砥砺，遍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亦可谓精当矣。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转右威卫录事参军，又迁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安西节度判官，入为右补阙。频上封章，指述权佞。改为起居郎（按据岑诗《佐郡思旧游》

序，当为起居舍人)，寻出虢州长史，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圣上潜龙藩邸，总戎陕服，参佐僚史，皆一时之选。由是委公以书奏之任，入为祠部、考功二员外郎，转虞部库部二正郎。又出为嘉州刺史。副元帅相国杜公鸿渐表公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列于幕府。无几使罢，寓居于蜀。时四川节度因乱受职，本非朝旨。其部统之内，文武衣冠，附会阿谀，以求自结，皆曰中原多故，剑外小康，可以庇躬，无假向阙。公乃著招蜀客归一篇，申明逆顺之理，折挫邪佞之计。有识者感叹，奸谋者渐沮。（杜确《岑嘉州集序》）

按：岑参（717？—769?），两《唐书》无传，杜序最早且详。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南阳为岑氏旧籍，梁代已迁居湖北江陵。杜氏谓其天宝三载进士高第。“三”恐系“五”之误。据岑诗推算，其生年为开元五年（717），卒年在大历四年（769）12月末至大历五年元月初之间。岑参先后五入西北西南戎幕：天宝八载（749），安西四镇节度高仙芝表岑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节度使府掌书记；天宝十三载，安西节度封常清表岑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宝应元年（762），岑充关西节度判官；同年，为雍王李适掌书记；大历元年（766），入剑南西川节度使杜鸿渐幕。

### （二）诗歌内容



#### 1. 边塞生活

岑参五入戎幕，西域的奇异风俗，壮丽风光成为他的边塞诗描绘的主要对象，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走马川行》、《轮台歌》、《白雪歌》为其代表作。

（1）西域风光

飞雪风沙、火山热海在岑参笔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动人的艺术魅力。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瀚

海栏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终日风与雪，连天沙复山。(《寄宇文判官》)

银山碛口风似箭……飒飒胡沙迸人面。(《银山碛西馆》)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

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经火山》)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热海行》)



(2) 西域风俗

西域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岑参诗不着力于摹声状姿，而多结合边地风光，渲染乐舞的优美旋律，动人舞姿。他的诗还表现胡汉的融合。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慢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鋋右鋋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合。忽作出塞入塞声，白草胡沙寒飒飒。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轮台即事》)

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首秋轮台》)

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

(3) 立功的雄心，刻骨的乡思

岑参诗有立功的雄心，志壮气豪；也有刻骨的乡思，深挚悽恻。

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碛中作》)

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鸟争飞。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题诗泪满衣。(《送崔子还京》)

**2. 社会民生**

岑参这类诗数量及深度均不如高适。



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战士常苦饥，糗粮不相继。(《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

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行军诗二首》之一自注：时扈从在凤翔)

(三) 艺术特征

**1. 奇丽峻峭**

丰富的戎幕阅历，奇特的西域风光是形成岑诗奇丽峻峭风格的

生活基础，好奇的个性则是这一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他善于将奇特的题材诗化，通过想象夸张，更显其神奇瑰丽。但奇而不诞，奇而入理。

岑参兄弟皆好奇。(杜甫《渼陂行》)

岑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卷中)

岑参诗亦自成一家，盖尝从封常清军，其记西域异事甚多，如《优钵罗花歌》、《热海行》，古今传记所不载者也。(许顗《许彦周诗话》)

岑嘉州以风骨为主，故体裁峻整，语多造奇。(《唐音癸签》卷五)

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唐诗别裁》卷一)

嘉州轮台诸作，奇姿杰出，而风骨浑劲，琢句用意，俱极精思，殆非子美、达夫所及。(《诗辩坻》卷三)

诗奇而入理，乃谓之奇。若奇而不入理，非奇也。……诗之奇而入理者，其惟岑嘉州乎？如《游终南山》诗："雷声傍太白，雨在八九峰。东望紫阁云，西入白阁松。"余尝以乙巳春夏之际，独游南山紫、白二阁，遇急雨，回憩草堂寺，时原空如沸，山势欲颓，急雨劈门，怒雷奔谷，而后知岑之诗奇矣。又尝以己未冬杪，谪戍出关，祁连雪山，日在马首，又昼夜行戈壁中，沙石吓人，没及髁膝。而后知岑诗"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之奇而实确也。(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

**2. 擅长七古**

岑参的七古善借声韵变化，传情达意。如《走马川行》句句押韵，三句一转韵，以急促的声韵，表现飞沙走石、狂风严寒和军情紧急的情景。《白雪歌》平仄交替，表现感情变化。



岑嘉州七古，劲骨奇翼，如霜天一鹗，故施之边塞最宜。(《岘佣说诗》)

轮台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走马川行》："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等句，兵法所谓其节短其势险也。(《岘佣说诗》)

三句一转……岑嘉州《走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转中，又句句用韵，与《峄山碑》又别。(《说诗晬语》卷上)

(四) 高岑比较



高岑均久居下僚，高对民生疾苦更为了解；两人都有长期边塞

生活经历，但高赴蓟门、河西，岑至安西、北庭，所反映的边塞风貌不同；两人晚年均入蜀；艺术上都受建安文学的沾溉，悲壮遒劲是他们边塞诗的共同特点，但高诗沉雄劲健，岑诗奇逸俊丽；高尚质直，岑多比兴。

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令人感慨。(严羽《沧浪诗话》)

高岑并工起语，岑尤奇峭。(《诗薮·内编》卷二)

高岑二家，大概亦是尚兴象，而气象比东川加健拔。(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六)

岑参、高达夫……咸以兴寄相高，取法建安。(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

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唐音癸签》卷五引陈绎曾《吟谱》)

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选体时时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为正宗。(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引王士祯语)

## 三 王昌龄

### (一) 生平



昌龄字少伯，江宁(今属江苏)人。第进士，补秘书郎。又中宏辞，迁汜水尉。不护细行，贬龙标尉。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昌龄工诗，绪密而思清，时谓王江宁云。(《新唐书·文艺下》)

按，昌龄籍贯京兆，开元十五年进士，授校书郎，又中宏辞，迁汜水尉，贬岭南。开元二十八年任江宁丞。天宝间，再贬龙标尉。其为闾丘晓杀约在至德元载二载间。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二。

### (二) 诗歌内容

王昌龄诗现存一百七十余首，边塞诗可与高岑李颀相比肩。

### 1. 边塞诗

王昌龄的边塞诗不戚戚于边塞的苦寒，多表现克敌制胜的英雄主义。

少伯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唐诗别裁》卷一）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出塞》二首之二）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二首之一）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之四）

揭露朝廷穷兵黩武，将非其人，同情士卒。

昨闻羽书飞，兵气连朔塞。诸将多失律，庙堂始追悔。……羸卒不可兴，碛地无足爱。（《宿灞上寄侍御玙弟》）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之一）

"秦时明月"一章，前人推奖之而未言其妙。盖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由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即高常侍《燕歌行》归重'至今人说李将军'也。（《说诗晬语》上）



龙标"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曩只爱其雄健，不知其用意深至，殊不易测。盖讥主将于日昏之时，始出辕门，而前锋已夜战而擒大敌也。较中唐人"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二语，浑成多矣。粗中人阅之，直以为雄快之凯歌而已者，未尝于"日昏"、"夜战"、"半捲"、"生擒"等字，痛下两眼看也。（《养一斋诗话》卷二）

十五役边地，三回讨楼兰。连年不解甲，积日无所餐。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乾。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乡亲悉零落，冢墓亦摧残。仰攀青松枝，恸绝伤心肝。禽兽悲不去，路旁谁忍看。（《代扶风主人答》）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从军行》七首之一）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七首之二）



## 2．妇女诗

王昌龄的宫怨诗以哀惋凄苦的笔调，描写了禁闭深宫的宫女被玩弄、遭遗弃的悲惨遭遇，蕴藉含蓄地表达出她们悲苦无告的怨恨，揭露了统治者的罪行。闺怨诗亦善吐怨情。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长信秋词》五首之三）

夫王诗所以妙者，在"玉颜"、"寒鸦"，一人一物，初无交涉，乃借鸦之得入昭阳，虽寒犹带日光而飞，以反形人则色未衰，已禁长信深宫，不复得见昭阳天日之苦。日者君象，'日影'比天颜。宫人不得见君，故自伤不如寒鸦，犹得望君颜色也。用意全在言外，对面寓人不如物之感，而措词微婉，浑然不露，又出以摇曳之笔，神味不随词意俱尽，十四字中兼有赋比兴三义，所以入妙，非但以风调见长也。（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春宫曲》）

王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风开露井桃"一章，只说他人之承宠，而己之失宠，悠然可思，此求响于弦指外也。"玉颜不及寒鸦色"两言，亦复优柔婉约。（沈德潜《说诗晬语》上）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长信秋词》五首之一）



《闺怨》诗把少妇因赏春惊夏而引起的由"不知"到"悔教"的心理变化，表现得极生动逼真：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王昌龄表现江南妇女采莲浣纱的诗，情景俱美。

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来时浦口花迎人，采罢江头月送归。

(《采莲曲》二首之一)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同上之二)

诗意谓叶与裙同色，花与脸同色，故棹入花间不能辨，及闻歌声，方知有人来也。(顾佑《归田诗话》卷上引贡有初语)

"钱塘江上是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吴王在时不得出，今日公然来浣纱"。此直以西施誉江上女儿，借吴王作波势耳。汉文帝语李广曰："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同一语意，用之诗，尤法奇而思折。(《载酒园诗话·又编》)

### 3. 赠别诗

王昌龄赠别诗构思婉曲，或借物寓情，或寓情于景，原是惜别，偏示慰别，化远为近，视二乡为一乡，情味隽永。

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送柴侍御》)

秋在水清山暮蝉，洛阳树色鸣皋烟。送君归去愁不尽，又惜空度凉风天。(《送狄宗亨》)

寒雨连天夜入湖，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

此亦被谪入吴逢辛赴洛而有是叹也。言我方冒雨夜行，君则依山晓发，不胜跋涉之劳，倘亲友问我之行藏，当言心如冰冷，日就清虚，不复为宦情所牵矣。(《唐诗解》卷三六)



## (三) 艺术特点

王昌龄诗思清绪密，意幽情深。所长七绝，含蓄隽永，颉颃李白。

昌龄工诗，绪密而思清。(《新唐书·文艺传下》)

王龙标七言绝句，自是唐人骚语。深情苦恨，襞积重重，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惜后人不善读耳。(《诗镜总论》)

少伯天才流丽，音唱疏越。七言绝句，几与太白比肩。(《唐音癸签》卷五引徐献忠语)

江宁《长信词》、《西宫曲》、《青楼曲》、《闺怨》、《从军行》，皆优柔婉

丽，意味无穷，风骨内含，精芒外隐，如清庙朱弦，一唱三叹。(《诗薮·内编》卷六)

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少伯深厚有余，优柔不迫，怨而不怒，丽而不淫。余尝谓古诗、乐府后，惟太白诸绝近之；国风、离骚后，惟少伯诸绝近之。体若相悬，调可默会。(《诗薮·内编》卷六)



## 四 李 颀

### (一) 生平

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 (735) 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一时名辈，莫不重之。(《唐才子传》卷二)

按：李颀所居为颍阳县（今河南登封县西)。东川别业在嵩山南、颍水北。曾为尚书省郎。交游有王昌龄、崔颢、綦毋潜、岑参、王维、皇甫曾、朱放等。其思想生活状况有诗自叙：

小来托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结交杜陵轻薄子，谓言可生复可死。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屣。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前任侠非。(《缓歌行》)

小来好文耻学武，世上功名不解取。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柏梁赋诗不及宴，长楸走马谁相数。敛迹俯眉心自甘，高歌击节声半苦。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放歌行答从弟墨卿》)



### (二) 诗歌内容

#### 1. 边塞诗

李颀边塞诗不多，喜用乐府古题，表现怨恨不平之情，风格悲壮苍凉，不同于初盛唐边塞诗建功立业的题旨和雄浑劲健的风格，而更近于中晚唐边塞诗。《古从军行》为其名作：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古从军行》）

少年学骑射，勇冠并州儿。直爱出身早，边功沙漠垂。戎鞭腰下插，羌笛雪中吹。膂力今应尽，将军犹未知。（《塞下曲》）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蝟毛磔。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能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古意》）

### 2. 赠别诗

李颀善用人物速写素描的手法，生动扼要地勾勒出人物外貌、经历、性格的特征，在盛唐赠别诗中别具一格。

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赠张旭》）

梁生倜傥心不羁，途穷气盖长安儿。回头转眄似雕鹗，有志飞鸣人岂知。虽云四十无禄位，曾与大军掌书记。抗辞请刃诛部曲，作色论兵犯二帅。一言不合龙頞侯，击剑拂衣从此弃。（《别梁锽》）



### 3. 音乐诗

李颀不仅音乐审美能力强，而且善于想象音乐所表现的环境气氛，表现听觉的艺术感受，沟通视觉与听觉，演员和听众的心情。诗中描摹细腻生动，妙喻迭出，反映唐代中西音乐交流的成果。代表作有《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听董大弹胡笳声》等。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向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沈沉飞雪白。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摵摵。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明。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幽音变调忽飘洒，

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长安城连东掖垣，凤凰池对青琐门。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听董大弹胡笳声》）

## （三）艺术特色

### 1. 古体

李颀五七言古体卓然成家。七古尤苍劲沉雄，近于高适。

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至如《送暨道士》云："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又《听弹胡笳声》云："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足可歔欷，震荡心神。惜其伟才，只到黄绶。故论其数家，往往高于众作。（《河岳英灵集》卷上）

李东川五七古俱卓然成家。（《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唐李颀诗，虽近于幽细，然其气骨，则沉壮坚老。（《诗筏》）

李东川《赠别高三十五》云："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酤亦与群，不问君是谁。"《送张谓入蜀》云："出门便为客，惘然悲徒御。四海惟一身，茫茫欲何去？"《送陈章甫》云："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送刘昱》云："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北风吹五两，谁是浔阳客？"殷璠谓其"发调既新，修词亦秀"确论也。"渔舟带远火，山磬发孤烟"，亦东川五言佳句。（《石园诗话》卷一）

李颀五言，犹以清机寒色，未见出群，至七言，实不在高适之下。《放歌行答从弟墨卿》曰："吾家令弟才不羁，五言破的人共推。兴来逸气如涛涌，千里长江归海时。"真善写文士下笔淋漓之状。又《送刘十》曰："前年上书不得意，归卧东窗兀然醉。诸兄相继掌青史，第五之名齐骠骑。烹葵摘果告我行，落日夏云纵复横。闻道谢安掩口笑，知君不免为苍生。"曲折磊落，姿态横生。至"青青兰艾本殊香，察见泉鱼固不祥。洛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千年魑魅逢华表，九日茱萸作佩囊。善恶生死齐一贯，只应斗酒任苍苍。"每一读之，胜呼龙泉，击唾壶矣。（《载酒园诗话·又编》）



### 2. 近体

李颀长于七律，他与王维高适岑参一起，将初唐七律传统的应制题材扩大到登临赠别咏物等，风格清炼流利，例如：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关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送魏万之京》）

物在人亡无见期，闲庭系马不胜悲。窗前绿竹生空地，门外青山如旧时。怅望秋天鸣坠叶，巑岏枯柳宿寒鸱。忆君泪落东流水，岁岁花开知是谁。（《题卢五旧居》）

李颀七言律，最响亮整肃。（王世懋《艺圃撷余》卷一）

李颀七律，诗格清炼，复流利可诵，是摩诘以下第一人。（陆时雍《唐诗镜》）

东川视辋川，气体浑厚，微不及之，而意兴超远，则固相近。（《昭昧詹言》卷一六）

李东川摛词典则，结响和平，固当在摩诘之下，高岑之上。（《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 五　崔　颢

### （一）生平

颢，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人。开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进士第，天宝中为尚书司勋员外郎。……然行履稍劣，好蒱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天宝十三年卒。（《唐才子传》卷一）



按：颢（？—754）两唐书有传，开元后期曾入幕河东，故其边塞诗多以幽燕代朔为背景。天宝三载前，入朝为太仆寺丞，司勋员外郎为其终仕。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一。

### （二）诗歌

#### 1. 边塞诗

崔颢的边塞诗有报国赴难、边关乡思、息战和平等内容，风骨凛然，唱叹有情，近似鲍照。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杖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间带两绶，转盼生光辉。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古游侠呈军中诸将》)

风霜臣节苦，岁月主恩深。为语西河使，知余报国心。(《赠梁州张都督》)

燕郊芳岁晚，残雪冻边城。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露重宝刀湿，沙虚金鼓鸣。寒衣著已尽，春服与谁成。寄语洛阳使，为传边塞情。(《辽西作》)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雁门胡人歌》)

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至如"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又"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上新弦。"可与鲍照并驱也。(《河岳英灵集》卷中)

### 2. 妇女诗

崔颢的宫怨诗，表现宫女的哀怨深曲细腻。

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长信深阴夜转幽，瑶阶金阁数萤流。班姬此夕愁无限，河汉三更看斗牛。(《七夕》)



言长信孤居，不能如牛女之一年一见也。深情无限。(《唐诗别裁》卷五评《七夕》)

君王宠初歇，弃妾长门宫。紫殿青苔满，高楼明月空。夜愁生枕席，春意罢帘栊。泣尽无人问，容华落镜中。(《长门怨》)

崔颢学习南朝民歌，表达妇女思想感情，真率自然。代表作有《长干曲》四首。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长干曲》四首之一)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长干曲》四首之二)

读崔颢《长干曲》，宛如舣舟江上，听儿女子问答，此之谓天籁。(《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王家少妇》)

崔司勋王家少妇诗，写娇憨之态，字字入微，固是其生平最得意笔，宜乎见人索诗，应口辄诵。(《载酒园诗话·又编》)

### 3. 行旅诗

崔颢的登临行旅诗意境壮阔，气势浑厚。名作《黄鹤楼》以歌行入律，反映歌行、七律的相互影响。

客行逢雨霁，歇马上津楼。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川从陕路去，河绕华阴流。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题潼关楼》)

岧峣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关险，驿树西连汉畤平。借问路旁名利客，无如此处学长生。(《行经华阴》)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



沈云卿龙池乐章，崔司勋黄鹤楼诗，意得象先，纵笔所至，遂擅古今之奇。所谓章法之妙，不见句法；句法之妙，不见字法者也。(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二)

盛唐七言律，多造于自然，而崔颢《黄鹤》、《雁门》又皆出于天成。(《诗源辩体》卷一七)

崔颢的《江畔老人愁》和《邯郸宫人怨》，以七言歌行叙事纪传抒情，平易流畅，上承卢骆，下启元白长庆体。

青溪口边一老翁，鬓眉皓白已衰朽。自言家代仕梁陈，垂朱拖紫三十人。两朝出将复入相，五世叠鼓乘朱轮。……直言荣华未休歇，不觉山崩海将竭。兵戈乱入建康城，烟火连烧未央阙。衣冠士子陷锋刀，良将名臣尽埋没。山

川改易失市朝，衢路纵横填白骨。老人此时尚少年……去乡二载方来旋。蓬蒿忘却五城宅，草木不识青溪田。虽然得归到乡土，零丁贫贱长辛苦。采樵屡入历阳山，刈稻常过新林浦。少年欲知老人岁，岂知今年一百五。……人生贵贱各有时，莫见羸老相轻欺。……（《江畔老人愁》）

司勋《江边老人愁》，叙事坦直，亦不懈，然无复奇出。此等便为香山长诗之祖。（《诗辩坻》卷三）

崔颢《邯郸宫人怨》，叙事几四百言，李杜外，盛唐歌行，无赡于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见。后来《连昌》、《长恨》，皆此兆端。（《诗薮·内编》卷三）

## 六 王　　翰

### （一）生平

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蒱酒。张嘉贞为本州长史，伟其人，厚遇之。……张说至，礼益加。复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又举超拔群类。方说辅政，故召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家畜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说罢宰相，翰出为汝州长史、徙仙州别驾。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坐贬道州司马，卒。（《新唐书·文艺传》）

按：据《唐才子传》，翰景云元年（710）进士及第。与祖咏、杜华等游从。



### （二）诗歌

王翰诗今存十四首。其中《凉州词》二首及《饮马长城窟行》为边塞诗。

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唯羡执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遥闻鼙鼓动地来，传道单于夜犹战。此时顾恩宁顾身，为君一行摧万人。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回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旁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当昔秦王

按剑怒，诸侯膝行不敢视。富国强兵二十年，筑怨兴徭九千里。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饮马长城窟行》)

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佣说诗》)



第五章

#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

### 一　家世、生年和出生地

李白的家世出生地，古代资料或残阙、或互相牴牾，今人考据，更歧义纷出，迄无定论。其祖籍陇西，自称李广之后、凉武昭王九世孙，祖上罪流碎叶，唐初潜还蜀。生地有西域说［具体地望有中亚碎叶说（即今苏联托克马克）；条支说（今阿富汗中部加兹尼）；焉耆碎叶说（即今新疆库尔勒和焉耆县一带）］、蜀中说、长安说等。其居家为四川绵州昌隆（即今江油县）青廉乡。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赠张相镐》）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

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范传正《李公新墓碑》）

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魏颢《李翰林集序》）

君名白，广汉人。（刘全白《李君碣记》）

古今诗人出处未有如太白之难定者。以为山东者：南部新书也，旧唐书传也，元微之杜诗序也，晁氏读书志也；以为蜀郡人者：范传正碑也，新唐书也，刘全白墓碣也，魏万、李阳冰、曾子固集序也，唐诗纪事也，彰明逸事也。然余考之，魏颢序言白本陇西，父家于绵，身既生蜀，继以授箓于齐，育子于鲁云；阳冰序则言白本陇西成纪人，中叶非罪谪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遂指李树生伯阳……新书传则言白系武昭王孙、龙神（当作神龙）初，潜还广汉，遂为郡人，长客任城，与孔巢父等居徂徕山，号竹溪六逸云云；曾子固序则言白蜀郡人，出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游梁最久，复入齐鲁云云，合诸说而订之，则（艺苑）卮言所谓白本陇西人，产于蜀，流寓山东，其说最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

按：李白生年，王琦《李太白年谱》据李白作于至德二载的《代宋中丞自荐表》，核其时年五十七岁，得出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准此，则其神龙初（705）举家还蜀中，出生地应为西域。而上文所引材料，除范《传》不载其生地外，阳冰、魏颢《序》均明言其生于蜀，而刘《碣》则直指其为广汉人。故王琦疑“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697）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王谱见《李太白全集》卷三五）关于李白出生地之争的材料，详郁贤皓《李白出生地问题讨论综述》《文史知识》1983年2期。



## 二　蜀中时期（705—724）

这是李白在蜀中读书、习剑、任侠、隐居、学道、漫游的时期。上述活动，是他为求四海名、建不世功所作的准备。代表作有《峨嵋山月歌》、《白头吟》等。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

倦。(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昔与逸人东严子隐居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

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赋《春感》诗云：……益州刺史苏颋见而奇之。(杨天惠《彰明逸事》《唐诗纪事》卷一八引)

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范传正《李公新墓碑》)

## 三　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和首入长安时期（725—742）

李白在开元十三年，其二十五岁时，怀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抱负，由渝州出蜀，沿江漫游荆湘江浙一带。后定居于安陆，与高宗朝丞相许圉师之孙女联姻，开始"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先后结识了著名诗人孟浩然、王昌龄，有诗相赠。与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元丹丘交往，这对李白道教思想和放诞生活影响甚大。此外，任侠、隐居、干谒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生活内容。《大鹏赋》、《上安州裴长史书》、《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是研究李白这一时期思想、行迹的宝贵资料。《秋下荆门》、《渡荆门送别》、《望庐山瀑布》、《赠孟浩然之广陵》、《横江词》、《长干行》、《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作于此时。



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梦有七

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上安州裴长史书》)

李白约于开元十八九年初入长安。原因是其桀傲自放，开罪于安州方伯李京之。李白入长安后求荐于玉真公主、驸马张垍，不果，反遭斗鸡群小凌辱。回安陆后又出游襄阳江夏、太原、雁门关、南阳等地。开元二十八年移居东鲁，与孔巢父、韩准等隐居徂徕、游泰山、号竹溪六逸。

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昔王东海问犯夜者曰："何所从来?"答曰："从师受学，不觉日晚。"王曰："吾岂可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尔也。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上安州裴长史书》)

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恓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远客汝海，近还郢城。昨遇故人，饮以狂药。一酌一笑，陶然乐酣……属早日初眩，晨霾未收，乏离朱之明，昧王戎之视。青白其眼，瞢而前行，亦何异抗庄公之轮，怒螳螂之臂，御者趋召，明其是非，入门鞠躬，精魄飞散。……何图叔夜潦倒，不切于事情；正平猖狂，自贻于耻辱。一忤容色，终身厚颜，敢昧负荆，请罪门下。倘免以训责，恤其愚蒙，如能伏剑结缨，谢君侯之德。(《上安州李长史书》)



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之一)

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新唐书·文艺传》)

## 四　二入长安时期(742—744)

这是李白思想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他因名动京师而应诏入京，更得前辈诗人贺知章的延誉，待诏翰林。李白以为壮志将酬，一心

想“尽节报明主”、“敢进兴亡言”，而这时的玄宗已不复励精图治，给李白的种种恩宠，不过是以御用文人蓄之而已。失望之余，他生活更加放纵，戏万乘、傲权贵，于是招致诋毁、讪谤，最终只得自请放归。政治上的失败，带来李白诗歌创作的丰收。因为他对上层统治集团腐朽本质的认识远较先前清醒深刻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古风》八(《咸阳二三月》)、十五(《燕昭延郭隗》)、二十四(《大车扬飞尘》)、三十九(《登高望四海》)等，《行路难》三首、《月下独酌》四首也大约作于此时。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而我竟何事，远身金殿旁。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三十七》)



## 五　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时期(744—755)

天宝三载，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先后在洛阳、梁园、兖州等地与杜甫交游。虽前后不过两年，却情意契合，真诚无间，成为文坛佳话。在齐州紫极宫，李白请北海高天师授箓。结识后辈诗人魏颢，出其文，命颢为集。这时期他的漫游，以梁园、东鲁为中心，南至吴越，北抵幽燕。天宝十一载，他北上幽燕，立功之志虽未遂，却看清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他忧心如焚，又无可奈何，只能

往来于宣城、金陵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鸣皋歌》、《将进酒》、《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在揭露批判现实的深度广度上，都更进了一步。

少陵于太白，或赠或怀，诗凡九见。太白于少陵，唯《鲁郡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二作，而皆情溢言外。……《旧唐书·文苑传》谓白自负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谬矣！试玩二公诗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句，可知其交情也。(《石园诗话》卷一)

明皇闻其名，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邠、历商於，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游淮泗，再入吴，转徙金陵，上秋浦、寻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

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按：曾《序》载李白出京后游踪较详，验诸诗文，虽前后顺序不尽恰当，但游地大致不错。

## 六 入永王幕，被放夜郎和遇赦时期（755—762）



安史作乱，中原沦陷，李白仓促携宗氏夫人亡奔江南剡中，不久隐居庐山屏风叠。后应聘入永王璘幕。至德二年二月永王璘兵败，李白被系浔阳狱。宣慰大使崔涣、御史中丞宋若思为其雪洗，入若思幕为参谋。终不蒙朝廷赦宥，是年末，长流夜郎。乾元二年三月，行至三峡遇赦。晚年流落江夏、浔阳、金陵一带，仍不忘恢复。宝应元年（762）李白病卒于当涂。这时期的代表作有《古风》十九（"西上莲花山"）、《扶风豪士歌》、《猛虎行》、《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赠张相镐》二首、《豫章行》、《庐山谣寄卢侍御舟》、《登金陵凤凰台》，尤其是长达八百余字的《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略具诗人思想生平，人比之杜甫《北征》。《临路歌》为其绝笔。

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为宋中丞自荐表》)

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日月不偏照，何由诉苍昊。……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计八百三十字，太白生平略具，纵横恣肆，激宕淋漓，真少陵《北征》劲敌。(《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青莲避安禄山之乱，南奔江左后，为永王璘招入幕中，坐累得罪之事，就其诗核之，亦有可得次第者。《扶风豪士歌》云："洛阳三月飞胡沙，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禄山反，十二月陷洛阳，其曰"三月"，则十五载之春，自洛南奔也。《猛虎行》"窜身南国避胡尘"之下，即云"昨日方为宣城客"，是南奔先至宣城也。又有《乱后将避地剡中赠崔宣城》诗，则至宣城后，本欲入剡，然《赠王判官》云："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则入剡未果，即往庐山也。后有《赠江夏太守》诗，自叙被永王璘招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军来，迫胁上楼船"，是璘至寻阳始招致之，而旧唐书谓白谒见璘于宣城者，非也。青莲本学纵横术，以功名自许，其从璘，正欲藉之立功，故所作《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即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已隐然以谢安自许。是时璘未有异志，及见所至富饶，始有窥江左意，然犹未敢显言，青莲固未知之。故第五首云"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方美其能勤王。末章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犹望其成功入京奏凯也。……然则谓青莲有从乱意，固不待辨也。(赵翼《瓯北诗话》卷一)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致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终以汙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寻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

按：李白从璘一段公案，历来聚讼，李白自辨，不尽可信，赵翼所云，大致近实。又李白享年，李华《李君墓志》云六十有二，曾序六十有四。近有人疑李华所作为后人伪托，以为白当卒于广德二年（764），姑备一说。

## 第二节　李白的思想

李白的思想十分驳杂，儒释思想对他固然有影响，而道教（包括道家）、纵横家（包括侠义）思想给他的烙印尤深。在他一生时而为御前上宾，时而为流放罪囚的动荡生涯中，这些思想有时是合力作用，有时是前后交互作用，有时是互为消长，这些思想矛盾统一在他功成身退的理想中，而李白的功成身退正是儒家济时用世思想、道家明哲保身哲学和不矜其功、羞伐其德的侠义信条在他身上混合作用的产物。

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 一　儒家思想

李白并非出身书宦之家，从小读百家书，个性又豪放不羁，所以儒家思想常被他变形走样。在儒家用世济时的思想影响下，他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负，但染上了鲜明的纵横家色彩。他的儒家大同理想也掺杂不少道家无为而治的成分。他尊孔，往往是借以自许自比，而不少地方又对孔圣鲁儒加以讥嘲。总之他身上的儒家思想带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绝不醇正。而李白的文学主张则主要受儒家影响。

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

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任城县厅壁记》）

共工不触山，娲皇不补天，其鸿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万人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书怀赠南陵常赞府》）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

## 二　道教及道家思想

李白受道教的影响之深久，在我国古代诗人中极为突出。服食炼丹、学道求仙几乎贯穿其一生，并曾受道箓成为道教徒。其续纮宗氏夫人亦笃信道教。李白一生的重要交游中不少是道徒。道教传说中的神仙如绿发翁、广成子、安期生、赤松子等，经常出现在其诗中。



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寄刘侍御绾》）

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

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固为是以信其说邪？抑身不用，郁郁不

得志，而思高举远引邪？（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一）

司马承祯、吴筠、叶法善等道徒先后受到玄宗的恩宠，隐逸学道成为为宦入仕的终南捷径。这一时尚正中不屑于科举应试的李白的下怀，他以学道求仙为养誉待时、建功立业的手段。而道家崇尚自然，归朴返真的思想也投合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性格。仕途失意、被放还归后，李白的学道求仙是其傲世自高，鄙弃官场，排遣愤懑的方式。

明主倘见收，烟霄路非赊。时命若不合，归应炼丹砂。（《早秋赠裴十七仲堪》）

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范传正《李公新墓碑》）

李白幻想中的神仙世界，固然有宗教迷信的影响，但也是他对现实生活的理想化、诗意化。他强烈渴望神仙世界的长生不死，感叹人生的短暂，反映盛唐社会，庶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要求积极参与，生活上希冀繁华长在，永享欢乐。

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仙人游碧峰，处处笙歌发。寂静娱清辉，玉真连翠微。想象鸾凤舞，飘飘龙虎衣。扪天摘匏瓜，恍惚不忆归。（《游泰山》六首之六）



白日与明月，昼夜尚不闲。况尔悠悠人，安得久世间。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芝每登攀。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吾欲从此去，去之无时还。（《杂诗》）

道家思想对李白旷放不羁、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傲睨权贵的性格和追求个性自由解放、愤世疾俗、否定荣华富贵的精神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当然，他的遁世颓放、一死生、齐万物，和光同尘思想也源于道家。



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

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八咏楼中坦腹眠，五侯门下无心忆。……绿山青水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养高兼养闲，可望不可攀。庄周万物外，范蠡五湖间。又闻访道沧海上，丁令、王乔时往还。蓬莱经是曾到来，方丈岂惟方一丈。(任华《杂言寄李白》)

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古。(《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沐浴子》)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行路难》其三)

## 三　侠义及纵横家思想

李白从小学剑任侠，好纵横术。从早期的重然诺、仗义疏财、行侠杀人，到后来的豪放不羁、抗争叛逆精神，可视为战国侠义精神和士可尊不可辱的气节在他身上的深化。李白的王霸之道和唯才是用的思想，都曾是纵横家游说的内容。他的自信自负，和以游说干谒、隐逸行侠养誉待酤的做法，都染上浓厚的纵横家色彩。他笔下的苏秦、张仪、毛遂、侯嬴、朱亥、郭隗、剧辛、乐毅乃至姜尚、诸葛亮、谢安等都具有纵横家和侠客义士的气质。



性倜傥，好纵横术。(刘全白《李君碣记》)

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上安州裴长史书》)

至于清谈诗歌，雄笔丽藻……余实不愧于古人也。(《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

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荆州书》)

李侯忽来仪，把袂苦不早。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崔宗之《赠李十二》)

道教及侠义思想影响李白的诗风。

李太白喜任侠，好神仙，故其诗豪而逸。(《岁寒堂诗话》卷上)

李白功成身退的理想，是他一生用藏出处矛盾的统一，也是他济世用时，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用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不随俗俯仰而能全身远祸的手段。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强化了他的这一意向。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

青莲少好学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诗而九。盖出于性之所嗜，非矫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羡者，鲁仲连、侯嬴、郦食其、张良、韩信、东方朔等，总欲有所建立，垂名于世，然后拂衣还山，学仙以求长生。如……《赠卫尉张卿》云："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赠韦秘书》云："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别从甥高五》云："成功解相访，溪水桃花流。"《登谢安墩》云："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瓯北诗话》卷一)

## 四 佛教思想

李白也涉猎佛典，与僧徒有酬唱，但佛教对他的影响远不及上述几家。

李白跌宕不羁，钟情于花酒风月则有矣，而肯自缚于枯禅，则知淡泊之味贤于啖炙远矣。白始学于白眉空，得"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风"之旨；中谒太山君，得"冥机发天光，独照谢世氛"之旨；晚见道崖，则此心豁然，更无疑滞矣。所谓"启开七窗牖，托宿掣电形"是也。后又有谈玄之作云："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问语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则所得于佛氏者益远矣。(《韵语阳秋》卷一二)

# 第三节 李白诗歌的内容

李白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是盛唐昂扬奋发、自信进取的时代精神的产物。

## 一 讴歌理想，表现自我



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热情讴歌，执着追求理想；作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诗人，李白顽强地表现自我。而他的伟大，在于他的理想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内涵，他所表现的自我，反映蓬勃向上的时代特征和英雄主义的时代精神。繁荣兴旺的盛唐是生发和孕育其诗歌的社会基础。

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渭水银河清，横天流不息。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赩。厩马散连山，军容威绝域。伊皋运元化，卫霍输筋力。(《君子有所思行》)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阛。高楼对紫陌，甲

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南都行》)

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渴望建立惊世骇俗的功业，是英雄主义时尚的典型。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以姜尚、鲁仲连、诸葛亮、谢安自许，反复吟咏。安史之乱的爆发，使他爱国济时的激情迅速升华，从用舍出处的矛盾中解脱出来，投身于平叛荡寇的战斗，此心此志，至老不衰。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天马歌》)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

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读诸葛武侯传书怀》)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之二)

## 二　抗争命运，宣泄愤恨



天宝后期，玄宗需要的已不是经世治国的英才，而是阿谀逢迎，歌功颂德的奴才。李白不愿被宠似倡优、狎以词臣，故志壮才俊却报国无门。他的诗歌充满对贤愚颠倒、忠奸不分的现实的大胆揭露和愤怒抗争。这是他的崇高而天真的理想与黑暗现实撞击后迸发出的惊心动魄的雷鸣电闪。不仅喊出了当时许多正直而失意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声，而且具有崇高的悲剧美。

燕臣昔恸哭，五月飞秋霜。庶女号苍天，震风击齐堂。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古风》其三十七)

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其四十)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中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行路难》其二)

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君王制六合，海塞无交兵。壮士伏草间，沉忧乱纵横。……紫燕枥上嘶，青萍匣中鸣。投躯寄天下，长啸寻豪英。《邺中赠王大》

李白怀才不遇的诗歌中鼓吹人生短暂、行乐及时的内容，固然是他思想中消极颓废的一面，但又常交织着理想落空，时不我待的悲哀，伴随着对富贵利禄的否定，对现实黑暗的不满，不能简单摈弃。如《将进酒》、《梁园吟》、《江上吟》等。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



## 三　揭露窳政，针砭时弊

官场中的失意，使李白深入广泛地洞察了上层统治阶层的黑暗腐朽，所以对盛唐繁荣强盛外衣掩盖下的窳政时弊揭露中肯，鞭挞入里。

李太白古风一卷，上薄风骚，顾其间多隐约时事。如“蟾蜍薄太清”，为王皇后被废而作。“胡关饶风沙”，为哥舒开边而作。“天津三月时”，为林甫斫棺而作。“羽檄如流星”，为鲜于丧师而作。至后一章云：“比干谏而死，屈

平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又一章云：“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直指国忠，禄山乱政跋扈，不啻垂涕泣而道之也。世推杜工部为诗史，而知太白之意者少矣，故特揭而著之。（《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天宝后期，以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骄奢淫逸，声色是耽，宦官贵胄，权势炙手。对此李白予以无情的揭露。

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行人皆辟易，志气横嵩丘。入门上高堂，列鼎错珍羞。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古风》其十八）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古风》其二十四）

玄宗晚年不理国政，内侍高力士、外宠李林甫、杨国忠，骄纵安禄山，无异养痈遗患。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揭示祸乱将至的征兆。如《远别离》、《古风》其五十三、《古朗月行》等。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远别离》）

自是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兵权卒归于禄山、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之以隐喻耳。曰日，曰皇穹，比其君也。曰云，比其臣也。‘日惨惨兮云冥冥’，喻君昏于上，而权臣障蔽于下也。……诗意切直著明，流出胸臆，非识时忧世之士，存怀君忠国之心者，其孰能与于此哉！（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引萧士赟评）

玄宗晚年穷兵黩武，边将滋衅希宠。李白主张戍边御侮，谴责不义之战。揭露将非其人，希望兄弟民族和睦相处。

去年战，桑乾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古风》其三十四）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古风》其十四）

玄宗晚年服食求仙，政务废弛。李白虽亦服食学道，但仍以国事为重，借古讽今，予以规谏针砭。

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瑶水闻遗歌，玉杯竟空言。灵迹成蔓草，徒悲千载魂。（《古风》其四十三）

登高丘，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精卫费木石，鼋鼍无所凭。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盗贼劫宝玉，精灵竟何能。穷兵黩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登高丘而望远海》）



## 四　反映民众生活

由于生活面所限，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歌不多，与劳动人民的交往很少，但他们的真挚淳朴，与他在官场所感到的世态炎凉形成鲜明对比，使他终生难忘。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

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丁都护歌》)

涩滩鸣嘈嘈，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石不容舠。渔子与舟人，撑折万张篙。(《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其十四)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他谴责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浩劫，同情出征战士所承受的苦痛，歌颂他们的爱国热忱。如《古风》其十九、《书怀赠江夏韦太守》等。

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扶风豪士歌》)

炎凉几度改，九土中横溃。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吴兵照海雪，西讨何时还？半渡上辽津，黄云惨无颜。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为休明人，斩虏素不闲。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精感石没羽，岂云惮险艰。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豫章行》)



## 五　塑造妇女形象

李白在诗中成功地塑造了各等身份、各种性格的女子：有贾客妻、征夫妇、采莲女、当垆女、宫女、侠女、弃妇、女冠、村姑等，有的天真活泼、有的情思缠绵、有的刚烈义勇、有的柔弱哀怨。他同情她们的不幸，赞美她们的纯情、歌颂她们的刚烈，是对压迫戕害她们的封建礼教的挞伐。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其三)

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靫。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北风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长干行》二首之一)

十五入汉宫，花颜笑春红。君王选玉色，侍寝金屏中。……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鹔鹴换美酒，舞衣罢雕龙。寒苦不忍言，为君奏丝桐。肠断弦亦绝，悲心夜忡忡。(《怨歌行》自注：长安见内人出嫁，友人令予代为《怨歌行》)

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让斩空衣，有心竟无成。要离杀庆忌，壮夫所素轻。妻子亦何辜，焚之买虚声。岂如东海妇，事立独扬名。(《东海有勇妇》)

## 六 歌颂祖国山河

李白一生鸿爪雪泥，足迹遍于名山大川。他把大自然看作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用他满腔的激情、神奇的想象、生花的妙笔去讴歌它们、描绘它们。他笔下的巍巍山岳，吐纳风云，汇泻川流，是诗人的凌云壮志、高尚气节的象征；他笔下的滔滔江河，荡涤万物，席卷一切，像诗人汹涌奔腾的激情。这一切，使他的山水诗，于盛唐山水诗派之外，兀然自立。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

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长江远山，一泉一石，无往而不自得也。(范传正《李公新墓碑》)

五岳为辞锋，四海为胸臆。(皮日休《七爱诗》之一)

李太白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故其为诗，疏宕有奇气。(孙觌《送删定姪归南安序》)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庐山谣》)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

李白笔下的山岳江河，不仅具有雄奇的崇高美，也有清丽幽静的自然美。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 第四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征



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总体的风格是豪放飘逸，他并因此而获得“诗仙”的称号。他的不同体裁的诗歌又各具特色。其形成原因，除了他的思想个性、生活经历、才情之外，文学思想和渊源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 一　崇尚诗骚、追求自然的文学思想

#### （一）崇尚诗骚，鄙薄齐梁



李白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鄙薄齐梁艳丽文风，以恢复诗骚

传统为己任。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

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李阳冰《草堂集序》）

白才逸气高……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孟棨《本事诗·高逸》）

子昂、太白，盖皆疾梁陈之艳薄，而思复古道者。然子昂以精深复古，太白以豪放复古，必如此，乃能复古耳。若其揣摹于形迹以求合，奚足言复古乎？（《石洲诗话》卷一）

### （二）崇尚自然，反对雕琢

李白受道家归真返朴的审美观的熏染和大自然的陶冶，反对雕琢模仿，崇尚任情率真，追求清水芙蓉的自然美，代表盛唐诗坛的审美理想。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

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



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王右军》）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古风》其三十五）

## 二　豪放飘逸的总体风格特征

豪放飘逸成为李白诗歌风格的定评。

诗之豪者，世称李白。（白居易《与元九书》）

太白诗豪迈清逸，飘然有凌云之志。（李纲《书四家诗选后》）

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瓯北诗话》卷一）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太白诗也。（按系杜甫赠李白诗）又有“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之句，此殆公自写照也。（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太白具此襟抱，故下笔有延颈八荒气象。（《剑溪说诗》卷上）

其豪放飘逸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迥落天外的想像

李白喜欢运用雄伟高大、非凡奇特的形象，抒发他吞五岳、纳四海的胸怀，宣泄他恣纵汹涌的感情，表现他超凡绝俗的才能和耿介卓立的风节。这些形象无论来自历史典故，还是来自神话传说，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经他运用想像这支彩笔的点化，可以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幻境、人间与仙界鬼域打成一片。这些形象不再是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主观的外化。如：



北落明星动光彩，南征猛将如云雷。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我见楼船壮心目，颇似龙骧下三蜀，扬兵习战张虎旗，江中白浪如银屋。（《司马将军歌》）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貐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手接飞猱搏彫虎，侧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𡾰屼当安之。（《梁甫吟》）

其他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远别离》等都富有想像奇特、光怪陆离的浪漫色彩。所以后人评曰：

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皮日休《刘枣强碑文》）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说诗晬语》上）

### （二）新鲜生动的比喻拟人

李白诗歌的比喻和拟人，常与匪夷所思的奇诡想象相结合，具有生动新鲜，不落俗套的特点，如：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四首之一）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把酒问月》）

楚山秦山皆白云，山云处处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

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早春寄王汉阳》）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劳劳亭》）

诗人通过拟人，移情于物，把吟咏对象化作抒情手段，使它们既合物理，又富人情，把诗人的感情表达得鲜明生动。



### （三）大胆真实的夸张

为突出诗人笔下的形象，强化诗人的感情，李白常把大胆的夸张与神奇的想象相结合，起到艺术的聚焦（即放大或缩小）作用。这种夸张有生活的真实为基础，既出人意料，又合乎艺术的真实。如：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之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浦歌》其十

五）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长叹息。（《蜀道难》）

李白还善于把鲜明的对比与大胆的夸张相结合，加大艺术的反差，从内容上起突出强调的作用，从形式上形成一种不对称的美。

三杯吐然诺，五岳轻为倒。（《侠客行》）
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 （四）跌宕开阖的结构

李白诗歌豪放飘逸的风格、激荡迸发的感情，须有大开大合、跌宕跳跃的结构作为载体。他的诗歌常开头突兀，如狂飙骤起；中间省略过渡照应，形象转换倏忽；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梁园吟》等。

山谷云：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檃人所可拟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朱子语类》）



太白当希其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章法承接，变化无端，不可以寻常胸臆摸测；如列子御风而行，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昭昧詹言》卷一二）

李供奉歌行长句，纵横开阖，不可端倪，高下短长，唯变所适。“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太白斯近之矣。（《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梦游天姥吟留别》诗，奇离惝恍，似无门径可寻。细玩之，起首入梦不突，后幅出梦不竭，极恣肆幻化之中，又极经营惨淡之苦，若只貌其格句字面，则失之远矣。（延君寿《老生常谈》）

托言梦游，穷形尽相，以极洞天之奇幻。至醒后，顿失烟霞矣。知世间行乐亦同一梦，安能于梦中屈身权贵乎？吾当别去，遍游名山，以终天年也。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诗别裁》卷六）

### （五）清新自然的语言



李白诗歌的语言任情真率，一似随口而出，毫不经意。清新自

然，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然美。

太白天才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沧浪诗话》)

李太白诗语带烟霞，肺腑缠锦绣。(《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释德洪《跋苏养直诗》)

李诗思疾而语豪。(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

太白诗宗风骚，薄声律。开口成文，挥翰雾散，似天仙之词（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李诗通》)

“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望，待我苍梧间。”“处世若大梦，何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朝见裴叔则，朗如行玉山。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供奉诗略举平淡者言之，已是天机在手，妙不关心，如麻姑之衣，非锦非绣，自成文章者也。(阙名《静居绪言》)

诗家好作奇句警语，必千锤百炼而后能成。……青莲……如：“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如沙尘。”(《上云乐》)。“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游泰山》)“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皆奇警极矣，而以挥洒出之，全不见其锤炼之迹。其他刻露处，如“长风入短袂，两手如怀冰。”(《新平少年》)“客土植老根，逢春犹不死。”(《树中草》)“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拟古》)“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独漉篇》)“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白头吟》)皆人所百思不到，而入青莲手，一若未经构思者。后人从此等处悟入，可得其真矣。(《瓯北诗话》卷一)



## 三 各有千秋的不同体裁特征

### （一）乐府歌行雄奇奔放

李白才情横溢，豪放不羁，其乐府歌行似之。这种体裁篇幅长，容量大，长言短语错综，舒卷自如，形式不拘，宜于表达诗人矛盾复杂的思想，抒发其奔放汪洋的情感，展示丰富壮阔的画面。李白的乐府歌行能综合乐府杂体和楚辞的长处而富于变化：乐府杂言中类似散文的句法有古朴质拙的美感和劲健的力度；楚辞句式有

变化错综和惝恍飞扬的美感。

青莲集中古诗多、律诗少。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十首而已。盖才气豪迈，全以神遇，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瓯北诗话》卷一)

青莲工于乐府，盖其才思横溢，无所发抒，辄借此以逞笔力，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有借旧题以写己怀述时事者，……其他则皆题中应有之义，而别出机杼，以肆其才。(同上)

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艺苑卮言》卷四)

大约太白工于乐府，读之奇才绝艳，飘飘如列子御风，使人目眩心惊；而细按之，无不有段落脉理可寻也。(《雨村诗话》卷下)。

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指；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作略。(《唐音癸签》卷九)

白诗天才纵逸，至于七言长古，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唐宋诗醇》卷六)

### (二) 绝句清新俊逸



李白诗歌清新俊逸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他的绝句中。他的绝句抒情达意，深入浅出，余韵袅袅，耐人寻味。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

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于鳞谓太白不自知，所以至也。斯言得之。(《诗薮·内编》卷六)

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诗薮·内编》卷六)

太白七言绝，如“杨花落尽子规啼”，“朝辞白帝彩云间”、“谁家玉笛暗飞声”，“天门中断楚江开”等作，读之真有挥斥八极，凌属九霄意。贺监谓为谪仙，良不虚也。(《诗薮·内编》卷六)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唐诗别裁》卷二十)

## (三) 律诗一气呵成

李白诗集中律诗较少，七律更少。他并非不能作合辙押韵的律诗，但因性格不羁，不愿受声律拘束，故其所作律诗，常有破格出律之处，但一气呵成，别有神韵，犹如古风。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夜泊牛渚怀古》)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送友人》)

太白五言律，如听钧天广乐，心开目明；如望海上仙山，云起水涌。又或通篇不着对偶，而兴趣天然，不可凑泊。(《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太白五律之妙，总是一气不断，自然入化，所以为难能。(《石洲诗话》卷一)

青莲作近体如作古风，一气呵成，无对待之迹，有流行之乐，境地高绝。(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二)

## 第五节　李白的散文和词

### 一　散　　文

李白的散文，内容以表现求荐之望、友朋之情、不遇之愤、出世之想居多，文体则以赋、书、序、赞、铭为主，行文骈散兼有。受庄子散文、纵横家言论、西汉辞赋和六朝骈文的影响，李白的散文清雄奔放，有类其诗。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征至怪于齐谐，谈北溟之有鱼，吾不知其几千里，其名曰鲲，化成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尔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背业太山之崔嵬，翼举长云之纵横。左回右旋，倏阴忽明。历汗漫以夭矫，羾阊阖之峥嵘。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固可想象其势，仿佛其形。（《大鹏赋》）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

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与韩荆州书》)

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

其文高，其气雄。(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白之从弟令问，尝目白曰："兄心肝五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霞散尔尔。"(乐史《李翰林别集序》)

## 二 词

今传李白词，有《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清平调》三首等，被尊为"百代词曲之祖"。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梯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此词(《菩萨蛮》)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按即曾巩之弟曾布)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释文莹《湘山野录》)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



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黄昇《花庵词选》卷一)

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阕，神在个中，音流弦外，可以是为词中鼻祖。(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

词用"织"字最妙。始于太白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孙光宪亦有句云"野棠如织"，晏殊亦有"心如织"句，此后遂千变万化矣。(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王国维《人间词话》)

这两首词是否系李白所作，千年聚讼。疑者主要理由有：1.

此词古本《李太白集》中不载；2.此词气势衰飒，不类李白风格；3.唐苏鹗《杜阳杂编》谓菩萨蛮曲创于宣宗朝。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即持上述观点。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铼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国之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苏鹗《杜阳杂编》卷下)

笔丛（按即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今诗余名《望江南》外，《菩萨蛮》、《忆秦娥》称最古，以草堂二词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学士，咸以为然。予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此事。且二词虽工丽，而气亦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琦按：宋黄玉林《绝妙词选》以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然考古本《太白集》中，缺此二首。萧本乃有之，其真赝诚未易定决。《笔丛》所辩，未为无见。至谓其出自《草堂诗余》之伪题，则非也。盖《菩萨蛮》一词，自北宋时，已传为太白之所作也。(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五)



按：上述三点疑议中，李白《菩萨蛮》已见录于《尊前集》、《草堂诗余》、《花庵词选》等五代宋朝词选本；《菩萨蛮》调名早见于天宝年间崔令钦《教坊记》中，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和“枕前发尽千般愿”均作于贞元年间，始于大中说不足据；风格云云，见仁见智，更未可为证。

## 第六节　李白的文学渊源及影响

### 一　文学渊源



像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李白从前辈作家的优秀遗产及

民间文学的精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庄、骚、纵横家文、两汉辞赋、曹植、阮籍、鲍照、谢朓、庾信给他的影响甚大，而乐府民歌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征至怪于齐谐。(《大鹏赋》)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

曹植为建安之雄才。(《上安州李长史书》)

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皮日休《郢州孟亭记》)

李白诗祖风骚、宗汉魏，下至鲍照、徐、庾，亦时用之。(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陈绎曾《诗谱》)

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于离骚，杂以魏三祖乐府，近法鲍明远，梁陈流离，亦时时间出，谲辞云构，奇文郁起，后世作者，无以加矣。(冯班《钝吟杂录·论歌行与叶祖德》)

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一二)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儁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艺概·诗概》)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晋乐府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北朝乐府的豪放粗犷，南朝民歌的清丽婉约，经李白熔炼，在他的诗中得到和谐的统一。他丰富并发展了民歌的传统表现手法。



古乐府“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白用其意，衍为《杨叛儿》歌曰：“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古乐府：“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则云：“三朝见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古乐府云：“郎今欲渡畏风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古乐府云：“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李反其意云：“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古人谓

李诗出自乐府古选，信矣。(《升庵诗话》卷二)

丁龙友曰：李白乐府，本晋三调杂曲，其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至其气概挥斥，回飙掣电，且令人缥缈天际。(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李诗纬》)

## 二 影 响

李白诗歌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泽惠万世。当时他就名动京师，蜚声海内，可从苏颋、杜甫、李阳冰、魏颢、任华、贺知章等人的评论中看出。从他身后至今的千余年中，几乎没有一个诗人不从他的诗中汲取滋养，得到启迪的。他们有的继承了他的济世安国的胸怀，有的发扬了他的蔑视权贵，敢于抗争的精神，有的学习他豪迈不羁的气概，有的得益于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不一而足。受影响尤深者如韩愈、李贺、杜牧、苏轼、陆游、高启、黄景仁、龚自珍等。

韩昌黎亦李杜并尊。《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石鼓歌》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其奈石鼓何?"《醉留东野》云："昔年曾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酬卢云夫》云："远追甫白感至诚。"《感春》诗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熳长醉多文词。"是其于二公固未尝稍有轩轾。(《瓯北诗话》卷二)



退之七古有绝似太白处，读者自知之。(马位《秋窗随笔》)

长吉险怪，虽儿语自得，然太白亦滥觞一二。"(《诗薮·内编》卷三)

太白时作仙语，意亦超旷，亦时造快语。东坡品境似之。(《昭昧詹言》卷一一)

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陆游《示子遹》)

李青莲诗，从未有能学之者，惟青丘与之相上下，不惟形似，而且神似。……盖二人实皆有出尘之才，故相契在神识间耳。(《瓯北诗话》卷八)

常州四子，黄仲则才力恣肆，笔锋锐不可当，如骁将舞梨花枪陷阵，万人辟易，所向无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罗门，吐火吞刀，变化莫测，具大神通。……故当时推其似太白也。(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

# 第六章

##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经历了唐朝由盛而衰的骤变——安史之乱，他的诗歌忠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灾难的方方面面，被誉为“诗史”。他的诗歌汇涵百家，革新众体，集古今诗人之大成，开后人无数法门。由是之故，他被奉为“诗圣”。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新唐书·文艺传》上)

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浦起龙《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

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戈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阅苦楚，都从诗中写出。故读少陵诗，即当得少陵年谱看。(《杜诗详注》附编引江盈科《雪涛诗评》)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

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

按：秦氏所论诸家之长、孙氏所言后学传承，不尽恰当。然其

谓杜集众家之长，开后世无数法门，是为的论。

##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

杜甫（712—770），生于河南巩县。郡望京兆杜陵，其十三世祖、西晋名将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其十世祖迁襄阳，故祖籍为襄阳。杜甫生平，诗中多可考其行迹。除元稹《墓系铭》、两唐书本传外，后人也多有疏证。杜甫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 一　读书壮游时期（712—745）

杜甫出身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审言乃初唐著名诗人，家学渊源，更兼刻苦自砺，为其创作奠定深厚的学识艺术根底。二十岁前后，漫游吴越齐赵十数年，过着裘马清狂的生活。这时杜甫入世未深，加上正值开天盛世，受时代精神的鼓舞，诗歌风格也比较浪漫，有别于中后期。天宝三载前后，与李白、高适等客旅梁齐、齐鲁，互相倾慕酬唱，成为千古佳话。这一时期代表作有《望岳》、《画鹰》、《房兵曹胡马》等。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甫天宝初（按：当作开元二十三年）应进士不第。（《旧唐书·文苑》上）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新唐书·文艺传》上）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

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落小时

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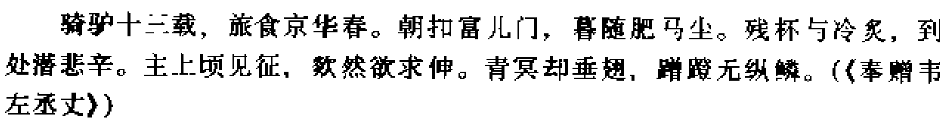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遣怀》)

## 二　十年困守长安时期（746—755）

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玄宗骄奢淫逸，李林甫、杨国忠弄权误国。天宝六载（747）杜甫应诏赴举，李林甫为表示“野无遗贤”，欺上瞒下，不让一人及第。天宝十载，杜甫献赋，受赏识却未获擢用。屈己干人，困顿辛酸的经历破灭了他浪漫的人生理想，感情由昂扬自信，转为悲愤不平，也使他对朝廷的腐朽，民生的苦难有了较前深刻的认识，写出了《丽人行》、《兵车行》、《出塞》、《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杰作，确定了他忧国忧民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佳作以五七言古诗为多。

天宝十三载（当为十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新唐书·文艺传》上)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奉赠韦左丞丈》)

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 三　陷贼、为官时期（756—759）

这是安史逆贼为祸最剧的时期，动乱苦难的时代玉成了诗人，

他与人民一起颠沛流离逃难。闻肃宗即位灵武，杜甫自鄜奔赴灵武，不幸陷贼。他目睹叛军在长安的劫掠烧杀，只身逃出长安，奔赴行在。任左拾遗，因疏救房琯，几遭刑戮，被贬华州司功参军。这对杜甫思想打击极大，其实现致君尧舜，再淳风俗理想的仕途已告断绝，不久便弃官。出生入死，流离飘泊的生活，使他更贴近人民，深入社会，仕途的挫折，使他对统治阶级本质的认识更为清醒，他的忧国伤时、赍志不酬、抑郁悲愤的情感也更显深沉。这是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的高潮时期。《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春望》、《悲青坂》、《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等不朽名作，均在此时写就。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汙。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仇注引朱氏曰：公之孺弱饿死，乃天宝十四载自京兆赴奉先时事。若往鄜迎家，则在至德二载。新史盖误，当以《奉先咏怀》诗正之）。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新唐书·文艺传》上）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泪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生还对童稚，似欲

充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北征》）

子美不遭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谢榛《四溟诗话》卷二）

## 四 飘泊西南时期（759—770）

杜甫弃华州司功参军之职，“一岁四行役”客秦州，到同谷，有《秦州杂诗》二十首、《寓同谷作歌》七首详述其备尝艰险之状。759年入川后以成都为中心寓居，曾短期避乱梓、阆、夔等地。768—770年出峡至江陵、岳州、潭州，贫病交迫，卒于湘江舟中。其间，虽生活相对安定，却始终萦怀国事，系心苍生。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时期，写了一千余首诗，其中有自传体的回忆诗，如《壮游》、《昔游》等，乐府古体诗写得少了，七律却大量增加了，格律更精美，风格更悲怆老成了。在以七律表现重大社会政治内容方面有创获。这时期代表作有《秋兴》八首、《诸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岁晏行》、《又呈吴郎》等。

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仇注：乾元二年夏，甫弃官，去华之秦。十月，发秦州。十二月离同谷，至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仇注：原注：广德元年，甫补京兆功曹，不赴。明年，郑国公严武复出节度剑南东西两川。）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卒，年五十九。”（《新唐书·文艺传》上）



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元稹《杜君墓系铭并序》）

杜五言二百七十余篇，精警之计，皆少壮时作。入蜀后律诗则更精，而古、选不逮矣。（《剑溪说诗》卷上）

按：杜甫卒因，有寓卒（元稹《铭序》）、沉水（韩愈《题杜工部坟》）、饫殁（郑处诲《明皇杂录》）三说。以元说近是。《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以诗按迹，可参。

## 第二节　杜甫的思想

杜甫出身守儒为宦的家庭，交往的房琯、苏源明、严武等也系儒臣，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当然，杜甫生活在儒、道、释三教鼎立的唐代，交游的也有道长僧侣，加上生活经历的坎坷曲折，佛道思想对他自然会有影响，而且与他头脑中的儒家思想交渗消长，但是，终杜甫一生，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儒家思想。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进雕赋表》)

干戈送老儒。(《舟中》)

### 一　致君尧舜、再淳风俗的儒家理想

青年时代的杜甫即以稷、契自许，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安史之乱更强化了他济世拯物，以天下为任的人生理想。以后，尽管他历经艰辛，不免有悲愤失望之情，有时安于闲适恬静，有时也嗟贫叹老，但是忧国伤时始终是他诗歌的主旋律。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

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意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王安石《杜甫画像》)

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太仓稊米集》卷十)

杜甫政治理想的内涵不外传统的儒家思想：仁政惠民、偃兵薄敛、用贤纳谏等，而忠君是杜甫儒家思想的突出表现。这不仅因为得君行道是他实现理想的惟一途径，而且因为他把君主作为国家社稷的化身。由于唯心史观的局限，对君主他不免有愚忠和美化之处。

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狱讼永衰息，岂惟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春陵行》)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南征》)

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

兴衰看帝王。(《入衡州》)

前辈谓杜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今略记其数语云："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之类非一。(《容斋续笔》卷三)

忠君忧国与悯时爱民的矛盾，杜甫用"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加以统一。基于爱民悯时，他揭露苛政，谴责诛求、黩武；出于忠君忧国，他勉励百姓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遣怀》)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黄彻《䂬溪诗话》卷一)

## 二 佛教思想

佛教，尤其是禅宗，唐朝鼎盛。与禅师交往酬唱、参禅悟道，成为时髦。杜甫也不例外，青年时代即心仪慧可，师事粲师，与旻上人、巳上人、赞上人、闾丘、文公等交往，于佛学颇有根底。

杜公诗出入变化佛书，绝无痕迹，如“回向心地初”、“白首初问止”、“观经等明白”，用内典语，人所知也。至如“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实本《大涅槃》“譬如画石，其文常存，画水即灭，势不久住”语化出。(《龙性堂诗话·初编》)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

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巳上人茅斋》)

在饱经离乱和仕途挫折之后，杜甫深感济世无能、拯物乏力，所以在寓居成都以后参禅悟道诗渐多，用以解愁祛愤，求得身心的暂时惬意和慰藉。



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赠蜀僧闾丘师兄》)

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谒文公上方》)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后游修觉寺》)

当然杜甫既不能忘怀国事世情，亦未肯割舍妻子，终于未能参禅悟道，遁入空门。

禅枝宿众鸟，漂转暮归愁。(《游修觉寺》)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谒真谛寺禅师》)

### 三 道教和道家思想

道教和道家思想，通过李白给予青年时期的杜甫不小的影响。晚年的杜甫有道家任自然、求达观、忘荣辱、绝圣智的思想，但这不过是他贫病漂泊中的自我精神宽慰罢了。道家对杜甫，没有李白身上那种反抗桎梏、追求自由、傲睨权贵的精神影响。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赠李白》)

道术曾留意，先生早击蒙。家家迎蓟子，处处识壶公。……永作殊方客，殊生一老翁。(《寄司马山人十二韵》)

劳生共乾坤，何处异风俗？冉冉自趋竞，行行见羁束。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鄙夫到巫峡，三岁如转烛。全命甘留滞，忘情任荣辱。(《写怀》二首之一)

##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内容



杜甫的诗歌，作为时代的镜子，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现实。堪称一代诗史。

### 一 忧念社稷，反映时局

忧国伤时是杜甫诗歌的重要内容，是其忧以天下，悲以苍生的伟大胸怀的体现，也是杜诗成为诗史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在安史之乱前夕，他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预感到大乱将作，在诗中

表现出他的深忧焦虑。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对社稷苍生，心忧如焚，用大量诗歌反映战事的变化，表达了他对局势的关注。

少陵抚时悯事，往往形诸篇什，慷慨微婉，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杜诗详注·附编》引方沆语）

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愤陶情，此杜诗之面目也。（《原诗·外篇》上）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塞芦子》）

此篇直作筹时条议，剀切敷陈，灼见情势，真可运筹决胜，若徒以诗词目之，则犹文人之见也。（《杜诗详注》卷四引王嗣奭评）



杜甫的忧国伤时之情，与赍志不酬，报国无路的痛苦相交织，或依托山河，或寄寓事物，或属诸友谊，或见诸亲情，无论穷老贫病，还是暂获宁静闲逸，此情不衰，此心不渝，不仅著名的《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而已。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野望》）

## 二 谴责战乱，希冀和平

杜甫对战争的态度，依其性质的不同而异。他谴责胡汉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真诚地希望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如《兵车行》、《前后出塞》等。

尝爱老杜云："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又有"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其悲欢忧戚，盖以人主生灵为念。（黄彻《䂬溪诗话》卷一）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前出塞》九首之一）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之六）

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之二》）

安史之乱及四川、湖南的地方军阀叛乱，造成了空前的劫难。诗人与广大人民一起目击身历，把个人不幸、人民苦难、社稷安危联系起来，愤怒谴责叛军的烧杀劫掠，劝慰人民、勉励朋辈杀敌靖乱报国。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哀江头》）

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之一）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三绝句》之三)

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新婚别》)

胡夏客曰：《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诸诗述军兴之调发，写民情之怨哀，详矣。然作者之意又不止此。国家不幸多事，犹幸有缮兵中兴之主……至杀身弃家不顾，以成一时恢复之功，故娓娓言之。(《杜诗详注》卷七)

## 三　哀悯苍生，揭露暴政

杜诗的现实主义深度在于他不仅揭示了封建社会贫富阶级对立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且能客观地揭示出阶级压迫剥削是造成百姓贫穷的根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岁晏行》)

在反映当时兵燹战乱、苛税杂役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方面，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篇，其述男女怨旷，室家离别，父子夫妇不相保之意，与《东山》、《采薇》、《出车》、《杕杜》数诗，相为表里。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诗话新集》)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

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

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

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遣遇》)

与广大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相比，杜甫觉得自己的不幸和痛苦算不了什么。他以仁爱为怀，推己及人，表现出高尚的情怀。在与广大人民一起经磨历劫中，他为他们纯朴的感情所感动，和他们建立起真挚的友谊。这种民胞物与的精神对后世文人如白居易、王安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三首之三)

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

## 四　题画咏物，描绘山水

### （一）山水诗

杜甫虽不专以山水景物诗著称，但他一生留下了不少山水景物佳作。他不仅写出山川景物的不同风貌特征，给人美的愉悦享受，而且寓情于景，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倾注于山岳江河，把他飘零的身世、坎坷的遭遇、忧愤的情愫寄寓于登临跋涉观览之中，使他的山水景物诗有丰富的意蕴、极高的审美价值。读后能净化读者的情操，给人哲理的启迪。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剑门》）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兴》八首之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

杜甫在生活相对安定、情怀较为闲逸时也写过一些缘情体物、秀美工细的山水诗。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之一）

詹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圆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赊。(《遣意》二首之二)

### (二) 咏物诗

杜甫汲取了历来咏物诗托物言志寓怀的传统，加以发展。图貌写神，寓意遥深，人情物性，水乳交融。他的一些咏物诗，在咏物中揭露诛求竭泽，讽谕时事，丰富了咏物诗的表现力。写法上多以病态（如“病”、“枯”、“小”、“瘦”等）之物喻贫苦百姓。在贴切刻画事物特征的基础上，暗示其象征意义，引发读者玩索言外旨、弦外音。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萤火》)

(黄) 鹤注谓指李辅国辈，以宦者近君而挠政也。今按，腐草喻腐刑之人，太阳乃人君之象，比义显然。(《杜诗详注》卷七)

群桔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所宜。……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桔》)

杜子美《病柏》、《病桔》、《枯棕》、《枯楠》四诗，皆兴当时事。《病柏》当为明皇作，与《杜鹃行》同意。《枯棕》比民之残困，则其篇中自言矣。《枯楠》云：“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当为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桔》始言“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劳民，疑若指近侍之不得志者。自汉魏以来，诗人用意深远，不失古风，唯此公为然，不但语言之工也。(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



杜甫借物自喻的诗，多咏马鹰松柏等神俊高洁之物，写貌取神，因物见人，风采寓意，篇篇不同。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病马》)

杜集及马与鹰甚多，亦屡用属对，如“老骥倦知道，苍鹰饥易驯”，“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老马倦知道，苍鹰饥著人”，“骥病思偏秣，鹰愁怕苦笼”，“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枥；嫉恶刚肠，尤思排击。（《岩溪诗话》卷二）

少陵马诗，首首不同，各有寄托，各出议论，各见精彩；合读之，分观之，可悟作诗变化。（《岘傭说诗》）

咏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袭，虽风华竞爽，而独造未闻。唯杜诸作，自开堂奥，尽削前规。（《诗薮·内编》卷四）

少陵如《苦竹》、《蒹葭》、《胡马》、《病马》、《鹦鹉》、《孤雁》、《促织》……诸诗，于诸物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劝戒者、有计议者、有用我悟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蠢者灵，细者巨，恒者奇，嘿者辩，咏物至此，神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杜诗详注》卷七引钟惺语）

### （三）题画诗

杜甫有很高的读画赏画能力。所交王维、郑虔、韦偃、王宰、曹霸等人，均系画坛名师。其题画诗不粘不脱，写画者与题画兼顾，真物与画物互衬。题人物花鸟画则肖形摄神，咏山水画则刻划其诗情画境，点明作者在经营结构上的匠心。这些诗所题原画大多散佚，其诗具有很高的美术史料价值，且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也可以看出诗人的审美情趣和理想。题画诗至杜甫方成为诗画相得盖彰的诗歌形式。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㩳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又如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出登临凭吊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拈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说诗晬语》上）

## 五 思亲念友 抒发情谊

诗人以社稷苍生为怀，却无妨其爱子心切，伉俪情笃，友朋谊深。生活的潦倒困苦，使他对风雨同舟的妻儿抱有深深的歉意和负疚感，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更深化了他对社稷安危、民生疮痍的关切。他的家事亲情诗富于典型意义和时代特征。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羌村》三首之一)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需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梦李白二首》之一)

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四)

少陵一生，笃于伦谊。“梦中吾见弟，书到汝为人”，同气之爱也；“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伉俪之情也；“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父子之恩也；“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尽哀知有日，为客恐长休”，友朋之谊也。(《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 第四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征

## 一　美学思想和诗论

### （一）追求壮美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戏为六绝句》之四）

杜七言句壮而闳大者，“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壮而高拔者，“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壮而豪宕者，“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壮而沈婉者，“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壮而飞动者，“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壮而整严者，“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壮而典硕者，“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壮而秾丽者，“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壮而奇峭者，“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壮而精深者，“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壮而瘦劲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壮而古淡者，“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壮而感怆者，“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壮而悲哀者，“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结语之壮者，“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叠语之壮者，“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拗字之壮者，“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双字之壮者，“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凡以上诸句，古今作者无出范围也。（《诗薮·内编》卷五）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王安石《子美画像》）

杜之魄力声音，皆万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于正位卓立铺写，而愈觉其超出；其声音既大，故能于寻常言语，皆作金钟大镛之响。（《石洲诗话》卷一）

大约飞扬岬兀之气，峥嵘飞动之势，一气喷薄，真味盎然，沉郁顿挫，苍凉悲壮，随意下笔而皆具元气，读之而无不感动心脾者，杜公也。（《昭昧

詹言》卷八）

### （二）写真传神

杜甫对诗书画的审美原则是写真传神，所以他自己的诗写时代之实，道性情之真，传事物之神。诗人兴会感发，似有神思，若得神助，这来自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丰厚积累。经眼沧桑与胸中潮汐相撞击，方有鬼使神差的妙笔。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

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寄薛三郎中璩》）

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上韦左相二十韵》）

将军画善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丹青引》）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

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

昌黎炼质，少陵炼神。（《艺概·诗概》）

杜诗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咏，一赠人，皆于论诗无与，然其诗之所尚可知。（《艺概·诗概》）

### （三）取精用宏，变化创新

杜甫的前辈，如四杰、子昂，注意继承诗经汉魏的美刺比兴，而对抒情遣兴的楚骚和藻饰华丽六朝文学则多予否定。杜甫则从理论到实践，都善于博采众长，合理扬弃，用宏取精，变化创新。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孰知二谢能将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其七）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杜

君墓系铭》)

杜陵兼风骚汉魏六朝而成诗圣者也。(黄子云《野鸿诗的》)

杜甫还善于向当时的前辈、同辈、后辈诗人如四杰、沈宋、陈子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元结等学习，故能集众家之长。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之二)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其六)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同上其八)

杜公为诗家宗祖，然于前辈如陈拾遗、李北海，极其尊敬。于朋友如郑虔、李白、高适、岑参，尤所推让。(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六诗话后集)

唐人则王杨之繁富，陈杜之孤高，沈宋之精工，储孟之闲旷，高岑之浑厚，王李之风华，昌龄之神秀，常建之幽玄，云卿之古苍，任华之拙朴，皆所专也，兼之者杜陵也。(《诗薮·外编》卷四)

### （四）惊世骇俗与毫发无爽相统一的艺术效果

杜甫不以余事作诗人，而是以毕生心血倾注于创作，严肃认真，追求宏观的惊世骇俗与微观的毫发无爽相统一的艺术效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其七)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

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

## 二　沉郁顿挫的总体风格

沉郁顿挫是杜甫深知甘苦的自我评价，遂成杜诗风格的定评。

它的形成与诗人经磨历劫的阅历，济世忧民的抱负，深沉善感的性情气质、崇尚壮美和咫尺万里的审美情趣，以及善于运用一波三折的表现手法有关。

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进〈雕赋〉表》)

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杜诗详注·附编》引屠隆语)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覆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 (一) 沉郁

### 1. 思想深沉真挚、感情炽热浓厚

子美读尽天下书，识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盘礴郁积于胸中，浩乎无不载，遇事一触，辄发之于诗。(施德操《北窗炙輠》卷下)

杜少陵独以魁杰之才，摅其蕴愤之气，挥斥百代，包举众家。(《杜诗详注附编》引柴绍炳语)

杜工部流离兵革中，更尝患苦，诗益悽怆。《忆舍弟》诗："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孤雁》诗："惟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其思深，其情苦，读之使人忧思感伤。(俞文豹《吹剑录》)



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原诗》卷一)

### 2. 取材典型，蕴涵深厚

杜诗有海涵地负般的承载力，咫尺万里的艺术概括力，善于提取生活中的典型素材，加以集中浓缩，能以少总多，以小见大。

卢元昌曰：先王以六族安万民，使民有室家之乐。今新安无丁，石壕遗妪，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战败逃归者，又复不免。河北生灵，几于靡有孑遗矣。(《杜诗详注》卷七)

王嗣奭曰：上数章诗（指《三吏》、《三别》），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同上)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艺概·诗概》)

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瓯北诗话》卷二)

### 3．寓意深曲，表达含蓄

杜甫在表达方式上往往以乐写哀，直情曲抒，寄寓遥深，含蓄曲折，这是形成其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序》)

杜公诗命意用事，旨趣深远。(《容斋三笔》卷六)

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朱熹《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四)

少陵七言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陆时雍《诗镜总论》)



杜诗远虑深忧，固其独携之怀抱，即托物寄言，亦具全副之精神，往往愁处令人悲凉欲绝，快处令人歌舞不休。又有乍看无端，寻思有谓，就不阡不陌中，而条理指归一一可按者。又有兴言在此，寓意在彼，就寻常尺幅内，而涵融笼罩，荡荡难名者。(《杜诗详注·附编》引卢世㴶《紫房余论》)

### （二）顿挫

杜诗注重章法句法的纵横开阖，遣词用语的照应变化，音律声韵的高低抑扬，奇正相间，形成其顿挫的特点。

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李东阳《麓堂诗话》)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侄王砅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某人，而下倒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牖"此其法也。《丽人行》篇中，"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淡沱秦亭东"，《简薛华醉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王，皆此老独开生面处。(《说诗晬语》卷上)

在音节声韵上，杜甫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突破近体格律的束缚，加以变化。如用失粘失对的拗句拗律以表现艰难苦恨、牢骚悲愤等拗执不平之情。古体歌行用韵的平与仄、转与不转，句式的长短变化，表现感情的纡徐激急、喜怒哀乐的变化。

律诗之作，用字平侧，世固有定体，众共守之；然不若时用变体，如兵之出奇，变化无穷，以惊世骇目。如老杜诗云："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此七言律诗之变体也。……又有七言律诗，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侧，亦别是一体。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起头用侧声，故第三句亦用侧声。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峡长，皛皛行云浮日光。雷声忽送千山雨，花气浑如百和香。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飞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潇湘。"……起头用平声，故第三句亦用平声。凡此皆律诗之变体，学者不可不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七)



老杜七言拗体，亦当时意兴所到，盛唐诸公绝少。黄、陈偏欲法此，而不得其顿挫辟阖之妙，遂令轻薄子弟以学杜为大戒。(《诗薮·内编》卷五)

渔洋以五平、五仄体，近于游戏，此特指有心为之者言。若杜之"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鸱枭鸣黄桑，野鼠拱乱穴"，"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至于"山

形藏堂皇，壁色立积铁"，于五平五仄之中，出以叠韵，并属天成，非关游戏也。(《石洲诗话》卷一)

五七言古诗仄韵者，上句末字类用平声，唯杜子美多用仄，如《玉华宫》、《哀江头》诸作，概亦可见。其音调起伏顿挫，独为矫健，似别出一格。(李东阳《麓堂诗话》)

七古终篇一韵，唐初绝少，盛唐间有之，杜则十有二三。……初唐四句一转韵，转必蝉联双承而下，此犹是古乐府体。……至如杜之《哀王孙》，终篇一韵，变化波澜，层层掉换，竟似逐段换韵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极，非学者所易步趋耳。(《原诗》卷四外篇下)

## 三　千汇万状的多样风格

作为一个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诗人，杜诗的风格除沉郁顿挫之外，诸如清新、秀丽、明快、俊逸等等无不兼备。

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公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陈正敏《遯斋闲览》引王安石语)



予读杜诗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叹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蛟龙得云雨，鹏鹗在秋天"，则又骇其奋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爱其清旷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君随丞相后，我住日华东"，则又怪其华艳也。"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嗟其穷愁如此；及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笑时花近靥，舞罢锦缠头"，则又疑其侈佩也。至读"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则又见其发扬而蹈厉矣；"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则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

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钜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会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

亦在此。(《诗薮·内编》卷四)

## 四　体物工细，曲尽其妙

善于摹写，体物工细，是现实主义诗人的当行本色，杜甫绘形见意，写实于空，更是出神入化。大至宇宙洪荒，社稷时局，小至山容水貌、人情物态，凡经杜甫摄入笔下，则无不形神毕肖，曲尽其妙。

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巧，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而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

同一咏月也，“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初间上半夜之月也。“未缺空山静，高悬列宿稀”，望夕之月也。“旧挹金波爽”，十六夜之月也。“秋月仍圆夜”，十七夜之月也。“蝦蟆动半轮”，望后之月也。“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将晦下半夜之月也。同一咏蝶也，“戏蝶过闲幔，风蝶勤依桨”，孤蝶也。“穿花蛱蝶深深见”，双蝶也。“野畦连蛱蝶”，群飞之蝶也。(《杜诗详注·附编》引吴齐贤《论杜》)



《渼陂行》云：“半陂已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曲尽烟波变态。“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其容惨怆，其思窈渺，真化工笔。《泛舟》云：“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下句动荡易见，而上句尤能写实于空，绘形于意。《洗兵行》云：“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雄亮悲壮，恍如江楼闻笛，关塞鸣笳。“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写得收京后，春日暄妍，百官忭豫，一种气象在目。(同上书引陶开虞《说杜》)

## 五　以文为诗，议论风生

诗中议论，不自杜甫始，但以文为诗，则杜开先声。杜诗多用

赋体，以议论入诗，不但可以议论国事战局，抒发襟怀政见，亦可品评人物，阐述诗论。思无滞碍，情无不达，言之有物，见解精警。不独古体，律诗亦然。

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说诗晬语》卷下)

五言律亦可施议论断制，如少陵“胡马大宛名”一首，前四句写马之形状，是叙事也。“所向”二句，写出性情，是议论也，“骁腾”一句勒，“万里”一句断，此真大手笔。(《岘佣说诗》)

赴奉先咏怀，全篇议论，杂以叙事；《北征》则全篇叙事，杂以议论。盖曰“咏怀”，自应以议论为主；曰“北征”，自应以叙事为主也。”(《杜诗详注》卷四引胡夏客语)

此（指《诸将》）以诗当纪传，议论时事，非吟风弄月，登眺游览，可任兴漫作也。必有子美忧时之真心，又有其识学笔力，乃能斟酌裁补，合度如律。其各首纵横开合，宛是一章奏议，一篇训诰，与三百篇并存可也。”(同上卷一六引郝敬语)

## 六　众体俱佳，集成创新

杜诗不仅众体俱佳，而且几乎都有创新发展，五七言律成就尤高。



少陵古律，各集大成，咸趋浩荡。(《杜诗详注·附编》引揭傒斯语)

老杜之诗，备于众体，是为诗史。(同上书引释普文《诗论》)

### (一) 乐府因事命题，不蹈陈迹

蔡氏绦曰：“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往往失其命题本意。……唯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篇，皆因时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按蔡氏此论，最得乐府真处。诗为乐心，本以言志，若乐府必作古人题目，摹古人声调，是诗莫古于乐府，亦莫卑于乐府矣。(《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



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

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乐天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沈警独绝矣。（杨伦《杜诗镜铨》卷五）

### （二）五古七古，变化多端

苏、李、《十九首》后，五言最胜。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卨，生平抱负，悉流露于楮墨间，诗之变，情之正也。（《说诗晬语》卷上）

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同上）

杜五言古诗，活于大谢，深于鲍照，盖尽有建安、黄初之实际，而并有王、孟诸公之虚神，不可执一以观之。（《石洲诗话》卷一）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钜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与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极。（《说诗晬语》卷上）

### （三）五律七律，各臻极致

胡氏应麟曰："五言律体，工部气象巍峨，规模宏远，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宏大则'昔闻洞庭水'，富丽则'花隐掖垣暮'，感慨则'东郡趋庭日'，幽野则'风林纤月落'，饯送则'冠冕通南极'，投赠则'斧钺下青冥'，追忆则'洞房环珮冷'，吊哭则'他乡复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从人间来者。"按胡氏铺叙杜公五律胜场，美矣大矣。然卢氏世漼曰："五言律至盛唐诸家而声音之道极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感天地，动鬼神，讦谟定命，远犹辰告，蒿目时艰，勤恤民隐，主文而谲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谓有用之文章。……"学者于胡氏之说，求杜律之大，于卢氏之说，求杜律之精，不患不得门所而入矣。（《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



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盖众人多以自在流行出之，作者独加以沉郁顿挫，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备，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少陵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篇制多，一也；一题数首不尽，二也；好作拗体，三也；诗料无所不入，四也；好自标榜，即以诗入诗，五也。此皆诸家所无，其他作法之变，更难尽数。（《唐音癸签》卷十）

杜之五律、五七言古，三唐诸家亦各有一二篇可企及；七律则上下千百

年无伦比。其意之精密，法之变化，句之沉雄，字之整练，气之浩汗，神之摇曳，非一时笔舌所能罄。(《野鸿诗的》)

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义山学之，得其浓厚；东坡学之，得其流转；山谷学之，得其奥峭；遗山学之，得其苍郁；明七子学之，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廓。(《岘佣说诗》)

## 七　千锤百炼的准确语言

杜甫是语言巨匠，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语言表情达意。这与他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效果是分不开的。他的语言有如下特征：

### (一) 精练准确

这首先取决于他对社会时局、自然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洞微烛幽，还由于他善于用千锤百炼的语言将它们准确形象地表达出来。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

此言兴师以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征戍之勤，锋镝之惨，为不可忘也。(杨铨《杜诗镜铨》卷五)

如《望岳》诗云："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洞庭》诗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语既高妙有力，而言东岳与洞庭之大，无过于此。后来文士竭力道之，终有限量。(范温《潜溪诗眼》)



### (二) 丰富多彩

作为语言巨匠，杜甫具多付笔墨，善写各种不同的事物景观：

老杜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亦极绮丽，其模写景物，意自亲切，所以妙绝古今。其言春容闲适则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壮则有"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其富贵之词，则有"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动炉烟转，孔雀徐开扇影还"。其吊古则有"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

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于风花，然穷尽性理，移夺造化。（范温《潜溪诗眼》）

无论是实词，如动词、形容词、数量词，还是虚词，如副词、象声迭词，经杜甫提炼，都能表情达意。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 （三）口语化，通俗化

口语化、通俗化是杜甫学习民歌及民间口语俗谚的结果。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之六）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 八　李杜创作方法及风格的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双子星座，他们代表着诗歌创作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创作流派的高峰。由于时代、出身、思想、气质、生活道路及文学主张的差异，导致他们创作方法风格的不同。轩轾抑扬，实无必要，比较异同，利于借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调张籍》）

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

二公齐名并价，莫可轩轾。（《麓堂诗话》）

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学界内。（《艺概·诗概》）

### （一）才学风格的差异

李敏才思，杜深学力。李白飘逸，杜甫沉郁，李诗如海，杜诗如山，已成两人诗歌风格差异的定评。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鹤林玉露》）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沧浪诗话》）

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傅若金《清江集》）

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唯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唯兼综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蓄。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诗薮·内编》卷四）

李杜二公，诚为劲敌，杜陵沈郁雄深，太白豪逸宕丽。（《诗薮·内编》卷三）

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艺苑卮言》卷四）



太白以天资胜，下笔敏捷，时有神来之句……少陵以学力胜，下笔精详，无非情挚之词。（《野鸿诗的》）

### （二）形象组合，抒情表达的差异

李诗的形象，多凭主观想象幻化而成，往往从大处落墨，作总体勾勒，犹如泼墨写意。杜诗形象，多来自生活，真实具体，且善作精雕细刻，犹如工笔。在意象组合上，李白常以一句一联表现一个形象，疏朗而显飘逸空灵；杜甫常用一字一词表现一个形象，紧密而显沉著雄浑。在抒情表达上，李白如江河直泻，火山迸发，势不可挡；杜甫则愁肠百结，十步九折，一唱三叹。表现在章法上，李白疏宕，跳跃腾挪；杜甫谨细，针严线密。

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韵语阳秋》卷一)

青莲能虚，工部能实。(袁宏道《答梅客生开府》)

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诗薮·内编》卷三)

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同上外编卷四)

太白胸怀高旷，有置身云汉，糠秕六合意，不屑屑为体物之言，其言如风卷云舒，无可踪迹；子美思深力大，善于随事体察，其言如水归墟，靡坎不盈。(《载酒园诗话·又编》)

杜子美原本经史，诗体专是赋，故多切实之语；李太白枕藉庄骚，长于比兴，故多惝恍之词。(《剑谿说诗》卷上)

太白诗寄兴物外，故意在言外；子美之诗兴在目前，故意在言内。李诗，骚；杜诗，史也。李能凭空构，杜贵实境举足。(阙名《静居绪言》)

### (三) 体裁所长的差异

李白擅长乐府歌行绝句，律诗非其所长；杜甫五七言律臻于极致，而歌行绝句稍弱。

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李变化在调与辞；杜变化在意与格。(《诗薮·内编》卷四)



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艺苑卮言》卷四)

杜之律，李之绝，皆天授神诣。(《诗薮·内编》卷六)

太白耻为郑、卫之作，律诗故少，编者多以律类入古中，不知其近体犹存雅调耳。(《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千一录》)

五七言绝句，李青莲，王龙标最称擅场，为有唐绝唱，少陵虽工力悉敌，风韵殊不逮也。(《杜诗详注》附编引王世贞语)

# 第五节　杜诗的影响

杜甫的影响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并世无二，但要真正得其精髓，并不容易。

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王介甫选四家，以杜为首，秦少游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崇奉至矣。（刘凤诰《杜工部诗话》）

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毛与其骨。（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

## 一　杜诗精神，沾溉万代

杜甫每念社稷，动忧苍生的爱国主义和人道精神，以诗歌反映社会，哀痛民瘼的现实主义精神沾溉万代。后代诗人往往结合各自的时代和经历加以发扬光大。如元白指论时事、颂美刺恶的新乐府运动，李商隐的忧事伤时之作，晚唐皮日休、罗隐、杜荀鹤等人针砭时弊，伤悯民瘼的篇什，继杜嗣响。宋代王安石景仰杜甫，选杜诗，集杜句，其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学杜甫。陈与义、陆游、文天祥等誓扫胡尘，志在恢复，忠爱忘躯，生死以赴的慷慨悲歌，得杜精髓。元遗山由于国事沧桑、身世坎坷，其七律气色苍浑，感慨深沉，踵武杜甫。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屈大均等也都能弘扬杜甫的爱国精神。



唐人诗篇什最富者，无如白居易诗。其源亦出于杜甫，而视甫为更多。……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变杜甫之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唐宋诗醇》卷一九）

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序）

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艺概·诗概》)

放翁学问人品，俱能胜人。平生著作，景仰杜陵，虽幕府军旅之间，手不辍卷，故其诗沉郁悲壮，笔力矫健。(《静居绪言》)

杜子美七歌，本于十八拍。文天祥六歌，与杜异志同悲。(谢榛《四溟诗话》卷二)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文天祥《集杜诗·自序》、《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

金诗只元遗山为大宗。……七言律沉挚悲凉，自成格调，直接少陵。(梁章钜《退庵随笔》)

## 二 杜诗艺术，法门无数

后代诗人们从各自性格喜好、学力才分出发，学习杜诗的艺术技巧方法，各有所得。

子美集中，贺奇、仝癖、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无所不有。(《杜诗详注》附编引王世懋语)

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一)



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岘佣诗说》)

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常沉郁。如《重有感》、《筹笔驿》等篇，气足神完，直登其室。(同上)

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九)

子瞻多用事实，从老杜五言古排律中来。鲁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从老杜歌行中来。介甫用生重字力于七言绝句及颔联内，亦从老杜律中来。(《艺苑卮言》卷四)

前后七子，议论略同，其所宗法，皆在少陵以上，建安而下，唐以后书则置焉。其见非不甚善，特斤斤规仿，过于局促，神理不存。王、李之视李、何，抑又甚焉。(鲁九皋《诗学源流考》)

# 第七章

# 中唐前期的文学

## 第一节　元结、顾况

安史之乱前后，元结和其所辑录的《箧中集》中的诗人沈千运、王季友、孟云卿、于逖等以质直古朴的诗风，反映社会现实，形成盛唐后期、中唐初期的一个现实主义创作流派。顾况诗风近之。

### 一　元　结



#### （一）生平

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天宝十二载举进士……复举制科。会天下乱，沈浮人间。国子司业苏源明见肃宗……荐结可用。……乃上时议三篇。……帝悦曰："卿能破朕忧。"擢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史思明乱……结屯泌阳守险，全十五城。以讨贼功迁监察御史里行。荆南节度使吕諲请益兵拒贼，帝进结水部员外郎，佐諲府。又参山南东道来瑱府……瑱诛，结摄领府事。会代宗立，固辞，丐侍亲归樊上。授著作郎。益著书，作《自释》，曰："河南，元氏望也。结，元子名也。次山，结字也。……少居商余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为称。天下兵兴，逃乱入猗玕洞，始称猗玕子。后家瀼滨，乃自称浪士。及有官，人以为浪者亦漫为官乎，呼为漫郎。既客樊上……更曰聱叟。……当以漫叟

为称。……”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诸使调发符牒二百函，结以人困甚，不忍加赋，即上言：……帝许之。……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进授容管经略使，身谕蛮豪，绥定八州。……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卒，年五十，赠礼部侍郎。(《新唐书·元结传》)

按：结（719—772），河南鲁山县人。有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详述其生平行状。结享年五十四岁。参《唐才子传校笺》卷三。

### （二）文学思想

元结要求诗文有美刺救时劝俗的作用，风格上反对浮艳雕饰，拘限声病，崇尚古朴。这一文学思想上承陈子昂，又是时代使然，反映现实苦难、拯救民生，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

天宝十二年……作《文编》纳于有司。……切耻时人谄邪以取进，奸乱以致身，径欲填陷穽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礼让之庭……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尔来十五年矣，更经丧乱……故所为之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时劝俗之所须者欤？（元结《文编序》）

天宝辛未（按疑辛卯之讹）中，元子将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为引其义以名之，总命曰《系乐府》。古人歌咏，不尽其情声者，化金石以尽之，其欢怨甚耶！戏，尽欢怨之声者，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故元子系之。(《系乐府序》)



### （三）诗歌

#### 1. 内容

元结的诗歌创作，实践了其文学主张，在深刻反映社会黑暗，揭露统治阶级渔肉人民，反躬自责方面，与杜甫相呼应。

山泽多饥人，闾里多坏屋。战争且未息，征敛何时足？不能救人患，不

合食天粟。何况假一官，而苟求其禄。(《喻常吾直》)

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于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近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郭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遭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舂陵行》并序)

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欤，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

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贼退示官吏》)

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数十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



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狱讼永衰息，岂唯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

### 2. 艺术特点

元结诗古质真朴，从内容到形式继承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余谓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后己，轻官爵，重人命故也。观其《石鱼》诗云："金鱼吾不须，轩冕吾不爱。"此所以能不徇权势而专务爱民也。杜云：

"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可谓深相知矣。(黄彻《䂬溪诗话》卷六)

诗忌拙直，然如元次山《舂陵行》、《贼退示官吏》诸诗，愈拙直愈可爱，盖以仁心结为真气，发为愤词，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岘佣说诗》)

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于恻怛为民，不独《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艺概·诗概》)

漫士逢天宝之后，置身仕隐间，自谓与世聱牙，不肯作绮靡章句。先辈譬之古钟磬，不谐于俚耳，而可寻玩。(毛晋《汲古阁本〈箧中集〉跋》)

晋人能以真朴自立门户者，唯陶元亮一人。唐诗人能以真朴自立门户者，唯次山一人。次山不唯不似唐人，并不似元亮。盖次山自有次山之真朴，此其所以自立门户也。(《诗筏》)

元结忽视诗的抒情特点，过于强调教化，对律诗重视不足，对藻饰声律拒斥过甚，故其诗直率近拙，古朴嫌枯，奇字涩句偏多。

元次山《二风》、《演兴》诸诗，填塞奇字以拟骚，反成浅陋。文人好古嗜奇，固多蹈此辙。(《载酒园诗话·又编》萧颖士条)

次山称文章之弊，烦杂过多，欲变淫靡，以系风雅。然其诗朴拙过甚，此乃棘子成疾周末文胜，等虎豹犬羊为一鞟者也。天宝、至德之际，英哲相望，似未可尽以文胜抹之。(《石洲诗话》卷一)

## (四) 散文

### 1. 内容

#### (1) 揭露官同盗贼

今四方兵革未宁，贼敛未息，百姓流亡转甚，官吏侵刻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以货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再谢上表》)

先王惧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禄，使其富贵，盖为其能理养人民者也。彼乃绝理养之心，以杀夺为务，去而不理，而曰是乎？岂有冠冕轩车，佩符持节，取先王典礼以为盗具，将天下法令而为盗资乎？致使金宝千囊，财货百车，令彼盗类，各为富家。(《辨惑》上篇)



#### (2) 同情民生疾苦

今天下残破，苍生危急，受赋役者，多寡弱贫独，流亡死生，悲忧道路，

盖亦极矣。(《时议》中篇)

当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则耕可知。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诸道聚兵，百有余万，遭岁不稔，将何为谋？今欲劝人耕种，则丧亡之后，人自贫苦，寒馁不救，岂有生资？今欲罢兵息戍，则又寇盗犹在，尚须防遏。使国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战无兵；用何谋，使纵遇凶年，亦无灾患？(《问进士》第三)

(3) 针砭时俗淡薄

于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属于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颜色于人。甚者则丐权家奴齿，以售邪佞；丐权家婢颜，以容媚惑。……更有甚者，丐家族于仆圉，丐性命于臣妾，丐宗庙而不敢，丐妻子而无辞，有如此者，不可为羞哉。(《丐论》)

元子曰：于戏，时之化也，道德为嗜欲化为险薄，仁义为贪暴化为凶乱，礼乐为耽淫化为侈靡，政教为烦急化为苛酷。……夫妇为溺惑所化，化为犬豕；父子为惛欲所化，化为禽兽；兄弟为猜忌所化，化为仇敌；宗戚为财利所化，化为行路；朋友为世利所化，化为市儿。(《时化》)

(4) 描绘山水景色

元结有一些亭阁记、溪泉铭，写景状物，抒情寓意，清新可读。《右溪记》是一篇独立的山水游记，不同于六朝的模山范水文字，议论感慨，言情寓道，对柳宗元《永州八记》有影响。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右溪记》)

**2. 艺术成就**

(1) 文体的改造

元结之文力抗时俗，以古为新，戛戛独造。壁记、章奏、墓表一类文章，在元结笔下，言之有物，时出新意。破除虚饰溢美、铺叙敷衍等程式，如《元鲁县墓表》寓刺于颂，《道州刺史厅壁记》抒情议论相间，褒贬兼有。

呜呼，元大夫生六十余年而卒，未尝识妇人而视锦绣，不颂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尝求足而言利，苟辞而便色，不颂之何以戒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尝主十亩之地、十尺之舍、十岁之童，不颂之何以戒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僮百指之徒也哉？未尝皁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颂之何以戒绮纨粱肉之徒也哉？（《元鲁县墓表》）

元结，字次山，自作《道州厅事记》，彰善而不党，指恶而不诬，直举胸臆，用为鉴戒。昭昭吏师，长在屋壁，彼贪虐放肆以生人为戏者，独不愧于心乎？（吕温《道州刺史厅壁后记》）

观次山表语，但因谢上而能极论民穷吏恶，劝天子以精择长吏，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四）

（2）文体的多样

元结散文体裁多样，有立意新颖，含意深远的议论文，如《时化》、《世化》、《五规》；有深刻犀利的杂文，如《漫论》、《化虎论》；有优美动人的山水记，如《右溪记》、《寒亭记》；有寓意深邃的寓言，如《恶圆》、《恶曲》，有短小隽永的箴铭赞颂，如《大唐中兴颂》、《朝阳岩铭》等。

君雅好山水，闻有胜绝，未尝不枉路登览，而铭赞之。（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

道州诸山川，亦曲尽其妙。子厚丰缛精绝，次山简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后也。（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元次山作《大唐中兴颂》，抑扬其词以示意，磨崖显刻于浯溪上。后来黄鲁直、张文潜皆作大篇以发扬之，谓肃宗擅立，功不赎罪。继其作者皆一律。识者谓此碑乃唐一罪案尔，非颂也。（瞿佑《归田诗话》卷上）

（3）文风的激切危苦

元结散文的立意和手法深、新、奇，多用反语、比喻、排比、夸张进行讽刺，风格犀利、危苦、激切。创意用词，多生语奇字，既有新奇之长，又有古奥涩怪之疵。这与元结尚古好奇的文学思想与愤世疾俗的个性有关。

其文危苦激切，悲忧酸伤。(李商隐《元结文集后序》)

元结，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唯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气力足，故少遗韵。(欧阳修《集古录·唐元结阳华岩铭》)

次山平生辞章，奇古峻绝，不蹈袭古今。(《全唐文纪事》卷六七引高似孙《子略》)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规》，意存乎有为；《处规》，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是亦足使顽廉懦立，未许以矫枉过正目之。(《艺概·文概》)

结性不谐俗，亦往往迹涉诡激……颇近于古之狂。然制行高洁，而深抱闵时忧国之心。文章戛戛自异，变排偶绮靡之句。杜甫尝和其《舂陵行》，称其可为天地万物吐气。晁公武谓其文如古钟磬，不谐俗耳。高似孙谓其文章奇古，不蹈袭。盖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者，自结始。亦可谓耿介拔俗之姿矣。皇甫湜尝题其浯溪中兴颂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结有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其品题亦颇近实。(《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 (五) 影响

元结在唐代古文运动中，上承陈子昂，下启韩柳。

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可谓特立之士哉！(欧阳修《集古录·唐元次山碑》)



大概六代以还，文尚俳偶。至唐李华、萧颖士及次山辈，始解散为古文。萧、李文尚平典，元独矫峻艰涩，近于怪且迂矣。一变而樊宗师诸人，皆结之倡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八)

次山文章，上接陈拾遗，下开韩退之。(全祖望《唐元次山阳华三体石铭跋》《鲒埼亭集》卷三七)

## 二　顾　况

### (一) 生平

况字逋翁，苏州人。至德二年，天子幸蜀，江东侍郎李希言下进士。善为歌诗，性诙谐，不修检操，工画山水。初为韩晋公江南判官。德宗时，柳浑辅政，荐为秘书郎。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

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及泌卒，作《海鸥咏》嘲诮权贵，大为所嫉，被宪劾贬饶州司户……遂全家去，隐茅山，炼金拜斗，身轻如羽。况暮年一子即亡，追悼哀切……其年又生一子，名非熊。(《唐才子传》卷三)

吴门顾子予早闻，风貌真古谁似君。人中黄宪与颜子，物表孤高将片云。性背时人高且逸，平生好古无俦匹。醉书在箧称绝伦，神画开厨怕飞出。谢氏檀郎亦可俦，道情还似我家流。安贫日日读书坐，不见将名干五侯。知君别业长洲外，欲行秋田循畎浍。(皎然《送顾处士歌》题注：吴兴丘司议之女聟，即况也)

按：况（727？—820?），别号华阳山人，祖籍润州丹阳，迁居浙江海盐横山。大历初，况在苏州、湖州一带，大历六年至九年，属江南某盐铁转运支使下任事。与当时著名诗人，刘长卿、刘太真、张继、皎然、包佶等交游。贞元五年（789）由著作佐郎（才子传谓著作郎，误）贬至饶州司户，贞元九年后去职。况于儒学外，出入佛道，受道教影响尤著。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三。

### （二）文学思想

#### 1．抒发感情，服务政教

情思发动，圣贤所不免也。故师乙陈其宜，延陵审其音。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彩之丽耶。遂作歌以悲之。(《悲歌》序)



#### 2．提高修养，文行相顾

顾况的这一主张是针对大历文人耽情山水嘲弄风月而发的。

周语之略云：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让，皆文也。……名之为文，其实行也。文顾行，行顾文，文行相顾，谓之君子之文。……上古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建安正始，洛下邺中，吟咏风月，此其所以乱文也。……且夫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地，风雅亦丽于人，是故不可废。废文则废天，莫可法也；废天则废地，莫可理也；废地则废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文论》)

按：顾氏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但并不拘泥于言志美刺的传统诗教。其为储光羲、陶翰、朱放、刘太真等人的诗集所作序中，赞美了他们情意疏旷、境界优美的山水之作。

（三）诗歌内容

**1. 揭露权贵奢靡**

顾况性格旷放诙谐，傲睨权贵，又重诗教，故其诗讽刺统治者耽迷长生，奢华纵乐。

君不见古人烧水银，变作北邙山上尘。……淮王身死桂树折，徐福一去音书绝。行路难，行路难，生死皆由天，秦皇汉武遭不脱，汝独何人学神仙。（《行路难》三首之三）

轻薄儿，面如玉，紫陌春风缠马足。双鞯悬金缕鹘飞，长衫刺雪生犀束。……朝游鼙鼙鼓声发，暮游鼙鼙鼓声绝。入门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阶月。（《公子行》）

**2. 哀恤黎庶疾苦**

顾况反映社会黑暗、民生凋弊的诗虽不如元结深刻，但在至德、乾元、大历年间的诗人中还是相当突出的。其《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以悯农始，以怨奢终，旨意昭然。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囝》一章，囝，哀闽也。）

开源之利，无乃塞源。一廛亦官，百廛亦官。啬夫孔艰，浸兮暵兮，申有螽兮，唯馨祀是患，岂止馁与寒。啬夫恣恣，稗盛苗衰。耕之耰之，稷穑锄犁，手胼足胝。水之蛭螾，吮喋我肌。（《上古》一章。上古，悯农也。）

长乐宫连上苑春，玉楼金殿艳歌新。君门一入无由出，唯有宫莺得见人。（《宫词》）

### 3. 题咏山水画乐

顾况对书画音乐有精湛的鉴赏力，他笔下的山水田园意境幽美。题画以画精神筋骨为审美标准。描绘音乐，取譬生新，对白居易《琵琶行》不无影响，口语俗调间用，别具一格。

家在双峰兰若边，一声秋磬发孤烟。山连极浦鸟飞尽，月上青林人未眠。（《临海所居》三首之三）

画精神，画筋骨，一团旋风瞥灭没。仰秣如上贺兰山，低头欲饮长城窟。此马昂然独出群，阿爷是龙飞入云。黄沙枯碛无寸草，一日行过千里道。展处把笔欲描时，司马一驹赛倾倒。（《梁司马画马歌》）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绦索金鎝头。……起坐可怜能抱撮，大指调弦中指拨。腕头花落舞衣裂，手下鸟惊飞拨剌。珊瑚席，一声一声鸣锡锡；罗绮屏，一弦一弦如撼铃。急弹好，迟亦好；宜远听，宜近听；左手低，右手举，易调移音天赐与。大弦似秋雁，联联度陇关；小弦似春燕，喃喃向人语。手头疾，腕头软，来来去去如风卷，声清泠泠鸣索索，垂珠碎玉空中落，美女争窥玳瑁帘，圣人卷上真珠箔。大弦长，小弦短，小弦紧快大弦缓。初调锵锵似鸳鸯水上弄新声，人深似太清仙鹤游秘馆。……弄调人间不识名，弹尽天下崛奇曲。胡曲汉曲声皆好，弹著曲髓曲肝脑。往往从空入户来，瞥瞥随风落春草。草头只觉风吹入，风来草即随风立。草亦不知风到来，风亦不知声缓急。（《李供奉弹箜篌歌》）



### （四）艺术特征及影响

顾况诗多古体，绝句次之，律体最少，而歌行最有特色。诗无定句、句无定式，长短错落。部分歌行学习吴地民歌，以俚词俗语写江南风土人情，以俗为奇。如《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其拟诗经之作，取首句一二字为题，点明旨意，给元白以启迪。还有部分歌行如《乌啼曲》，奇险崛峭，对韩愈、李贺有影响。顾诗风骨类元结，而意象词彩过之。但有古奥艰涩（如四言诗）和粗疏生硬之病。

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著师子项。奚奴跨马不搭鞍，立走水牛惊汉官。

江村小儿好夸骋，脚踏牛头上牛领。浅草平田攃过时，大虫著钝几落井。杜生知我恋沧州，画作一障张床头。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织女嫁牵牛。（《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

玉房掣锁声翻叶，银箭添泉绕霜堞。毕逋拨剌月衔城，八九雏飞其母惊。此是天上老鸦鸣，人间老鸦无此声。摇风杂佩耿华烛，夜听羽人弹此曲，东方曈曈赤日旭。（《乌啼曲》二首之一）

吴中山泉气状，英淑怪丽。太湖异石，洞庭朱实，华亭清唳，与虎丘、天竺诸佛寺，钧号秀绝。君出其中间，翕轻清以为性，结冷汰以为质，煦鲜荣以为词。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李太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皇甫湜《顾况诗集序》）

阎朝隐、顾况、卢仝、刘叉，推宕排阖，韩愈之所羡也。（王闿运《诗法一首示黄生》《湘绮楼说诗》卷七）

顾况诗极有气骨，但七言长篇，粗硬中时杂鄙句，惜有高调而非雅音。（《载酒园诗话·又编》）

# 第二节　刘长卿、韦应物

## 一　刘　长　卿



### （一）生平

《刘长卿集》十卷。字文房，至德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辨之者，除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新唐书·艺文志》）

长卿员外有吏干，刚而犯上，两度迁谪。（高仲武《中兴间气集》）

按：长卿进士及第在天宝六载（747）后。十四载，已任长洲尉。至德二载（757）冬陷狱，十二月遇赦。至德三载正月摄海盐令。上元元年（760）贬南巴尉。大历十、十一年（775、776）间贬睦州司马。大历末建中初，迁随州刺史。卒于贞元五至七年间（789—791），已罢随州任。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二。

## （二）诗歌内容

### 1. 悯时诗

刘长卿目睹安史之乱，对此他在诗中有所反映。但他没有杜甫那样颠沛饥寒的经历，又长期生活于较为安定的江南，所以哀叹嗟伤之情多于济危拯溺之志。这是中唐诗气骨顿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举目伤芜没，何年此战争。归人失旧里，老将守孤城。废戍山烟出，荒田野火行。独怜漸水上，时乱亦能清。（《奉使至申州伤经陷没》）

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迁。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当苗税充百官俸钱》）

万里兵锋接，三时羽檄惊。负恩殊鸟兽，流毒遍黎氓。朝市成芜没，干戈起战争。人心悬反复，天道暂虚盈。略地侵中土，传烽到上京。王师陷魑魅，帝座逼欃枪。渭水嘶胡马，秦山泣汉兵。关原驰万骑，烟火乱千甍。（《闻王师收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御中丞行营五十韵》）

### 2. 伤己诗

时代的灾难，个人两度刚直被贬的遭遇，在诗人心中留下深重的创伤，所以他在赠别、酬唱、吟景时，常抒发感伤之情、哀怨之音。



时危身赴敌，事往任浮沉。末路三江去，当时百战心。春风吴苑绿，古木剡山深。千里沧波上，孤舟不可寻。（《送行军张司马罢使回》）

地远心难达，天高谤易成。羊肠留覆辙，虎口脱余生。直氏偷金枉，于家决狱明。一言知己重，片议杀身轻。日下人谁忆，天涯客独行。（《按覆后归睦州赠苗侍御》）

不才甘谪去，流水亦何之。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新年作》）

### 3. 吊古诗

经盛历乱，使诗人的咏史吊古诗，感慨沧桑，悲叹身世，讽刺荒亡，更显深沉苍凉。

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夜乌啼。平江渺渺来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鸟不知陵谷变，朝飞暮去弋阳溪。(《登余干古城》)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长沙过贾谊宅》)

谊之迁谪，本因被谗，今云何事而来，含情不尽。(《唐诗别裁》卷一四)

昔贤怀一饭，兹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识，前朝楚水流。渚萍行客荐，山木杜鹃愁。春草茫茫绿，王孙旧此游。(《经漂母墓》)

方虚谷云意深不露。盖谓楚汉兴亡，唯有流水耳；一老母之墓，樵人犹能识之，以其有一饭之德于时也。(《唐诗别裁》卷一一)

### 4. 边塞诗

刘长卿的边塞诗苍凉悲怆，也融入个人遭际。



黄沙一万里，白首无人怜。报国剑已折，归乡身幸全。单于古台下，边色寒苍然。(《从军》六首之四)

三军疲马力已尽，百战残兵功未论。……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关山久辛苦。自矜倚剑气凌云，却笑闻笳泪如雨。万里飘飖空此身，十年征战老胡尘。赤心报国无片赏，白首还家有几人。(《疲兵篇》)

## （三）艺术特征

### 1. 情融景中，兴在象外

刘长卿遭乱被贬，于节气物候的变异，人事的更迁有特殊的敏感，细致的体味，善把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融为一体，追求意境完美，感情深挚，思致幽细。故其诗铸意巧而不纤弱，笔力工而无斧

凿。赠别、伤离之作，情致凄婉，尤多精品。

摇落暮天迥，青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余干旅舍》）

留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苹。（《饯别王十一南游》）

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别严士元》）

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江中对月》）

刘长卿最得骚人之兴，专主情景。（《唐音癸签》卷七引《吟谱》）

刘长卿集凄婉清切，尽羁人怨士之思。盖其情性固然，非但以迁谪故。譬之琴有商调，自成一格。（《麓堂诗话》）

刘长卿体物情深，工于铸意，其胜处有迥出盛唐者。“黄叶减余年”，的是庾信王褒语气。“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春归”句何减薛道衡《人日思归》语？“寒鸟数移柯”，与隋炀“鸟击初移树”同，而风格欲逊。“鸟似五湖人”，语冷而尖，巧还伤雅，中唐身手于此见矣。（《诗镜总论》）

文房诗多兴在象外，专以此求之，则成句皆有余味不尽之妙矣。（《昭昧詹言》卷一八）

刘文房诗，以研炼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断截晚唐家数。（《艺概·诗概》）

### 2．“五言长城”



刘长卿五言古律风格清淡幽冷，语言洗炼，意境疏朗。其苍老沉郁者类杜甫，而深厚雄浑不若，其疏淡幽远，间有禅意者近王孟。

随州刘君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綦系）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

刘长卿诗……其命意造句，似欲揽少陵、摩诘二家之长而兼有之，而各有不相及不相似处。其不相似不相及，乃所以独成其为文房也。（《诗筏》）

刘文房“东风吴草绿，古木剡山深”，“野雪空斋掩，山风古殿开”，色相清空，中唐独步。（《诗薮·内编》卷四）

刘长卿五律胜于钱起。《穆陵关》、《吴公台》、《漂母墓》，皆言外有远神。《余干旅舍》前六句叙尽寂寥之景，结以情收之，亦"吹笛关山"之体。（吴乔《围炉诗话》卷二）

### 3. 众体皆工

长卿诗众体皆工，一般说来，他的近体优于古体，律胜绝，五古胜七古，七律亦多佳作。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送灵澈上人》）

随州诗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然其含情悱恻，吐辞委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众体皆工，不独五言为长城也。（卢文弨《刘随州文集题辞》《抱经堂文集》卷七）

盛唐摩诘，中唐文房，五六七言绝俱工，可言才矣。（《诗薮·内编》卷六）

随州'五言长城'，七律亦最佳，然气象骨力，降开、宝诸公一等。（《剑溪说诗·卷下》）

随州七律，渐入坦迤矣。坦迤则一往易尽，此所以启中、晚唐之滥觞也。（《石洲诗话》卷二）



长卿诗的缺点在意境词语多雷同，少变化，结尾尤甚。

长卿……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卷下）

### （四）历史地位

刘长卿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表现出盛唐向中唐的转变。他的诗已不再有盛唐恢宏的气势，飞扬的神采，而多忧生、哀时，伤感，审美情趣也由壮美浑成向婉转纤巧转变。要之，为盛唐余音，中唐先声。

刘长卿《献淮宁节度》一篇，如“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李端、韩翃之先鞭也。“渔阳老将多回席，鲁国诸生半在门”，王建、张籍之鼻祖也。结语更及王维、李颀风调，起语亦自大体，几欲上薄盛唐，然细按之，自是中唐诗。（《唐音癸签》卷十）

昔人编诗，以开元、大历初为盛唐，刘长卿开元，至德间人，列之中唐，殊不解其故。细阅其集，始知之。刘有古调，有新声。盛唐人无不高凝整浑，随州短律，始收敛气力，归于自然，首尾一气，宛若面语。其后遂流为张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逾于人我，无复高足阔步，包括宇宙，综揽人物之意。虽孟襄阳诗，亦有因语真而意近，以机圆而体轻者，然不佻不纤。随州始有作态之意，实溽暑中之一叶落也。（《载酒园诗话·又编》）

刘长卿诗能以苍秀接盛唐之绪，亦未免以新隽开中晚之风。（《诗筏》）

## 二 韦应物

### （一）生平

韦应物，京兆长安人。少以三卫郎事明皇，晚更折节读书。永泰中，授京兆功曹，迁洛阳丞。大历十四年，自鄠令制除栎阳令，以疾辞不就。建中三年，拜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史。久之，调江州，追赴阙，改左司郎中，复出为苏州刺史。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唯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客，与之酬倡。其诗闲淡简远，人比之陶潜，称“陶韦”云。（《全唐诗》卷一八六）



按：韦应物（737—792?），两唐书无传。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其出生于艺术之家，伯鉴、父銮、从兄弟鹛名录于《历代名画记》。安史之乱前，为玄宗侍卫，任侠不羁。759—769就读太学，为洛阳丞，因惩不法军骑被讼弃官。此期诗多反映现实。774—785间任京兆府功曹并摄高陵宰，出使云阳视察灾情。迁鄠县令，除栎阳令，建中二年（781）四月除比部员外郎，四年出为滁州刺史。786—792? 年间，先后为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故有韦左司、韦苏州之称。

### （二）诗歌内容

#### 1. 怀恋盛世，讽刺奢华

韦应物回忆少时扈从行幸，怀恋开、天盛世，有不胜今昔盛衰之叹，昔时荒唐放纵生活之悔。对于玄宗及其佞幸的骄奢淫逸，多借史兴讽，直接揭露批判不够。

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游幸年。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沓溢四鄽。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朝廷无事共欢燕，美人丝管从九天。一朝铸鼎降龙驭，小臣髯绝不得去。……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敝裘羸马冻欲死，赖遇主人杯酒多。（《温泉行》）

白沙亭上逢吴叟，爱客脱衣且沽酒。问之执戟亦先朝，零落艰难却负樵。亲观文物蒙雨露，见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无一事，欢游洽宴多颁赐。尝陪月夕竹宫斋，每返温泉灞陵醉。星岁再周十二辰，尔来不语今为君。盛时忽去良可恨，一生坎坷何足云。（《白沙亭逢吴叟歌》）

汉武好神仙，黄金作台与天近。王母摘桃海上还，感之西过聊问讯。……花开子熟安可期，邂逅能当汉武时。颜如芳华洁如玉，心念我皇多嗜欲。……由来在道岂在药，徒劳方士海上行。（《汉武帝杂歌》三首之一）

晋武平吴恣欢燕，余风靡靡朝廷变。嗣世衰微谁肯忧，二十四友日日空追游。……祸端一发埋恨长，百草无情春自绿。（《金谷园歌》）



至若"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等句，乃建中初遇故人，凄然而论旧，自道其盛时气概，于今为可悲耳。独是折节问学以来，更仕途起伏数十年，所居未尝不焚香扫地，又多与文学高士释子相往还。以恒情论之，少年无赖作横之事，有忸怩不欲为他人道者，而韦不讳言之，且历历为著于篇，可谓不自文其过之君子矣。（《剑溪说诗·又编》）

#### 2. 谴责割据，鼓励平叛

在中唐诗人中，韦应物是较早把藩镇割据作为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在诗中加以反映的。他热情歌颂了睢阳军民据城抗敌的壮烈事迹，为张巡褒颂立传，勉励友人勤王勘乱。在寓言诗中，他深刻揭露藩镇首鼠两端，坐观成败，保存实力；蚕食弱小，渔肉人民却不

遗余力。

豺虎犯天纲，升平无内备。长驱阴山卒，略践三河地。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智。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穷年方绝输，邻援皆携贰。使者哭其庭，救兵终不至。重围虽可越，藩翰谅难弃。饥喉待危巢，悬命中路坠。甘从锋刃斃，莫夺坚贞志。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空城唯白骨，同往无贵贱。哀哉岂独今，千载当歔欷。（《睢阳感怀》）

秦皇既恃险，海内被吞食。及嗣同覆颠，咽喉莫能塞。……徒欲扼诸侯，不知恢至德。圣朝及天宝，豺虎起东北。下沉战死魂，上结穷冤色。古今虽共守，成败良可识。藩屏无俊贤，金汤独何力。（《经函谷关》）

此叹西京失守，谓徒险之不足恃也。起得雄杰称题，具见形势。……议论正大，可为经国至言，亦绝好诗篇。（《剑溪说诗·又编》）

古宅集袄鸟，群号枯树枝。黄昏窥人室，鬼物相与期。……岂无鹰与鹯，饱食不肯飞。既乖逐鸟节，空养凌云姿。孤负肉食恩，何异城上鸱（《杂体》五首之二）

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萧条孤烟绝，日人空城寒。（《广德中洛阳作》）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羁离守远郡，虎豹满西京。……函谷行人绝，淮南春草生。……何当四海晏，甘与齐民耕。（《京师叛乱寄诸弟》）

寇贼起东山，英俊方未闲。闻君新应募，籍籍动京关。……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寄畅当》）



### 3. 揭露诛求哀恤民瘼

韦应物为官清正宽简，奖耕轻税，与民生息。他在诗中将统治者奢华享乐与贫民啼饥号寒对比描写，揭露同情，寓意彰然。且有自愧自责之意。

韦公多恤人之意，极近次山。（《剑溪说诗·又编》）

直方难为进，守此微贱班。开卷不及顾，沉埋案牍间。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携手相与还。（《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

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到郡方逾月，终

朝理乱丝。……岂待干戈戢，且愿抚惸嫠。(《始至郡》)

风物殊京国，邑里但荒榛。赋繁属军兴，政拙愧斯人。(《答王郎中》)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杂体》五首之三)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岑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采玉行》)

韦苏州《赠李儋》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郡中燕集》云："自惭居处崇，未睹在（原诗作"斯"）民康。"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黄彻《䂬溪诗话》卷二）

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唐音癸签》卷七引刘须溪语)

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试观《高陵书情》云："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此可与《春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艺概·诗概》)

### 4. 吟咏山水田园

韦应物以正直不容于世，仕途多蹇，更有丧妻之哀，宿疾之苦。故诗多归隐之思，山水田园之作，情致风格兼学陶谢，素为后人称颂，也有过于孤寂低沉之处。



前舟已眇眇，欲渡谁相待。秋山起暮钟，楚雨连沧海。风波离思满，宿昔容鬓改。独鸟下东南，广陵何处在。(《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

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寺居独夜寄崔主簿》)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始。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幽居》)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寄全椒山中道士》)

## （三）艺术特征

### 1. 高雅闲淡的审美情趣

韦应物及其酬唱的诗友，都擅长山水诗，崇尚高雅闲淡，自然幽远。反对刻意雕饰，主张直抒性情。

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彻底清。（《赠王侍御》）

高词弃浮靡。（《赠丘员外》）

高文秉天机。（《赠李判官》）

吴兴僧昼，字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全不称赏，昼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公吟讽，大加叹咏。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得，非卒能致"。（赵璘《因话录》卷四）

刘太真与韦书云："顾著作来，（况也）以足下《郡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畅茂遒逸如此！宋、齐间沈、谢、吴、何，始精于理意，然缘情体物，备诗人之旨，后之传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横流，师挚之始，《关雎》之乱，于足下之文见之矣。"（《唐诗纪事》卷二六）

### 2. 寓浓于淡的艺术风格

韦应物诗抒真情，寓厚意，故情韵悠长，善写景，鲜隶事，多白描，绝雕饰，有景中情、画外意，故能寓浓于淡。



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入室掩无光，衔哀写虚位。凄凄动幽幔，寂寂惊寒吹。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咨嗟日复老，错莫身如寄。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出还》）

古今悼亡之作，惟韦公应物十数篇，淡缓凄楚，真切动人，不必语语沉痛，而幽忧郁堙之气，直灌输其中，诚绝调也。（《剑溪说诗·又编》）

悼亡诗必极写悲痛，韦公"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亦以淡笔写之，而悲痛更甚。（《岘佣说诗》）

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白居易《与元九书》）

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

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州诗无一字造作，直是自在。（《唐音癸签》卷七引朱熹语）

韦诗至处，每在淡然无意，所谓天籁也。（《唐诗别裁》卷三）

韦诗淡然无意，而真率之气自不可掩。（《剑溪说诗》卷上）

### 3. 长于五言和古体

其诗七言不如五言，近体不如古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

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闻雁》）

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登楼寄王卿》）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

韦苏州律诗似古，刘随州古诗似律。（张戒《岁寒堂诗话》）

韦应物诗平平处甚多，至于五字句，则超然出于畦径之外。如《游溪》诗"野水烟鹤唳，楚天云雨空。"《南斋》诗"春水不生烟，荒冈筠翳石。"《咏声诗》"万物生自听，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岂下于"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哉。故白乐天云："韦苏州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东坡亦云："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韵语阳秋》卷一）

大历而后，风格潮降，独韦应物以古诗称于时。（《诗学源流考》）



左司歌行，极华赡中仍加淡逸，特风调稍逊王李诸公，然王、李较之意浅。（《剑溪说诗·又编》）

中唐五言绝，苏州最古，可继王、孟。《寄丘员外》、《闻门》、《闻雁》等作皆悠然。（《诗薮·内编》卷六）

## （四）渊源和影响

韦应物上承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是大历诗歌冲和、淡泊的风格，宁静、幽远的意境和重视提炼警句、秀句的首倡者。

后人学陶，以韦公为最深，盖其襟怀澄淡，有以契之也。（《岘佣说诗》）

韦公古淡胜于右丞，故于陶为独近。如："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不觉朝已晏，起

来望青天"，如出五柳先生口也。(《岘佣说诗》)

五言古体源出于陶，而镕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但以为步趋柴桑，未为得实。(《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韦诗古淡见致，本之陶令，人所知也。集中实有蓝本大谢者，或不之觉，特为拈出。如"性惬形岂劳，境殊路遗缅"，"无累恒悲往，长年觉时速"，"适悟委前忘，清言怡道心"，"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积喧忻物旷，听玩觉景驰"等句皆是。至于"填壑跻花界，叠石构云房"，"风条洒余霭，露叶承新旭"，"摘叶爱芳在，扪竹怜粉汙"，"缘崖摘紫房，扣槛集灵龟"，则依依晋宋诸公佳致矣。(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

韦诗对白居易、柳宗元有影响。

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白居易《自吟拙什》)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古。又怪韦苏州，诗情亦清闲。(白居易《题浔阳楼》)

唐人中，王、孟、韦、柳四家，诗格相近，其诗皆从苦吟而得。人但见其澄淡精致，而不知其几经淘洗而后得澄淡，几经镕炼而后得精致。(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诗法萃编》卷六)

韦应物的《王母歌》、《采玉行》对李贺的《老夫采玉歌》和《梦天》诗的构思也不无启迪。



## 第三节 大历十才子

### 一 所谓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的成员，记载歧义纷出。以姚合《极玄集》所载最早，《新唐书·文艺传·卢纶传》所载同，故后人多以此为准。

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姚合《极玄集》上）

按：关于十才子的成员，《唐诗纪事》卷三〇卢纶条同上，而同书卷李益条、江邻几《嘉祐杂志》所载，则别有几种说法，去中孚、审、翃、峒而增李益、郎士元、李嘉祐、皇甫曾等，或因原十才子中有数家今存诗不多，后世诗评家以己意增删所致，对此，《诗薮·外编》卷三及王士禛《分甘余话》卷三均有论辨，可参。

十才子多出身中小官僚地主家庭，官小位卑，却多为权门清客。他们的诗从一些侧面反映了时代动乱，如安史之乱、回纥劫掠，泾原兵变等。但他们性格软弱，缺乏济世拯物的抱负和才能，于是采取与现实拉开距离的态度，放情山水，互相以诗歌酬唱。在艺术上相互推挹切磋，风格精细工巧，闲淡幽远。故并称。

十才子如司空（曙）附元载之门，卢纶受韦渠牟之荐，钱起、李端入郭氏贵主之幕，皆不能自远权势。（《唐音癸签》卷二五）

唐卢纶与吉中孚……皆以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按所列同《极玄集》）。宪宗尤爱纶文，至诏张仲素访其遗稿。故纶集中往往有赠诸人诗，所谓"旧录藏云穴，新诗满帝乡"者，送中孚之诗也；"引水忽惊冰满涧，向田空见石和云"者，寄沣、端之诗也；"拥褐觉霜下，抱琴闻雁来"者，同沣宿旅舍之诗也；"风倾竹上雪，山对酒边人"者，题苗发竹间亭诗也；"桂树曾同折，龙门几共登"者，寄端、峒、曙、沣之诗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诗云："听猿看楚岫，随雁到吴洲。"耿沣寄曙云："老医迷旧疾，朽药误新方。"李端寄纶云："熊寒方入树、鱼乐稍离渊。"……诸人更倡迭和，莫非佳句，盖草木臭味既同，则金兰契分弥笃尔。（《韵语阳秋》卷四）



## 二 生 平

### （一）钱起

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天宝十载进士。历校书郎、终尚书郎、太清宫使。（《极玄集》卷上）

大历中官司勋员外郎、司封郎中，终考功郎中。（《全唐文》卷三七九）

按：钱起为天宝九载进士。开元二十六、七年间曾有荆州之游，乾元元年至宝应二年为蓝田尉，与王维酬唱。太清宫使例由宰相兼，《极玄集》恐误，起终仕考功郎中。详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

（二）卢纶

卢简辞，字子策，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后徙家于蒲（今山西永济县）。祖翰。父纶，天宝末举进士，遇乱不第，奉亲避地于鄱阳，与郡人吉中孚为林泉之友。大历初，还京师，宰相王缙奏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会缙得罪，坐累。久之，调陕府户曹、河南密县令。建中初，为昭应令。朱泚之乱，咸宁王浑瑊……乃拔纶为元帅判官、检校金部郎中。贞元中，吉中孚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典邦赋，荐纶于朝。会丁家艰，而中孚卒。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诰，居无何，卒。（《旧唐书·卢简辞传》）

按：纶字允言，生于748年，卒于798、799年间。大历六年（771）左右由元载荐任阌乡尉。不久即为密县令，不是在“缙得罪，坐累”之后。详《唐才子传校笺》卷四。

（三）耿湋

湋，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也。宝应二年洪源榜进士。……初为大理司法。充括图书使来江、淮，穷山水之胜。仕终左拾遗。（《唐才子传》卷四）



按：湋中进士后，曾任周至尉。大历初继任左拾遗，大历十、十一年间以是职充括图书使，与严维、刘长卿、秦系等在江淮一带酬唱。贞元初返京，方任大理司直。约卒于贞元三年后不久。由戴叔伦赠诗知其曾从军辽城。详《唐才子传校笺》卷四。

（四）韩翃

韩翃，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三载杨纮榜进士。侯希逸素重其才，至是表佐淄青幕府。罢，闲居十年。及李勉在宣武，复辟之。德

宗时，制诰阙人，中书两进除目，御笔不点，再请之，批曰："与韩翃"。时有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宰相请孰与，上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也。"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终中书舍人。（《唐才子传》卷四）

按：翃约于宝应元年（762）至永泰元年（765）在侯希逸幕。闲居十年左右后，于大历九年（774）后相继为汴宋节度使田神玉、李忠臣、李勉幕僚。建中元年（780）内迁驾部郎中、知制诰。建中末、贞元初卒于中书舍人任。详《唐代诗人丛考·〈柳氏传〉与〈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许尧佐《柳氏传》、孟棨《本事诗·情感》，载其与柳氏逸事。

### （五）李端

李端，字正已，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大历五年进士。……历校书郎。终杭州司马。（姚合《极玄集》卷上）

郭暧，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国史补》卷上）

按：端为诗人李嘉祐侄。约卒于兴元元年（784）至贞元三年（787）间。详《唐代诗人丛考·李端考》。



## 三 诗歌内容

### （一）边塞生活

十才子中卢纶的边塞诗写得较多且好。此外，耿沣、李端、韩翃等也有佳制。其中有表现报国之志和战地生活的，为盛唐边塞诗的余响，而那些同情贫病还乡、孤苦无告的军人和寡妇的内容，则是对边塞诗题材的开拓，并有中唐的时代特点。

胡尘已灭天山外，闭阁阴阴日复曛。栎上骅騮嘶鼓角，门前老将识风云。旌旗四面高秋见，丝竹千家静夜闻。谁道古来多计策，功成唯有李将军。（耿

沣《上裴行军中丞》)

雁塞日初晴，狐关雪复平。危楼缘广漠，古窦傍长城，拂剑金星出，弯弧玉羽鸣。谁知俘虏者，贾谊是书生。(李端《度关山》)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之三)

黄骢少年舞双戟，目视旁人皆辟易。百战能夸陇上儿，一身复作云中客。寒风动地气苍茫，横吹先悲出塞长。敲石军中传夜火，斧冰河畔汲朝浆。前锋直指阴山外，虏骑纷纷胆应碎。匈奴破尽始看归，金印酬功如斗大。(韩翃《送孙泼赴云中》)

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卢纶《逢病军人》)

山店门前一妇人，哀哀夜哭向秋云。自说夫因征战死，朝来逢著旧将军。(李端《宿石涧店闻妇人哭》)

### (二) 社会现实

十才子诗对战乱后城乡的荒败贫苦，有些客观的反映，个别诗有一定深度，但数量少，且不能代表他们作品的主要艺术风格。

凤凰池里沸泉腾，苍龙阙下生云根。阴精离毕太淹度，倦鸟将归不知树。愁阴惨淡时殷雷，生灵垫溺若寒灰。公卿红粒爨丹桂，黔首白骨封青苔。貂裘玉食张公子，炰炙薰天戟门里。且如歌笑日挥金，应笑禹汤能罪己。(钱起《秋霖曲》)



京洛风尘后，村乡烟火稀。少年曾失所，衰暮欲何依。夜静临江哭，天寒踏雪归。时清应不见，言罢泪盈衣。(李端《代村中老人答》)

老人独坐倚官树，欲语潸然泪便垂。陌上归心无产业，城边战骨有亲知。余生尚在艰难日，长路多逢轻薄儿。绿水青山虽似旧，如今贫后复何为。(耿沣《路旁老人》)

百战无军食，孤城陷虏尘。为伤多易子，翻吊浅为臣。漫漫东流水，悠悠南陌人。空思前事往，向晓泪沾巾。(耿沣《宋中》)

睢阳陷虏日，外绝救兵来。世乱忠臣死，时清明主哀。荒郊春草遍，故垒野花开。欲为将军哭，东流水不回。(李端《过宋州》)

洛下仍传箭，关西欲进兵。谁知五湖外，诸将但争名。(卢纶《夜泊金陵》)

长安不可望，远处边愁起。辇毂混戎夷，山河空表里。……不知涿鹿战，早晚蚩尤死。渴日候河清，沉忧催暮齿。（钱起《广德初銮驾出关后登高愁望》二首之一）

乱离无处不伤情，况复看碑对古城。路绕寒山人独去，月临秋水雁空惊。（卢纶《至德中途中书事却寄李僩》）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寒食》）

日暮黄云合，年深白骨稀。旧村乔木在，秋草远人归。废井莓苔厚，荒田路径微。唯余近山色，相对似依依。（耿湋《宋中》）

### （三）赠别吟景

初唐多应制之作，盛唐多边塞之篇，中唐多送别之什。赠别酬唱、题咏山水在大历十才子诗中约占三分之一以上，也最能代表他们诗歌的艺术风格。这种题材的变化是由时代政治、社会心理的不同引起的。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卢纶《晚次鄂州》）

愁心一倍长离忧，夜思千重恋旧游。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诸溪近海潮皆应，独树边淮叶尽流。别恨转深何处写，前程唯有一登楼。（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



百战荒城复井田，几家春树带人烟。黎甿久厌蓬飘苦，迟尔西南惠月传。（钱起《送修武元少府》）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峡口花飞欲尽春，天涯去住泪沾巾。来时万里同为客，今日翻成送故人。（司空曙《峡口送友》）

数亩东皋宅，青春独屏居。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强饮沽来酒，羞看读了书。闲花开满地，惆怅复何如。（耿湋《春日即事》）

日落众山昏，潇潇暮雨繁。那堪两处宿，共听一声猿。（李端《溪行遇雨寄柳中庸》）



登登山路行时尽，决决溪泉到处闻。风动叶声山犬吠，一家松火隔秋云。

(卢纶《山店》)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司空曙《江村即事》)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不见人，江上数峰青。(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十才子之间有一类长篇赠别诗，体同传记，详述友人身世，铺叙行程，兼工写景，既是赠别题材的拓展，又具有史料价值。

青袍芸阁郎，谈笑挹侯王。旧篆藏云穴，新诗满帝乡。名高闲不得，到处人争识。谁知冰雪颜，已杂风尘色。此去复如何，东皋歧路多。……下淮风自急，树杪分郊邑。送客随岸行，离人出帆立。渔村绕水田，淡淡隔晴烟。欲就林中醉，先期石上眠。……仙成不可期，多别自堪悲。为问桃源客，何人见乱时。(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

## 四 艺术特征

### (一) 刻画深细，描写精工

十才子才力不像盛唐大家那样宏肆杰逸，感情不如盛唐那样浓烈执着，便向精工深细处着力。时局的动乱反复，人情的世态炎凉，使他们对悲惨、忧郁、惊异、迷惘、凄怆、哀伤、失落等情绪心理的感受格外敏感、深切。



中唐诗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单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

盛唐不朽，大历以后，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陈浊麻木之病，渐入于巧。(吴乔《围炉诗话》卷三)

大历诸公，善于言情，工于选料。(《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刘长卿外，卢纶为佳。其诗亦以真而入妙，如“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貌衰缘药尽，起晚为山寒。”“语少心长苦，愁深醉自迟。”“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皆能使人情为之移，甚者欷歔欲绝。(《载酒园诗话·又编》)

耿拾遗(沣)诗举体欲真，“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浅言偏深世情。

(《唐音癸签》卷七)

### (二) 意境淡远幽冷，表达委婉含蓄

十才子的诗喜欢描写淡远幽冷的意境，以慰藉他们感伤的心灵、幻灭的理想，以求心理的平衡。他们善于把感受、旨意表达得含蓄委婉。淡致远韵，耐人品味。

大概中唐以后，稍厌精华，渐趋淡净，故五、七言律清空流畅，时有可观。(《诗薮·内编》卷四)

王、孟及大历十才子诗皆尚清雅。(《艺概·诗概》)

详大历诸家风尚，大抵厌薄开、天旧藻，矫入省净一途。自刘、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时数贤，窍籁即殊，于喁非远，命旨贵沉宛有含，写致取淡冷自送。玄水一歃，群酞覆杯，是其调之同。而工于浣濯，自艰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揣诣五言，擅场饯送，外此无他大篇伟什岿望集中，则其所短尔。(《唐音癸签》卷七)

作诗嫌于意随言尽，如仲文《登覆釜山遇道人》第二篇曰："真气重嶂里，知君嘉遁幽。山阶压丹穴，药井通伏流。道者带经出，洞中携我游。欲骖白蜺去，且为紫芝留。忽忆武陵事，别家疑数秋。"……如此转笔，真可云水穷云起矣。(《载酒园诗话·又编》)

### (三) 律绝工整炼饰



十才子工律体、少古体。在律诗形式上，盛唐常以古为律，杜甫为避圆熟，故作拗体。十才子的律诗，特别是七律的音节对仗，更趋平整、纯熟、工稳，更注重炼饰词句。对此，元结《箧中集·序》的批评，有的放矢，但他们对诗歌艺术的贡献，应予肯定。

初唐体质浓厚，格调整齐，时有近拙近板处；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时有太实太繁处；中唐淘洗清空，写送流亮。七言律至是，殆无可指摘，而体格渐卑，气运日薄，衰态毕露矣。(《诗薮·内编》卷五)

大历诸子，实始争工字句，然隽不伤炼，巧不伤纤，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耐人吟讽。(《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大历间诗，风格又变，近体则征声选色，古诗则片甲一鳞，拙以冗长，巧于用短。(《静居绪言》)

初大历中，诗人李端、钱起、韩翃辈能为五言诗。而辞情捷丽，纶作尤工。(《旧唐书·卢简辞传》)

(钱)员外诗，体格新奇，理致清赡。越从登第，挺冠词林。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嫚，迥然独立，莫之与群。……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中兴间气集》卷上)

韩员外诗，匠意近于史，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多士之选也。如"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简布润，山舍荔枝繁"……方之前载，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同上)

韩君平七律健丽而对仗天成，七绝亦神情疏畅。(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一)

韩翃在天宝中已有名，其诗始修辞逞态，有风流自赏之意。……第姿韵虽增，风气亦渐降。至若"葛花满地能消酒，栀子同心好赠人"，"下箸已怜鹅炙美，开笼无奈鸭媒娇，"……骎骎已人轻靡，为晚唐风调矣。(《载酒园诗话·又编》)

耿沣诗善传荒寂之景，写细碎之事。……读之令人凄然。(同上)

十才子诗工巧有余，浑厚不足；重炼字句，疏于铸意构篇。

钱、刘以下，句渐工，语渐切，格渐下，气渐悲。(《诗薮·内编》卷六)

开宝诸公用心处，在诗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历以后，渐渐束心于句，句虽佳，而诗之大端失矣。(《围炉诗话》卷一)



## 第四节 其他文人

### 一 戴叔伦

#### (一) 生平

戴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师事萧颖士，为门人冠。刘晏管盐铁，表主运湖南，至云安，杨子琳反，驰客劫之曰："归我金币，可缓死。"叔伦曰："身可杀，财不可夺。"乃舍之。嗣曹王皋领湖南、江西，表在幕府。……试守抚州刺史，民岁争溉灌，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岁广，

狱无系囚。俄即真。……齐映、刘滋执政，叔伦劝以“屯难未靖，安之者莫先于兵，兵所藉者食，故金谷之司不轻易人。……”映等重其言，迁容管经略使……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称最。德宗尝赋中和节诗，遣使宠赐，代还，卒于道，卒五十八。(《新唐书·戴叔伦传》)

按：戴叔伦（732—789），其郡望为谯国，一说字次公。曾为杭州新城县令。大历四年（769）为刘晏督赋荆南，劝扬子琳归顺。建中元年五月，以监察御史里行出东阳令。二年春，入李皋幕，三年随转江西，四年（784）三四月间以祠部郎中衔，为江西节度使留后，统领府事。兴元元年（784）冬，奉皋命使奉天。贞元元年（785）刺抚州，四年改容州刺史，五年六月卒。详《唐代诗人丛考·戴叔伦的事迹系年及作品的真伪考辨》。《全唐文》卷五〇二有权德舆所作《墓志铭·并序》，可参。

### （二）诗歌内容

#### 1. 哀痛时艰

戴叔伦数为令牧，素负政声。既不屈于死地，又赴难于奉天，大节凛然。诗能反映时艰。



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余枯茎。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瓶无粟。十月移屯来向城，官教去伐南山木。驱牛驾车入山去，霜重草枯牛冻死。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天南泪如雨。(《屯田词》)

巨孽盗都城，传闻天下惊。陪臣九江畔，走马来赴难。伏奏见龙颜，旋持手诏还。单车不可驻，朱槛未遑攀。……郑君间世贤，忠孝乃双全。大义弃妻子，至淳易生死。……拜阙奏良图，留中沃圣谟。洗兵救卫郡，诱敌讨幽都。(《奉天酬别郑谏议》)

君去方为宰，干戈尚未销。邑中残老小，乱后少官僚。廨宇经兵火，公田没海潮。(《送谢夷甫宰余姚县》)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

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女耕田行》)

### 2. 边塞述志

戴叔伦边塞诗，境界壮阔，气势劲豪，为盛唐余响，然已饶议论，有中唐边塞诗特色。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塞上曲二首之二》)

仗剑万里去，孤城辽海东。旌旗愁落日，鼓角壮悲风。野迥边尘息，烽消戍垒空。辕门正休暇，投策拜元戎。(《送耿十三沣复往辽海》)

### 3. 羁旅抒情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除夜宿石头驿》)

出门逢故友，衣服满尘埃。岁月不可问，山川何处来？倚城容敝宅，散职寄灵台。自此留君醉，相欢得几回。(《吴明府自远而来留宿》)

白发照乌纱，逢人只自嗟。官闲如致仕，客久似无家。夜雨孤灯梦，春风几度花。故园归有日，诗酒老生涯。(《客中言怀》)

### 4. 学习民歌

戴学习民间曲词，以小令写边地景物，还仿吴越民歌，描绘越中如画景色，如《苏溪亭》、《兰溪棹歌》等。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月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兰溪棹歌》)

## (三) 艺术特点

戴叔伦论诗主景外景、景外象。为诗长于五律，善点染，工刻划，有意境，“其骨稍软”之评，恐不尽然；其七古开元白张王之先，“皮松肌软”之讥，持论过苛。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司空图《与极浦书》）

其诗体格虽不越中□。然"廨宇经山火，公田没海潮"，亦指事造形，其骨稍软，故诗家少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上）

尔时诗格日卑，幼公已云矫矫，愚不能人云亦云也。（《唐诗别裁》卷一一）

容州七古，皮松肌软。（《石洲诗话》卷二）

《女耕田行》曰：……此诗语直而气婉，悲感中仍带勉励……张司业得其致，王司马肖其语，白少傅时或得其言，此殆兼三子之长先鸣者也。（《载酒园诗话·又编》）

## 二 戎 昱

### （一）生平

《戎昱集》五卷。卫伯玉镇荆南从事，后为辰州、虔州二刺史。（《新唐书·艺文志四》）

按：戎昱两唐书无传，《唐才子传》所载误讹甚多，据《唐代诗人丛考》，昱入卫幕在大历四年（769）前。四、五年入湖南崔瓘府。十一年至建中二年（781）为桂管观察使李昌巙掌文字。三年在长安任监察御史之类职，四年出为辰州刺史。贞元二年（786）入长安，七年在虔州刺史任，十四年前后，似曾守湖南永州。早年曾为颜真卿属吏。



### （二）诗歌内容

#### 1. 忧国伤时，报国用世

戎昱关心时局，哀恤民瘼，对借回纥平叛，反成祸患，深表忧虑。诗中既有报国之志，又有仕途坎坷之悲，以《苦哉行》五首为代表。



彼鼠侵我厨，纵狸授粱肉。鼠虽为君却，狸食自须足。冀雪大国耻，翻

是大国辱。膻腥逼绮罗，砖瓦杂珠玉。登楼非骋望，目笑是心哭。何意天乐中，至今奏胡曲。（《苦哉行》五首之一）

妾家清河边，七叶承貂蝉。……有时最远出，只到中门前。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铤。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弯弓猎生人，百步牛羊膻。脱身落虎口，不及归黄泉。苦哉难重陈，暗哭苍苍天。（《苦哉行》五首之四）

剑门兵革后，万事尽堪悲。鸟鼠无巢穴，儿童话别离。山川同昔日，荆棘是今时。征战何年定，家家有画旗。（《入剑门》）

渭水战添亡虏血，秦人生睹旧朝仪。自惭出守辰州畔，不得亲随日月旗。（《辰州闻大驾还宫》）

少年无事学诗赋，岂意文章复相误。东西南北少知音，终年竟岁悲行路。……险巇唯有世间路，一晌令人堪白头。（《苦辛行》）

过因谗后重，恩合死前酬。……今朝两行泪，一半血和流。（《再赴桂州先寄李大夫》）

### 2. 边塞情事

昱尝居陇西，弟殁胡军，诗多边塞情事。

莫话边庭事，心摧不欲闻。数年家陇地，舍弟殁胡军。每念支离苦，常嗟骨肉分。急难何日见，遥哭陇西云。（《逢陇西故人忆关中舍弟》）

城上画角哀，即知兵心苦。试问左右人，无言泪如雨。何意休明时，终年事鼙鼓。（《塞下曲》之五）

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铁衣霜雪重，战马岁年深。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塞下曲》之六）



## （三）诗歌艺术特点

戎昱时事边塞诸作渐多议论，时见精警。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咏史》）

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过因谗后重，恩合死前酬。”此亦议论之佳者矣。（《诗镜总论》）

戎昱写景赠别诗，抒情哀婉，体物工细，选语轻巧，开中晚唐诗风。

风卷寒云暮雪晴，江烟洗尽柳条轻。檐前数片无人扫，又得书窗一夜明。(《霁雪》)

岁暮天涯客，寒窗欲晓时。君恩空自感，乡思梦先知。重谊人愁别，惊栖鹊恋枝。不堪楼上角，南向海风吹。(《桂州岁暮》)

昱诗……格气稍劣，中间有绝似晚作。然风流绮丽，不亏政化，当时赏音，喧传翰苑，固不诬矣。(《唐才子传》卷三)

## 三　李　益

### (一) 生平

李益，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以是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宪宗雅闻其名，自河北召还，用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其幽州诗句(按：指"不上望京楼"句)降居散佚。俄复用为秘书监，迁太子宾客、集贤学士判院事，转右散骑常侍。太和初，以礼部尚书致仕，卒。(《旧唐书·李益传》)



益，姑臧(今甘肃武威县)人，字君虞。大历四年登第。(《唐诗纪事》卷三〇)

益录其从军诗赠左补阙卢景亮，自序云：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因军中酒酣，或时塞上兵寝，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章皆出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欤？亦其坎轲当世，发愤之所致也。(同上)

大历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珣瑜，李益及第。(《唐会要》七六制科举)

按：益(748—827)，制科及第，授郑县主簿。大历九年(774)至十二年入臧希让幕；建中二年(781)入李怀光幕；贞元元年(785)入杜希全幕；贞元六、七年入张献甫幕；贞元十三年

入刘济幕；故自谓“五在兵间”。详《唐才子传校笺》卷四。

### （二）诗歌内容

#### 1. 边塞题材

李益“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他的边塞诗在中唐首屈一指，就不足为怪了。

##### （1）杀敌报国的壮志

腰悬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边思》）

结发逐鸣鼙，连兵追谷蠡。山川搜伏虏，铠甲被重犀。故府旌旗在，新军羽校齐。报恩身未死，识路马还嘶。（《再赴渭北使府留别》）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

##### （2）厌战盼和的愿望

胡风冻合鸊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暖川》）

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马多。万里关山今不闭，汉家频许郅支和。（《临滹沱见蕃使列名》）



胡儿起作和蕃歌，齐唱呜呜尽垂手。心知旧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回头忽作异方声，一声回尽征人首。蕃音虏曲自难分，似说边情向塞云。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不见天边青作冢，古来愁杀汉昭君。（《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

##### （3）思亲怀乡的感情

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盐州过胡儿饮马泉》）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

鸿雁新从北地来，闻声一半却飞回。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

(《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之二)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

**2. 其他题材**

李益的妇女、酬赠，山水诗中也有佳作。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江南曲》)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喜见外弟又言别》)

微风惊暮坐，临牖思悠哉。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时滴枝上露，稍沾阶下苔。何当一入幌，为拂绿琴埃。(《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

## (三) 艺术特征

**1. 格调悲壮，抒情凄惋，刻画深细**

李君虞生长西凉，负才尚气，流落戎旃，坎壈世故，所作从军诗，悲壮宛转，乐人谱人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唐音癸签》卷七)

李君虞声情凄惋，尤篇篇可入管弦。(《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谁"，"问姓初惊见，称名忆旧容"，"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皆唐人会故人之诗也。久别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会，殆如直述。前辈谓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动人意，信非虚语。(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五)



中唐人故多佳诗，不及盛唐者，气力减耳。……惟李君虞风气不坠，如《竹窗闻风》、《野田行》，俱中朝正始之音。余尤爱其人情之句，如《游子吟》："莫以衣上尘，不谓心如练。"《杂曲》："爱如寒炉火，弃若秋风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见。""尝闻生别离，悲莫悲于此。同器不同荣，堂下即千里。"殊有汉魏乐府之遗。《效古促促曲为河上思妇作》曰："促促何促促，黄河九回曲。嫁与棹船郎，空床将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那令妾貌长如玉。"(《载酒园诗话·又编》)

**2. 七绝作手**

李益以七绝见长，后人将其与刘禹锡、韩翃并称。其边塞诸

作，慷慨悲壮，与禹锡近；其情致哀婉凄丽，类似韩翃。



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诗薮·内编》卷六）

大历以还，韩君平之婉丽，李君虞之悲慨，犹有两王遗韵，宜当时乐府传播为多。（《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李君虞、刘梦得具有乐府意，亦邈焉寡俦。（《剑溪说诗》卷下）

## 四 陆 贽

### （一）生平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授华州郑县尉。……德宗在东宫时，素知贽名，乃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建中四年，朱泚谋逆，从驾幸奉天，时天下叛乱，机务填委，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贽挥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胥吏简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转考功郎中，依前充职。尝启德宗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动人心。……"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多贽所为也。……八年四月，窦参得罪，以贽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累上疏极言其弊，延龄日加谮毁。……十一年春，旱，边军刍粟不给，具事论诉；延龄言贽与张滂、李充等摇动军情，语在《延龄传》。德宗怒，将诛贽等四人，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乃贬贽为忠州别驾。……贽在忠州十年……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同诏征还。诏未至而贽卒，时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史臣曰：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途沦踬，皆相类也。（《旧唐书·陆贽传》）



### （二）散文内容

陆贽是中唐名相，才识卓越，洞悉时事。其受命于危难之时，举凡军政大事，税赋经济，多所建议；救弊补阙，不遗余力；弹劾

奸邪，不计利害。其数十篇奏议，为今传《翰苑集》二十二卷中的精华。

朕以不敏，肆于人上，抚驭失道，诚感未孚。寇盗繁兴，阻兵拒命，哀哉臣庶，陷于匪人。顾兹田畴，鞠为茂草；不念柔复，遽命徂征。征发兵甲，万里必至；暴露营垒，连年不息。冒于锋刃，继以死伤，茕嫠无依，父母废食。存者积思家之怨，殁者倍异乡之痛。又以军费滋广，公储不充，厚取于人，罔率厥典，科条互设，诛敛无常。农工废弃其生业，商贾咨嗟于道路。军营日益，闾井日空，凋瘵日穷，徭役日甚。以财力之有限，供求取之无涯。暴吏肆威，鞭笞督责，嗷嗷黔首，控告何依。怨气上腾，咎征斯应。疫疠荐至，水旱相乘，罪非朕躬，谁任其责。(《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

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臣昨奉使军营，出游行殿，忽睹右廊之下，牓列二库之名，矍然若惊，不识所以。何则？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忘怀？窃揣军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公之秉笔内署也，榷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俾傈狡向风，懦夫增气，则有制诰集一十卷，览公之作，则知公之为文也。润色之余，论思献纳，军国利害，巨细必陈，则有奏草七卷，览公之奏，则知公之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贤与能，举直错枉，将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阶。敷其道也，与伊说争衡；考其文也，与典谟接轸，则有中书奏议七卷，览公之奏议，则知公之事君也。(权德舆《陆贽翰苑集序》)



### （三）散文艺术特点

陆贽奏议，比之贾谊，无纵横盛气；方于魏徵，不直言极谏。德宗以刚愎多疑著称，所以宣公奏议，除披肝沥胆，示以忠心之外，还揣度心理，讲究方式。他能抓住君主惧怕乱作难起、帝位颠覆的要害，反复敷陈事理，晓以利害，征古述今，详备明白；条分缕析，纡徐委曲。奏议虽仍用时文骈体，却绝无一般骈俪文章华丽夸饰、用典求奥炫博的疵病。

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全唐文纪事》卷二九引）

朱子语录曰：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文献通考》同上书卷引）

陆宣公文字不用事，而句语铿锵，法度严整，议论切当，事情明白，得臣告君之体。（李耆卿《文章精义》同上书卷引）

陆宣公奏议，虽亦不脱骈偶之习，而指切事情，纤微毕到，其气又浑灏流转，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此岂可以骈偶少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〇）

宋祁作贽传赞，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尽用。故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贽文十余篇，以为后世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陆贽议论，采奏疏三十九篇。其后苏轼亦乞以贽文校正进读。盖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辩析，有所难行，而纡徐委备可以巽入。且气愈平婉，愈可将其意之沈切。故后世进言多学宣公一路，惟体制不必仍其排偶耳。（《艺概·文概》）



# 第八章

# 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

## 第一节　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代古文运动在贞元元和间形成高潮前，有一个渐进的酝酿过程，其间的振臂倡导者，除武后朝的陈子昂外，中唐前期先后有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

### 一　李　　华

#### （一）生平



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今河北）人。……累中进士，宏辞科。（据独孤及《李公中集序》，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天宝二年举宏辞科）天宝十一载，迁监察御史。……劾按不桡，州县肃然。为权幸见疾，徙右补阙。安禄山反，上诛守之策，皆留不报。玄宗入蜀……欲间行辇母以逃，为盗所得，伪署凤阁舍人。贼平，贬杭州司户参军。……上元中，以左补阙、司封员外郎召之。华喟然曰："乌有隳节危亲，欲荷天子宠乎？"称疾不拜。李岘领选江南，表置幕府，擢检校吏部员外郎。苦风痺，去官。……大历初，卒。（《新唐书·文艺下》）

#### （二）文学主张



李华认为文当宗经，褒贬惩劝，济世化俗。他又从尚用出发，

提倡简易明白的文风。反映了安史之乱后，欲振儒学以治乱世的思潮。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寖以微矣。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崔沔集序》）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著作郎厅壁记》）

天地之道易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先王质文相变，以济天下。……愚以为将求致理，始于学习经史，左氏、国语、尔雅、荀、孟等家，辅佐五经者也。……其余百家之说，谶纬之书，存而不用。……是可以淳风俗而不泥于坦明之路矣。（《质文论》）

（三）散文内容及特点

李华的序记传论常用散体。政论不如萧颖士直率激切，多以寓言故事委婉讽时。李华晚节既汙，每托文章哀而自伤。“文词绵丽、精彩焕发”是其文章的特点。



华文辞绵丽，少宏杰气，颖士健爽自肆，时谓不及颖士，而华自疑过之。（《新唐书·文艺下》）

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至若记序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其中，陈王业，则《无疆颂》；议世道，则《卜原论》、《质文论》；主文而谲谏，则《言毉》、《含元殿赋》；敦礼教，则《哀节妇赋》、《灵武二孝赞》、《与外孙女二孩书》；表贤达盛德，则《元鲁山碣》、《房太尉颂德铭》、《崔宾客集序》、《平原张公颂》……一死一生之间，抒其交情，则祭萧功曹、刘评事、张博士文。吟咏情性，达于事变，则咏古诗；辨卿大夫族姓，则《卢监察神道碑》；思旧则《三贤论》；自叙，则别相里造范伦序；诠佛教心要而会其异同，则南泉真禅师左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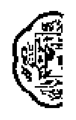
朗禅师碑。其余虽比兴万变，而未始不根于道德。（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

华遭逢危乱，污辱贼庭。晚而自伤，每托之文章以见意。如权皋铭云："渎而不滓，瑜而不瑕"，元德秀铭云："贞玉白华，不缁不磷"，四皓铭云："道不可屈，南山采芝，竦慕元风，徘徊古祠"，其悔志可以想见。然大节一亏，万事瓦裂，天下不独与之论心也。至其文词绵丽，精采焕发，实可追配古之作者。萧颖士见所著含元殿赋，以为在《景福》之上，《灵光》之下。虽友朋推挹之词，亦庶几乎近之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李华的名著《吊古战场文》，以周赵与秦汉对比褒贬，暗讽明皇黩武。

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予曰："此古战场也，尝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吾闻之，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猃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师而还，饮至策勋，和乐且闲，穆穆棣棣，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民，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

李华《吊古战场文》云："其存其殁，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寝寐见之。"六语委曲深痛。文家真境，万不可移减一字者。魏泰则曰："陈陶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愈工于前。"此以繁简为工拙者也。陈诗诚紧悚，然岂能谓李文之不逮哉。（《养一斋诗话》卷二）



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于时文士驰骛，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荂，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

## 二 萧 颖 士

### （一）生平

兰陵萧君颖士（717—768），字茂挺。……十岁以文章知名，十五誉高天下，十九进士擢第。历金坛尉、桂州参军、秘书正字、河南参军。辞官避地

江左，永王修书请君，君遁逃不与相见。淮南节度使表君为扬州功曹参军。相国、诸道租庸使第五琦请君为介，君以先世寄殡嵩条，因之迁祔终事，至汝南而殁。(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

萧颖士为唐名人，后之学者但称其才华而已，至以笞楚童奴为之过。予反复考之，盖有风节识量之士也。为集贤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不诣，林甫怒其不下己。后召诣史馆，又不屈，愈见疾，至免官更调河南参军。安禄山宠恣，颖士因语柳并曰："胡人负宠而骄，乱不久矣。东京其先陷乎?"即托疾去。禄山反，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纳不用。叹曰："肉食者以儿戏御剧贼，难矣哉!"闻封常清陈兵东京，往观之，不宿而还，身走山南。节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公何遽轻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见。刘展反，围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宾客，陈女乐。颖士曰："天子暴露，岂臣下尽欢时邪！夫投兵不测，乃使观听华丽，谁致其死哉?"弗纳。颖士之言论操持如此，今所称之者浅矣。(《容斋五笔》卷三)

颖士乐闻人善，以推引后进为己任，如李阳、李幼卿、皇甫冉、陆渭等数十人，由奖目，皆为名士。天下推知人，称萧功曹。尝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李华……所许可当世者，陈子昂、富嘉谟、卢藏用之文辞。(《新唐书·文艺中》)

### (二) 文学主张

萧颖士有志撰史，主张兼取春秋三传之长，可见他为文宗经尚用。他推崇贾谊、陈子昂，对牵比类，拘形对的骈文不满，但对《史》、《汉》的创例，颇多微词，对南朝的文学成果，一概排斥，则又泥古太甚。



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记事者春秋经，记言者尚书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圣断唐虞以下，删帝王之书，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托微词以示褒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大。……有汉之兴，旧章顿革。马迁唱其始，班固扬其风。纪传平分，表志区别。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纲维，支条适足以助繁乱，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

……仆不揆，顾尝有志焉。思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于左氏取其文，谷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赠韦司业书》)

君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扬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此外皆金相玉质，所尚或殊，不能备举。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此后复绝无闻焉。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以此而言，见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为己任，时人咸以此许之。(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

### (三) 散文内容及特点

萧颖士赋、骈文、古文兼长。内容多忧时伤事。陈安史为祸惨烈，讥将官苟且无能，述战争形势，献平叛计略，都是有感而发。

三十年中，初不戒其满盈，终大都之偶国，逸漏网之奔鲸。溃乱河淇，虔刘汴荥，覆东洛，躏陕坰，抗靡坚阵，守无完营。呼吸三旬，遂至乎上京。爟燧烛于王宫，潼关为之昼扃。既而将吏逋窜，烝民骇散，崩腾郡邑，空阒闾闬。荒凉我汝颍，牢落我睢涣。……彼邦畿之尹守，藩牧之垣翰，莫不光膺俊选，践履清贯，荣利溢乎姻族，繁华恣其侈玩。或拘囚就戮，或胥附从乱，曾莫愧其愚懦，又奚闻于殉难。……予旅寓于淇园，初提挈而南奔。……市萧条以罕人，盗充斥以盈路。微奔走之仆御，有啼呼之幼孺。(《登宜城故城赋》)



窃惟二京未复，袄氛方炽。灵武太原，虽称官军甚盛，而两河南北，无月不遭寇祸。……淮南山北，境内贼垒。户寡人贫，征促弊竭。众心危惧，莫有固志。则兵食所资，独江南两道耳。……固宜察其要害，增以兵力，擢文武良材，以镇捍之。……若朝廷不时遣贤王，即就镇求选博通宏略之士以辅佐之，特许不计阶次，超拔才雄，以居将守，倘一朝劬寇南侵，陵蹈淮涘，冲要阙缮完之备，甲兵无抗击之利。江海余孽，因而啸聚，则长江之南，亦从此而大溃矣，复何观衅虏庭，指日清荡哉。某虽不敏，尝览旧史，见古今成败之策、江山险易之势多矣、忝职幕宾，言不见录。长宵叹息，不觉饮泪。(《与崔中书圆书》)

萧耿介拔俗，忤递权贵，指斥时俗阿附取容，有《庭莎赋》、《伐樱桃树赋》见意。

天宝十载，予以史臣推择，待诏阙下，鲜直多忤，连岁不偶。……予清慎自守，不能附会。爰逝我陈，嫌怒遂搆。又同官多贵游右戚，酒食之会，丝竹之娱，无间旬朔。予人质鄙野，雅不之好，常愿鸥鸟为俦，江海是处。（《庭莎赋》并序）

萧颖士与李华并称，影响及于国外。其文雅洁绵丽，也与李华相近，而与元结散文的危苦激切犀利，风调迥异。

颖士文章，与李华齐名。而颖士尤为当代所重。李邕负一代宿望，而进芝草表假手颖士，则其推挹可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 三　独　孤　及

### （一）生平

独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阳人。……天宝末，以道举高第补华阴尉，辟江淮都统李峘府，掌书记。代宗以左拾遗召，既至，上疏陈政。……俄改太常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历濠、舒二州刺史。岁饥旱，邻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独安。……徙常州……卒，年五十三。谥曰宪。（《新唐书·独孤及传》）



按，独孤及（724—777），天宝十三载以洞晓玄经对策高第，十四载尉华阴，乾元间在独孤峻浙东使幕掌文字，上元初为李峘掌书记，上元三年宰武康，永泰元年入朝任左拾遗。二年迁太常博士，改礼外。大历三至五年守濠，五年任舒州刺史，八年改刺常州。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三。有崔祐甫《独孤公神道碑铭》、梁肃《独孤公行状》详确可参。

### （二）文学思想

独孤及论诗尚风雅比兴，兼尚文采，充分肯定唐代律诗发展成就，对皇甫冉诗“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

谢”称赏。持论通达不拘，且具有发展的观点，高于时辈。

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李苏，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当汉魏之间，虽以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大羹遗味之叹。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故睹君述作……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谢。(《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

独孤及论文本乎王道、源于五经，主张志、言、文三者并用，批判骈文华而不实。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痛乎流俗之惑人也旧矣。(《赵郡李公中集序》)

（三）散文内容及特点

独孤及的散文有反映安史之乱后，民不聊生而藩镇奢华无度的内容，现实性较强。



辛丑岁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吊道殣文》)

自师兴不息十年矣，万姓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京兆尹不敢诘。加以官乱职废，将惰卒暴。……百姓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于天听。……穷而无告……则易于龁骨，可跂而待；眠于焚薪之上，岂危于此。(《直谏表》)

独孤及的史论及铭赞也常寓理示诫，体现其卓然不凡的史识和为文“以立宪诫世，褒贤遏恶为用”的特点。

与其观变周乐，虑危戚钟，曷若以萧墙为心，社稷是恤；复命哭墓，哀死事生，孰与先衅而动，治其未乱；弃室以表义，挂剑以明信，孰与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则独守纯白，不干义嗣，是洁己而遗国也。国之覆亡，君实阶祸。(《吴季子札论》)

岁在大火，余适下阳，停骖塞门，凭览旧国，襟带如故。世道不留，秦余空山，汉遗茂草，恐复舟失于壑，岸化为谷，万载之后，昧者不知，乃刻颂此石，以示来裔。(《古函谷关铭》并序)

独孤及之文简明质实，长于议论。其史论识见精深，铭谥不虚美，写景小记则清新明丽。

公之文章，大抵以立宪诫世，褒贤遏恶为用，故议论最长，其或列于碑颂，流于歌咏，峻如嵩华，盛如江河，清如秋风过物，邈不可逮。(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

洎公为之，于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故其文宪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梁肃《独孤及集后序》)

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西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〇)



独孤及喜奖掖后进，故其影响不小。

及喜鉴拔后进，如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皆师事之。(《新唐书·独孤及传》)

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体犹袭旧规。元结与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斫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唐实录称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特风气初开，明而未融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 四 梁 肃

### （一）生平

肃（753—793）字敬之，一字宽中……世居陆浑（今河南嵩县）。建中初，中文辞清丽科，擢太子校书郎。萧复荐其才，授右拾遗，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书记，召为监察御史，转右补阙、翰林学士、皇太子诸王侍读。卒，年四十一，赠礼部郎中。（《新唐书·文艺中》）

公早从释氏，义理生知，结意为文。志在于此，言谈语笑，常所切劘，心在一乘，故叙释氏最为精博。……则今天台大师元浩之门弟子也。（崔恭《梁肃文集序》）

### （二）文学主张

#### 1. 文以明道教化

梁肃要求文章明道德仁义，立礼乐刑政，厚风俗、美教化。

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秘书监包府君集序》）

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视才的厚薄。（《独孤及集后序》）



#### 2. 文尚简明委婉

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独孤及集后序》）

叙治乱则明白坦荡，纡徐条畅，端如贯珠之可观也；陈道义则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涣乎春冰之将泮也；广劝戒则得失相维，吉凶相追，焯乎元龟之在前也；颂功美则温直显融，协于大中，如清风之中人也。（《补阙李君前集序》）

### （三）散文内容及特点

梁肃论文虽主儒道，却笃信佛释，职为补阙，所存之文却罕济

世拯时之用，内容离现实政治较远。其文风如其所尚，论理简明，抒情委婉，记传质实。但成就有限，创新不多。几篇文集序影响较大。

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称王议；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铭、四皓赞、钓台碑、圮桥碑。棸当世，激清风，作先贤赞独孤常州集序、观讲论语序。美艺文、善章句，作李补阙集序、隐士李君遗文序。备教化、彰讽咏，作中书侍郎赠太子太傅李公集序、开国公包君集序。……其余言志导情，记会叙别，总存诸集录。归根复命，一以贯之，作心印铭。住一乘，明法体，作三如来画赞。知法要，识权实，作天台山禅林寺碑。达教源，周境智，作荆溪大师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盖尽于此矣。……大约公之习尚，敦古风，阅传记，硁硁然以此导引于人，以为其常。……故无适时之用，任使之勤。……若管夷吾、诸葛亮留心济世，自谓栋梁，则非公之所尚也。（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

## 五 柳 冕

### （一）生平

冕（？—805）字敬叔，博学富文辞，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贤院。历右补阙、史馆撰修。坐善刘晏，贬巴州司户参军。还为太常博士。……德宗既亲郊，重慎祠事，动稽典礼。冕以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久之，以议论劲切，执政不善，出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无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觐之意……卒，赠工部尚书。（《新唐书·柳芳传》）



### （二）文学主张

今存柳文，独多论文之作，柳冕论文尊经术，倡古文，重教化，在轻文彩、贬屈宋方面偏颇更甚。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意虽复

古而不逮古，则不足以议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也。(《与徐给事论文书》)

自成、康没、颂声寝，骚人作，淫丽兴，文与教分为二。不足者，强而为文，则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则耻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

相公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维尊经术，卑文士。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柳冕还强调“气”，既指志气、教化风气，也指文章的气势。上承孟子的养浩然之气说，对韩文的重“气”有影响。

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答杨中丞论文书》)

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真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

## 第二节 韩 愈



韩愈是中唐有影响的政治家，重要的思想家，杰出的文学家。但他又是个极其矛盾复杂的人物，例如对于永贞革新的许多具体内容，他是赞同的，但对王叔文却多有攻讦；他力主并参与平叛，反对藩镇割据，却对宦官监军俱文珍、宣武节度使韩弘颇多颂谀；他以醇儒自居，却又赞成“合儒墨、兼名法”。因此，对他的评价后世争讼不已。

### 一 生 平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三岁而孤……嫂郑鞠之。

愈自知读书……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初宪宗将平蔡……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宪宗遣使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愈闻恶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乃贬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谢曰：……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新唐书·韩愈传》)

按：愈（768—824）籍贯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贞元八年（792）擢第。十二年至十五年任宣武节度推官。贞元十九年因谏旱饥蠲租得罪李实，被贬阳山令。二十一年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至三年为国子博士，居洛阳。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五。



## 二　思　　想

### （一）以道统自居，弘扬儒道

韩愈以儒家道统传人自居，弘扬儒教，鼓吹圣人之道：其内涵为仁义道德，其制度为礼乐刑政，教育内容是《诗》、《易》、《书》、《春秋》，人伦纲常不外乎君臣、父子、夫妇。虽有保守、唯心的一面，而目的则是重振朝纲，中兴唐室。

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乐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扬雄，亦未久也。……已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

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原道》)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同上)

### (二) 道统不醇，兼容诸家

中唐殷侑、啖助等人空言说道，对韩愈不无影响。他虽以道统自居，其实他的道，既非春秋的孔孟之道，也不是宋代的程朱之道，而近似秦汉以来“合儒墨、兼名法”的“杂霸”之道。这正是他对儒家传统的突破，却遭宋儒的非议。



当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师以尊，四海之内，无不受其赐者。……此岂非便于人而得于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而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愿与诸生论之，无惑于旧说。(《进士策问》)

《鹖冠子》十有九篇，其辞杂黄老刑名，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读鹖冠子》)

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

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其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苏轼《韩愈论》)

## （三）用世干时，拯溺济危

### 1. 尚兼济，鄙独善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上宰相书·三》）

自古圣人贤士……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争臣论》）

### 2. 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割据僭乱

臣愚以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济又甚庸愚，而陛下以圣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难易可知，泰山压卵，未足为喻。（《论淮西事宜状》）

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剋不刚。孽臣奸隶，蠹居棋处，摇毒自防，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潮州刺史谢上表》）

### 3. 主张仁政，抨击时弊

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名为宫市，而实夺之。（《顺宗实录·二》）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



### 4. 独抗流俗，力排佛老

傅奕排佛不排老，萧、梁崇儒而佞佛，韩愈痛斥佛老蠹国殃民。虽未能在理论上超越前辈，切中要害，但气势磅礴，凌厉无前。反佛老这场政治思想斗争成为古文运动的重要内容，韩愈当推

首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导之。(《原道》)

唐初傅奕有《诋浮屠疏》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祠……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按此即为韩公《论佛骨表》之蓝本。然傅奕偏信老子，至戒其子孙犹以道教当从。(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一八)

当时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是国师，韩公一无顾忌，唾骂无所不至。……辟佛虽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锋驱除，到程朱便据有城池矣。(同上)

### 5. 弘扬师道，培养人才

韩愈重视师道传承，抗颜为师，培养人才。至于选拔人才，则主张唯贤是任，不求全责备。

昔者管敬子取盗二人为大夫于公。赵文子举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夫恶求其初？……齐也晋也，且有二与七十，而可谓今之天下无其人邪。(《行难》)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愈以是得狂名。(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新唐书·韩愈传》)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圣人无常师……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

### （四）唯心思想



韩愈鼓吹圣人创造历史，用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宗教法统，

用性三品说反对佛教的佛性说，虽然在反佛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方面有一定现实进步意义，但其思想体系则是唯心的。

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原性》)

## 三 文学理论

建立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是韩愈对古文运动的重要贡献，也是其成为一代宗师的重要原因。

### (一) 文以明道

韩愈以仁义道德为道的内涵，以文章为明道的手段，从而阐明了古文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重道而不轻文，这是韩愈高于前辈及宋代理学家的地方。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一》)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 (二) 不平则鸣

韩愈强调诗文是不平则鸣的产物，把明道与批判社会不公，抒发郁愤结合起来，把古文的实用性与文学性结合起来，是其理论之精华。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送孟东野序》）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世多讥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二九）

### （三）重视修养

韩愈重视作家个人修养，包括思想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勤学苦练，提高学养和艺术水平两方面。强调只有在这两方面不断砥砺，去杂求醇，文章才能“气盛言宜”。韩文气势磅礴的特点与他实践这一主张有关。对深入社会，接触实际、积累生活强调不够，是其理论的偏颇，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取得更高的古文创作成就。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观《答李翊书》，学养并言可见。（《艺概·文

概》)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者如是。(《答尉迟生书》)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进学解》)

### (四) 含英咀华，出奇创新

韩愈主张于六经之外，对诸子散文，骚赋，史传乃至骈文中的精华，兼收并蓄，含英咀华，闳中肆外。在此基础上，创新出奇。这是他的理论高于那些局束于六经，泥古而不化的前辈之处。从文章的立意构思，到遣词造句，他都反对模仿剽窃，务求出奇创新，独树一帜。然尚怪嗜奇过甚，对其本人及古文运动和韩派诗人创作也有一些消极影响。

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于其外矣。(《进学解》)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刘正夫书》)



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答李翊书》)

不专一能，怪怪奇奇。(《送穷文》)

刿目钵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

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

## 四　散文思想内容

### （一）明道之文

韩愈的明道之文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信仰，最有积极意义的是他的直面现实的文章，主要有反割据文（如《平淮西碑》、《论淮西事宜状》、《张中丞传后序》、《曹成王碑》、《送幽州李端公序》、《守戒》等）、斥佛老文（如《原道》、《论佛骨表》、《送浮屠文畅师序》）、哀民瘼文（如《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送许郢州序》、《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

（许）远虽才若不及（张）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张中丞传后叙》）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论佛骨表》）

臣伏以今年以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

征，容全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 (二) 不平而鸣之文

韩集中不少传世名作是其自鸣不平的文章(如《进学解》《送穷文》)和为人鸣不平的文章(如《送孟东野序》《柳子厚墓志铭》《杂说》《原毁》)。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进学解》)

麟之为灵昭昭也。……然麟之为物……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得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获麟解》)



## (三) 杂文

韩愈的这类文章，内容有传记人物、抒发亲友之情，论述文学主张等，体裁有祭文、墓铭、赠序、书信、传记等，其中也不乏佳作。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欲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欲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

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祭十二郎文》)

丞之职所以贰令，于一邑无所不当问。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职。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丞涉笔占位署唯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博陵崔斯立……元和初，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黜官，再转而为丞兹邑。始至，喟曰："官无卑，顾才不足塞职。"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蓝田县丞厅壁记》)

## 五 散文艺术成就

韩愈之所以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不仅因为其有系统的理论阐述，更因为其有斐然的创作成就。

### (一) 文体革新

韩愈对秦汉以来逐步形成、发展的各体散文、或完善、或变异、或创新，使之更富表现力，开创了古文创作的繁荣局面。



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乎？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序、记、碑、铭、颂、辨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茅坤《八大家文钞总序》《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四)

#### 1. 碑志

历来碑志，多用骈体。不外历叙官秩，铺陈阀阅，征引事典，陈陈相因，歌功颂德，华而不实。提供史料之外，几无审美价值。韩愈虽也有少数落俗的谀墓之辞，为时辈刘叉所讥，但多数碑志则巧于摹写，各肖形神，写法因人而异，剪裁得法，议论的当。

君讳适，姓王氏，好读书，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举选。见功业有道路

可指取，有名节可以戾契致，困于无资地，不能自出。……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既至，对语惊人。不中第，益困。久之，闻金吾李将军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门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适，愿见将军白事。"一见，语合意，往来门下。卢从史既节度昭义军，张甚，奴视法度士，欲闻无顾忌大语，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钩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谢客。李将军由是待益厚。……妻上谷侯氏处士高女。……初，处士将嫁其女，懲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退之诸墓志，一人一样，绝妙。(李涂《文章精义》)

退之志樊绍述，其文似樊绍述；志子厚，其文似子厚。春蚕作茧，见物即成性，极巧。(同上)

半山云：退之善为铭，如王适、张彻尤奇。余亦谓董府君及贞曜二铭尤妙。(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

六朝骈丽，为人志墓，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姑就韩文碑志而论，如卢殷、李楚金之墓，则有志无铭；卢浑、胡允明之墓，则有铭无志；张顾之墓，即称散文之志为铭。彼盖心识古人源流，随时通其变化，未闻当日子孙以为歉阙，观者以为疵议也。(章学诚《墓志辨例》·《文史通义·外篇二》)

### 2. 序记

序记一类文章，前人多以流连光景、刻划山川，间以叙说事由，发抒感慨，类似辞赋，率多浮浅。韩愈用而为夹叙夹议之杂文，可以议政，如《送董邵南序》、《赠崔复州序》；可以论文，如《送孟东野序》；可以论学，如《送王秀才序》、《送高闲上人序》。如《蓝田县丞厅壁记》，也打破了"多措浮辞，褒美人才，抑扬阀阅"(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的藩篱，用以讽刺。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士，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送董邵南序》)

姚氏姬传（鼐）曰："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呜呼！先生之知昌黎深矣。唐初虽杰出如陈子昂，然其《别中岳二三真人序》，则皆用骈俪之句，如"悠悠何往，白头名利之交；咄咄谁嗟，玄运盛衰之感"，语至凡近。其余则李白为多，白《送陈郎将归衡岳序》，如"朝心不开，暮齿尽白。登高送远，使人增愁"句，则狃于六朝积习。……不过唐世一有昌黎，以吞言咽理之文，施之赠送序中，觉唐初诸贤，对之一皆无色。韩集赠送之序，美不胜收。(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

### 3. 传记

韩愈的传记师法《史》、《汉》，并有创造。他善于用典型事件突出人物性格，在客观叙述中寄寓强烈爱憎。《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类传奇小说，构思奇特，寓庄于谐，讽刺时弊，宣泄郁愤，更是创新。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张中丞传后叙》)叙致曲折如画，真得龙门神髓，非徒形似也。(《唐宋文醇》卷二《张中丞传后叙》评语)

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

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毛颖传》为千古奇文，旧史讥之，而柳子厚则倾服至于不可思议。文近史记，然终是昌黎真面，不曾片语依傍史记。（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传体前叙事，后议论，独退之《圬者王承福传》，叙事议论相间，颇有太史公《伯夷传》之风。（李涂《文章精义》）

### 4. 书信

韩愈书信的内容形式，因人因事而异。

与书一体，汉人多求详尽，如司马迁之《报任少卿》、李陵之《答苏武》是也。六朝人则简贵，不多说话。……独昌黎与人书则因人而变其词，有陈乞者，有抒愤骂世而吞咽者，有自明气节者，有讲道论德者，有解释文字，为人导师者。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结构，未尝有信手挥洒之文字，熟读不已，可悟无数法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 （二）风格立异

### 1. 气盛言宜，奇崛矫兀

韩愈以儒家正统自居，倍觉理直气壮；论文主养浩然之气；为文多不平而鸣的产物，情激气盛，故韩文发言直率，无所避畏，气势磅礴，恣肆壮浪，既奇崛又明快流畅。



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汗流不滞。（皇甫湜《谕业》）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抑韩子之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其责为责。（朱熹《韩文考异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六）

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王，则读者固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易尽。

……苏明允《上欧阳内翰书》称昌黎之文“如长江大河……”此真知所谓气势，亦真知昌黎之文能敛气而蓄势者矣。（林纾《春觉斋论文·气势》）

### 2．构思运笔，云谲波诡

韩愈论文主张脱落陈意陈言，力求翻新出奇，并有相应的艺术功力，巧于构思，善于腾挪变化：或诙谐滑稽，妙趣横生，或坐而论道，肆雄逞辩；抒情或委婉细腻，或淋漓倾泻；刻划或精细入微，或粗笔勾勒。总之因文而异，各施其宜。

韩退之穷文之变，每不循轨辙。（张耒《明道杂志》）

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刘大櫆《论文偶记》）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此姜白石诗说也，是境常于韩文遇之。（《艺概·文概》）

《获麟解》，此解与论龙论马，皆退之自喻有为之言，非有所指实也。文仅一百八十余字，凡五转，如游龙，如辘轳，变化不穷，真奇文也。（《古文观止》卷七）

### 3．论事析理，雄辩明快

韩愈论说文有《孟子》之风，雄辩明快透辟。



韩文公、荆公，皆好孟子，皆好辩。（俞文豹《吹剑录》）

读昌黎五原篇，语至平易，然而能必传者，有见道之能，复能以文述其所能者也。宋之道学家，如程、朱至矣，问有论道之文习诵子学者之口者邪？亦以质过于文。……昌黎生平好弄神通，独于五原篇，沉实朴老，使学者有途轨可寻。故《原道》一篇，反复申明，必大畅其所蓄而后止。……《原毁》则道人情之所以然，曲曲皆中时俗之弊。（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 4．修辞造语，巧妙灵活

韩文的修辞手法运用，巧妙灵活，有通篇托物喻志寓理者，有博喻状物，穷形极相者，有间用对偶排比，连类引发，一气贯注

者。在语言和句式运用上，他善用口语，翻新成语，自铸新词，多用虚词，间用生词。句式长短错落，用骈于散。形成其文章既排奡奇崛，又文从字顺的风格。

其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送权秀才序》）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

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容斋三笔》卷六）

唐之文奇者莫如韩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适，初不难晓。（方孝孺《答王仲缙五首》《逊志斋集》卷十）

唐韩退之以天挺豪杰起而振其衰，稟经以立义，因事以造言，而其气足以充其体，其词足以达其意。悉与古之所以为文者合。（吴德旋《七家文钞后序》、《初月楼文钞》卷四）

文中字用语助太多，或令文气卑弱。……然后之文人，往往因难见巧。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耶"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覆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费衮《梁溪漫志》卷六）

《说马》及《获麟解》皆韩子自方之辞也。（《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韩文少数篇章因嗜奇太过而有古奥艰涩之弊，如《曹成王碑》。

## 六 诗 歌

### （一）内容

#### 1. 忧虑国计民生

韩愈关怀国计民生，虽屡遭贬谪，情志不衰。诗作谴责藩镇割据，歌颂平叛戡乱，反映黎庶哀苦，揭露将官尸位素餐，佛释蠹国败俗，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坠地声如雷。健儿争哗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汴州乱》二首之一)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妖姬坐左右，柔指发哀弹。酒肴虽日陈，感激宁为欢。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龊龊》)

云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围。三江灭无口，其谁识涯圻？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犬鸡俱上屋，不复走与飞。篙舟入其家，暝闻屋中唏。问知岁常然，哀此为生微。海风吹寒晴，波扬众星辉。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之一)

### 2. 哀伤忠直遭贬

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僶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辀。春风洞庭浪，出没惊孤舟。逾岭到所任，低颜奉君侯。(《赴江陵途中寄翰林三学士》)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 3. 讴歌山水

韩愈嗜奇，笔下多奇崛壮浪的山岳河川，且喜铺叙游程，也有少数清秀绝尘的风景诗。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

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山石》）

洞庭九州间，厥大谁与让？南汇群崖水，北注何奔放。潴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自古澄不清，环混无归向。炎风日搜搅，幽怪多冗长。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巍峨拔嵩华，腾踔较健壮。声音一何洪，轰輵车万辆。犹疑帝轩辕，张乐就空旷。蛟螭露笋簴，缟练吹组帐。鬼神非人世，节奏颇跌踢。阳施见夸丽，阴闭感凄怆。（《岳阳楼别窦司直》）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4. 吟咏事物**

韩诗叙事咏物，有刻划精细传神者，如《听颖师弹琴》、《郑群赠簟》等，也有重在托物寓意者，如《石鼓歌》、《短灯檠歌》。

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黄帘绿幕朱户闭，风露气入秋堂凉。裁衣寄远泪眼暗，搔头频挑移近床。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短灯檠歌》）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听颖师弹琴》）



（二）风格特征

**1. 雄奇狠重的风格**

韩愈论文求怪求新，讲究气势，故其诗摄材选用雄壮奇伟怪异险恶的形象，有意以丑为美；构思追求新颖奇特；好用奇字险韵，因难见巧。这些都是其雄奇狠重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大胆的艺术探索有得有失。能继李杜之后，于元白之外，别开生面，自成一派，是其成功之处；追求过甚，流于生涩奥折为其瑕疵。

韩吕黎诗云："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此是公自赞其诗，不可徒作赞他人诗看。（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

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夸汗漫，不著织女襄。（《调张籍》）

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序》）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入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六一诗话》）

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艺概·诗概》）

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挦撦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昌黎诗如……《送无本》诗云："鲲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噉。"形容其诗力之豪健也。《月蚀》诗："帝箸下腹尝其皤。"谓烹此食月之虾蟆，以享天帝也。思语俱奇，真未经人道。至如《苦寒行》云："啾啾窗间雀，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燖。"谓雀受冻难堪，翻愿就炰炙火热也。《竹簟》云："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谓因竹簟可爱，转愿天不退暑，而长卧此也。此已不免过火，然思力所至，宁过毋不及，所谓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也。至如《南山诗》之"突起莫间簉"、"诋讦陷乾窦"，"仰喜呀不仆"……《和郑相樊员外诗》之"禀生肖剿刚"，"烹斡力健倔"……《征蜀》诗之"剟肤浃疮痍，败面碎剠刮"，"岩钩踔狙猿，水漉杂鳣鲔。"……《陆浑山火》之"䀌池波风肉陵屯"……此等词句，徒聱牙轕舌，而实无意义，未免英雄欺人耳。（赵翼《瓯北诗话》卷三）



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唯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同上）

### 2. 以文为诗的倾向



以文为诗，在杜甫是偶一为之，而到韩集中则是一种倾向。它

表现为：以议论为诗；移植辞赋铺张排比的手法入诗；运用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于诗。成功之处在于丰富了诗歌的表现能力，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失误之处在于一些诗求之过甚，近于押韵之文，有失诗的形象美、声韵美。

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于是四人相交攻。（惠洪《冷斋夜话》）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

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自陈无已辈，皆有此论。然二家之论俱过矣。以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者，谈何容易耶？……苏黄门子由有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岁寒堂诗话》卷上）

自沈、宋创为律诗后，诗格已无不备。至昌黎又斩新开辟，务为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诗内铺列春夏秋冬四时之景，《月蚀》诗内铺列东西南北四方之神，《谴疟鬼》诗内历数医师、炙师、诅师、符师是也，又如《南山》诗连用数十"或"字，《双鸟》诗连用"不停两鸟鸣"四句，《杂诗》四首内一首连用五"鸣"字，《赠别元十八》诗连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瓯北诗话》卷三）



昌黎不但创格，又创句法。《路旁堠》云："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此创句之佳者。凡七言多上四字相连，而下三字足之。乃《送区弘》云："落以斧引以纆徽"，又云："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云："溺厥邑囚之昆仑"，则上三字相连，而下以四字足之。自亦奇辟，然终不可读。（同上）

### 3. 七古雄杰，律诗工丽

韩愈长于七古，气势雄，笔力健，而其律诗较少，工细明丽，风格迥异。

韩愈七古，气势盘空生硬，浑浩流转，貌似杜工部，而典丽矞皇，有清庙明堂气象。（范献之《蠡园诗话》）

昌黎诗中律诗最少、五律尚有长篇及与同人唱和之作，七律则全集仅十二首。盖才力雄厚，唯古诗足以恣其驰骤，一束于格式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肯多作。然五律中如《咏月》、《咏雪》诸诗，极体物之工，措词之雅；七律更无一不完善稳妥，与古诗之奇崛判若两手，则又极随物赋形，不拘一格之能事。(《瓯北诗话》卷三)

## 七　诗文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韩文成就高于诗。苏轼认为文起八代之衰，过于夸张，刘开谓集八代之美，差近之。盖其以复古为革新，故为一代宗师，泽被百世。其诗文开奇崛险奥一派，虽不无矫厉过当之处。

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李翱《韩公行状》)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唐国史补》卷下)

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赵璘《因话录》卷三)

先生生于大历戊申……比壮，经书通念晓析。酷排释氏，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汗澜卓踔，奫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发。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愍恻当世，遂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长庆四年冬，先生殁。(李汉《韩愈文集序》)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谟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而后萧、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常、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极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辅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扬、孟，斯得之矣。(姚铉《唐文粹序》)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

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韩文公庙碑》）

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孟涂文集》卷四）

韩文公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唯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艺概·文概》）

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原诗·内篇上》）

今试取韩诗读之，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峻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唐宋诗醇》）

## 第三节 柳 宗 元

柳宗元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积极参与了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主张肃贪裁冗，罢宫市，放宫女，轻役减赋，限制宦官兵权等。变革夭折，长流不赦，成为其一生遭际的转折。思想上他虽不免有唯心主义的影响，晚年更奉佛自慰，但主要倾向于唯物主义，批判天命、符瑞等邪说。文学上，与韩愈一起大力提倡古文，并为领袖，成就卓著。诗歌风格近韦应物，并称韦柳，在中唐亦为名家。



### 一 生 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第进士、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

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雅善萧俛，诒书言情……又诒京兆尹许孟容……然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为文，思益深。……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锡亲在堂，吾不忍其穷，无辞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为母子永诀。"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锡而自往播。会大臣亦为禹锡请，因改连州。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佣，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云。（《新唐书·柳宗元传》）

子厚不幸，其进于朝，适当王叔文用事之时。叔文工言治道，顺宗在东宫颇信重之。迨其践祚，方欲有所施为，然与文珍、韦皋等相忤，内外谗谮，交口诋诬，一时在朝，例遭窜逐，而八司马之号纷然出矣。作史者不复审订其是非，第以一时成败论人，故党人之名，不可湔洗。呜呼子厚，亦可谓重不幸矣。尚赖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刘禹锡、柳宗元、吕温，坐王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作，体意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叔文以艺进东宫，人望素轻，然传称知书，好论理道，为太子所信。顺宗即位，遂见用，引禹锡等决事禁中。及议罢中人兵权，牾俱文珍辈，又绝韦皋私请，欲斩刘辟，其意非忠乎？皋衔之，会顺宗病笃，皋揣太子意，请监国而诛叔文，宪宗纳皋之谋而行内禅，故当朝左右谓之党人者，岂复见雪？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按见范仲淹《述梦诗序》）……呜呼！如范公之论人，可谓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岂不伸眉于地下。（严有翼《柳文序》）



阅柳文，二王八司马之事千载负冤，成败论人，可为痛哭。子厚终身摧抑，见于文辞者，若不胜其哀怨，而绝不归咎叔文。若《牛赋》、《吊苌弘文》、《吊乐毅文》诸作，皆为叔文发，盖深痛其怀忠而死，雅志不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柳宗元集》）

按：宗元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十二年登博学宏辞科。十四年为集贤殿正字非校书郎。十七年为蓝田尉。擢礼部员外郎为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永贞元年（805）九月贬邵州，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五。

## 二 思 想

### （一）唯物无神的宇宙观

柳宗元继承并发展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认为天地万物由元气构成，是客观存在，否定有独立存在的主宰万物的“天”。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是由于元气内的阴阳二气的作用推动的。《天对》、《天说》、《答刘禹锡天论》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天说》）

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

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非国语·三川震》）

### （二）重“势”的社会历史观

柳宗元认为社会发展有客观的必然趋势，反对封建世袭制，认为“封建非圣人意”，批判君权神授，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代表作为《封建论》、《贞符》。



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论》）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贞符》）

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下》）

### （三）兴圣人之道、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

柳宗元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取其“急生民之困”的一面，以辅物及时、济生人之患为己任。他把圣人之道称为

大中之道，所谓“大中”，即“当”，他强调通权达变，为改革现实服务。从这点出发，他反对死守章句，严拘家法，主张兼容百家，经过取舍，使之合于圣人之道。

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懃懃励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

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时令论》下）

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断刑论·下》）

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答严厚与秀才论为师道书》）

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四）统合儒释



柳宗元“好佛”，他认为佛老与儒有相通之处，从解救“生人之患”出发，他“统合儒释”，于儒学反对“道听涂说”，墨守章句，于佛学反对“妄取空语”，这既不同于六朝的“内圣外圣，义理均一”，也不同于“三教论衡”的时尚，因此，他的儒学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而佛教的鄙弃名利，脱落世俗则给他精神慰藉，也消磨了他早年的改革和批判的锐气。

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序》）

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

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送僧浩初序》）

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送元暠师序》）

## 三 文学理论

### （一）文以明道，褒贬讽谕

柳宗元认为“文有二道”，本乎著述的辞令，即政史哲论，用作褒贬，辨是非，要求“词正而理备”；本乎比兴的诗文，用比兴手法导扬讽谕，应求“言畅而意美”。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杨评事文集后序》）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 （二）修养志行，深入社会

柳宗元重视言行一致，强调作者“以行为本”，“先诚其中”，

在加强主观修养的同时，了解社会、深入现实，用世行道，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与他改革现实的政治主张相一致。

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摔抑无告、以呼而怜者，皆饱穷厄，恒孤危，诡诡忡忡，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

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

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其归在不出孔子。(《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 （三）主张文道统一，反对浮藻夸饰

柳宗元早年曾习骈文，功底极深。投入实际斗争后，改写古文。他不反对形式美，相反，还十分重视形式对内容至关重要的表达作用，只是反对言之无物的雕琢文饰。提倡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期文章精益求精。

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杨评事文集后序》)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嚚昏莽卤，朴钝枯朽。不期一时，以俟悠久。旁罗万金，不鬻敝帚。跪呈豪杰，投弃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胸欧。大赧而归，填恨低首。(《乞巧文》)

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于是有切磋琢磨、镞砺栝羽之道，圣人以为重。(《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穽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 (四) 旁推交通，各取其长

柳宗元在这方面比韩愈更通达，他破除仅以儒家著述为经典的成见，提倡博采旁通，各取其长，对《国语》的抑扬弃取即其例。他尤推重西汉文章，其文似之。他反对荣古虐今，力主创新。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宗元自小学为文章……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诚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犹为今之人，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始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与杨京兆凭书》)

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与友人论为文书》)



柳宗元爱《国语》，爱其文也；非《国语》，非其义也。义诡僻则非，文杰异则爱，弗相掩也。好而知恶，宗元于《国语》有焉。(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

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 四　散文思想内容

柳宗元不仅与韩愈一起，在理论上大力倡导古文，而且身体力

行，创作了大量各种体裁的优秀散文，树立了古文的典范。柳氏散文，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哲学、历史等诸多方面，形式极为多样活泼，如“对”、“说”、“序”、“记”、“问答”、“吊”、“赞”、“箴”、“戒”、“铭”、杂题等。

### （一）抨击世袭割据，主张中央集权

柳宗元的《封建论》、《平淮夷雅》、《辨侵伐论》、《段太尉逸事状》等抨击藩镇割据，宦官统军，主张中央集权。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

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苏轼《论封建》《东坡续集》卷八）



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财，危人之生而又害贤人者，内必弃于其人，外必弃于诸侯，从而后加伐焉，动必克矣。然犹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余而以用其人：一曰义有余，二曰人力有余，三曰货食有余。（《辨侵伐论》）

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指赵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晋文公问守原议》）

### （二）抨击吏治，主张任贤

柳文揭露蠹吏残民自肥，将他们比作鼠、尸虫、蝮蛇、蝜蝂。他主张官为民役，唯贤是任，反对“继世而理”，荫封世袭。



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

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之任序》）

来，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外搜疥疠，下索瘘痔，侵人肌肤，为己得味。世皆祸之，则唯汝类。（《骂尸虫文》）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蝜蝂传》）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六逆论》）

## （三）反映民生疮痍，讽刺世俗时弊

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艺概·文概》）



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赀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唯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以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捕蛇者说》）

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恶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迫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三戒》序）

### （四）抒写不幸遭遇，表达内心幽愤

宗元长流荒远，消极悲观，求援祈赦，在所难免。但总其一生，还是不计顿踣，不移初衷的。他多用骚体赋文、杂文纾哀泄愤，如《乞巧文》、《愚溪对》、《斩曲几文》、《牛赋》、《瓶赋》等。

末路孤危，厄塞臲卼，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寄许京兆孟容书》）

臣有大拙，智所不化，医所不攻，威不能迁，宽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无所投足。……臣物之灵，进退唯辱。彷徉为狂，局束为谄，吁吁为诈，坦坦为忝。他人有身，动必得宜，周旋获笑，颠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变情徇势，射利抵巇，中心甚憎，为彼所奇。忍仇佯喜，悦誉迁随。胡执臣心，常使不移？（《乞巧文》）

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

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恶焉。（《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愚溪对》）

### （五）刻画山水，寄寓情意

山水游记，自柳宗元方始为独立文体。其中不仅写景状物，也隐曲地反映社会矛盾，发抒个人身世的感慨，借物写心，有骚体特征。



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

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潨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钴鉧潭记》）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小石城山记》）

子厚所谪永州、柳州，大较五岭以南，多名山峭壁及清泉怪石，而子厚适以文章之俊杰，客兹土者久之。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茅坤评柳文）

## 五　散文艺术成就

### （一）思想深刻，立意新奇

柳宗元具有进步的唯物史观，为文敢破传统，独立不惑，论证古今，学究天人。这一特点主要见于其论说杂文中。

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子厚文章，识见、议论，不与唐人班行者。（李贽《藏书》卷三九）

柳子厚《断刑》、《时令》、《四维》、《贞符》等论皆核实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

至宗元《守原议》、《桐叶封弟辩》，凿凿乎是非之公，使圣人复作，无以易之。（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二八）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足下勤奉养，乐朝夕，唯恬安无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炀赫烈之虞，以震骇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



善小学，其为多能若是，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者，盖无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凡众之疑虑，举为灰埃。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显白而不汙，其实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于兹吾有望乎尔：是以终乃大喜也。（《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失火而贺，最是奇情恣笔，然说到"终乃大喜"一段，真有深识，真有至理。骇者固不足骇，而疑者终无可疑矣。不火不足以表参之，不火之尽不足以表参之，两断分晰，奇特尤甚。（过珙《古文评注》卷七）

古之书有记周穆王驰八骏升昆仑之墟者，后之好事者为之图，宋、齐以下传之。观其状甚怪：咸若骞若翔，若龙凤麒麟，若螳螂然。……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今夫马者，驾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视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龁草饮水，一也。推是而至于骏，亦类也。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于圣，亦类也。……然而世之慕骏者，不求之马，而必是图之似，故终不能有得于骏也。慕圣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头之间，故终不能有得于圣人也。诚使天下有是图者，举而焚之，则骏马与圣人出矣。（《观八骏图说》）

## （二）嬉笑怒骂，牢骚甚盛



柳宗元忧国忧民，愤世疾俗，抑郁积恨，泄于诗文，或用反语，或用寓言，或幽默，或夸张，针砭时弊，宣泄郁忿，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讽谕杂文，即一些近于寓言小品的杂说、杂感以及骚体杂文（包括赋体之文如《牛赋》、《瓶赋》及文体之赋如《骂尸虫文》等）之中。

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

李赤，江湖浪人也。尝曰："吾善为歌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如厕。久，其友从之，见赤轩厕抱瓮诡笑而侧视，势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妻之容，世固无有。堂之饰，宏大富丽，椒

兰之气，油然而起。顾视汝之世犹溷厕也，而吾妻之居，与帝居钧天、清都无以异，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后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厕鬼也。……柳先生曰：李赤之传不诬矣。是其病心而为是耶？抑固有厕鬼耶？赤之名闻江湖间，其始为士，无以异于人也。一惑于怪，而所为若是，乃反以世为溷，溷为帝居清都，其属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乃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李赤传》)

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疾病疕疡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柳先生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宋清传》)

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其身。吾固知苍苍之无信，莫莫之无神。今于化光之殁，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复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祭吕衡州温文》)

(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旧唐书·柳宗元传》)

唐人惟柳宗元深得骚学。(《沧浪诗话》)

子厚终身摧抑，见于文辞者，若不胜其哀怨。(《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 (三) 雄深雅健，简明峻洁

柳宗元心仪西汉文章，柳文传人叙事写景状物，雄深雅健，简明峻洁，类西汉文。笔下的各类人物，如种树老人、匠工、牧童、商贾，各肖声口，富于典型性。笔下山水景物，牢笼百态，形容尽致，且能于传人叙事写景状物中喻理、寄情、抒慨，山水游记的成就尤为突出。

吾文宜叙事。(《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州觐省序》)

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愚溪诗序》)

童寄者，柳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慄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墟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官。"（《童区寄传》）

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而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捕蛇者说》）

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子厚之丧，昌黎韩退之志其墓，且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

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艺概·文概》）

## （四）杂文游记，尤擅胜场

柳宗元的散文体裁多样，各体均有佳作。其早年曾习骈文，功力颇深，为有唐一代作手。散文中杂文游记，成就尤高。其山水游记不仅能"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且能借物写心，因景发挥。

其寓言亦能于先秦诸子之后有所发展，将深邃的哲理性与强烈的政治性、幽默的讽刺性相结合，用以刺世疾邪。

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茅坤《复王畅谷乞文书》）

寓言以贻训诫。若柳子厚《三戒》、《鞭贾》之类，颇似以文为戏，然亦不无补于世。（赵与时《宾退录》、《全唐文纪事》卷二三引）

柳文人皆以杂记为第一。（陈衍《石遗室论文》卷四）

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迭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艺概·文概》）

柳子厚《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云："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记》云："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此等语皆若自喻文境。（同上）

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由精于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奇情异采，匪特不易学，而亦不能学。（林纾《畏庐续集》）

柳文缺点在多用生涩古僻的词，欠明快流畅。个别篇章如《愚溪对》、《愚溪诗序》立意雷同。

唯柳文简古不易校，其用字奥僻或难晓。（张敦颐《韩柳音释序》）

## 六 诗 歌



柳诗今存一百六十余首，抒情诗成就最高。

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唐音癸签》卷七引《西溪诗话》）

刘辰翁曰：子厚古诗，短调纡郁，清美闲胜；长篇点缀精丽；乐府托兴风动。（《唐诗品汇》卷一五引）

(一) 内容

1. 反映社会生活

柳宗元辅物及时，利安元元的志向，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用诗歌反映诸如藩镇割据、胥吏横暴、赋役沉重等社会问题。亦有借寓言咏史为言者，如《笼鹰词》、《咏三良》等。

道安本儒士，颇擅弓剑名。二十游太行，暮闻号哭声。疾驱前致问，有叟垂华缨。言"我故刺史，失职还西京。偶为群盗得，毫缕无余赢。货财足非吝，二女皆娉婷。苍黄见驱逐，谁识死与生？便当此殒命，休复事晨征。"一闻激高义，眦裂肝胆横。挂弓问所往，趫捷超峥嵘。见盗寒涧阴，罗列方忿争，一矢毙酋帅，余党号且惊。……彼姝久褫魄，刃下俟诛刑。却立不亲授，谕以从父行。捃收自担肩，转道趋前程。……父子更抱持，涕血纷交零。顿首愿归货，纳女称舅甥。道安奋衣去，义重利固轻。师婚古所病，合姓非用兵。朅来事儒术，十载所能逞。慷慨张徐州，朱邸扬前旌。投躯获所愿，前马出王城。辕门立奇士，淮水秋风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欹倾。立孤抗王命，钟鼓四野鸣。横溃非所壅，逆节非所婴。举头自引刃，顾义谁顾形。(《韦道安》)

子厚有良史之才，即以韵语出之，亦自鬓眉欲动。如叙韦道安毙盗辞婚事，生气凛凛。(《载酒园诗话·又编》)



子厚为韦道安诗，叙致详赡，篇法高古，可当韦生小传。(《剑溪说诗·又编》)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扑恣狼藉。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田家》三首之二)

汉家三十六将军，东方雷动横阵云。鸡鸣函谷客如雾，貌同心异不可数。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无辜。羌胡毂下一朝起，敌国舟中非所拟。安陵谁辨削砺工，韩国讵明深井里。绝胆断骨那可补，万金宠赠不如土。(《古东门行》)



盗杀武元衡，与韩相侠累何异，非国家细故也。柳子厚《古东门行》，直

指其事，其义正，其词危，可使当日君相动色。(《剑溪说诗·又编》)

### 2. 抒发个人愤悱

柳宗元长贬荒远，奉诏回京曾使其喜出望外，谁知翻谪岭外。故愤悱之情，悉倾诗中。

柳子厚……贬官后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于诗。"志适不期贵，道存岂偷生。"《掩役夫张进骸》云："我心得所安，不谓尔有知。"此等吐属，大有见解。(《石园诗话》卷一)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波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别舍弟宗一》)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故旧》)

## (二) 诗歌艺术特色

### 1. 风格简淡幽峭，感情浓烈深沉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南涧中题》)

久知老会至，不谓便见侵。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伤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觉衰》)

东坡云："南涧中诗：……柳仪曹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绝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仪曹何忧之深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

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纡徐，大率类此。(苏轼《书柳子厚南涧诗》、《东坡题跋》卷二)

《南涧》诗从乐而说至忧，《觉衰》诗从忧而说至乐，其胸中郁结则一也。柳子之《答贺者》曰："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读此文可解此诗。(《载酒园诗话·又编》)

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柳宗元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唐诗别裁》卷四)

柳州哀怨，骚人之苗裔，幽峭处亦近之。(《剑溪说诗》卷上)

### 2. 刻画工细深婉，意境孤寂幽峭

柳宗元多以失意不幸的人物，萧瑟凄怆的景物组合成意境，抒发其孤高哀怨之情。风格近陶、谢、王、韦，而又有区别：其幽然凄清的风格区别于谢灵运的模山范水，有景无境；陶渊明的自然超脱；王维的清寂淡远；韦应物的闲雅恬静。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卷二)

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韦应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则过于精刻，世称陶韦，又称韦柳。特概言之。(《麓堂诗话》)

宋人又多以韦柳并称，余细观其诗，亦甚相悬。韦无造作之烦，柳极锻

炼之力。韦真有旷达之怀，柳终带排遣之意。(《载酒园诗话·又编》)

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而不甚似陶公，盖怡旷气少，沈至语少也。(《岘佣说诗》)

余观子厚诗，似得摩诘之洁，而颇近孤峭。其山水诗，类其钴鉧潭诸记，虽边幅不广，而意境已足。(《诗筏》)

## 七 韩柳比较

韩柳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要求澄清吏治同，对永贞改革态度却相左。两人都尚儒，但柳宗元思想唯物居多，反对封禅，斥符瑞，韩愈则唯心居多，主封禅，信符瑞。柳信佛，韩排佛。在文以明道，反对形式主义文风，主张广泛师承上，韩柳同，但柳倡古文晚于韩，理论不如韩系统严密。韩重师道，兼有理论实践，柳则重实轻名。韩强调不平则鸣、陈言务去；柳强调面向社会，深入生活。在创作上，韩在碑志书序上颇多开拓；柳则骚体、寓言、山水游记成就尤高。韩文雄豪奇崛；柳文简练峭密。韩得益于孟轲；柳承泽于楚骚。

韩愈、柳宗元俱以文鸣于唐世，目为韩柳。二人更相推逊，虽议者亦莫得而雌雄之。然其好恶议论之际，顾多不同者。韩排释氏甚严，其送浮屠序，责子厚不以圣人之道告之；柳谓释氏之说与《易》、《论语》合，且讥退之知石而不知韫玉。韩谓世无孔子则已不在弟子列，作《师说》以号召后学；柳则以好为人师为患，有《师友箴》，有答韦、严二书，且有雪白之喻，又有毋以韩责我之说。韩著《获麟解》以麟为圣人之祥，《贺白龟表》（按“表”当作“状”）以龟为获蔡之验；柳则作《正符》，诋谈符瑞者为淫巫瞽史。韩碑淮西，归功裴度而不及李愬；柳于裴、李则各有雅章。韩以作史有人祸天刑之可畏；柳则移书以辩之。韩以人祸、元气为天所罚；柳则著论以非之。其指意不同，多此类者。(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一五)



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而文有同有异，异者未尝不同。韩子与李翊论文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原。”与刘正夫论文云：“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柳子亦云：“荣古虐今，比肩叠迹。扬雄殁而《法言》大兴，马迁存而《史记》未振。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又云：“文以行为本，在

先诚其中，复读六经论语孟子书，其归在不出孔子。”是韩柳之论文同也。韩子作《师说》与李子蟠，言其“不拘于时”，柳子作避师说（按即《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此韩柳之异也。然韩日柳雪，蜀越之犬自吠，日雪何过，是则韩柳之意同矣。……韩子作《争臣论》以激阳城，柳子有《与太学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有《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此韩柳之异也。顾韩文激劝于未谏之先，柳文赞美于廷诤悬至司业功著之后，其意未尝不同矣。韩子《读鹖冠子》，称其博选“四稽五至之说”，如援其道而施于家国，功德非少；而柳子以为鄙浅之书，此韩柳之异也。顾柳子既遭斥逐，不得一有力者推挽，韩子惜之，则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固韩柳之所同悲矣。（黄式三《读柳子厚文集》，《儆居集读子集》一）

韩柳文多相似：韩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韩有《进学解》，柳有《起废答》；韩有《送穷文》，柳有《与韦中立论文》；韩有《张中丞传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韩之《原道》、《佛骨疏》、《毛颖传》，则柳有所不能为。柳之《封建论》、《梓人传》、《晋问》，则韩有所不能作。（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五）

柳子厚作楚辞，卓诡谲怪，韩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闳雄毅，子厚又不及。（沈作喆《寓简》卷四）

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模次第。（吕本中《童蒙诗训》）

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峭岩嶙峋，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论例）



**韩柳诗的风格及师承迥异。韩擅长七古，柳则精于律体；韩诗雄奇豪放兼李杜；柳诗精工幽峭近陶韦。**

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之变态百出也。（《岁寒堂诗话》卷上）

韩柳二家以诗论，韩具别才，柳却当家。韩之气魄奇矫，柳不能为；而雅淡幽峭，得骚人之致，则韩须让柳一席也。（《龙性堂诗话·初集》）

## 第四节　古文运动的参与者



古文运动除了韩愈、柳宗元这样的领袖人物外，还有一批参与

者推波助澜：欧阳詹、李观、李翱、李汉、皇甫湜、沈亚之、樊宗师等，与韩愈声气相应；吕温、刘禹锡、凌准、陆质、韩泰、李景俭等，与柳宗元志同道合，可谓盛行一时。其后，随着柳韩相继去世，古文运动影响渐减，至孙樵、刘蜕已成尾声，代之而起的是晚唐小品文。

## 一 李 观

### （一）生平

观字元宾，贞元中（按八年），举进士、宏辞，连中，授太子校书郎。卒，年二十九。（《新唐书·文艺传下》）

按：观为李华从子，诗人李翰之同宗。与韩愈、欧阳詹为陆贽门下同年进士。其年辈与创作古文均稍早于韩。

### （二）散文

#### 1. 内容

李观志怀经济，感慨时事，对国力日衰、安边乏术、藩镇坐大、边衅益滋，深表关注，于《晁错论》、《汉受降城铭》、《安边书》中多有讽谏。



观，东人之后，十岁读书，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有壮心。及兹弱冠，颇览古今，辄不自量，谓以可取天下之名。（《与右司赵员外书》）

观诚至愚，不能肃敏，然颇常思古今治乱、邦家大体、生民之乱、君臣之际以为意也，岂徒焦气力、劳形神、润饰言辞以自贤。（《上陆相公书》）

观读汉史，见景帝杀御史大夫晁错以姑息吴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笔以议。……错所以推心不顾，思永汉室，而患诸侯侈大，上书请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错之志，岂有负汉哉。（《晁错论》）

欲戎之可却也，不愿多分节与人，愿择一人，敢以近言之，则开元朝哥舒翰之将是也；欲边之可安也，不愿岁更四方之兵，愿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则汉晁错之策是也；欲财之不尽也，不愿衣食供给山东，愿开边田，敢以古

言之，则赵充国之奏是也。……又窃睹与北狄和亲，帝女下嫁，实国家思往年之绩，垂不臣之姻。然闻悉报且数，贪惏无厌，而主上年必遣使，使必备珍，得无费乎？得无勤乎？（《上宰相安边书》）

李观主张隆儒学，养才士，以兴国家。

长国之术，在乎养士，养士之方，在乎隆学。夫学废则士亡，士亡则国虚，国虚则上下危，上下危则礼义销，礼义销则狂可奸圣，贼可凌德，圣德逶迤，不知其终。（《请修太学书》）

**2. 艺术特点**

元宾文善立意持论，崭然自异。但镕铸未纯，辞胜其理。

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献也。有《安边书》……等作，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为辞，辞讫成章。（《帖经日上侍郎书》）

贞元中……文之尤高者，李元宾观，韩退之愈。……元宾尚于辞，故辞胜其理；退之尚于质，故理胜其辞。……元宾则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体。激扬发越，若丝竹中有金石声。每篇得意处，如健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长如此，得不谓之雄文哉。（陆希声《李观文集序》）

元宾激烈善持论，故其文皆类之。（方孝孺《张彦辉文集序》）

今观其文，大抵雕琢艰深，或格格不能自达其意，殆与刘蜕、孙樵同为一格，而镕炼之功或不及，则不幸早凋，未卒其业之故也。……顾当雕章绘句之时，方竞以骈偶斗工巧，而观乃从事古文，以与愈相左右，虽所造不及愈，固非余子所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其文崭然自异，不肯一语犹人，使假其年，正未可量。即其所传诸篇，如《项籍碑铭》《古受降城铭》《吊监察御史韩弇文》《吊泾州王将军文》《上宰相安边书》……其文皆有奇气。余篇大率意浅语枝，嚣而无实。又少年负气，急于自见，所沾沾者，唯在科名，不止王阮亭所举与奚员外孟简两书，作使酒骂坐态也。《四库提要》以与孙樵刘蜕并称，盖不及孙，差过于刘耳。（《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 二 李 翱

### (一) 生平

李翱 (772—836) 字习之……中进士第，始调校书郎，累迁。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常谓史官纪事不得实，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恶暴于世者，皆访于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状谥牒。然其为状者，皆故吏门生，苟言虚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请指事载功，则贤不肖易见。如言魏徵，但记其谏诤语，足以为直言；段秀实，但记倒用司农印追逆兵，笏击朱泚，足以为忠烈。不者，愿敕考功、太常、史馆勿受。如此可以传信后世矣。"……翱性峭鲠，论议无所屈，仕不得显官，怫郁无所发。见宰相李逢吉，而斥其过失……后历迁桂管湖南观察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卒。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有司亦谥曰文。(《新唐书·李翱传》)

### (二) 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

#### 1. 哲学思想

李翱倡儒辟佛同韩愈。以韩愈《原性》为基础，提出复性说，将佛教净心见性与儒家正心诚意说相调和，认为情惑性，正思方能复性，为宋明理学先驱。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复性书》上)

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圣人所由之道也。……吾之道明，则尧、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绝于地矣。(《答侯高第二书》)

佛法害人，甚于杨、墨，论心术虽不异于中土，考教迹实有蠹于生灵，浸溺人情，莫此之甚，为人上者、所宜抑焉。(《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

吾谓唐人善学佛，而能不失其为儒者无如翱。……《复性书》上篇，儒与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斋戒其心为未离乎静，知本无有思，则动静皆离。视听昭昭不起于闻见，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尝言，非自佛发之乎？(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 2．文学理论

(1) 创意求义深

李翱主张以仁义为本，深刻阐发圣人之道，应有“创意”，做到义深意远。强调文行一致，文道一致。代表作有《答朱载言书》、《寄从弟正辞书》。

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答朱载言书》)

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同上)

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寄从弟正辞书》)

(2)“造言”求“词工”

李翱阐述了理义文三者关系，主张兼并，造言求词工，反对怪异俪对，不同于韩愈的尚奇求怪。

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答朱载言书》)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答朱载言书)

李习之亲炙昌黎之门，故其论文，以创意造言为宗。所谓“创意”者，如《春秋》之意不同于《诗》，《诗》之意不同于《易》，《易》之意不同于《书》是也。所谓“造言”者，如述笑哂之状，《论语》曰“莞尔”，《易》曰“哑哑”，《谷梁》曰“粲然”，班固曰“攸然”，左思曰“㰡然”，后人作文，凡言笑者，皆不宜复用其语。习之此言，虽觉太过，然彼亲聆师长之训，故发明之如此，亦可窥见昌黎学文之大旨矣。(刘大櫆《论文偶记》)

李习之云：“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于后代。”习之学于韩公，故其言精审如此，乃法言也，微言也。(《昭昧詹言》卷一)

### （三）散文内容及特点

李翱为文，目的在兴功济时、立言传世，内容多关乎国计民生。如《平赋书》力陈轻敛多财，抑欲施仁的道理；《高愍女碑》、《杨烈妇传》，彰忠烈，反强藩；《去佛斋文》、《请停率修寺观钱状》斥佛蠹国。其论说文周详明彻，心平气和，传记文简洁质实，善状细节。以平实简洁清通为总的风格特征。

凡古贤圣得位于时，道行天下，皆不著书，以其事业存于制度，足以自见故也。其著书者，盖道德充积，阨摧于时，身卑处下，泽不能润物，耻灰泯而烬灭，又无圣人为之发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传无穷而自光耀于后。……仆窃不自度……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答皇甫湜书》）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分其兵数千人抵项城县。……县令李侃不知所为。其妻杨氏曰："君，县令也，寇至当守，力不足，死焉，职也。君如逃，则谁守？"侃曰："兵与财皆无，将若何？"杨氏曰："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廪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得数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杨氏亲为之爨以食之，无长少，必周而均。……有蜚箭集于侃之手，伤而归。杨氏责之曰："君不在，则人谁肯固矣。与其死于城上，不犹愈于家乎？"侃遂忍之，复登陴。……有以弱弓射贼者，中其帅坠马死，其帅希烈之婿也。贼失势，遂相与散走，项城之人无伤焉。（《杨烈妇传》）



韩退之抗颜师一世，自李习之以下，皆欲弟子临之，而习之奮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论，往往与退之角。其《复性》、《平赋》二书，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盖唐人之所仅有，而可与退之《原道》相表里者也。（宋濂《胡仲子文集序》《宋学士文集·芝园续集》卷二）

翱为韩愈之侄婿，故其学皆出于愈。……自称高愍女、杨烈妇传，不在班固、蔡邕下，其自许稍过。……故才与学虽皆逊愈，不能镕铸百氏，皆如已出，而立言具有根底。大抵温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观、刘蜕诸人，有矜心作意之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李文纯正不矜奇，而读之时时令人动色，自不平衍。（陈衍《石遗室论文》卷四）

# 三 皇甫湜

## （一）生平

皇甫湜（776—830）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县）人。擢进士第，为陆浑尉，仕至工部郎中……求分司东都。留守裴度辟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采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常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新唐书·皇甫湜传》）

按：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称其为皇甫祠部；其《题浯溪石》署侍御史，任期无考。

## （二）文学主张

### 1. 尚奇求怪

皇甫湜论文主张文以明道与韩、李同，而其尚怪尚奇，则较韩愈更力。强调意新词高，形象鲜明，与鞠指事书实的主张大异其趣。对纠正质腐空疏之弊虽不无裨益，但无视风格美的多样化和文从字顺的重要，失之偏颇。代表作有《答李生》三书、《谕业》等。



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答李生第一书》）

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夫言亦可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答李生第二书》）

皇甫持正论文，尝言"文奇理正"，然综观其意，究是一于好奇。（《艺概·文概》）

### 2. 深蓄、厚积、砥砺

为创新求奇，皇甫湜大力提倡深蓄、厚积、砥砺，强调艺术工力的修养。

强于内者外必胜，殖不固者发不坚。功不什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两，不可以角敌。……务出人之名，安得不厉出人之器；战横行之阵，安得不振横行之略？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变。（《谕业》）

## （三）散文内容及特点

奇崛是皇甫湜散文的总体风格，对古文运动末流入奇崛艰奥一路起推波助澜作用。

其文与翱同出韩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龙门也。（王定保《唐摭言》卷四）

### 1. 论说文

皇甫湜的论说文之奇，表现为言急词直，铺排张扬，盛气攻辩。如《答李生》三书及《直言极谏策》等。



今职备而不举，法具而不行。谏诤之臣备员，不闻直声；弹察之臣塞路，未尝直指。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持禄养交，为亲戚计迁除领簿而已。兴利之臣专以聚敛计数为务；共理之吏专以附上剥下为功，习而为常，渐以成俗。（《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今国家既有公府，又为私藏，使州郡贡赋之外，进奉相及，恐非以天下为家、示天下无私之道也。……进奉既无程度，莫知纪极。恣横征发，因缘赃私。驱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欲，惑君之聪明，实大奸之门、大罪之窦也。（《论进奉书》）

### 2. 杂文

其记序议论风生，铺陈描绘，新喻迭出，铸语新奇。《谕业》

以迭喻博譬评论诗文。

张公历刺缙云寻阳，用清白端正之治，诏书宠褒，赐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车之初，视簿书，簿书棼如丝；视胥吏，胥吏沸如麋。召诘其官，皆旽然如醒，登进其民，皆苶然而疲。公噫眙良久，于是大新其典。为之幵之以修省简便，键之以勤强练密，凡事从宜处约，以躬率之……未及再期，庶富而教，至于无事。(《吉州刺史厅壁记》)

凤羽而麟毛，鸟与兽也。经传以比圣人，岂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邪。师虽佛其名，而儒其行，虽夷狄其衣服，而仁义其心，虽未齿于士，与麟凤类矣；不犹愈于冠儒冠，服朝服，惑溺于淫怪之说，以斁彝伦者邪？呜呼，师吾独贤也。刑部侍郎昌黎韩愈既贬于潮，浮屠之徒，欢快以抃，师独愤起访余，求叙行以资适潮，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险毒，若将朝得进拜而夕死可者。(《送简师序》)

皇甫湜文，趋奇入怪，有失自然；铺排过甚，有伤工巧。病在其创意求奇少，遣词求怪多。

其言语次叙，却是著力铺排，往往反伤工巧，终无自然气象。其记又多叶韵语，殊非大家数。(郑玉《与洪君实书》，《师山遗文》)

今观其文，句镵字削，笔力生健，如挽危弓，臂尽力竭，而强不可制，于中唐人文，亦可谓能自拔濯者矣。第细按之，真气不足，于学盖无所得，袭于形貌以为瑰奇，不免外强中干，不及李翱氏文远矣。按二人文虽俱学韩，李能自立，不屑屑随韩步趋，虽才力稍逊，而学识足以达之，故能神明韩法，自辟户庭。皇甫则震于韩氏之奇，而不求其所以致奇之理。……湜于韩门所得最为粗浅，而又渐染中唐奇碎之病，宜其有是累也。(章学诚《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文史通义·外篇》二)



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艺概·文概》)

湜，韩门弟子，句奇语重，不离师法，而雕琢艰深，或格格不能自达其意，较之同时文人，固已超出流辈。(缪荃孙《跋皇甫持正集》)

## 四 沈亚之

### (一) 生平

沈亚之（781—832），字下贤，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登元和十年进士第。历殿中丞御史、内供奉。大和初，为德州行营使柏耆判官。耆贬，亚之亦谪南康尉。终郢州掾。（《全唐诗》卷四九二）

公讳亚之……尝游韩愈门。李贺许其工为情语，有窈窕之思。其后杜牧、李商隐俱有拟沈下贤诗，则当时称声甚盛。而存于今者，既不尽见，世之所有，舛错讹谬，脱文漏句，十有二三。（阙名《沈下贤文集序》）

### (二) 散文

#### 1. 内容

(1) 反对藩镇割据，揭露兵同盗匪

这类题材的文章如《李绅传》、《万胜岗新城录》、《旌故平卢军节士》、《夏平》等。

元和之初，夏之节度韩将军入觐，其甥杨惠琳为之后，以兵叛。天子命将军演伐之。既至，尽杀其属将，曲直者无别罪。并俘其家姊弟妻子，以其貌善者择而人，其余均赏麾下骑士，皆得肆辱污。（《夏平》）

(2) 揭露豪猾专横，中官残暴，反映农村凋敝

栎阳其瘠沃相半，豪户寒农之居，三分以计，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卒名南北东西军，环卫杂幸之侍，或籍书从事鼎台乐局、织馆雕坊、禽儿膳者之附，而又媵女为之盘络。是多类者，非独不得为县民之众驭之而已，亦且冯缘蔓横，以业吞渔，狱之所操，动系于此。（《栎阳兵法尉厅记》）

市间杂业者多于县人十九，趋农桑业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圃，皆募其佣艺之。由是奸民豪农，颇输名买横，缓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诈相俘。（《盩厔县丞厅壁记》）



(3) 人物传记

受韩柳影响，沈亚之也有为下层人物作传、类似寓言小说的传记。《冯燕传》表彰冯燕的豪侠之行，情节曲折，司空图据以作《冯燕歌》。《表医者郭常》讽刺时弊世俗。

冯燕者……少以意气任，专为击球斗鸡戏。魏市有争财斗者，燕闻之，往搏杀不平。……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数十人，将（张）婴就市，看者围面千余人。有一人排看者来呼曰："且无令不辜者死。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吏执自言人，乃燕也。（《冯燕传》）

今世或有邦有土之臣，专心聚敛，残割饥民之食，以资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无耻，是亦不仁甚矣，终无有恶者。若郭常之贱而行之，又焉得不称于当时哉。（《表医者郭常》）

**2. 艺术特点**

沈亚之为文承韩愈之说，主张熔铸经史百家，尚奇崛，求辞采新异，但流于生硬艰涩。

昨日奉策应对之日，操意张谋，唯恐不远，刻文励语，唯恐不工。思欲不肩于俗。（《答冯兄书》）

余以为构室于室下，葺之故材，其上下不能逾其覆，拘于所限故也。创之隙空之地，访坚修之良，然后工之于人，何高不可者。（《送韩静略序》）



其文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观其《答文僧请益书》，谓陶器速售而易败，煅金难售而经久。《送韩静略序》，亟述韩愈之言，盖亦戛然自异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亚之文以峭厉名，然多俗气，中唐以后作家，往往如是。（《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三）传奇

沈亚之还是著名的传奇作者，自谓"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今存《湘中怨》、《异梦录》、《秦梦记》三篇。



亚之有文名，自谓"能创窈窕之思"，今集中有传奇文三篇，皆以华艳之

笔，叙恍忽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湘中怨》记郑生偶遇孤女，相依数年，一旦别去，自云“蛟宫之娣”，谪限已满矣。十余年后，又遥见之画舻中，含嚬悲歌，而“风涛崩怒”，竟失所在。《异梦录》记邢凤梦见美人，示以弓弯之舞；及王炎梦侍吴王久，忽闻笳鼓，乃葬西施，因奉教作挽歌，王嘉赏之。《秦梦记》则自述道经长安，家橐泉邸舍，梦为秦官有功，时弄玉婿萧史先死，因尚公主，自题所居曰翠微宫。穆公遇亚之亦甚厚，一日，公主忽无疾卒，穆公乃不复欲见亚之，遣之归。（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

## 五 吕 温

### （一）生平

温（772—811）字和叔，一字化光，从陆质治春秋，梁肃为文章。贞元末，擢进士第。与韦执谊厚，因善王叔文，再迁为左拾遗，以侍御史副张荐使吐蕃。……元和元年乃还，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贬，温独免，进户部员外郎。温操翰精富，一时流辈推尚。……贬温均州刺史……再贬为道州。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状。卒年四十。（《新唐书·吕温传》）

### （二）文学思想

吕温政治上倡儒家民本思想，以经世致用，所治颇有政声。文学上，强调“文为道饰，道为文本”，文章有治世安人的作用，反对章句翰墨之文。为振儒学，而重师道。论文代表作除《道州刺史厅后记》外，还有《裴氏海昏集序》、《送薛大信归临晋序》、《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等。



吾闻贤者志其大者，文为道之饰，道为文之本。专其饰则道丧，反其本则文存，且使不存，又何伤矣。……琢磨仁义，浸润道德，考皇王治乱之迹，求圣哲行藏之旨。达可以济乎天下，穷可以摅其光明，无为矻矻笔砚间也。（《送薛大信归临晋序》）

昔者三代陈诗，以观民风。诈信淫义，躁静刚柔，于是乎取之；喜怒哀乐，吉凶存亡，于是乎观之。（《裴氏海昏集序》）

壁记非古也。……所以为之记者，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异于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

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道州刺史厅后记》)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资道丧，八百年矣。……夫教者，岂徒博文字而已，盖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礼义，敦之以信让，激之以廉耻。过则匡之，失则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无瑕。……魏晋之后，其风大坏。……率乃私意，攻乎异端，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至于圣贤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则荡然莫知所措矣。(《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

## (三) 散文内容

吕温的文章有政治家经世致用的特点，以论说文为多，往往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针对现实时弊、朝典制度、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骘，识见不俗。

及高光旧德，与世衰远；桓灵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开兴图，振绝绪，论之以本，临之以忠，使人思汉，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俾虐魏遍从之民，翕诚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奈何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靡获，不亦宜乎？乃知务开济之业者，未能审时定势，大顺人心，而克观厥成，吾不信也。(《诸葛武侯庙记》)



昔卫蒯聩以窃国之诈，盟其陪臣，服冕乘轩，三死无与。近代惑者，因为口实，于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诸古训，其异端欤；稽诸时事，其乱本欤？何者？有国之柄，莫大乎刑赏。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讨有罪，不可以不刑。盖刑者，圣王所以佐道德而齐天下者也。功济乎物，不可以不赏；赏劝乎功，不可以不信。盖信者，圣人所以一号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则恕死之典，弃信而废刑。(《功臣恕死议》)

## (四) 散文特点

吕温与柳宗元，政治上同道，创作中比肩，其文言之有物，持论醇正深厚，然犹存偶俪。

温文体富艳，有丘明、班固之风。所著《凌烟阁功臣铭》、《张始兴画赞》、《移博士书》，颇为文士所赏。(《旧唐书·吕温传》)

温从梁肃为文章，规摹左氏，藻赡精富，流辈推尚。(《郡斋读书志》卷四)

学春秋于陆淳，学文章于梁肃，则授受颇有渊源。集中如《与族兄皋书》，深有得于六经之旨；《送薛天信归临晋序》(按"天"当作"大")，洞见文字之源；《裴氏海昏集序》，论诗亦殊精邃；《古东周城铭》，能明君臣之义，以纠左氏之失；其《思子台铭序》(当作"望思台铭序")，谓遇一物可以正训于世者，秉笔之士，未尝阙焉。其文章之本可见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温于诗非所长，赞颂等时有奇逸之气。(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五)

和叔之文，当时拟之左丘、班固，诚非其伦；然根柢深厚，自不在同时刘梦得、张文昌之下。其文如《三受降城铭》、《古东周城铭》、《成皋铭》、《醉王景略文》、《凌烟阁勋臣颂》、《狄梁公传赞》、《张荆州画像赞》，置之韩、柳集中，亦为高作。其他书表，多有可观，议论亦甚平正。此以见八司马中固多君子，其气势格律，皆出于学问，自非元宾辈所可及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 六 孙 樵

### (一) 生平

樵家本关东，代袭簪缨。藏书五千卷，常以探讨。幼而工文，得之真诀。提笔入贡士列，于时以文章见称。大中九年，叼登上第。从军邠国，忝历华资，久居兰省。广明元年，狂寇犯阙，驾避岐陇，诏赴行在，迁职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国，文物攸兴，品藻朝伦，旌其才行。诏曰："行在三绝：右散骑常侍李潼，有曾、闵之行；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文；前进士司空图，有巢由之风。可载青史，以彰有唐中兴之德。"樵遂检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得二百余篇，丛其可观者三十五篇，编成十卷，藏诸箧笥，以贻子孙。(《孙可之集自序》)



### (二) 文学主张

#### 1. 以辞高为奇，意深为工

孙樵论文主张近皇甫湜，代表作为《与王霖秀才书》、《与友人论文书》等。

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与友人论文书》)

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华，期到圣人。(《与贾希逸书》)

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前辈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讵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已极西郭耶？(《与王霖秀才书》)

### 2. 反对华词彩藻，主张规模古人

孙樵针对中晚唐之际形式主义文风复炽之势而提出反对华词艳声和规模古人等主张。

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辖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韵调声，决浊流清，雕枝镂英，花斗窠明。至有破经碎史，稽古倒置，大类于俳，观者启齿。下醨沈、谢，上残《骚》、《雅》，取媚于时，古风不归。(《乞巧对》)

## (三) 散文内容

孙樵散文“上规时政，下达民病”(《骂僮志》)，对晚唐官吏侵渔、佛释横流、生民憔悴，多有揭露。



臣以为残蠹于民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织，虽乘乐岁，其衣食仅自给也，栋宇仅自完也。若群髡者；所饱必稻粱，所衣必锦縠，居则邃宇，出则肥马。是则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髡。……陛下自即位以来，诏营废寺，以复群髡。……今天下常兵不下百万，皆衣食于平民，岁度其费，率中户五仅能活一兵。如此则编户不五百万，不足以给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于群髡，将何以踵开元太平事邪。(《复佛寺奏》)

何易于尝为益昌令。……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直出益昌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则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属令，当其无事，可以充

役。”刺史与宾客跳出舟，借骑还去。……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状者，且曰：“天子设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赋如何!”曰：“止请常期，不欲紧绳百姓，使贱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费不足，遂出俸钱，冀优贫民。”“馈给往来权势如何?”曰：“传符外一无所与。”“擒盗如何?”曰：“无盗。”樵曰：“余居长安，岁闻给事中校考。……问其政，则曰：某人能督赋，先期而毕。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费。某人当道，能得往来达官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盗，反若干盗。县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对，笑去。樵以为当世在上位者，皆知求才为切……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书何易于》)

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财力不竭，户口不破，垦田不寡，难哉！(《书褒城驿壁》)

《书何易于》、《书褒城驿壁》、《田将军边事》、《复佛寺奏》，皆谨严得史法，有补治道。(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一·考史)

孙樵还有一些俳谐体文，如《骂僮文》、《逐痁鬼文》、《乞巧对》等刺世泄愤。

长安寓居，阖户讽书。悴如冻灰，癯如槁柴，志枯气索，怳怳不乐。一旦，有曾识面者，排户入室，咤骇唧唧，且曰：“惫耶饿耶，何自残耶?”则对曰：“樵天付穷骨，宜安守拙。无何提笔，入贡士列。抉文倒魄，读书烂舌。十试泽宫，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离。……一入长安，十年屡穷。(《寓居对》)



（四）艺术特点

孙樵文不空言明道，多关乎世道人事，面向社会，勇揭时弊。艺术上得韩之奇崛，而无其汪洋恣肆，模拟韩柳之迹明显，故未能独树一帜。

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与王霖秀才书》)

今观三家之文，韩愈包孕群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为奇；樵则视湜益有努力为奇之态。其弥有意于奇，是其所以不及欤？读书志引苏轼之言（按苏轼《谢南省主文欧阳内翰启》）称，学韩愈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

湜而不至者，为孙樵，其论甚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 七 刘 蜕

### （一）生平

蜕字复愚，自号文泉子，长沙人。大中时擢进士，累迁右拾遗、古书舍人。忤宰相令狐绹，出为华阴令，终商州刺史。（《全唐文》卷七八九）

故自褐衣以后，辛卯以前，收其微词属意古今上下之间者，为外内篇焉。复收其怨抑颂记婴于仁义者，杂为诸篇焉。物不可以终杂，故离为十卷。离则名之不绝，故授之以为文泉。泉之时义大矣哉！盖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义曰泉。……予岂垂之空文哉。（《文泉子自序》）

蜕性甚冥顽，识不及高。尝以当今由文学求用，迟其显遇。在执事未知如何，蜕辄自爱而庶几不惑也。故进不暇视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于文，穷泰不忘于文，虽分不出畛，实爱且专也。（《与韦员外书》）

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蜕愚而不锐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锐也，而独文蜕焉。故饮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愤，疾病嬉游，群居行役，未尝不以文为怀也。（《梓州兜率寺文冢铭》）

### （二）散文内容



蜕文今存文泉子集一卷，《山书》十八篇为代表作，上承元结《七不如》，其后罗隐之《谗书》类之。文多愤懑不平之意，体近随感、杂文。内容较广泛，如指斥执政不仁，强藩为盗：

有恶雀鹿之甚者，挥帚以驱雀，结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骇物，则帚罟必足以取物。呜呼！执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学其具以取之？（《山书》其十五）

城郭沟池，以固民也。有窃城郭沟池以盗民者，则杀人甚于不固。夫有窃固之具，必有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生其下。（《山书》其七）

刘蜕的其他作品也多抨击胥吏渔肉百姓，同情无以为生的农民。



礼亡而争器矣，虽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坏夺其三时矣，虽有山泽，

农者安得而种也。(《较农》)

吏不敢兮胥为民蚕，政不绳兮官为胥酣。彼民之不能口舌兮为胥之缄，进不得理兮若结若钳。阴戾阳逅兮民之不堪……胡不戮狡胥兮，徇此洁严，胡不罪己之不正兮去此贪婪！(《悯祷辞》)

蜕倡古文，排佛释，源于韩愈，而其愤世疾俗，揭露虚伪，主张均贵贱，则秉承老庄。

伏以释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时，曷尝在洪水下；比汤与武王时，曷尝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轲时，曷尝在礼崩乐坏杨墨邪道下。……今天子聪明，以为中正衣冠之所弃，则刑政教化亦无所取，故绝其法，不使汗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隶子，夫妇有家室，是以复出一天下也。(《移史馆书》)

车服妾媵，所以奉贵也。然而奉天下来事贵者贱夫，有车服必有杂佩，有妾媵必有娱乐。圣人既为之贵贱，是欲鞭农父子以奉不暇，虽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呜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贵贱。(《山书》其八)

（三）艺术特点

刘蜕愤懑怨怼，得楚骚之致；行文务求奇险，甚于皇甫湜、孙樵。常磔裂和生造词语，致使文理费解难通。

文泉子集一卷。唐刘蜕撰。……观其命名之义，自负者良厚。其文冢铭最为世所传。他文皆原本扬雄，亦多奇奥。险于孙樵，而易于樊宗师。大旨与元结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所谓古者，乃多归宗于老氏，不尽协圣贤之轨。又词多恚愤，亦非仁义蔼如之旨。然唐之末造，相率为纂组俳俪之文，而蜕独毅然以复古自任，亦可谓特立者矣。……则蜕在当时，本风裁矫矫，宜其文之拔俗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刘蜕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章，颇得九歌遗意。(《艺概·文概》)

# 第九章

# 新乐府运动和元稹、白居易

## 第一节　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理论

当贞元、元和间，古文运动形成高潮时，诗坛也出现了以元稹、白居易为领袖的新乐府运动。这一文艺思潮，政治上以振兴李唐政权为目的，艺术上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纲领，创作了大量新乐府诗，讽谏时政，干预现实。主要参与者有李绅、张籍、王建等。



### 一　新乐府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藩镇叛乱迭起，外患频仍，苛税杂役，农民不胜负担，社会提出了改革要求。政治上出现了永贞改革，文学上掀起了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永贞改革虽遭失败，某些措施却在元和初年得以实施。整顿两税法，平定几次藩镇叛乱，抗击吐蕃入侵，出现了所谓的“元和中兴”，这便是新乐府运动产生的政治气候与土壤。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

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白居易《与元九书》）

今陛下肇临海内，务切黎元，求斥己之至言，责著明之确论，实命说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承之。然臣所以上愚对，皆以指病陈术而为典要，不以举凡体论而饰文词。事苟便人，虽繁必献；言苟诣理，虽鄙必书。（元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 二 文学渊源

新乐府运动继承诗经及汉魏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发扬了从陈子昂、杜甫到元结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形成文学史上乐府诗创作的高峰。

元微之病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谓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近代唯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乃与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更拟古题。（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一》）

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元稹《叙诗寄乐天书》）

## 三 文学理论



### （一）文学的社会作用

元白强调诗文为现实政治服务，重视其美刺褒贬的功能，主张为时为事而作，目的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作用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新乐府序》）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

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白居易《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

### (二) 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元白认为诗文创作应植根于现实，反映生活。

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白居易《秦中吟·序》)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白居易《策林六十九》)

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元稹《乐府古题序》)

### (三)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白居易以情义为内容，言声为形式，反对淫辞丽藻，为适应讽谕劝谏的需要，他对乐府提出真切通俗的要求。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与元九书》)

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新乐府序》)

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白居易《策林六十八》)

### (四) 矛盾与局限



元白在力主儒家正统的文学教化说、讽谕说的同时，也宣传了

缘情说，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诗歌说教的偏颇。在他们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与他们的政治生涯一起受挫之后，他们的创作实践就转向了缘情遣兴感伤。

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与元九书》)

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什八九焉。(白居易《序洛诗》)

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躬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元稹《叙诗寄乐天书》)

元白新乐府运动的文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并导致创作上的瑕疵。如过于强调诗文的美刺褒贬等教化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美感作用，造成部分乐府诗抽象说教，诠解理念，有直白浅露，强聒不止之嫌。削弱了其艺术价值。对程式风格规定过于死板，忽视了风格形式的多样活泼，同时对中唐以来诗歌的意境说重视不够，部分诗形象单薄，了无意境。另外在文艺批评上，也由于持论狭隘绝对，而对屈宋乃至李白的评论欠公允。



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白居易《自吟拙什因有所怀》)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焉。……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

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与元九书》)

## 第二节　元　　稹

### 一　生　　平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性明锐，遇事辄举。……当路者恶之，出为河南尉，以母丧解。服除，拜监察御史。……凡十余事，悉论奏……会河南尹房式坐罪，稹举劾……诏薄式罪，召稹还。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按当依《旧唐书·元稹传》为刘士元）夜至，稹不让，中人怒，击稹败面。……贬江陵士曹参军，而李绛、崔群、白居易皆论其枉。……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宫中呼元才子。稹之谪江陵，善监军崔潭峻。长庆初，潭峻方亲幸，以稹歌词数十百篇奏御，帝大悦。……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中人争与稹交，魏弘简在枢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镇州，有所论奏，共沮却之。度三上疏劾弘简、稹倾乱国政……帝迫群议，乃罢弘简，而出稹为工部侍郎。……未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野杂然轻笑。……徙浙东观察使。明州岁贡蚶，役邮子万人，不胜其疲，稹奏罢之。大和三年，召为尚书左丞，务振纲纪，出郎官尤无状者七人。然稹素无检、望轻，不为公议所右。……俄拜武昌节度使。卒，年五十三，赠尚书右仆射。(《新唐书·元稹传》)



按：元稹（779—831），早年刚肠疾恶，举奸不避权贵，因而屡遭贬谪；中年后与宦官关系为时论和后人诟病，而今人有为辨白者；晚年尚思振作，于贬所亦有政绩。他与白居易情逾手足，往还唱和，共倡新乐府。

### 二　诗　　歌



元稹一生，著述甚富。生前三次自编诗集。白居易《元公墓志

铭》称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均佚。今存诗八百余首。主要成就在新乐府、艳诗和悼亡诗。其与白和韵、次韵的长篇排律，乃首创，故风靡当时，影响后代的皮陆。

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词有今古，又两体。(《叙诗寄乐天书》)

## (一) 内容

乐府古体诗是元稹文学思想的实践。反映现实，弹劾时弊，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 1. 揭露税役无度，同情百姓悲苦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劚，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仇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田家词》)

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织妇词》)



海波无底珠沉海，采珠之人判死采。万人判死一得珠，斛量买婢人何在？(《采珠行》)

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以彼天道远，岂如人事亲。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诛求与挞罚，无乃不逡巡。……有一于此事，安可尤苍旻。(《旱灾自咎贻七县宰》)

### 2. 揭露边将，同情边民

揭露边将拥兵自重，不图收复，滋事扰民，唯图享受。反映沦

陷区汉民翘首盼归的爱国之情和被边将当作蕃兵邀功请赏的悲惨遭遇。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西凉之道尔阻修。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西凉伎》）

边头大将差健卒，入抄擒生快于鹘。但逢赪面即捉来，半是蕃人半戎羯。大将论功重多级，捷书飞奏何超忽。……中有一人能汉语，自言家本长安窟。小年随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少壮为俘头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五六十年消息绝，中间盟会又猖獗。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近来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尚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缘边饱馁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缚戎人》）

### 3. 借玄宗故事，讽当朝权贵

其长篇连昌宫词受白居易《长恨歌》启发，全用对话体铺叙连昌宫的今昔盛衰，说明致乱原因，讽谏之意十分明显。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宫边老人为予泣："小年进食曾因入。……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连昌宫词》）



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容斋随笔》卷一五）

元微之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结语二句，乃是开宗明义及综括全诗之议论。又与白香山新乐府序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者，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

### 4. 咏物寓言，针砭奸邪

元稹的这类诗多以物喻人、以自然界的毒豸害虫比人世奸邪凶佞。

有鸟有鸟名老鸱，鸱张贪很老不衰。似鹰指爪唯攫肉，戾天羽翮徒翰飞。朝偷暮窃恣昏饱，后顾前瞻高树枝。珠丸弹射死不去，意在护巢兼护儿。（《有鸟二十章》其一）

晦景权藏毒，明时敢噬人。不劳生诟怒，只足助酸辛。隼肯看无物，蛇躯庇有鳞。天方刍狗我，甘与尔相亲。（《蟆子》三首之一）

### 5. 悼亡、艳情

元稹与薛涛、刘采春等女诗人有歌诗往还，其《赠双文》、《春晓》、《莺莺诗》、《会真诗三十韵》、《梦游春七十韵》均为艳情诗。元稹擅长男女情爱的细腻缠绵的描写，也不免有轻薄庸俗之趣味，从中可看出中唐诗歌从题材到表现手法已异于盛唐。其悼韦氏所作三十余首，眼前景、口头语、家常事，写来感情深挚动人。代表作有《三遣悲怀》、《江陵三梦》等。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三遣悲怀》之一）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同上之二）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离思诗》五首之四）

殷红浅碧旧衣裳，取次梳头暗淡妆。夜合带烟笼晓日，牡丹经雨泣残阳。依稀似笑还非笑，仿佛闻香不是香。频动横波娇不语，等闲教见小儿郎。

(《莺莺诗》)

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

#### 6. 酬赠唱和

元稹这类诗多为律体，数量不少，而内容单薄。次韵排律为其首创，也因逞才炫博，空泛敷衍而价值不高。

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上令狐相公诗启》)

古人诗有唱和者，盖彼唱而我和之。初不拘体制兼袭其韵也。后乃有用人韵以答之者，观老杜严武诗可见，然亦不一一次其韵也。至元白皮陆诸公，始尚次韵，争奇斗险，多至数百言，往来至数十首。而其流弊至于今极矣，非沛然有余之才，鲜不为其窘束。所谓性情者，果可得而见邪？(都穆《南濠诗话》)



### (二) 艺术特色

元稹各体诗的风格特征不尽相同，但总的特点是浓笔重彩的渲染，曲尽其情的铺叙，工致传神的细节描写，这都与其擅长小说传奇，借鉴移植于诗歌创作有关。元稹诗的瑕瑜均源于此。

#### 1. 浓笔重彩，渲染铺叙

元稹善用浓笔重彩作渲染铺叙，一些艳情诗有轻艳浮靡之嫌。其长律喜铺陈排比，状物委婉细致，类似汉赋，有繁琐细尽之累。

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舞榭欹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尘

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蛇出燕巢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连昌宫词》）

帘开侍儿起，见我遥相谕。铺设是红茵，施张钿妆具。潜褰翡翠帷，瞥见珊瑚树。不见花貌人，空惊香若雾。回身夜合偏，敛态晨霞聚。睡脸桃破风，汗妆莲委露。丛梳百叶髻，金蹙重台履。批软殿头裙，玲珑合欢袴。鲜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红牡丹，雨来春欲暮。（《梦游春七十韵》）

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白居易《酬微之》）

诗至元白，针线钩贯，无乎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尽耳。（《石洲诗话》卷二）

微之多深着色，乐天多浅着趣。（《诗镜总论》）

**2. 细节描写，刻画心理**

元白皆以道得人心中事见长。元稹善于以典型的细节、形象的描绘，传难言难状之情。

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绝句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容斋随笔》卷二）

元微之在江陵，病中闻白乐天左降江州，作绝句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乐天以为"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同上）

**3. 寄托比兴，褒贬善恶**



元稹继承诗经传统，大量运用托物寄兴言志的手法，褒善贬恶，写有不少寓言组诗。病在浅露。

梨笑清都月，（京开之观，多梨花蜂。）蜂游紫殿春。构脾分部伍，嚼蕊奉君亲。翅羽颇同类，心神固异伦。安知人世里，不有噬人人？（《蛒蜂三首》之二）

## 三　散　　文

元稹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实际参与者。元和末，元稹以祠部郎中

知制诰，以新体制诰影响于时。所谓新体制诰，以骈体为主，杂以散体，少用典故，多寓训诫议论，切实尚用。

制诰本于《书》，《书》之诰命训誓，皆一时之约束也。自非训导职业，则必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焉。……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而又拘以属对，跼以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先王之约束盖扫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初约束不暇，及后累月，辄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从中覆。(《制诰序》)

制从长庆辞高古。(注：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

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员外，试知制诰，而能芟繁词，刬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引之而成纶綍，垂之而为典训。凡秉笔者，莫敢与汝争能。(白居易《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

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白居易《元公墓志铭并序》)

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旧唐书·白居易传》)

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刘麟《元氏长庆集原序》)



## 四　传　奇

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一般认为是其自传性小说。李绅有《莺莺歌》述其事，杨巨源为赋《崔娘》诗。元稹有《会真诗三十韵》与传为一体，盖所谓小说中之“诗笔”也。元稹还为白行简的《汧国夫人传》（即《李娃传》）写过《李娃行》。他是唐传奇的创作和倡导者。

### （一）莺莺形象的悲剧美

莺莺是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追求自身幸福的女性形象，富于悲剧美。她的悲剧性结局正是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其悲剧美的蕴涵

有如下三个方面。

**1. 容貌出众，才艺过人**

崔莺莺不仅容貌绝世，而且才艺过人，诗琴女红，无不精熟。使素以不近女色自矜的张生为之惊艳倾心。这也增加了其不幸结局的悲剧性。

常服悴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断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

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莺莺传》）

**2. 几经动摇，勇决藩篱**

作为大家闺秀，莺莺自小受封建礼防的严格教诲，所以她在选择自己终生幸福，冲破封建礼教藩篱时有犹豫、动摇乃至反悔是真实可信的。这样的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使之更富于悲剧美。

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谓必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佚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莺莺传》）



**3. 终遭遗弃，怨而不怒**

莺莺的悲剧性，不仅在于她几经犹豫，委以终身的张生竟是个始乱终弃的负心汉，而且在于她遭遗弃后，尽管哀怨凄恻，但怨而不怒，而且对张生仍一往情深。她知道这种结合得不到社会承认，只能自艾自咎地承受。反映了封建礼教束缚的根深蒂固，使她无力再作抗争。其致张生书曰：

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情。儿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细之情，永谓终托。岂其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洁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因物达诚，永以为好耳。《莺莺传》

### （二）张生形象的典型性

张生是封建社会薄情、虚伪的负心郎的典型。他对莺莺始乱终弃，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解，反将纯情痴心的莺莺比作褒姒、妲己，尤为无耻的是，他竟然还以外兄身份求见遭其遗弃的莺莺，并致书云："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足见其心口不一，虚伪之极。对张生这一形象的评价，暴露了作者封建卫道士的立场。

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辞。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名，屠其身，至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忍用情。"……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遂经其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莺莺传》



### （三）元稹与张生

历来有张生即元稹说。

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尔。又微之作陆氏姐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可验决为微之无疑。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命姓氏本同所出自邪？（原注云：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然后为拓跋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

（赵令畤《侯鲭录》五）

近也有人力辨张生非元稹。张生为文学典型，取类非一，但定有元稹自身经历铸入，完全指实则嫌过泥。

（四）《莺莺传》的影响

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唯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而李绅、杨巨源辈既各赋诗以张之，稹又早有诗名，后秉节钺，故世人仍多乐道，宋赵德麟（按即赵令畤）已取其事作《商调蝶恋花》十阕（见《侯鲭录》），金则有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则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后》曰《续》者尤繁，至今尚或称道其事。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煊赫如是者，唯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篇）

## 第三节　白　居　易

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继杜甫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和创作，都有重要贡献。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叙言：关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谕，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淡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呜呼，居易其贤哉！（《新唐书·白居易传》）

## 一　生　平

### （一）前期（772—815）

白居易出身中小地主家庭，祖、父官不过州县佐吏，家境贫寒，且遭乱离，使他了解社会弊症、民生疾苦。入仕后，志怀兼济，历官县尉，拾遗。以讽谕诗的创作配合其策林、谏章，拾遗补阙。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今为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人焉。……贞元十四年（按应为十六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人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人第四等，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流闻禁中。……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平生所贮，仰酬恩造。……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九年冬，入朝，授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书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寘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传》）



按，白母堕井事，高彦休《阙史》辨之甚详。谓白母因悍妒而得心疾，后忧愤发狂，曾以苇刀自刎，救而获免。有两壮婢护卫，终毙坎井。以《赏花》、《新井》诗犯之，乃忌恨者深文罗织耳。

### （二）后期（815—846）



白居易因直言急谏，罪贬江州，理想破灭。鉴于党争激烈、仕

途险恶，常自求外任，又由于后期仕阶高升，故佛道知足保和思想渐盛，生活上以诗酒声色消遣自娱，虽然所治地方，不乏厚生利民的政绩，但政治上日趋消极，创作上也以闲适、感伤之什居多。

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尝与元稹书，论作文之大旨（按即《与元九书》）……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时季弟行简从行。二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其年冬（按应为十五年夏）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长庆元年）十月，转中书舍人。……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大和二年正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三年，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性情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天子亦无如之何 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大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应为大和九年），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时年七十有六（按当为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旧唐书·白居易传》）



## 二 思 想

### （一）儒家思想

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这一儒家的出处原则，白居易终生奉守，而谪守江州前以兼济思想为主导。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

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与元九书》）

白居易的政治主张，也是儒家仁政惠民推己及人的思想，不外乎爱民节用，进贤远佞、重农抑商、轻赋减税、偃兵修政、纳谏采诗等内容。

君爱人如赤子，则人爱君如父母；君视人如土芥，则人视君如寇仇。（《策林七十二》）

夫恕己及物者无他，以心度心，以身观身，推其所为以及天下者也。……陛下念其重扰，则烦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则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惮劳，则土木之役轻矣。（《策林十》）

臣窃观前代人庶之穷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是以圣王之修身化下也，宫室有制，服食有度，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殚人力，不耗人财。（《策林二十一》）

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虽违于己，引而进之；知小人之徇惑也，虽从于命，推而远之。知谠言之为良药也，虽逆于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为美疹也，虽逊于心，忍而绝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变衰为盛，转危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效，唯明主能鉴之。（《策林七十一》）

当今游堕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所以伤者，由天下钱刀重而谷帛轻也。所以轻者，由赋敛失其本也。夫赋敛之失其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策林十九》）



### （二）佛道思想

白居易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早年诗文如《策林·六十七·论释教》、《海漫漫》、《两朱阁》等从佛道不利于厚生惠民，有碍儒教一尊出发，加以排斥。元和初年，他的独善思想已初露端倪，元和十年谪守江州之后，他深感宦海风波，党争不已，故以远祸全身为原则，以奉佛礼道为手段，明哲保身。调和佛、道、儒，过着悠哉游哉的中隐生活。他的大量闲适诗即是其中隐生活的写照。

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负春》)

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竹楼宿》)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终岁无公事，随身有俸钱。(《中隐》)

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

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苏辙《书白乐天集后二首》)

## 三　诗　　歌

白居易存诗近三千首，以新五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及《长恨歌》、《琵琶行》影响后世尤大。

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　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暹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

### (一) 内容

#### 1. 讽谕诗

讽谕诗是白居易的兼济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是他的文学主张的实践，也是白集内思想意义最高的部分。纵向论及历代帝王成败、唐代太宗创业、开天盛世、安史之乱乃至宪宗朝时事，横向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少数民族风俗人情等诸多方面。反映现实之广，揭露时弊之深，差可颉颃杜甫。

(1) 讽谏君王





内容有讽求仙佞佛、戒声色游畋、刺穷兵黩武等。由于讽谏对象为君王，故风格温柔敦厚，即便针砭，也多以前代帝王为的，借古喻今。

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吾君在位兮已五载，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门几多地，吾君不游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宫从兮百司备；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骊宫高兮高入云，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骊宫高》）

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百炼镜》）

海漫漫，直下无底旁无边。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

开元皇帝虽圣神，唯蛮倔强不来宾。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谁知今日慕华风，不劳一人蛮自通。诚由陛下休明德，亦赖微臣诱谕功。（《蛮子朝》）

（2）讽刺时弊

对贪官污吏的渔肉百姓，残民以逞，达官贵人的歌舞宴饮，挥霍无度，边将的贪冒谎报、拥兵自重，宦官中尉的骄纵横行，巧取豪夺等时弊，诗人揭露讽刺，锋芒毕露，无所顾忌。对忠贤之臣，则旌扬褒美。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杜陵叟》）

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贵有风云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歌舞》)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罇罍溢九醖，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

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西凉伎》)

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轶，举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赠樊著作》)

(3) 哀恤黎庶

白诗中常把生民的贫病疾苦与官吏的贪暴、宫市的掠夺、边将的残忍、权贵的奢靡对比联系，以深化主题。还常流露出自责自咎的心情，表现他民胞物与的胸怀。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卖炭翁》)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絁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村居苦寒》)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插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采地黄者》)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

南望乡鬼，万人塚上哭呦呦。(《新丰折臂翁》)

对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悲惨命运，诗人尤为关注，强烈谴责不人道的宫女制度。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妬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妬。……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上阳白发人》)

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忆昔宫中被妒猜，因谗得罪配陵来；老母啼呼趁车别，中官监送锁门回。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陵园妾》)

**2. 感伤诗**

白居易感伤诗代表作《长恨歌》、《琵琶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其中揉合了他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审视、评骘，对个人身世的悲叹、感伤，故凄惋动人、哀怨欲绝。

(1) 长恨歌



《长恨歌》史实与民间传说兼有，天上人间照应，作者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既讽刺又叹惋同情，所以前半首鉴戒荒亡之意明显，后半首爱情悲剧的渲染凄恻动人。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

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陈鸿《长恨歌传》）

长恨歌自是千古绝作，其叙杨妃入宫，与陈鸿所传选自寿邸者不同。……惟方士访至蓬莱，得妃密语，归报上皇一节，此盖时俗讹传，本非实事。明皇自蜀还长安，居兴庆宫，地近市廛，尚有外人进见之事。及上元元年，李辅国矫诏迁之于西内。元从之、陈元礼、高力士等皆流徙远方，左右近侍，悉另易人，宫禁严密，内外不通可知。且鸿传云，上皇得方士归奏，其年四月，即晏驾。则是宝应元年事也。其时肃宗卧病，辅国疑忌益深，关防必益密，岂有听方士出入之理。……特一时俚俗传闻，易于耸听，香山竟为诗以实之，遂成千古耳。（《瓯北诗话》卷四）

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特创。诗句传文之佳胜，实职是之故。（《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



长恨一传，自是当时傅会之说，其事殊无足论者。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唐宋诗醇》卷二二）

（2）琵琶引

《琵琶引》通过琵琶女的遭遇反映了旧社会妓女共同的悲惨命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诗人忠谏遭贬，更增加了他对被压迫遭凌辱妇女的理解和同情。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年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小处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引》)

《琵琶引》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其意微以显，其音哀以思，其辞丽以则。(《唐宋诗醇》卷二二)

在《琵琶引》创作前后，元稹《琵琶歌》、李绅《悲善才》，刘禹锡《泰娘歌》相继问世，加以比较，可见主旨之异同、艺术之高下，也可见他们之间的切磋借鉴。

盖乐天之作此诗，亦已依其同时才士，即元微之，所作同一性质题目之诗，即琵琶歌，加以改进，今取两诗比较分析……微之诗中所说不过允许管儿作一诗，以事冗未暇，及谪官得闲，乃偿宿诺，其旨似嫌庸浅，而白诗……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岂微之浮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



乐天晚岁之诗友刘梦得，亦有《泰娘歌》一篇……乃以遗妾以逐臣，其意境尤与白诗“同是……相逢……”之句近似。惟刘诗多述泰娘遭遇之经过，虽甚称其绝艺，而不详写琵琶之音调，此则与元之琵琶歌、白之琵琶引不同者。……惟刘白二公晚岁虽至亲密，而此时却未见有交际往复之迹象，且二诗之遣词亦绝不相似。……盖二公以谪吏逐臣，咏离妇遣妾，其事既相近，宜乎造意感慨有所冥合也。(同上)

又李公垂《悲善才》一诗，亦与元白二公之琵琶歌琵琶引性质类似。其诗中叙述国事己身变迁之故，抚今追昔，不胜惆怅。取与微之所作相较，自为优越，但若与乐天之作参互并读，则李诗未能人我双亡，其意境似嫌稍逊。

(《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

### 3. 闲适诗、杂律诗

白(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序洛诗》)

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

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同上)

白居易的闲适诗中流连光景、平庸肤浅者不少,与元稹的往复唱和,更多矜才炫博、为文造情之作。当然闲适、杂律诗中,写景抒情送别诗也不乏清新工丽、情致宛然者。如: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暮江吟》)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

其闲适杂律诗中也有些反映现实、思想较积极的作品。如: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离散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别州民》)

## （二）艺术特征

平易、通俗、浅近，随物赋形，直抒胸臆，是白居易各类诗总的风格特征。

香山居士之诗，爱之者众，亦有轻之者。……而其词意，愈益平淡旷达，有古人所不易到，后来不可及者。（楼钥《跋白乐天集目录》）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一）

乐天诗，世谓浅近，以意与语合也。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乘，何得以此为嫌。（《诗薮·内编》卷六）

乐天五言古，用语流便，虽若容易，而联络照应，动切肯綮，实皆苦思得之。张文潜云："世以乐天诗为得于容易。尝于洛中一士人家，见白公诗草数纸，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诗体辩源》卷二八）

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瓯北诗话》卷四）

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功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同上）

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其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杜浣花之后，不可多得者也。（《一瓢诗话》）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诗概》）

对于不同内容的诗歌，白居易有不同的艺术追求。

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与元九书》）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 1. 讽谕诗



白居易在其所作《新乐府序》中，根据讽谕诗的创作宗旨，对

其艺术特征提出过要求，已见前引。其具体特征如下：

(1) 主题专一、人物事件典型化

为使“见之者易谕”，白居易乐府诗采取每首集中一个题材，突出一个主题的方法，选取典型的人物事件加以吟咏。即便是相同的题材，各首侧重也有所不同。为醒目起见，往往“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是对诗经、汉乐府和杜甫乐府诗的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新乐府序》)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伤唐衢》)

是以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关雎为篇名之例。(《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

一吟咏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其每篇之篇题，即此篇所咏之事。每篇下之小序，即此篇所持之旨也，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及他旨，此之谓不杂；此篇所咏之事，所持之旨，又不复杂以他篇，此之谓不复。(同上)

(2) 细节描写，塑造形象

白居易在讽谕诗中塑造了一些成功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如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缚戎人等。他善于将情节典型化，并作外貌服饰、心理等细节描写，把这类小说创作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白发人》)

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缚戎人》)

(3) 对比手法

白诗常于篇末用对比手法突出贫富、苦乐、轻重、大小的矛盾

对立，以深化主题：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

寺门敕榜金字书，尼院佛庭宽有余。青苔明月多闲地，比屋疲人无处居。(《两朱阁》)

(4) 叙事议论相结合

白居易的讽谏诗以叙事为主，有夹叙夹议，有篇末议论，起画龙点睛作用，所谓卒章显志。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伤宅》)

**2. 感伤诗**

白居易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琵琶引》继承了《孔雀东南飞》以来长篇叙事诗的艺术手法，在叙事写人方面，与新乐府诗一样，善用细节描写，还长于渲染气氛，描摹场景，衬托心理，借鉴了小说的描写手法，使长篇叙事诗有所创新。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宫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长恨歌》)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撚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琵琶引》)

元白七古长篇，得力于初唐四子，而四子又得之于庾子山及《孔雀东南飞》诸乐府也。(袁枚《随园诗话》卷五)

长庆长篇，如白乐天《长恨歌》、《琵琶行》、元微之《连昌宫词》诸作，才调风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写有意耳。(《诗筏》)

白公之为《长恨歌》、《霓裳羽衣曲》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韩公之辙也。是乃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耳。(《石洲诗话》卷二)

### 3. 闲适，杂律诗

白居易的闲适杂律诗平淡自然，颇有恬淡闲适之趣，深受陶渊明、韦应物的影响。

香山诗，恬淡闲适之趣，多得之于陶、韦，其《自吟拙什》云："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又《题浔阳楼》云："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苏州，诗情亦清闲。"此可以观其趣向所在也。晚年自适其适，但道其意所欲言，无一雕饰，实得力于二公耳。(《瓯北诗话》卷二)

## （三）影响及缺陷

### 1. 影响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有其比。因为白诗风格平易近人、浅直俗白，易于在广大市民阶层中传播，其闲适诗的情调投合当时士大夫阶级的口味，而感伤诗的内容则道出了中唐社会普遍怀恋盛唐繁荣昌盛的心理。



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即唐宣宗）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王定保《唐摭言》卷一

五）

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及创作对晚唐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影响不小。叙事详尽，议论痛快，风格平易的元白体，在宋初风行一时。

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皮日休《七爱诗》之一）

乐府……别创时事新题，杜甫始之，元白继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嗣后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陆之徒，相继有作，风流益盛。（《唐音癸签》卷一五）

白乐天……其叙事详明，议论痛快，此皆以文为诗，实开宋人之门户耳。（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八）

（宋之）学白乐天者，王元之、陆放翁。（《诗薮·外编》卷五）

本与乐天为后进。（王禹偁《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

白公五古上接陶，下开苏陆。（《石洲诗话》卷二）

诗能于易处有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艺概·诗概》）



元白在继承初唐四子七古的基础上，创出一种七古新调：全篇都用平仄调协的律句，间用对偶；押韵数句一换；叙事铺陈宛转，较少用典隶事，史称长庆体。对郑嵎《津阳门诗》、韦庄《秦妇吟》及后世，如清吴梅村等影响很大。

元白除新乐府外，其影响后来最大者，厥惟七言歌行，其所谓“长庆体”，音节谐和，铺叙宛转，最宜于歌咏时事之作，所以后人仿效者，直至近代而犹未衰也。（龙沐勋《中国韵文史》六四页）

元稹、白居易创出一种七古新调，全篇都用平仄调协的律句，但押韵随时转换，平仄相间，各句安排也不象七律有一定规矩，这叫做长庆体。（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七言古学长庆体，而出以博丽，本朝首推梅村。（林昌彝《射鹰楼诗话》

卷二十）

**2. 缺陷**

（1）议论与形象结合较差

这种缺欠见于白居易的部分讽谏诗中。他在诗中进行说教或用形象来印证某些抽象理念或政见，甚至以诗代奏疏谏章。这与其论诗偏重教化有关。部分诗缺少蕴藉含蓄的韵致和抑扬顿挫的气势。如：

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法曲歌》）

如《西楼喜雪》云："散面遮槐市，堆花压柳桥。"又云："北市风生飘散面。"以散面喻雪，何异撒盐。《答杜相公以诗见寄》云："剪截五言须用钺"，以其官节度、秉旄钺也，然太生硬。（《瓯北诗话》卷四）

（2）敷衍拉扯，意多重复

这类缺欠多见于联韵和韵及部分闲适诗中。白居易后期生活面窄，耽于饮酒宴乐、流连光景，联韵和韵诗为凑韵足句，意多重复，境无创新，繁复尽露，令人生厌。

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序》



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检者。……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容斋续笔》卷一四）

全集中亦不免有拙句、率句、复调、复意。……《寄元九》云："若不九重中掌事，即须千里外抽身。"《赠梦得》云："头垂白发我思退，脚踏青云君欲忙。"《题池西小楼》云："虽贫眼下无妨乐，纵病心中不与愁。"《赠梦得》云："无情一任他春去，不醉争消得日长。"又云："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又《代梦得吟》云："世上争先从尽汝，人间斗在不如吾。"当时有元轻白俗之诮，盖为此等句也，又有句法相同者，《且游》一首云："游得且须游"，《题西池小楼》云："春来游得且须游"，《酬牛相公见戏》云："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须狂。"……又有词意相同者。……《哭刘敦质》云："愚

者多贵寿，贤者独贱迍。”《和微之》云：“真宰倒持生杀柄，闲物命长人短命。松枝上鹤蓍下龟，千年不死仍无病。”《伤杨弘贞》云：“颜子昔短命，杨生亦早捐。谁识天地意，独与龟鹤年。”……一意凡六见。盖诗太多，而不免有此病也。（《瓯北诗话》卷四）

白乐天中怀坦荡，见之于诗，亦洞澈表里，曲尽事情，俾读者欣然如对乐易友也。然往往意太尽，语涉粗俗，似欠澄汰之功。（《剑溪说诗·又编》）

## 四 散 文

### （一）议论文

白居易的制诰、奏议、策论、书信等议论文有感而发，议事论理，剀切简要，信而有征，这与他胸怀济世，洞悉政事民情，主张文章为时为事而作有关。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表奏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壸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旧唐书·白居易传》）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白居易《策林序》）



### （二）记叙文

白居易的记叙文，写景状物，情景交融，富有诗情画意，叙事纡徐不迫，抒友朋之情，善言契阔，如话家常。总之，文如其诗，平易近人，情意深切。如《庐山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与微之书》等。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言，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概而搜，物无遁形。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醒，起人心情。山树为盖，岩

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钓于枕上。矧又潺湲洁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哉？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冷泉亭记》）

白居易《三游洞记》："云破月出，光景（原文作"气"）含吐，互相明灭，晶荧玲珑，象生其中；虽有敏口，莫（原文作"不"）能名状。"造语如此，何异柳宗元。世以为大易轻议之，盖亦未深玩之也。（杨慎《丹铅杂录》卷七）

## 五 元白比较

元白并称，情同手足。两人同倡新乐府运动，共创长庆体，互相切磋，酬唱往还，故创作思想、风格大同小异。在新乐府创作上，白乐天后来居上，理论阐述也更明确系统，其"长庆体"感伤诗《长恨歌》、《琵琶引》传唱千古，无论是当时还是身后，白居易诗歌的影响远大于元稹。但在次韵联韵诗方面，元优于白。两人都是古文运动的实际参与者，改革制诰体，元稹以传奇《莺莺传》名世，而白居易则以《庐山草堂记》、《冷泉亭记》、《荔枝图序》等在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

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刘白唱和集解》）



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诗"。（顾陶《唐诗类选后序》）

诗至元白实又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苍莽中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既由风气转移，亦自才质有限。（《载酒园诗话·又编》）

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敌。然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一喷一醒，视少年时与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竞胜者，更进一筹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卷四）

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自雕绘，唯讽谕诸篇差可比肩耳。（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

## 第四节　李绅、王建、张籍

### 一　李　　绅

#### （一）生平

李绅（772—846），字公垂，润州无锡人。……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元和初（据《唐才子传》卷六载，绅为"元和元年武翊黄榜进士"），登进士第。释褐国子助教，非其好也。东归金陵，观察使李锜爱其才，辟为从事。绅以锜所为专恣，不受其书币，锜怒，将杀绅，遁而获免。锜诛，朝廷嘉之……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武宗即位，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知淮南节度大使事。会昌元年，入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书侍郎，累迁守右仆射、门下侍郎。……六年，卒。……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罢相……（吴）湘兄进士汝纳，诣阙诉冤，言绅在淮南恃德裕之势，枉杀臣弟。德裕既贬，绅亦追削三任官告。（《旧唐书·李绅传》）

#### （二）诗歌内容



李绅是新乐府的最早创作者，与元白唱和，惜其乐府歌行已佚，今仅存追昔游诗三卷、杂诗一卷。

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按即籍）古乐府，李二十（按即绅）新歌行，卢、杨二秘书（按即卢拱、杨巨源）律诗、窦七，元八（按即窦巩、元宗简）绝句，博搜精缀，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与元九书》）

乐天赠绅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注云："元九往江陵，余以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余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唐诗纪事》卷三九）

### 1. 哀贫悯农

这类题材的诗在李绅存诗中仅数首，古风二首（一作悯农）传于后世。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古风二首》之一）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古风二首》之二）

### 2. 追抚往事

在追昔游诗中，李绅追忆他屡遭诬构的冤屈，在感慨穷泰升沉时，亮明忠直嫉邪的风节。

昔年从宦干戈地，黄绶青春一鲁儒。弓犯控弦招武旅，剑当抽匣问狂夫。帛书投笔封鱼腹，玄发冲冠捋虎须。谈笑谢金何所愧，不为偷买用兵符。（《忆过润州》）

洁身酬雨露，利口扇谗谀。碧海同宸眷，鸿毛比贱躯。辨疑分黑白，举直觝朋徒（自注：恩政而论逢吉、崔桢奸邪，刘栖楚、柏耆凶险，张又新、苏景修朋党也。）……胆为隳肝竭，心因沥血枯。满帆摧骇浪，征棹折危途（自注：余以户部侍郎贬端州司马）。（《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

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沈泉骨。（《涉沅潇》）

开成间，绅集其诗为追昔游，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吟、或乐府齐梁，不一其辞，乃由牵思所属尔。起梁汉，归谏垣，升翰苑，感恩遇，歌帝京风物；遭谗邪播越，历荆楚，涉湘沅，逾岭峤，抵荒陬，止高安；移九江，泛五湖，过钟陵，泝荆江，守滁阳，转寿春；改宾客，留洛阳，历会稽，过梅里；遭谗邪再为宾客分务，归东周；擢川守，镇大梁。词有所怀，兴乇于怨。故或隐或显，不常其言，冀知音于异而已。（《唐诗纪事》卷三九）

李公垂追昔游诗，大是宦梦难醒，然其揽笔写兴，曲备一生穷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为抚然。（《唐音癸签》卷七）



## （三）艺术特征

李绅长于乐府歌行，写景状物，曲尽其妙。

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奏新翻曲。翠蛾列坐层城女，笙歌参差齐笑语。天颜静听朱丝弹，众乐寂然无敢举。衔花金凤当承拨，转腕拢弦促挥抹。扶花翻凤天上来，徘徊满殿飞春雪。抽弦度曲新声发，金铃玉珮相磋切。流莺子母飞上林，仙鹤雌雄唳明月。（《悲善才》）

短李以歌行自负……又少以悯农诗见赏于吕温，今二绝盛传。……歌行遂不可复见，唯有追昔游集耳，颇有体格。如《石泉诗》“微度竹风涵淅沥，细浮松月透轻明”，《翡翠诗》“莲茎触散莲叶欹，露滴珠光似还浦”，皆秀句也。又“花夺听莺入，春湖看雁留”，“桥转攒虹饮，波通头鹢浮”，深肖吴中风景。又《水寺诗》“坐看鱼鸟沉浮远，静见楼台上下同”，《宿瓜洲》“冲浦回风翻宿浪，照沙低月敛残潮”，写景处亦有静观之妙。（《载酒园诗话·又编》）

今观此集，音节啴缓，似不能与同时诸人角争强弱，然春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画纤巧之上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 二 王 建

### （一）生平

建（766—830?）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市）人。大历十年丁泽榜第二人及第，释褐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诸司历荐迁大府寺丞、秘书丞、侍御史。大和中，出为陕州司马，从军塞上，弓剑不离身。数年后归，卜居咸阳原上。初游韩吏部门墙，为忘年之友，与张籍契厚，唱答尤多。工为乐府歌行，格幽思远。二公之体，同变时流。（《唐才子传》卷四）



按：据《唐才子传校笺》卷四，建生于大历元年（766），建中四年（783）前后出关辅，求学山东，与张籍同窗。贞元十六年（800）前后，在幽州刘济幕中从军。后赴岭南幕从事。元和八年（813）前自荆南赴魏博田弘正幕，是年离魏博回关辅，同年任昭应丞。大历十年中进士者疑为光州刺史王建，非仲初，疑其亦未曾任渭南尉。长庆二年（822）左右，在官太府丞与秘书丞之间，曾任太常丞。大和二年（828）出为陕州司马。

### （二）诗歌内容

#### 1. 妇女诗

王建的妇女题材诗数量多，且以描摹妇女心理，反映妇女织作见长。

贫家女为富家织，翁母隔墙不得力。水寒手涩丝脆断，续来续去心肠烂。草虫促促机下啼，两日催成一匹半。输官上顶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当窗织》）

重重摩挲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回身不遣别人知，人意丁宁镜神圣。怀中收拾双锦带，恐畏街头见惊怪。嗟嗟嚓嚓下堂阶，独自灶前来跪拜。出门愿不闻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过尽，好语多同皆道来。卷帷上床喜不定，与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见，重绣锦囊磨镜面。（《镜听词》）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新嫁娘词》三首之三）

王建以宫词百首著称。他的宫词突破了宫怨的窠臼，尽道宫中殿宇楼阁之盛，竞渡、行猎、巡幸、节庆嘉赏、歌舞宴乐之事及宫女嫔妃之春思闺情，有认识价值，思想意义不及他的其他妇女题材诗。文士好奇，王涯、张祜、花蕊夫人等竞相效作。



步行送入长门里，不许来辞旧院花。只恐他时身到此，乞恩求赦放还家。（《宫词百首》之九十六）

往来旧院不堪修，近敕宣徽别起楼。闻有美人新进入，六宫未见一时愁。（《宫词百首》之三十九）

竞渡船头掉采旗，两边溅水湿罗衣。池东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归。（《宫词百首》之二十五）

建初为渭南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过饮，语及汉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乃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后为诗以赠之，乃脱其祸。建诗曰："……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唐诗纪事》卷四四）

《西清诗话》云："欧阳永叔《归田录》言：'王建宫词，多言唐宫中事，群书阙记者，往往见其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传得滕王蛱蝶图"，滕王元婴，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独《名画记》言善画，亦不云工蛱蝶。'所书止此，殊不知《名画记》自记嗣滕王、湛然善花鸟蜂蝶。又段成式《酉阳杂俎》亦云：'尝见滕王蝶图，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盖湛然非元婴，孰谓张彦远不载耶？又建宫词云：'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如今池底休铺饰，菱角鸡头积渐多。'事见李石《开成承诏录》。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则知建诗皆摭实，非凿空语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

伯敬云："王建宫词，非宫怨也。唯'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一首，颇有怨意。"余谓怨之深者必浑，无论宫词宫怨，俱以深浑为妙，且宫词亦何妨带怨。如王建云："私缝黄帔舍钗梳，欲得金仙观内居。近被君王知识字，收来案上检文书。"此非宫词中宫怨乎？然急读不觉其怨，唯咏讽数过，方从言外得之。此真深于怨者、不独"树头树底"一首也。（《诗筏》）

竹枝始于刘梦得，宫词始于王仲初，后人仿为之者，总无能掩出其上也。（《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 2. 民生诗

王建官卑位低，为谋生计，跋涉畏途，转徙南北，诗中反映耕男织女纤夫的劳苦之状，尤其是南方渔民冒死采珠的悲惨情景极真切。



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恶波横天山塞路，未央宫中常满库。（《海人谣》）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人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田家行》）

西江运船立红帜，万棹千帆绕江水。去年六月无稻苗，已说水乡人饿死。县官部船日算程，暴风恶雨亦不停。……坏舟畏鼠复畏漏，恐向太仓折升斗。辛勤耕种非毒药，看著不入农夫口。……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水运行》）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衣寒

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出。一间茆屋何所直，父母之乡去不得。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水夫谣》）

### 3. 边塞诗

王建从军边塞，故写征戍情景，分外深切。反映国力衰弱，边战多败，征戍无期的现实和边地将士及征人妻儿思亲念归的心理，不仅如此，他还写出了胡汉统治者互相杀伐，而百姓之间民族融合、生产文化互相沟通的情景，有史料价值。

百战一身在，相逢白发生。何时得乡信，每日算归程。走马登寒垅，驱羊入废城。羌笳三两曲，人醉海西营。（《塞上逢故人》）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归咸阳，茔冢各与题本乡。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旁。（《渡辽水》）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凉州行》）

### 4. 时事诗

王建讴歌平定蔡州、东平叛乱的功臣裴度、李愬、田弘正等，表明他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态度。



使回高品满城传，亲见沂公在阵前。百里旗幡冲即断，两重衣甲射皆穿。……营被数惊乘势破，将经频败遂生全。密招残寇防人觉，遥斩元凶恐自专。首让诸军无敢近，功归部曲不争先。（《寄贺田侍中东平功成》）

桐柏水西贼星落，枭雏夜飞林木恶。相国刻日波涛清，当朝自请东南征。……玉阶舞蹈谢旌节，生死向前山可穴。同时赐马并赐衣，御楼看带弓刀发。马前猛士三百人，金书左右红旗新。……男儿生杀在手里，营门老将皆忧死。曈曈白日当南山，不立功名终不还。（《东征行》）

元和中，讨蔡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钱徽、萧俛力请于前，逢吉、王涯力请于后，唯裴度以一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又自请以身督战，誓不与贼俱存。王建所谓“桐柏水西贼星落……当朝自请东西（按原诗作南）

征”是也。宪宗御通化门，临遣赐度通天御带，发神策骑三百为卫。王建诗所谓“同时赐马并赐衣……金书左右红旗新”是也。(《韵语阳秋》卷一一)

5. 行旅诗

王建历经征戍游宦，于旅况乡思，深有体味，南北风土人情，皆得饱览，所以这类题材也不乏佳作。

远将归，胜未别离时。在家相见熟，新归欢不足。去愿车轮迟，回思马蹄速。但令在舍相对贫，不向天涯金绕身。(《远将归》)

行行一年十二月，强半马上看盈缺。百年欢乐能几何，在家见少行见多。不缘衣食相驱遣，此身谁愿长奔波。箧中有帛仓有粟，岂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行见月》)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十五夜望月》)

(三) 艺术特点

1. 长于乐府

王建乐府与张籍并称，风格相近，俱宗汉魏，然多七言，文今意古，质朴通俗，自然通畅。



古乐府当学王建，如凉州行、刺促词、古钗行、精卫词、老妇叹镜、短歌行、渡辽水等篇，反复致意，有古作者之风，一失于俗则俚矣。(《对床夜语》卷三)

王建、张籍乐府，何曾一字险怪，而读之入情入理，与汉、魏乐府并传。(《雨村诗话》卷下)

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石洲诗话》卷二)

与元白乐府相比，张王多用七言，转韵较多，有急管繁弦之感；多在结尾处以重笔转韵突出主题，用人物独白或事实，点明旨意，较有余蕴，与元白的卒章显志、主观议论，同中有异。

张、王乐府多七言，易于曲折动人也。白乐天《秦中吟》等，五言而能质古，足以当采风之献。(《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乐府古词，陈陈相因，易于取厌。张文昌、王仲初创为新制，文今意古，言浅讽深，颇合三百篇兴、观、群、怨之旨。……至张王尚有古音，元白始全今调，则又可为知者道也。(同上)

王仲初乐府歌行，思远格幽。……歌行诸结句尤有余蕴。《荆门行》云："壮年留滞尚思家，况复白头在天涯"，《田家行》云："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当窗织》云："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石园诗话》卷二)

### 2. 善于刻画心理

建才赡，有作皆工。盖尝跋涉畏途，甘分穷苦。其自伤诗云："衰门海内几多人，满眼公卿总不亲。四授官资元七品，再经婚娶尚单身。图书亦为频移尽，兄弟还因数散贫。独自在家常似客，黄昏哭向野田春。"又于征戍迁谪，幽居官况之作，俱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也。(《唐才子传》卷四)

## 三 张　籍

### (一) 生平

张籍者，字文昌，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第进士，为太常寺太祝。久次，迁秘书郎。愈荐为国子博士。历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当时有名士皆与游，而愈贤重之。籍性狷直，尝责愈喜博簺及为驳杂之说，议论好胜人，其排释老不能著书若孟轲、扬雄以垂世者。……籍为诗，长于乐府，多警句。仕终国子司业。(《新唐书·张籍传》)



按：籍生于766年，本贯吴郡（今苏州），迁居和州，贞元十五年（799）及第，元和元年（806）始为太祝。十一年，任国子助教。十五年，为秘书郎，愈荐为国子博士。长庆元年（821）或二年，任水部员外郎，四年，任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迁国子司业。卒年不详。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五。

## （二）诗歌内容

### 1. 揭露时弊

张籍诗揭露官兵趁火打劫，讽刺帝王服食求仙，抨击藩镇割据称雄，或直或婉，俱有深度。

洛阳城头火曈曈，乱兵烧我天子宫。宫城南面有深山，尽将老幼藏其间。重岩为屋橡为食，丁男夜行候消息。闻道官军犹掠人，旧里如今归未得。董逃行，汉家几时重太平。（《董逃行》）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永嘉行》）

张文昌《节妇吟》云："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诗情辞婉恋，可泣可歌。……或曰文昌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按：据诗题当作李师道）又以重币辟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诗以谢。（《诗筏》）

汉皇欲作飞仙子，年年采药东海里。蓬莱无路海无边，方士舟中相枕死。……九皇真人终不下，空向离宫祠太乙。（《求仙行》）

### 2. 边塞题材



张籍的边塞诗题材较广泛，送行边塞之作有勉人立功边陲、卫国保疆者。其他多揭露边将只知承恩，不图收复，反映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和盼望回归的心情，也表现作者对征役频繁，影响农事的不满和为国靖难，杀敌复土的矛盾心理。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凉州词》三首之三）

羌胡据西州，近甸无边城。山东收税租，养我防塞兵。胡骑来无时，居人常震惊。嗟我五陵间，农者罢耘耕。边头多杀伤，士卒难全形。郡县发丁役，丈夫各征行。生男不能养，惧身有姓名。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西州》）

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陇头行》)

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征妇怨》)

### 3. 同情民瘼

张籍家境贫寒，官职卑下，对民生疾苦有较深的了解。诗中揭露官府横征暴敛，使人民衣食无计，并将农民的劳苦贫穷与商贾的逐利富奢对比，揭示社会不公、阶级对立。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野老歌》)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贾客乐》)

山头鹿，角芟芟，尾促促。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旱日熬熬蒸野冈，禾黍不收无狱粮。县家唯忧少军食，谁能令尔无死伤。(《山头鹿》)

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时来一年深碛里，尽著短衣渴无水。力尽不得休杵声，杵声未尽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



### 4. 妇女题材

双环初合便分离，万里征夫不得随。今日军回身独没，去时鞍马人别骑。(《邻妇哭征夫》)

忆昔君初纳采时，不言身属辽阳戍。早知今日当别离，成君家计良为谁。男儿生身自有役，那得误我少年时。不如逐君征战死，谁能独老空闺里。(《别离曲》)

## （三）艺术特点

### 1. 乐府质实简淡

张籍以乐府著称，其诗从内容到形式都继承诗经汉魏传统，在心理描写、环境气氛烘托方面有所发展。语言晓畅古质，善用俚语，常在结尾处简练有力地揭示主题。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相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

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尔。（《岁寒堂诗话》卷上）

白乐天歌行，平铺直叙而不嫌其拖沓者，气胜也；张文昌乐府，急管繁弦而不觉其局蹐者，趣胜也。（方南堂《辍锻录》）

七言古须具轰雷掣电之才，排山倒海之气，乃克为之。张司业籍以乐府、古风合为一体，深秀古质，独成一家，自是中唐七言古别调，但可惜边幅稍狭耳。（《诗筏》）

文章穷于用古，矫而用俗。如史、汉后六朝史之入方言俗语是也。籍、建诗之用俗亦然。王荆公题籍集云："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凡俗言俗事入诗，较用古更难。知两家诗体，大费铸合在。（《唐音癸签》卷七）



张籍祖国风，宗汉乐府，思难辞易。（同上）

### 2. 律诗平淡清远

张籍律诗五言为工，以清淡自然见长。多写景状物、遣兴抒情之作，绝少用典。

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未归。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稀。遥见寻沙岸，春风动草衣。（《夜到渔家》）

日日望乡国，空歌白苧词。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蓟北旅思》）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秋思》)

吴中张水部为格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天下莫能窥其奥。(张洎《项斯集序》)

张籍乐府词，清丽深婉，五言律诗亦平淡可爱，至七言诗，则质多文少。(刘攽《中山诗话》)

文昌七律或嫌平易，五律清妙处不亚王孟……其《夜到渔家》、《宿临江驿》二律，与刘文房《余干旅舍》一作，用韵同，风韵亦同，皆绝唱也。(《养一斋诗话》卷三)

文昌"洛阳城里见秋风"一绝，七绝之绝境，盛唐诸巨手到此者亦罕，不独乐府古淡，足与盛唐争衡也。(同上)

## (四) 张、王比较

张、王并称，不仅皆长于乐府，而且内容、风格相近。除宫词外，张成就略胜一筹。

张语造古淡，较王稍为婉曲，王则语语痛快矣。(《诗学辩体》卷二七)

文昌乐府与仲初齐名，然王促薄而调急，张风流而情永，张为胜矣。(《诗辩坻》卷三)

籍、建并称，然建远不如籍。籍《楚妃》、《离宫》有盛唐之调，俱得乐府遗风。建宫词直落晚叶，去孟蜀花蕊夫人一间耳。(同上)

建乐府固仿文昌，然文昌恣态横生，化俗为雅，建则从俗而已。(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时天彝语)



籍以乐府鸣一时，其骨体突出王建上，后人概称张王，未为笃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 第十章

# 中唐后期的文学

## 第一节　孟郊、贾岛等韩派诗人

从贞元后期，元和至长庆、大和年间，诗坛先后出现了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贾岛，姚合等一班诗人，他们大都出身贫寒，仕途坎零，生活潦倒，性格狷介，愤世疾俗。他们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流派。他们的风格同中有异，探索各有得失，但都能在艺术上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标新立异。



韩门诸君子，除张文昌另一种，自当别论，皇甫持正、李习之、崔斯立，皆不以诗名；惟孟东野、李长吉、贾阆仙、卢玉川四家，倚仗笔力，自树旗帜。盖自中唐诸公渐趋平易，势不可无诸贤之撑起。（《石洲诗话》卷二）

### 一　孟　郊

#### （一）生平

孟郊者，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少隐嵩山，性介，少谐合。愈一见为忘形交。年五十，得进士第，调溧阳尉。……郑余庆为东都留守，署水陆转运判官。余庆镇兴元，奏为参谋。卒，年六十四。张籍谥曰贞曜先生。（《新唐书·孟郊传》）

按：郊（751—814），贞元十二年（796）登进士第，四年后调溧阳尉，贞元二十年（804）辞职。元和元年（806）受河南尹郑余庆辟，任水陆运判官。为余庆兴元幕参谋，在元和九年（814）。郊一生历游河南、江西、陕西、湖北、江浙一带，结交官员有陆长源、张建封、郑余庆、王涯等。韩愈、李观、李翱、张籍、韦应物、卢仝、贾岛等都推重其为人和诗作，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五。

## （二）诗歌内容

### 1. 诉苦泄愤

孟郊一生，生活贫困，仕途潦倒，啼饥号寒，倾诉穷愁失意的状况和郁愤，为其诗内容一大特色。

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长安旅情》）

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秋怀》其四）

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秋怀》其二）

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



孟郊这些贫彻骨、苦到肠的描写与他对世路不公、人情浇薄的揭露和正道直节的自勉相结合，成为激愤的抗争。

万物皆及时，独余不觉春。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直木有恬翼，静流无躁鳞。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长安羁旅行》）

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顺世间逆。恶人巧谄多，非义苟且得。（《择友》）

白日照清水，浅深无隐姿。君子业高文，怀抱正多思。砥行碧山石，结

交青松枝。碧山无转易，青松难倾移。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愿存坚贞节，勿为霜霰散。（《答友人》）

### 2. 忧国伤时

谴责藩镇作乱，军阀坐观成败，反映战火对城池农村的破坏，是孟郊诗的重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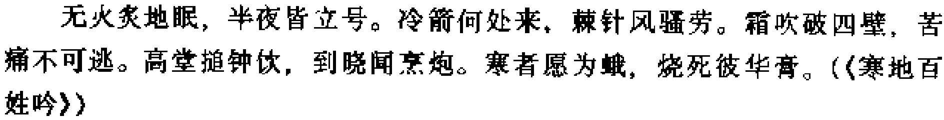
孟冬阴气交，两河正屯兵。烟尘相驰突，烽火日夜惊。太行险阻高，挽粟输连营。奈何操弧者，不使枭巢倾。犹闻汉北儿，怙乱谋纵横。擅摇干戈柄，呼叫豺狼声。白日临尔躯，胡为丧丹诚。岂无感激士，以致天下平？（《感怀》）

忠直血白刃，道路声苍黄。食恩三千士，一旦为豺狼。海岛士皆直，夷门士非良。人心既不类，天道亦反常。自杀与彼杀，未知何者臧。（《汴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

天下无义剑，中原多疮痍。哀哀陆大夫，正直神反欺。子路已成血，嵇康今尚嗤。为君每一恸，如剑在四肢。（《乱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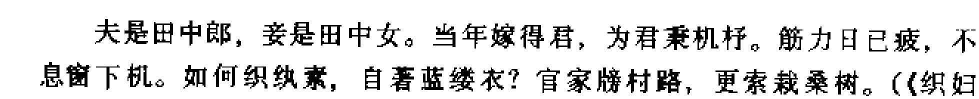
### 3. 哀恤民瘼

两河春草海水清，十年征战城郭腥。乱兵杀儿将女去，二月三日花冥冥。千里无人旋风起，莺啼燕语荒城里。（《伤春》）



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劳。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搥钟饮，到晓闻烹炮。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寒地百姓吟》）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如何织纨素，自著蓝缕衣？官家榜村路，更索栽桑树。（《织妇辞》）

## （三）艺术特征

孟郊一变大历诗人圆熟精巧的诗风，专吟凄苦冷涩奇险的古诗古调，尤长于五古，成为中唐韩孟诗派的开创者之一。

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韩愈《送孟东野序》）

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韩愈《荐士》）

孟之诗，五言高处，在古无二；其有平处，下顾两谢。（李观《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

兹有平昌孟郊，贞士也。伏闻执事旧知之。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自六朝诗人以来，古淡之风衰，流为绮靡。……东野独一洗众陋。其诗高妙简古，力追汉魏作者。……此退之所以深嘉屡叹，而谓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过，盖矫世不得不尔。（费衮《孟东野诗》《梁谿漫志》卷七）

盖昌黎本好为奇崛矞皇，而东野盘空硬语，妥帖排奡，趣尚略同，才力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觉胶之投漆，相得无间，宜其倾倒之至也。（《瓯北诗话》卷三）

孟东野以诗鸣于中唐之间，极为昌黎韩子所称重。至如《联句》诸作，与韩公角奇争隽，不肯相下，可谓雄矣。先辈且有东野润色退之之说，虽未必然，要其所成就，终非翱、湜所可班顾。其辞意伤于晦涩，无盛唐大家雄浑醖藉之风，亦器量使之然哉！（强晟《孟东野诗集序》）

### 1．以凄幽衰败之景物，表达愁怨愤激之情

孟郊一反温柔敦厚的诗教，以苦涩凄冷之心，幽怨愤激之情，观照外物，摄取的意象多为峭风、秋虫、冷月、寒露、枯枝、败草、衰鬓、破壁、幽魂等凄冷、衰败的形象，用以表达“苦”、“涩”、“寒”、“惊”、“愁”、“难”、“恐”、“悲”、“寒”、“饿”、“痛”等感受，这些不平之鸣，给读者的审美感受犹如胆汁之苦、彻骨之寒。



郊为诗有理致，最为愈所称，然思苦奇涩。（《新唐书·孟郊传》）

东野之少怀耿介，龌龊困穷。晚擢巍科，竟沦一尉。其诗穷而有理，苦调凄凉，一发于胸中，而无吝色。如古乐府等篇，讽咏久之，足有余悲。（《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

郊之寒过求高深，邻于刻削，其实从真性情流出。（《唐诗别裁》卷四）

郊诗类幽愤之词，读之令人气塞。（《剑溪说诗》卷上）

### 2. 平中显奇，变常为新

孟诗重炼意，穷入冥搜，常用出人意料的想象和异乎寻常的思维方式，对所摄取的形象加以描述、形容、组合，达到熟中求生，平中显奇，变常为新的审美效果。

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答友人赠炭》)

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老恨》)

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欧阳修《六一诗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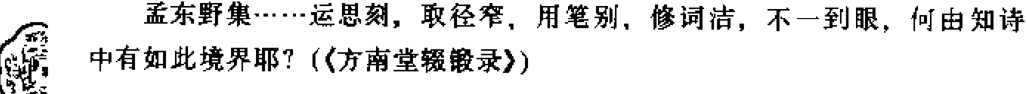
### 3. 锤炼语言、创新句式

孟诗在精心构思铸意的基础上，锤炼语言，多未经人道语，创新句式，如上一下四等散文句式，给人冷奇硬拗之感。

坐随一啜要，卧与万景空。视短不到门，听涩讵逐风。(《秋怀》其十)

石根百尺杉，山眼一片泉。倚之道气高，饮之诗思鲜。于此逍遥场，忽奏别离弦。(《山中送从叔简赴举》)

孟东野集……运思刻，取径窄，用笔别，修词洁，不一到眼，何由知诗中有如此境界耶？(《方南堂辍锻录》)



## (四) 艺术特点的形成原因

形成孟诗苦涩寒峭风格的原因，除了性格耿介，遭遇不幸之外，还有苦吟和美学追求等因素。

### 1. 苦吟

孟郊不同于一般诗人以吟诗消遣自娱，而是视吟诗如同生命，胸中幽愤，一吐为快。



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

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诗饥老不怨，劳师泪霏霏。（《送淡公》其十二）

孟郊诗蹇涩穷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观其句法、格力可见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 2. 美学追求

孟郊好奇矜新，有意矫正圆熟精巧的诗风，以“入深”、“搜胜”，“升险”、“逃俗”为美学理想，致力于古体诗的创作。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赠郑夫子鲂》）

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大哉国风本，丧而王泽竭。先生今复生，斯文信难缺。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读张碧集》）

我有出俗韵，劳君疾恶肠。知音既已矣，微言谁能彰。（《哭李观》）

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白云既无主，飞出意等闲。（《吊卢殷》）

入深得奇趣，升险为良跻。搜胜有闻见，逃俗无纵蹊。（《石淙》十首之七）

### （五）缺点

由于个人欣赏好恶不同，对孟郊诗贬抑者不少，而它的审美价值正在于其鲜明的艺术个性。但孟诗确有题材狭窄，思致偏涩，有时说教议论过多，形象不够完整等缺欠。



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蜞，竟日嚼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苏轼《读孟郊诗》二首之一）

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邪？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沧浪诗话·诗评》第四）

郊诗托兴深微而结体古奥。唐人自韩愈以下，莫不推之。自苏轼诗空螯小鱼之诮，始有异词。元好问《论诗绝句》，乃有“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之句。当以苏尚俊迈，元尚高华，门径不同，故是丹非素。究之

郊诗品格，不以二人之论减价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 二　贾　岛

### (一) 生平

公讳岛(779—843)，字浪仙，范阳人(今河北涿州)也。……公展其长才间气，超卓挺生，六经百氏，无不该览。……穿杨未中，遽罹诽谤，解褐授遂州长江主簿(按开成二年(837))。三年在任，卷不释手，秩满迁普州司仓参军。诸侯待之以宾礼，未尝评人之是非。丰骨自清，冥搜至理，悟浮幻之莫实，信无生之可求，知矣哉。……会昌癸亥岁七月二十八日，终于郡官舍，春秋六十四。(苏绛《贾司仓墓志铭》)

贾岛……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韩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累举不中第。(《全唐诗》卷五七一)

### (二) 诗歌内容

贾岛历经八朝(自代宗至武宗)，对其间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现实，在他今存的四百左右首诗中几无涉及，可见他对现实冷漠回避的态度和诗歌题材的狭窄。这在一部分中晚唐诗人是有代表性的。他的诗歌主要有下述几方面内容：



#### 1. 诉说怀才不遇的幽怨

贾岛的下第诗有幽愁暗恨，无激烈抗争。个别诗揭示了科举的弊病。

真集道方至，貌殊妬还多。……今时出古言，在众翻为讹。有琴含正韵，知音者如何？(《寓兴》)

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旁。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下第》)

志士终夜心，良马白日足。俱为不等闲，谁是知音目。眼中两行泪，曾吊三献玉。(《古意》)



曲言恶者谁，悦耳如弹丝。直言好者谁，刺耳如长锥。……君子忌苟合，

择交如求师。毁出疾夫口，腾入礼部闱。下第子不耻，遗才人耻之。（《送沈秀才下第东归》）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庭君始知。（《题兴化园亭》）

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病蝉》）

### 2. 描绘穷愁潦倒的境况

尽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犹卧，驴放秋田夜不归。（王建《寄贾岛》）

市中有樵山，此舍朝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燃。我要见白日，雪来塞青天。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饥莫诣他门，古人有拙言。（《朝饥》）

未归长嗟愁，嗟愁填中怀。开口吐愁声，还却入耳来。常恐泪滴多，自损两目辉。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客喜》）

羁旅复经冬，瓢空盎亦空。泪流寒枕上，迹绝旧山中。（《冬夜》）

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六一诗话》）

### 3. 抒发宦旅赠别的情思

贾岛这类诗善于把遭际的不幸、宦旅的况味和描写景色，抒发友情融合在一起，颇有名句佳作。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题李凝幽居》）

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暮过山村》）

一瓶离别酒，未尽即言行。万水千山路，孤舟几月程。川原秋色净，芦苇晚风鸣。迢递不归客，人传虚隐名。（《送耿处士》）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圆。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忆江上吴处士》）

早起赴前程，邻鸡尚未鸣。主人灯下别，羸马暗中行。蹋石新霜滑，穿林宿鸟惊。远山钟动后，曙色渐分明。（《早行》）

#### 4. 吊亡

贾岛的吊亡诗，物伤其类，沉痛凄绝。

从来有恨君多哭，今日何人更哭君。(《过京索先生坟》)

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塚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故人相吊后，斜日下寒天。(《哭孟郊》)

贤人无官死，不亲者亦悲。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邻比。平生四十年，唯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谁来追。……在日赠我文，泪流把读时。从兹加敬重，深藏恐失遗。(《哭卢仝》)

### (三) 艺术特征

#### 1. 奇险瘦硬的风格

贾岛诗想象奇、意境瘦、遣词硬、用韵险、句法新，形成奇险瘦硬的风格。

我有吊古泣，不泣向路岐。挥泪洒暮天，滴著桂树枝。(《寄孟协律》)

乡本北岳外，海恨东夷深。愿缩地脉还，岂待天恩临。(《明月山怀独孤崇鱼琢》)



别肠多郁纡，岂能肥肌肤。始知相结密，不及相结疏。疏别恨应少，密离恨难祛。(《寄远》)

一千寻树直，三十六峰邻。(《送李登少府》)

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窖。(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

#### 2. 其他风格

贾岛诗的风格并不完全一致，尚有一些诗受陶谢、王孟影响，境界幽寂高远，风格平淡自然，很少用典，与其审美观及所受佛教影响有关。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寻隐者不遇》)

倚杖望晴雪，溪云几万重。樵人归白屋，寒日下危峰。野火烧冈草，断烟生石松。却回山寺路，闻打暮天钟。(《雪晴晚望》)

所著文篇，不以新句绮靡为意，淡然蹑陶谢之踪，片云独鹤，高步尘表。(苏绛《贾司仓墓志铭》)

贾岛还有少数抒怀言志诗风格较雄豪悲壮，或为早年之作。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剑客》)

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易水怀古》)

旧事说如梦，谁当信老夫。战场几处在，部曲一人无。落日收病马，晴天晒阵图。犹希圣朝用，自镊白髭须。(《代旧将》)

(四) 郊岛比较

**1. 效岛并称**

郊岛生活遭际相近，贾岛刻意学习孟郊的苦吟和诗风，史称郊岛。

郊寒岛瘦。(苏轼《祭柳子玉文》)

录之孤灯前，犹恨百首终。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生平面未交，永夕梦辄同。叙诗谁君师，讵言无吾宗。(《投孟郊》)

长安秋声干，木叶相号悲。瘦僧卧冰凌，嘲咏含金痍。金痍非战痕，峭病方在兹。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有时踉跄行，人惊鹤阿师。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狂痴。(孟郊《戏赠无本》)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题诗后》)

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戏赠友人》)

孟东野、贾浪仙卓荦偏才，俱以苦心孤诣得之。(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2. 郊岛之异**

(1) 岛工律绝，郊长古体

贾岛工律绝，描状事理物态，幽细精致，并常作拗律生句。

妙之尤者，属思五言，孤绝之句，记在人口。（苏绛《贾司仓墓志铭》）

郊称五言古，岛称五言律。（《诗源辩体》卷二五）

岛于五七言古诗，虽生涩险僻，然不逮韩孟玉川子远甚。至其五言律，吾独敛衽无间言。（陈延杰《贾岛诗注》序）

岛之五律，其原亦出自少陵。从细小处见奇，实能造幽微之境，而于事物理态，体认最深，非苦思冥搜，不易臻此。（同上）

（2）岛诗清幽平淡，郊诗苦涩激愤

孟郊诗题材宽于贾岛，感情也较激愤，贾岛诗多清幽平淡者，常有句无篇，成就逊于孟郊。

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贾浪仙产寒苦地，立心亦苦，如不欲以才力气势，掩夺情性，特于事物理态，毫忽体认，深者寂入，峻者迥出，不但人口数联，于劫灰上冷然独存，寻咀余篇，芊葱佳气，瘦隐秀脉，其妙一一徐露，无可厌斁。（《唐音癸签》卷七引方秋崖语）

孟郊、贾岛并称，谓之郊寒岛瘦。然贾万不及孟，孟坚贾脆，孟深贾浅故也。（《岘佣说诗》）

（五）影响



岛诗矫元白之轻俗，对当时和后世有影响。

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一）

韩门诸人，诗分两派：朱庆余、项斯以下，为张籍之派；姚合、李洞、方干而下，则贾岛之派也。（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二）

永嘉诗人（指赵师秀等四灵派）极力驰骤，才望见贾岛、姚合之藩而已。余诗亦然。十年前始厌之。（刘克庄《瓜圃集序》）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沧浪诗话·诗辨》）

## 三 姚 合

### （一）生平

合（779？—859？）……登元和（按816年）进士第，调武功主簿，世号姚武功。又为富平、万年尉。宝应（应为“历”）中，历监察御史、户部外郎，出荆（当为“金”）、杭二州刺史，后为给事中、陕虢观察使。开成末，终秘书监。与马戴、费冠卿、殷尧藩、张籍游，李频师之。合有《极玄集》，取王维等二十六人诗百篇，曰此诗中射雕手也。（《唐诗纪事》卷四九）

按：合，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宝历间为殿中侍御史，大和二年（828）后任台院侍御史。四年由户部员外出任金州刺史。八年任杭州刺史。开成三年（838）改给事中。四年为陕虢观察使。

### （二）诗歌内容

#### 1. 反映时事民生

姚合这类题材诗稍多于贾岛，而少于孟郊。有的歌颂削藩平乱，有的反映民生疾苦，有的借古寓讽。但深度广度均不足。

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垅亩。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边兵索衣食，此物同泥土。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我仓常空虚，我田生蒺藜。上天不雨粟，何由活烝黎。（《庄居野行》）



生灵苏息到元和，上将功成自执戈。烟雾扫开尊北岳，蛟龙斩断尽南河。旗回海眼军容壮，兵合天心杀气多。从此四方无一事，朝朝雨露是恩波。（《闻魏州破贼》）

#### 2. 摹写僻邑官况

代表作是《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有情致重复之累。

县去京城远，为官与隐齐。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绕舍唯藤架，侵

阶是药畦。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之一）

穷达天应与，人间事莫论。微官长似客，远县岂胜村。竟日多无食，连宵不闭门。斋心调笔砚，唯写五千言。（同上之十）

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弊之间，最工模写也。（《唐才子传》卷六）

姚《武功县中作》，多至二十七首（应作三十），不能免重复之累。"到处贫随我，终年老趁人"，"小市柴薪贵，贫家砧杵闲"，"爱闲求病假，因醉弃官方"，"一日看除目，终年损道心"，"秋凉送客远，夜静咏诗多"，"竟日无多食，连宵不闭门"，"病多唯识药，年老渐亲僧"，"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皆佳句也。（《石园诗话》卷二）

### 3. 赠别酬唱

姚合这类题材诗很多，有的写景状物工切，有的能融注对人生仕途的慨叹，有的能突出对方的性格特征。

士有经世筹，自无活身策。求食道路间，劳困甚徒役。我身与子同，日被饥寒迫。侧望卿相门，难入坚如石。为农昧耕耘，作商迷贸易。空把书卷行，投入买罪责。六月南风多，苦旱土色赤。坐家心尚焦，况乃远作客。（《送王求》）

漫向城中住，儿童不识钱。瓮头寒绝酒，灶额晓无烟。狂发吟如哭，愁来坐似禅。新诗有几首，旋被世人传。（《寄贾岛》）



姚赠刘叉云："避时曾变姓，救难似嫌身"，寄贾岛云："狂发吟如哭，愁来坐似禅"，赠张籍云："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寄白居易云："诗中得意应千首，海内嫌官只一人"，皆能各肖其实。（《石园诗话》卷二）

## （三）艺术特点

### 1. 苦吟尚尖新，状物求精工

姚合与贾岛、刘叉等唱和，故风格近似，以苦吟求尖新、瘦峭。长于五律，写景状物，冥思穷搜，合时切地，刻画精工。

酒浓杯稍重，诗冷语多尖。（《和座主相公西亭秋日即事》）

新诗盈道路，清韵似敲金。调格江山峻，功夫日月深。（《喜览裴中丞诗

卷》）

欲识为诗苦，秋霜若在心。……思劲凄孤韵，声酸激冷吟。（《心怀霜》）

其自作则刻意善吟，冥搜物象，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2．与贾岛的异同**

贾岛终生淹蹇，且耿耿于怀，而姚合晚年仕途渐达，生活较舒适，其诗也比贾岛更平淡，多抒闲适自放之情。这种风格与他与张籍、王建唱和，受他们诗风影响也有关。

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性嗜酒、爱花，颓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唐才子传》卷六）

姚秘监诗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浪仙之僻，而运以爽亮；取材于籍、建之浅，而媚以蒨芬，殆兼同时数子，巧撮其长者。但体似尖小，味亦微醨，故品局中驷尔。（《唐音癸签》卷七）

秘书与阆仙善，兼效其体。古诗不唯气格近之，尚无其酸言。至近体如“酒熟听琴酌，诗成削树题”，“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看月嫌松密，垂纶爱水深”，“弄日莺狂语，迎风蝶倒飞”，俱为宋人所尊，观之果亦警策。（《载酒园诗话·又编》）

姚武功诗，恬淡近人，而太清弱，抑又太尽，此后所以渐靡靡不振也。然五律时有佳句，七律则庸软耳。大抵此时诸贤七律，皆不能振起，所以不得不让樊川、玉溪也。（《石洲诗话》卷二）



## 第二节 李　　贺

### 一　生　平

贺（790—816）字长吉，系出郑王后。……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它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

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辩》，然卒亦不就举。(《新唐书·文艺下》)

按：据朱自清《李贺年谱》，贺居河南福昌县之昌谷，故人称昌谷，陇西为其郡望。《新唐书》谓其为韩愈、皇甫湜过其家而赋《高轩过》，时年仅七岁，盖出自《唐摭言》，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以韩、皇甫生平计，当作于二十岁左右。元和五年（810）贺曾应河南府试，冬举进士入京，韩愈又作《讳辩》。次年为奉礼郎，新旧唐书谓协律郎，误。卒于元和十一年（816），年二十七。

## 二 诗歌内容

### （一）揭露社会弊病

李贺诗今存二百余首。生命短促、生活范围狭窄，影响了李贺诗歌创作的成就。但比起同时诗人来，李贺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算少，如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妄求长生，谴责外敌寇边，藩镇作乱，揭露官兵滥杀无辜，冒功邀赏等，不过形式相当曲折隐晦罢了。



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汉城黄柳映新帘，柏陵飞燕埋香骨。磓发千年日长白，孝武秦王听不得。从君翠发芦花色，独共南山守中国。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官街鼓》)

鸢肩公子二十余，齿编贝，唇激朱。气如虹霓，饮如建瓴，走马夜归叫严更。径穿复道游椒房，龙裘金玦杂花光。玉堂调笑金楼子，台下戏学邯郸倡。口吟舌话称女郎，锦祛绣面汉帝旁。……马如飞，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将回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唯画地。峨峨虎冠上切云，竦剑晨趋凌紫氛。……三皇后，七贵人，五十校尉二将军。当时飞去逐彩云，化作今日京华春。(《荣华乐》)

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闲驱竹马缓归家，官军自杀容州槎。(《黄家洞》)

贺，王孙也，所忧，家国也，和亲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镇之专权也，

阉宦之典兵也，朋党之衅成而戎寇之祸结也。以区区陇西奉礼之孤忠，上不能达之天子，下不能告之群臣，唯崎岖驴背，托诸幽荒险涩诸咏，庶几后之知我者。而世不察，以为神鬼悠谬不可知，其言既无人为之深绎，而其心益无以自明，不亦重可悲乎？（宋琬《昌谷注叙》转引自《李贺诗歌集注》）

### （二）反映民众生活

合浦无明珠，龙洲无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虬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去，簿吏复登堂。（《感讽五首》之一）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夜雨冈头食蓁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老夫采玉歌》）

### （三）塑造自我形象，抒发孤愤感情

李贺年少才高，侘傺不遇，感生命短促，悲志向蹉跎，兀傲抗争，在诗中成功地塑造了自我形象，用满腔孤愤，抒发悲怆、抑郁、幽怨、感伤、愤怒、不平等感情。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



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浩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

不从桓公猎，何能伏虎威？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马诗》之十五）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人生有穷拙，日暮聊饮酒。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公卿纵不怜，宁能锁吾口。……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

## （四）感喟沧海桑田，寻找声色麻醉

由于赍志难酬，抗争无力，也有感大唐帝国的由兴而衰，多愁善感的诗人生发出人生短暂、世变无穷的感叹，并以及时行乐、狎妓酗酒来寻求刺激和麻醉。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金铜仙人辞汉歌》）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将进酒》）

李贺所赋《铜人》、《铜台》、《铜驼》、《梁台》，恸兴亡、叹桑海，如与今人语今事，握手结胸，怆泪涟洏也。（李世熊《昌谷诗解序》转引自《李贺歌诗集注》）

## 三　艺术特征



李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艺术个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凄幽、浓艳、奇幻、险峭，风致独标。乐府歌行是他最擅长的体裁。

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贺复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杜牧《李长吉歌诗叙》）

唐人作唐人诗序，亦多夸词，不尽与作者痛痒相中。唯杜牧之作李长吉

序，可以无愧。……其谓长吉诗为“骚之苗裔”一语甚当。盖长吉诗多从风雅及楚辞中来，但入诗歌中，遂成创体耳。又谓“理虽不及，辞或过之，使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数语，吾有疑焉。夫唐诗所以复绝千古者，以其绝不言理耳。宋之程、朱及故明陈白沙诸公，唯其谈理，是以无诗。彼六经皆明理之书，独毛诗三百篇不言理，唯其不言理，所以无非理也。……楚骚虽忠爱恻怛，然其妙在荒唐无理，而长吉诗歌所以得为骚苗裔者，正当于无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理袭词鄙，而理亦付之陈言矣，岂复有长吉诗歌，又岂复有骚哉！（《诗筏》）

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新唐书·文艺下》）

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设色秾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毛先舒《诗辩坻》卷三）

### （一）以心造的幻境，抒发现实的情感

大唐帝国的急遽衰落，家境仕途的牢落惨淡，使李贺在现实中找不到开愁释闷的出路，于是在诗中自鸣不幸。他以神奇的幻想，缤纷艳丽的色彩，扑朔迷离的手法，刻意垒建其心造的仙界、幻境，表现他难以言状，无法排解的思想感情，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他的诗摒弃对客观外界事物的精雕细刻，而是意象迭现，仙境旁生，多运用暗示、象征、隐喻等手法，形成奇异、陆离、幽凄、冷艳的特色。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

李长吉师心，故尔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艺苑卮言》卷四）

贺既孤愤不遇，而所为呕心之语，日益高渺。寓今托古，比物征事，大约言悠悠之辈，何至相吓乃尔。（王思任《李贺诗解序》）

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所谓“诗有别趣，非关于理者”，以品贺诗，最得其似。故杜牧序称其少加以

理，可以奴仆命骚，而诸家所论，必欲一字一句为之诠释，故不免辗转轇轕，反成滞相。又所用典故，率多点化其意，藻饰其文，宛转关生，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璃声"句，因羲和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璃声，非真有敲日事也。又如"秋坟鬼唱鲍家诗"，因鲍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坟，非真有唱诗事也。循文衍义，讵得其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 （二）驰骋想像，建构诗体

李贺诗全以主观思维为构思线索，其想像时空交错，物象频换，境界屡移，章句之间，忽起忽结，若断似转，起伏跌宕，变幻莫测。其诗貌似百家锦衲式的拼凑，实为金缕玉衣式的编织。只要找出其思维线索，绝大多数诗还是可以理解的。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皇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坤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李凭箜篌引》）



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黎二樵批点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

顾其冥心千古，涉目万书，凕空绣阁，掷地绝尘。时而蛩吟，时而鹦鹉语，时而作霜鹤唳，时而花肉媚眉，时而冰车铁马，时而宝鼎熇云，时而碧燐划电，阿闪片时，不容方物。其可解者，抱独知之契；其不可解者，甘遁世之闷，即杜牧之踵接最密，犹以为殊不能知也。（王思任《李贺诗解序》）

长吉诗依约楚骚，而意取幽奥，辞取瑰奇，往往先成得意句，投锦囊中，然后足成之。所以每难疏解，母氏谓儿当呕心者此也。（《唐诗别裁》卷八）

### （三）修辞撰语，浓艳冷峭

李贺天才卓绝，苦心孤诣为诗。他大量运用通感手法，将声、色、味、嗅、触等多种感觉互相沟通，表达其心灵的种种感受。运

用比喻时，或将本体喻体倒用，或隐去本体，径用借代，务求新奇。在遣词用语上，多用“鬼”、“泣”、“死”、“血”、“梦”、“冷”、“啼”、“病”等表现孤愤哀怨之思和幽峭凄险的境界。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十三首之六）

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酒罢张大彻索赠诗》）

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余论吕谷诗引申翻译名义集所谓，雪山似象，可长尾牙，满月似面，平添眉目者也。如《天上谣》云：“银浦流云学水声”，云可比水，皆流动故，此外无似处，而一入长吉笔下，则云如流水，亦如水之流而有声矣。《秦王饮酒》云：“敲日玻璃声”，日比玻璃，皆光明故。而来长吉笔端，则日似玻璃光，亦必具玻璃声矣。同篇云：“劫灰飞尽古今平”，夫劫乃时间中事，平乃空间中事，然劫既有灰，则时间亦如空间之可扫平矣。他如《咏怀》之“春风吹鬓影”，《自昌谷到洛后门》之“石涧冻波声”，《铜仙辞汉歌》之“清泪如铅水”，皆类推而更进一层，古人病长吉好奇无理，不可解会，是盖知有木义而未识有锯义耳。（钱钟书《谈艺录10·长吉曲喻》）

《笔精》载李长吉诗本奇峭，而用字多替换字面。如吴刚曰“吴质”，美女曰“金钗客”，酒曰“箬叶露”，剑曰“三尺水”，剑具曰“麗罽”，甲曰“金鳞”，燐火曰“翠烛”，珠钏曰“宝粟”，冰曰“泉合”，嫦娥曰“仙妾”，读书人曰“书客”，桂曰“古香”，裙曰“黄鹅”，钗曰“玉燕”，蚕曰“八茧”，月曰“玉弓”、曰“碧华”，日曰“白景”、曰“颓玉盘”，……（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



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叶衍兰《黎二樵批点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

贺……以其哀激之思，必作涩晦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王思任《李贺诗解序》）

诗中造句押韵，悉归自然，不强造作。……独昌黎、长吉两公，创辟奇险，不循径道，而语语天拔，得未曾有，洵异才也。（《龙性堂诗话初集》）

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劌鉥，无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棁而无梁栋，知其非大道也。（李东阳《麓堂诗话》）

## 四　渊源及影响

### （一）渊源

李贺诗上天入地的想象、香草幽兰的取譬、哀怨孤愤的情怀，深受楚骚、李白的影响；清丽浓艳则近南朝乐府、宫体。

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之二）

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伤心行》）

采梁简文诗调，赋《花游曲》与妓弹唱。（《花游曲序》）

李长吉诗，每近《天问》、《招魂》，楚《骚》之苗裔也。（《说诗晬语》卷上）

李长吉七古，虽幽僻多鬼气，其源实自《离骚》来，哀艳荒怪之语，殊不可废。（《岘佣说诗》）

《朱子语录》曰："李贺诗巧，然较怪，不如太白自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二引）

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岁寒堂诗话》卷上）

李白、李贺皆取法于《九歌》，贺尤幽渺。（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序》引自《李贺诗歌集注》）



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沈亚之《送李胶秀才诗序》）

长吉天才奇旷，又深于南北朝乐府古词，得其怨郁博艳之趣，故能镂剔异藻，成此变声。（《唐音癸签》卷七引徐献忠语）

李长吉最心醉新野父子，观其《补庾肩吾还会稽歌》，则其流连仰止可知矣。长吉眼空千古，不唾拾前人片字，独用子山"山杯捧竹根"全句，云"土甑封茶叶，山杯锁竹根"又可知矣。（《龙性堂诗话续集》）

### （二）影响

李贺诗风靡当时，对温李影响很大，流风及于元明。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

由此声华藉甚。（康骈《剧谈录》卷下）

贺名溢天下。……由是后学争躍贺，相与缀裁其字句以媒取价。（沈亚之《送李膠秀才诗序》）

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赵璘《因话录》卷三）

长吉则宋末谢皋羽得其遗意，元人一代尸祝，流至国初，尚有效者。（《诗薮·内编》卷三）

杨铁崖诗读之能开人聪明，长人神智，长吉后不可无此以继之也。如《鸿门会》、《娲皇补天谣》、《龙王嫁女词》等作，直追长吉而无愧色。（延君寿《老生常谈》）

徐文长七言古，有李贺遗风。（《诗筏》）

今世词家为歌者，无不喜拟长吉，亦一时之变也。（凌濛初《李长吉歌诗》）

李贺诗在以缤纷的意象暗示人物心理，注重官能感受和内心主观的描写，以浓色敷物，运用笔断势连的跳躍章法，及押韵宽泛等诸方面都推进了诗向词的演进。

李贺乐府、七言，声调婉媚，亦诗余之渐。如"啼蛄吊月钩阑下"，"天河落处长洲路"，"鸦啼金井下疏桐"，"落花起作回风舞"、"露脚斜飞湿寒兔"，"兰脸别春啼脉脉"，"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楼头曲宴仙人语，帐底吹笙香雾浓"……等句，皆诗余之渐也。（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六）

李贺古诗，或不拘韵，律诗多用古韵，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从韵上去二声杂用，正合诗余，李商隐、温庭筠亦然。（同上）



如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张炎《词源》卷下）

玉田谓取字当从温、李诗中来，今观美成、白石诸家，嘉藻纷缛，靡不取材于飞卿、玉溪，而于"长爪郎"奇隽语，尤多制裁。（郑文焯《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

## 第三节　刘　禹　锡

刘禹锡是中唐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诗文不入流派，自成一

家。

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敬之）。（《因话录》卷三）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早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晚与白居易为诗交，号“刘白”。虽诗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间，信天下之奇才也。（《郡斋读书志》卷四上）

## 一　生　平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从事淮南节度杜佑幕……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人嘉其才而薄其行。大和中……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旧唐书·刘禹锡传》）



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

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大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

按：禹锡（772—842）籍贯洛阳，郡望彭城。贞元十六年（800）任徐泗节度掌书记、贞元十八年调补渭南县主簿。次年擢监察御史。再贬朗州司马在永贞元年（805）11月。长庆二年（822）由连州改刺夔州。长庆四年转和州，宝历二年（826）分司洛阳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回长安任同职。次年转礼部郎中。大和五年（831）出刺苏州，大和八年移汝州，次年改同州。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详参《子刘子自传》及《唐才子传校笺》卷五。

## 二　文学思想

### （一）文以见志，重气度识见

刘禹锡论文：重内容重实用，以文为立言见志之具，强调文章的立论识见。

乃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见志之具，匪文谓何？是用颛颛恳恳于其间，思有所寓，非笃好其章句，沉溺于浮华。（《献权舍人书》）



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序》）

予吟而绎之，顾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枝。跨跃古今，鼓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答柳子厚书》）

谨按公文未为近臣已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

### （二）受禅宗影响，重意境描绘

梦得师事皎然，其意境说受禅宗影响。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异，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纠纷舛错，逐意奔走，因故沿浊，协为新声。……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缪，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董氏武陵集序》）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象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辞，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

味真实者，即清净以观空。（《故广禅师碑》）

梁高孕虚，万景坌来。词人处之，思出常格。禅子处之，遇境而寂。（《洗心亭记》）

## （三）重视文采，提倡不同风格

刘禹锡注意形式对表达的重要作用，重视艺术的构思想象和修辞藻饰，并对不同文体提出不同要求。

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犹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序》）

古之所以导下情而通比兴者，必文其言以表之。（《上淮南李相公启》）



观其发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时雨。褒元老，谕功臣，穆然如景风。命相之册和而庄，命将之诰昭而毅。荐贤能其气似孔文举，论经学其博似刘子骏，发十难以摧言利者，其辩似管夷吾。（《韦公集序》）

# 三　诗　歌

## （一）内容

### 1. 边远风情

刘禹锡长期贬居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有意识地了解当地风土人情，采集改编民歌民谣，从中汲取营养，写下了不少反映当地人民劳作婚嫁、赛舟踏潮，语言物产等风土民俗的诗歌，犹如素朴

优美的风俗画，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

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序)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刘氏集略说》)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莫徭歌》)

海天杀气薄，蛮军步伍嚣。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初烧。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鹰虑奋迅，惊鹿时蹋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消。箭头余鹄血，鞍傍见雉翘。日暮还城邑，金笳发丽谯。(《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畲田行》)

刘禹锡谪连州，作《畲田行》云："何处好畲田，团团侵山腹。""下种暖灰中，乘阳拆芽蘖。"又作《竹枝词》云："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尝观辰沅亦然。瘠土之氏，宜倍其劳，而耕反卤莽也。梦得蛮子歌云："蛮语钩辀音，蛮衣斑烂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麏（按原诗作麏）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宾客谪居朗州，而五溪习俗，尽得之矣。(黄彻《䂬溪诗话》卷七)

### 2. 咏史怀古

唐朝的由盛而衰，引起中晚唐众多诗人对古代和本朝的历史进行反思，总结教训。刘诗讽谕深婉，议论警策，堪称其中佼佼者。

西晋（一作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西塞山怀古》)

刘梦得《金陵怀古》诗（此指《西塞山怀古》刘梦得另有《金陵怀古》

诗见下)，当时白香山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角何用（详《唐诗纪事》卷三九)。以今观之，“王濬楼船”所咏才一事耳，而多至四句，前则疑于偏枯；山城水国，芦荻之乡，触目尽尔，后则嫌其空衍也。抑何元、白阁笔易易耶？余窃有说焉。金陵之盛，至吴而始著，至孙皓而西籓既摧，北军飞渡，兴亡之感始甚。假使感古者取三国、六代事，衍为长律，便使一句一事，包举无遗，岂成体制？梦得之专咏晋事，尊题也。下接云：“人世几回伤往事”，若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在其笔底者。山形枕水之情，不涉其境，不悉其妙。至于芦荻萧萧，履清时而依故垒，含蕴正靡穷矣。所谓骊珠之得，或在于斯者欤？（汪师韩《诗学纂闻》）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一作汉）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韩信庙》)

### 3. 泄愤述志

刘禹锡参与改革，长流不赦，对此，他夙志不坠，砺节自恃，傲兀达观，不戚戚乞赦。他有辩证思维，所吟秋景老境，颇富哲理，催人奋发，令人回味。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风云变化饶年少，光景蹉跎属老夫。秋隼得时凌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无。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之二)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之一)

初服已惊玄发长，高情犹向碧云深。(《酬淮南廖参谋秋夕见过之什》)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之八)

刘梦得……自德宗后，历顺宪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与裴、白优游绿野堂，有"在人称晚达，于树比冬青"(《赠乐天》)之句。又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其英迈之气，老而不衰如此。(瞿佑《归田诗话》卷上)

梦得《初至长安》云："每行经旧处，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余事事新。"《杏园花下酬乐天》云："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与游玄都两诗同一寓意。(《石园诗话》卷一)

### 4. 寓言咏物，针砭时弊

与柳宗元一样，刘禹锡常于寓言咏物中，抨击时政，讥讽政敌，揭露官场的种种弊病。

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奁，发奁而视，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或曰，良楛之不侔甚矣。工解颐谢曰："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意，唯售是念。今夫来市者，必历鉴周睐，求与已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余感之，作昏镜词：

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饰带以纹绣，装匣以琼瑛。秦宫岂不重，非适乃为轻。(《昏镜词》并引)



沈沈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听者惑。露花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聚蚊谣》)

君子为小人诬蔑沮抑，则其诗怨，故寓之于物以舒其愤。……如刘禹锡《磨镜篇》所谓"萍开绿池满，景尽金波溢。山神妖气沮，野魅真形出"是也。(《韵语阳秋》卷二十)

### 5. 反对割据，赞颂平叛

宪宗朝平淮西、淄青二藩的时事，刘禹锡皆有诗吟咏。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三首之二)

城西簇簇二叛族，叛者为谁蔡吴蜀。中使提刀出禁来，九衢车马轰如雷。临刑与酒杯未覆，仇家白官先请肉。守吏能然董卓脐，饥乌来觇桓玄目。城西人散泰阶平，雨洗血痕春草生。(《城西行》)

唐淄青李师道倚蔡为重，称兵不轨。洎蔡平，师道乃始震悸。宪宗命削其官，诏诸军进讨，于是六节度之兵兴矣，故刘梦得尝为《平齐行》二篇，以快李师道之死。……梦得云："牙门大将有刘生，夜半射落欃枪星。"又云："泰山沉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圣君欲封禅，神使阴兵来助战。"夫刘悟，本军之将也，方为师道屯阳谷以当魏将，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阴兵助敌。则人怨神怒可知矣。(《韵语阳秋》卷八)

## (二) 艺术特色

### 1. 雄豪苍劲的风格

刘禹锡诗无衰飒之气，有挺劲之力；少哀婉悲苦之音，多慷慨奋发之调，在中唐颇为杰出。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

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过人之处，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真才之最豪者。(《唐音癸签》卷七)

梦得诗雄浑老苍，尤多感慨之句。(同上。书卷引刘后村语)

### 2. 议论精深，刻画熨贴

刘禹锡思辨颇有辩证法，于国家隆替、人世沧桑、事物转化代谢发议论，多哲理的启迪。其诗不事铺叙尚精炼；不主浅露尚含蓄，实践了他"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的文学理论。

人谁不愿老，老去有谁怜？……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

骊龙颔被探珠去，老蚌胚还应月生。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答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秋词》二首之二）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

《吕氏童蒙训》云：苏子由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

梦得最长于刻画，如《泰娘歌》："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则如见狭邪人矜能炫色，摇摇靡泊之怀。《龙阳县》歌"沙平草绿见吏稀，寂寥斜阳照县鼓，"则宛若身游荒县。《西山兰若试茶歌》："骤雨松声入鼎来，白雪满碗花徘徊，"令人渴吻生津。《观棋歌》："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俨然两人对奕于旁也。《郡内书情献裴侍中留守》，其警句云："万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央。"不徒对仗整齐，气象雄丽，且雒邑为天下之中，度以上相居守，字字关合，殆无虚设。（《载酒园诗话·又编》）

### 3. 众体皆备，七言律绝尤佳

刘梦得众体皆佳。七言律老杜之后，李义山前尚无名家，梦得七言律绝，独擅胜场。



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也。始以议论入诗，下开杜紫微一派。（《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刘宾客长篇，虽不逮韩之奇横，而健举略足相当。七古刘之敌韩，犹五古郊之匹愈也。即梦得五言，亦自质雅可诵。（同上）

梦得诗多杰作。……至于七言今体，独出冠时，杨升庵以为元和后梦得当为第一，可谓知言矣。（《剑溪说诗·又编》）

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沧浪诗话》）

### 4. 善学民歌 情词兼美

刘诗取境优美，自然流畅，得益民歌。

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音。……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竹枝词九首序》)

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纥那曲》二首之二)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九首之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二首之一)

山谷云："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昔子瞻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淮阴行》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白乐天、元微之为之，皆不入律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

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望夫石》)

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共用一律，惟刘梦得云："望来已是几千岁，只似当年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陈师道《后山诗话》)

## 四　散　文



刘禹锡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健将，其政论、史论成就尤高，虽气势不如韩，简峭不如柳，却博辩精深，自为轨辙。

初蕃（韦处厚之子）既纂修父书，咨于先执李习之，请文为领袖，许而未就。一旦，习之悄然谓蕃曰：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韩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虑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赍恨无已，将子荐诚于刘君乎。(《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

吾友柳仪曹尝谓吾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也。(《犹子蔚适越诫》)

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 (一) 论说文



刘禹锡是个具有进步唯物思想倾向的政治家、思想家。其论说

文则有政见卓越、史识拔俗、哲理深邃的特点。总之长于论析说理，或据现实，或引史典，不尚空论。

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祭韩吏部文》)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天论》上)

史称华佗以恃能厌事，为曹公所怒。荀文若请曰："佗术实工，人命系焉。宜议能以宥。"曹公曰："忧天下无此鼠辈邪?"遂考竟佗。至苍舒病且死，见医不能生，始有悔之之叹。嗟乎，以操之明略见几，然犹轻杀才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犹不能反其恚。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亦可慎诸。……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才能众矣，又焉用书佗之事为！呜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而暴者复藉口以快意。(《华佗论》)

刘子如京师，过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甿增增，扶斑白，挈羁角，赍生器，荷农用，摩肩而西。仆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亳人颍人之逋者，今复矣。"予愕而讯云：……曰："……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盗间衅，而武臣颛焉。牧守由将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鹤而轩。故其上也，子视卒而芥视民；其下也，鹜其理而蜂其赋。民弗堪命，是轶于他土。然咸重迁也，非阽危挤壑，不能违之。曩者虽归欤成谣，而故态相沿，莫我敢复。今闻吾帅故为丞相也，能清静画一，必能以仁苏我矣；其佐尝宰京邑也，能诛锄豪右，必能以法卫我矣。奉斯二必而来归，恶待事实之及也。"予因浩叹曰：行积于彼，而化行于此，实未至而声先驰，声之感人，若是之速欤！……立实以致声，则难在经始；由声以循实，则难在克终，操其柄者，能审是理，俾先后始终之不失，斯诱民孔易也。(《讯甿》)

### (二) 其他杂文

刘禹锡的传记碑文能简洁扼要地勾勒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少虚谀不实之词。祭吊之文，于祭吊同时，或论平生交谊，或品评其人





其文，一往情深，真挚动人。

中山叙记诸文，简洁刻练，于韩柳外自成一子。（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长庆三年，常山众叛，害其帅沂国公田司徒于帐下。……诏命其子布，以尚书授钺，统魏兵问罪于北疆，且报家祸。布既启行，士气不振，涣然内溃。……卒自引决。先侍中时为中军都知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全师在野，哄然推戴之，请为假侯。……穆宗……以真侯命之。是岁，公……一旦跪于父母前，进苦言曰："臣窃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盖有土者多乘兵机际会，非以义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为贵门，君恩至矣。非痛折节砺行，彰信于朝廷，无以弭识者之讥，寤明君之意。节著于外，福延于家；乘时蹈机，祸不旋踵。"言讫泣下数行。父俞母赞……天子闻而嘉之。（《史公神道碑》）

呜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闻否？惟君平昔，聪明绝人；今虽化去，夫岂无物？意君所死，乃形质耳；魂气何托？听余哀词。……途次衡阳，云有柳使，谓复前约，忽承讣书，惊号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纸穷竟，得君遗书。绝弦之音，凄怆彻骨。……呜呼子厚，卿真死矣！终我此生，无相见矣！何人不达，使君终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宁忍此！知悲无益，奈恨无已。（《祭柳员外文》）

## 第四节　杜　　牧



### 一　生　　平

杜牧（803—852），中唐名相杜佑之孙，才兼文武，志在经世，喜论政谈兵，时有灼见。然官不过州牧，无所施展其才志，不免以酒色自遣，其诗文并能树立。

杜牧字牧之，既以进士擢第，又制举登乙第，解褐宏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沈传师廉察江西宣州，辟牧为从事，试大理评事；又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俄真拜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以弟顗

病目，弃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并兼史职。出牧黄、池、睦三郡，复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又以弟病免归。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岁中迁中书舍人。牧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篇行于代。牧从兄悰隆盛于时，牧居下位，心常不乐。将及知命，得病，自为墓志、祭文。……以疾终于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于代。（《旧唐书·杜牧传》）

会昌中，黠戛斯破回鹘，回鹘种落溃入漠南，牧说德裕不如遂取之，……德裕善之。会刘稹拒命，诏诸镇兵讨之，牧复移书于德裕，……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少与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处成败，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时无右援者。（《新唐书·杜牧传》）

杜牧才气，其唐长庆以后第一人耶？读其诗古文词，感时愤世，殆与汉长沙太傅相上下。（全祖望《杜牧之论》、《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七）

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

## 二　文学思想

### （一）文以意为主

杜牧反对骈文只重形式，追求艳丽的弊病，论文以立意为主，与韩柳的“明道”说有所不同。



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答庄充书》）

### （二）文当经世致用

杜牧为文，有为而发，切合时事世务。他论文重班马韩柳，评诗崇屈宋李杜，但对元白诗之攻讦，以偏概全，过甚其词。

性颛固不能通经，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必期不辱恩奖。(《上李中丞书》)

仆自元和已来，以至今日，其所见闻，名公才人之所论讨，典刑制度，征伐叛乱，考其当时，参以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为一家事业矣。(《与池州李使君书》)

伏以元和功德，凡人尽当咏歌记叙之，故作《燕将录》；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艰难来，以卒伍佣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故作《与刘司徒书》；处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辈，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处士序》；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虽未能尽窥古人，得与揖让笑言，亦或的的分其壮貌矣。(《上知己文章启》)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读韩杜集》)

君讳戡，字定臣。……尝曰："……尝病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人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杜牧罪元、白诗歌传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诲淫。……余谓此论合是元鲁山、阳道州辈口中语。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篇，青楼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以燕伐燕，元、白岂肯心服。(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六)



## (三) 提倡勤奋读书，认真创作

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寄小侄阿宜诗》)

某世业儒子，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于不怠。(《上李中丞书》)

某苦心为诗，唯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

## 三 散 文

### （一）内容

#### 1. 政论文

杜牧散文，政论文成就最高，论列天下形势，攻守得失之作尤见精彩，如《论战》、《守论》、《与刘司徒书》等。

往年两河盗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国家不议诛洗，束兵自守，……是使逆辈益横，终倡患祸，故作守论焉。……而执事大人，曾不历算周思，以为宿谋，方且嵬岸抑扬，自以为广大繁昌，莫已若也。呜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顿颠倾，而后为之支计乎！且天下几里，列郡几所？而自河之北，蟠城数百，金坚蔓织，角奔为寇，伺吾人之憔瘁，天时之不利，则将与其朋伍，罗络郡国，将骇乱吾民于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壮，不图擒取，而乃偷处恬逸，第第相付，以为后世子孙背胁疽根，此复何也。（《守论》）

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东，允于天下，不得山东，兵不可死。……今日天子圣明，超出古昔，志于理平。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凡此十余所，才足自护治所，实不辍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势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它未叛者，皆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凡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唯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校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自以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虐，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常悬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罪言》）



#### 2. 其他杂文

杜牧的不少杂文都能针砭痼疾，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如《杭州

新造南亭子记》讥嘲佞佛，《送薛处士序》揭露以隐沽名，《阿房宫赋》鉴戒兴亡，深寓哲理。

处士之名何哉？潜山隐市，皆处士也。在山也，且非顽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盖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宁反与市人木石为伍也。国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国病也。故处士之名，自负也，谤国也，非大君子，其孰能当之？（《送薛处士序》）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

（二）艺术特点

**1. 政论文纵横奥衍，滔滔善辩**

杜牧的政论，有政治家的识度、兵家的韬略、纵横家的才辩、辞赋家的气势，议论精辟切要。

窃观仲舅之文，高骋夐厉，旁绍曲摭，絜简浑圆，劲出横贯，涤濯滓窳，支立攲倚。呵摩皴瘃，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挞偃，敢断果行，若誓牧野，前无有敌；其正视严听，前衡后銮，如整冠裳，祗谒宗庙；其聒蛰爆聋，迅发不慄，若大吕劲鸣，洪钟横撞，撑裂噌吰，戛切韶护；……斯有意趋贾马刘班之藩墙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卫》者、战守二论者、与时宰论用兵、论江贼二书者，上猎秦汉魏晋南北二朝，逮贞观至长庆，数千百年，兵农刑政，措置当否，皆能采取前事，凡人未尝经度者，若绳裁刃解，粉画线织，布在眼见耳闻者。（裴延翰《樊川文集后序》）

中唐以后，小杜才识，亦非人所能及。文章则有经济，古近体诗则有气势。（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

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按当作《守论》）一篇，宋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溪漫志》载，欧阳修使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 2. 碑志记传，颇具史才，奇正相生，辞无华饰

臣不敢深引古文，广征朴学，但首叙元和中兴得人之盛，次述韦丹在任为治之功。事必直书，辞无华饰，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观，事事彰明，人人晓会。但率诚朴，不近文章。（《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以先王儒学之道。……生立悟其言，即阴约母弟云，窃家骏马，日驰三百里，夜抵襄国界，舍马步行，径入王屋山，请诣道士观。道士怜之，置之门外庑下，席地而处。始闻孝经、论语，布褐不袜，捽草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开成三年，来京师举进士，于群辈中酋酋然。凡曰进士知名者多趋之，愿与之为交。生尝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子座前，以笏画地，取山东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赵间山川夷险，教令风俗，人情之所短长，二十年来王师攻击利与不利其所来由，明白如彩画，一一可以目睹。开成四年，客游代州南归，某月日，于晋州霍邑县界，昼日盗杀之。（《范阳卢秀才墓志》）

才学均胜，通达治体，原本经训，而下笔时复不肯一语犹人，故骨力与诗等，而气味醇厚较过之。所著如《罪言》、《原十六卫》、《守论》、《战论》诸篇，前惟贾太傅《治安策》、《过秦论》，后惟老苏几策权书，可以鼎立，固为最著；他如《李飞墓志》、《卢秀才墓志》、《李贺集序》、《注孙子序》、《杭州新造南亭记》、《上李司徒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黄州刺史谢上表》、《进撰韦宽遗爱碑文表》、《塞废井文》、《题荀文若传后》诸作，皆奇正相生，不名一体，气息亦直逼两汉。长篇如《韦宽遗爱碑》，尤见笔力。《燕将录》、《窦列女传》亦卓然史才，虽取境太近，然一展卷间如层峦叠嶂，烟景万状；如名将号令，壁垒旌旗，不时变色，如长江大河，风水相遭，陡作奇致；又如食极洁谏果，味美于回，真韩柳外一劲敌也。（《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 四 诗 歌

## (一) 内容

### 1. 感时忧国

杜牧诗感怀时事，忧虑国政，志怀殷切，感情激愤，有如其文。

太守政如水，长官贪如狼。征输一云毕，任尔自存亡。……问今天子少，谁人为栋梁。我曰天子圣，晋公提纪纲。联兵数十万，附海正诛沧。谓言大义小不义，取易卷席如探囊。犀甲吴兵斗弓弩，蛇矛燕戟驰锋铓。岂知三载几百战，钩车不得望其墙。答云此山外，有事同胡羌。谁将国伐叛，话与钓鱼郎。(《郡斋独酌》)

旄头骑箕尾，风尘蓟门起。胡兵杀汉兵，尸满咸阳市。宣皇走豪杰，谈笑开中否。蟠联两河间，烬萌终不弭。号为精兵处，齐蔡燕赵魏。合环千里疆，争为一家事。逆子嫁虏孙，西邻聘东里。急热同手足，唱和如宫徵。法制自作为，礼文争僭拟。……誓将付孱孙，血绝然方已。九庙仗神灵，四海为输委。如何七十年，汗赩含羞耻。……累圣但日吁，阃外将谁寄？屯田数十万，隄防常惴惴。急征赴军须，厚赋资凶器。因隳画一法，且逐随时利。……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感怀诗》)



小杜《感怀诗》为沧州用兵作，宜与《罪言》同读。《郡斋独酌》诗，意亦在此。王荆公云："末世篇章有逸才"，其所见者深矣。(《石洲诗话》卷二)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河湟》)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早雁》)

### 2. 咏史怀古

杜牧这类诗，评论史事，总结教训，讽刺时君，针砭荒亡，发兴亡之叹，寓劝谏之戒。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开元寺水阁诗》)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玩兵师汉武，回手倒干将。鲸鬣掀东海，胡牙揭上阳。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倾国留无路，还魂怨有香。……往事人谁问，幽襟泪独伤。(《华清宫三十韵》)

小杜作《华清宫》诗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如此，天下焉得不乱。(《彦周诗话》)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

**3. 书怀泄愤**

杜牧才俊志高，属意经济，却沉沦下僚，故诗多书怀言志，发泄怨愤，也有少数放浪声色，消极行乐的作品。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郡斋独酌》)

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遣贾生。(《感怀诗》)



人才自朽下，弃去亦其宜。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向来躐等语，长作陷身机。(《雪中书怀》)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九日齐安登高》)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

**4. 妇女题材**

杜牧同情妇女，尤其是宫女歌伎少遭狎辱，老被遗弃的悲惨身

世。并于其中融入自己怀才不遇的身世，哀己悯人，凄楚动人。但也有轻薄庸俗者，如《兵部尚书席上作》、《倡楼戏赠》等。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发已如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匹素，夜借邻人机。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欷。……女子固不定，上林亦难期。……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怡。(《杜秋娘诗并序》)

杜牧之作《杜秋娘》五言长篇，当时脍炙人口，李义山所谓"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是也。余谓牧之自有佳处，此诗借秋娘以叹贵贱盛衰之倚伏，虽亦感慨淋漓，然终嫌其语意太尽。层层引喻，层层议论，仍是作《阿房宫赋》本色。(《诗筏》)

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众音不能逐，袅袅穿云衢。主人再三叹，谓言天下殊。……洛阳重相见，婥婥为当垆。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张好好诗》)

尽是离宫院中女，苑墙城外冢累累。少年入内教歌舞，不识君王到老时。(《宫人冢》)



### 5. 酬赠写景

杜牧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商隐、温庭筠、赵嘏、张祜、许浑、李群玉等均有唱和，其题赠之作，"伤春伤别"，写景状物，富有江南特色。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李商隐《杜司勋》)

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送隐者一绝》)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题扬州禅智寺》)

两竿落日溪桥上，半缕轻烟柳影中。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齐安郡中偶题》二首之一)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

## (一) 艺术特征

### 1. 俊爽豪宕的风格

杜牧的诗歌以俊爽豪宕、雄姿英发的风格自成一格。其诗构象宏伟、意境壮阔，情致豪迈旷放，议论慷慨纵横，融写景、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其诗风成因除性格豪迈旷放、遭遇不偶之外，还与其追踪杜、韩有关。个别诗中有粗疏、不协调的散文化语句。

杜紫微才高，俊迈不羁，其诗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唐音癸签》卷八引陈氏书录)

紫微尝有句曰："杜诗韩集愁来读，……"此正一生所得力处，故其诗文俱带豪健。(《载酒园诗话·又编》)

史称杜牧之自负才略，喜论兵事，拟致位公辅，以时无右援者，怏怏不平而终。为人疏俊不拘细行。其诗情致豪迈，人号小杜，以别于少陵。(《石园诗话》卷二)

杜樊川诗雄姿英发。(《艺概·诗概》)

牧之诗力求生新，亦讲古法，故晚唐诸名家中，尤为铮铮。(《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 2. 顿挫拗峭的七律

杜牧七律的顿挫拗峭，主要表现在立意新奇，议论精辟上，也有作意以词句韵脚的拗峭矫圆熟平弱者。

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唯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信然。(《升菴诗话》卷五)

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以时风委靡，独持拗峭，虽云矫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唐音癸签》卷八引徐献忠语)

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方岳《深雪偶谈》所谓好为议论，大概出奇立异，以自见其长也。(《瓯北诗话》卷一一)

### 3. 幽美隽永的绝句

杜牧的七绝成就尤高，意境幽美、议论警拔、韵味隽永。其咏史绝句，好调弄笔墨，翻新出奇，有不著议论，全于写景叙事中寓讽诫褒贬者。少数绝句粗浅率直，评议不当。

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七言绝句一体，殆尤专长。观玉溪生"高楼风雨"云云，倾倒之者至矣！(《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杜紫微诗，惟绝句最多风调，味永趣长，有明月孤映，高霞独举之象。(《载酒园诗话·又编》)

牧之绝句，远韵远神。(《唐诗别裁》卷二十)

杜牧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此盖不满于当时，故末有"望昭陵"之句。(《石林诗话》卷中)



杜牧之《题桃花夫人庙》诗云："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仆尝谓此诗为二十八字史论。(《彦周诗话》)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

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当时已为多，诗人侈其楼阁台殿焉。(《珊瑚钩诗话》)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

樊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妙绝千古。言公瑾军功止借东风之力，苟非乘风力之便以破曹兵，则二乔亦将被虏，贮之铜雀台上。"春深"二字，下得无赖，正是诗人调笑妙语。(《一瓢诗话》)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题商山四皓庙一绝》)

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

牧之于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云："东风……锁二乔。"题商山四皓庙云："南军……是灭刘。"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亭》，则好异而叛于理，诗云：……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五)



# 第五节 李 商 隐

李商隐是我国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抒情诗人。他志向高远、才能卓越，却成为党争的牺牲品，抱恨终生。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广泛，立意高，寄托深，成为时代的翘楚，而诗歌的风格深情绵邈，沈博艳丽，开创抒情诗的重要流派。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

于李杜韩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义山一人。既欲自立，势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奥之路。(《围炉诗话》卷三)

## 一 生 平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厚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俄而茂元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会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绹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亚坐德裕党，亦

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明年，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弘正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绹，乃补太学博士。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旧唐书·文苑传》下)

按：李商隐生平，两唐书所载颇多讹误，冯浩《玉谿生年谱》、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亦多歧义。冯《谱》正旧唐书本传讹误如下：楚镇河阳为元和十三年（818），李方六岁，弱冠以文干之说误。楚所镇先天平，后汴州，误。李释褐授秘书省正字，非校书郎。赴泾原，妻王茂元女在进士登第，试宏词不中后，时开成三年(838)。授秘书省正字，调补弘农尉在次年。王茂元会昌三年(843）节度河阳，同年卒。李任侍御史在卢弘正幕，非王茂元幕。郑亚请李为掌书记，非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李随亚在岭表仅一年，非数载。卢弘正史未载任京兆尹。李大中三年（849）还京，任盩厔尉，属京兆府。次年卢镇徐州，奏李为侍御史、判官，非掌书记。柳仲郢镇东川五年，以政绩征为吏部侍郎，改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非“坐专杀左迁”。李随还朝，奏充盐铁推官。

## 二　文学思想



### （一）有为而发，不专师经史

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能攘取经史，讳忌时世。(《上崔华州书》)

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途中耳。次山之书曰：三皇用真而耻圣，五帝用圣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书，可以无乎。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

### （二）兼采众长，不拘一格，抒发性情，不耽工巧



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

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寥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至于秉无私之刀尺，立莫测之门墙，自非托于降神，安可定夫众制。(《献侍郎钜鹿公启》)

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故阴惨阳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厥源数千；远则鄘、邶、曹、齐以扬领袖，近则苏、李、颜、谢用极菁华。嘈囋而钟鼓在悬，焕烂而锦绣入玩，刺时见志，各有取焉。(《献相国京兆公启》)

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樊南甲集序》)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漫成五章》之一)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漫成五章》之二)

### (三) 追求幽约深细的朦胧美

某前因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阳，聊裁短什。盖以徘徊胜境，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

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

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

## 三 诗 歌

### (一) 内容

#### 1. 抒怀言志

李商隐志大才俊，然生当衰世，置身党争，赍志难酬。其诗或直接抒情言怀，或借写景、叙事、咏物、咏史标明志节，宣泄悱愤。他的诗善于把身世的不幸与时局的衰败、爱情的失意溶为一体，字里行间凝聚着沉痛的悲伤，如泣似诉，使人回肠荡气。

嫩箨香苞初出林，于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安定城楼》)

有客虚投笔，无憀独上城。沙禽失侣远，江树著阴轻。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

爱君忧国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此时闻有燕昭台，挺身东望心眼开。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筹笔驿》)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蝉》)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

### 2. 忧时伤事

中晚唐之际社会的主要病症、时局的重大事件，义山诗中多有反映，不仅内容深刻，而且感情沉郁悲愤。这是他济时拯世抱负的体现，是他学杜的精髓所在，也是构成他诗歌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所反映时事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抨击宦官擅权乱政

宦官擅权，乃至掌人主之废立生杀。文宗谋予削夺，也以失败告终，史称甘露之变。朝野震慑，人人自危。义山以极大的勇气表达了他的悲痛激愤。代表作如《曲江》、《有感》二首、《重有感》、《赠刘司户蕡》、《哭刘司户》等。

丹陛犹敷奏，彤庭歘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有感》二首之二)

李义山《有感》云："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于甘露之变，感愤激烈，不同于众论。(《石园诗话》卷二)

《有感二首》为甘露之变而作，前一首恨李训、郑注之浅谋，后一首咎文宗之误任非人也。(《唐诗别裁》卷一八)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重有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曲江》)

此诗(指《曲江》)专言文宗，盖文宗时曲江的兴罢，与甘露之事相终始也。曲江之修，因郑注厌灾一言始之；曲江之罢，因李训甘露一事终之。故但是曲江，而太(当作大)和间时事足以概见矣。(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

此(指《曲江》诗)盖伤文宗崩后杨贤妃赐死而作也。……诗首句谓文宗，次句谓贤妃，三四承上，五六则以甘露之变作衬，而谓伤春之痛，较甚于此。盖文宗受制阉奴，南司涂炭，已不胜天荒地变之恨，孰知宫车晚出，并不保深宫一爱姬哉。(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赠刘司户蕡》)



有美扶皇运，无谁荐直言。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湓浦应分派，荆江有会源。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哭刘司户》二首之二)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之祸。……考官……见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师礼，竟为宦人所嫉诬，贬柳州司户。李商隐赠以诗曰："汉廷急诏……"及蕡卒，复以二诗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曰："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其悲之至矣。(《容斋续笔》卷一六)

义山当朋党倾危之际，独能乃心王室，便是作诗根源。其《哭刘蕡》、《重有感》、《曲江》等诗，不减老杜忧时之作。(《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2) 谴责割据，批评绥靖，歌颂平叛

井络天彭一掌中，漫夸天设剑为峰。阵图东聚烟江石，边柝西悬雪岭松。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井络》）

蜀地恃险，自古多乘时窃据，宪宗时尚有刘辟之乱。诗（指井络）特戒之，言先主尚不免与杜宇同悲，况么麿辈乎？（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

稻粱犹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阳乌。（《赋得鸡》）

（《赋得鸡》）刺藩镇利传子孙，故妒敌专权而无勤劳王室之志。（冯浩《笺注》）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唯是报孙歆。但须鸑鷟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隋师东》）

《通鉴》宝历太（应作"大"）和间，横海节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盗据沧景，诏乌重胤、王智兴……各率本军讨之。重胤薨，诸军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至三年，斩同捷，沧景悉平。丧乱之后，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什无三四。诗（指《隋师东》）正此时作。隋炀帝大业中，频年用兵高丽，盖举往事以讽也。（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引朱鹤龄语）

妫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寿安公主出降》）



元逵虽改父风，然据镇输诚，不能束身归国，文宗降以宗女，终有辱国之耻。义山愤王室不振，而诸道效尤也。（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引徐树谷语）

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綍汉庭中。（《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

虏骑胡兵一战摧，万灵回首贺轩台。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复京》）

（3）揭露荒亡

义山这类诗多咏古讽今。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北齐》二首之一）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同上之二）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咏史》）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隋宫》）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宫》）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其二）

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咏史》）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

### 3. 哀悯民生

由于生活阅历所限，义山这类题材的诗歌比起抨击时事，讽刺荒亡的诗歌来较逊色，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堪称史诗，概括一代王朝之兴衰。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

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灞水桥边倚华表，平时二月有东巡。（《灞岸》）

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宾。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健儿庇旁妇，衰

翁舐童孙。……降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因令猛毅辈，杂牧升平民。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华侈矜递衒，豪俊相并吞。因失生惠养，渐见征求频。奚寇东北来，挥霍如天翻。……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廷臣例麞怯，诸将如羸奔。……玉辇望南斗，未知何日旋。……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干马无返辔，万车无还辕。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李义山《行次西郊百韵》，少陵而后，此为嗣音，当与《韩碑》诗两大。(《读雪山房唐诗凡例》)

#### 4. 歌咏爱情

李义山的爱情诗在唐代诗人中成就最高。其中一部分是写给王氏妻的，另一部分是予其他女子的，有的以《无题》名篇。热烈执着、锲而不舍的追求，刻骨的相思，一往情深的风致，哀怨凄伤的格调，使他的爱情诗给人多种美的感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



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无题》二首之一)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之二)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之一）

### （二）艺术特征

李义山诗远绍楚辞，嗣响少陵、昌谷，虽豪放不过李白，沉郁不如少陵，奇险逊于昌谷，却能以深情绵邈、沈博艳丽的风格，独辟丘壑。

（杨文）公尝论义山诗，以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镇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洗骨。（《韵语阳秋》卷二）

玉溪生诗，沈博绝丽。（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二引朱鹤龄笺本序）

李樊南诗深情绵邈。（《艺概·诗概》）

晚唐以李义山为巨擘。余取而诵之，爱其设采繁艳，吐韵铿锵，结体森密，而旨趣之遥深者未窥焉。（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序）

李义山诗的风格特征由下列几方面构成：

#### 1. 旨意遥深，构思缜密，手法婉曲，意境朦胧

李义山身处牛李党争，南北司倾轧，水火不容的境遇之中，动辄得咎，有志难酬、有情难诉，加上爱情生活也诸多失意，所以其诗深于寄托，巧于比兴，以芳草寓怨，借云雨托恨，用重叠繁复的意象，暗示多层迂曲递进的感情，构成扑朔迷离的意境。部分咏史及无题诗，有案无断，含而不露；寓意在疑似有无之间，构成其诗的婉曲幽约之美。



《离骚》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遂为汉魏六朝乐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唐至大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阨塞当途，沈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无罪，而闻之足以动。其《梓州吟》

云“楚雨含情俱有托”，早已自下笺解矣。（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二引朱鹤龄笺本序）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绝句》）

义山近体，襞绩重重，长于讽谕。中多借题摅抱，遇时之变，不得不隐也。（《说诗晬语》卷上）

微婉顿挫，使人荡气回肠者，李义山也。（《石洲诗话》卷二）

《无题》诸诗，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有本事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而后人题曰无题者，如“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误合为一者，如《幽人不倦赏》是也。宜分别观之，不必概为穿凿。其摘诗中二字为题者，亦无题之类，亦有此数种。（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幽人不倦赏》诗纪昀评）

### 2. 用典隶事，精工灵活

举凡史事传说、神话典故，李商隐都能得心应手地驱役于诗中，或活用，或反用，或对用，以关联词斡旋，表示设问、推想、反问、递进、因果等关系，意无不达。这与其擅骈体，处危微，尚幽美诸主客观因素有关，也是构成李诗包蕴密致、含蓄隽永的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海客》）

但须鸑鷟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隋师东》）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瑶池》）

李义山用意深微，使事稳惬，直欲于前贤之外，另辟一奇。（《凌雪山房唐诗序例》）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李义山此诗非夸徐妃，乃讥湘中也。义山诗佳处，大抵类此。咏物似琐屑，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而不知为世鉴戒。“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妆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此诗非夸王母玉桃，阿娇金屋，乃讥汉武也，“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此诗非痛恨张丽华，乃讥陈后主也。其为世鉴戒，岂不至深至切。“内殿张弦管，中原绝鼓鼙。舞成青海马，斗杀汝

南鸡。不睹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宸襟他日泪，薄暮望贤西。”犬鸡至于斗杀，马至于舞成，其穷欢极乐，不待言而可知也；“不睹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为所惑乱也。其言近而旨远，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义山诗句，其精妙处大抵类此。(《岁寒堂诗话》卷上)

温李七律，以属对擅长。义山“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飞卿“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对句用逆挽法，诗中得此一律，便化板滞为活跳。若徒工属对而乏意义，又不讲通首章法，譬之剪采为花，全无活相，弗尚也。(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二)

但李诗用典寄托，有时过多过深过僻，浓而不化，晦涩难解。

义山为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二引杨文公《诗苑》)

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为西昆体。(《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引《冷斋夜话》)

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鲁迅《致杨霁云的信》)

### 3. 语言工丽，兼长白描，句式错综，善用虚词

(1) 纯运白描，绝去雕饰。

这类语言特色的诗李集中不多，而成就高，妙在语近意远，状物造境，出神入化。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

“虹收青嶂雨，鸟没夕阳天”，“月澄新涨水，星见欲销云”，“池光不受月，野气欲沉山”，“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秋应为红叶，雨不厌苍苔”，皆商隐诗也，何以事为哉！又《落花》云：“落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梅花》云：“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尤妙。(《对床夜语》卷四)

(2) 字锤句炼，善用叠字

除了五言的第三字、七言的第五字外，义山还注意其它关键字

的锤炼运措，使章无碍句，句无疵字。

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风雨》)
舞成青海马，斗杀汝南鸡。(《思贤顿》)
烟带龙潭白，霞分鸟道红。(《访秋》)
集鸟翻渔艇，残红拂马鞍。(《楚泽》)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无题》四首之一)
义山诗，不独风格时为拔萃，而尤深锤炼之工。(《静居绪言》)

李义山善用叠字以增强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这些叠字或用句首、或置句中、句尾，全视内容表达的需要，使音韵谐美，情致委婉。

依依向余照，远远隔芳尘。(《离席》)
隔树澌澌雨，通池点点荷。(《肠》)
花情羞脉脉，柳意怅微微。(《向晚》)

(3) 句式错综，虚词灵活

义山诗有时用顶针，有时使句内二、五字相粘，有时遣词错综重叠，这一特点使其诗如溅荷之珠，摇曳生姿，流走无滞，气脉贯通。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楚吟》)
百里阴云复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芦花唯有白，柳絮可能温？(《蝶》)

义山诗的虚词，尤其是关联词的运用得心应手，使文气回旋跌宕，诗意勾连照应。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春日寄怀》)
不先摇落应为有，已欲别离休更开。(《临发崇让宅紫薇》)

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哭刘蕡》）

### 4. 众体皆佳，七言律绝尤精

义山诗众体皆有佳作，五古、七古工力不浅，但公认其七言律诗绝句成就最高。

善学少陵七律者，终唐之世，惟李义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读雪山房唐诗凡例》）

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带沉郁，如《重有感》、《筹笔驿》等篇，气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岘佣说诗》）

李义山拟老杜诗云："岁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老杜语也。其他句"苍梧应露下，白阁自云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类，置杜集中亦无愧矣。然未似老杜沈涵汪洋、笔力有余也。义山亦自觉，故别立门户成一家。（宋少章《风月堂诗话》）

玉溪五律，多是绝妙古乐府。盖玉溪风流醖藉，尤在五律也。（《石洲诗话》卷二）

义山七绝以议论驱驾书卷，而神韵不乏，卓然有以自立。（《岘佣说诗》）

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叶燮《原诗·外篇》下）

义山七律逐首擅场，特须郑笺耳。盖义山诸体之工，唐人实无出其右者，不独七律也，又不独香奁也。（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二）

义山绮才艳骨，作古诗乃学少陵，如《井泥》、《骄儿》、《行次西郊》、《戏题枢言草阁》、《李肱所遗画松》，颇能质朴。（《载酒园诗话·又编》）

李义山《韩碑》，句奇语重，追步退之。《转韵七十二句赠同舍》，开合顿挫中，一振当日凡庸之习，三百年之后劲也。（《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玉溪古诗，除《韩碑》、《偶成转韵》外，宗长吉体者为多，而寓意深隐，较昌谷尤过之，真深得比兴之妙者也。晚唐昌谷之峭丽、飞卿之哀丽，皆诗正宗，玉溪则合温、李而一之，尤擅胜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414页）

玉溪古体虽多学长吉，然长吉语意峭艳，至于命篇，尚不脱乐府本色，义山宗其体而变其意，托寓隐约，恍惚迷幻，尤驾昌谷而上之，真骚之苗裔也。（同上439页）



### (三) 影响

义山诗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晚唐韩偓、唐彦谦、北宋西崑派、王安石、黄庭坚直至有清一代，诗人们或效其寄托遥深，或感其忧国伤时，或学其隶事用典，或嗜其浓艳绮丽，所得不一。

宋初杨大年、钱惟演诸人馆阁之作，曰《西崑酬唱集》，其诗效温、李体，故曰西崑。西崑者，宋初翰苑也。(《石洲诗话》卷七)

义山诗合处信有过人。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为奇而效之，故崑体之弊，适重其失，义山本不至是云。(《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引《蔡宽夫诗话》)

王荆公亦尝为蔡天启言："学诗者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商隐。未有不能为商隐，而能为老杜者。"(《石林诗话》)

东莱公尝言，少时作诗，未有以异于众人，后得李义山诗，熟读规摹之，始觉有异。(吕居仁《紫微诗话》)

梅村当本朝定鼎之初，见中原之兵火，南渡之荒淫，其诗如高山大河，如惊风骤雨，而间之以平原沃衍，故于少陵为近。渔洋生重熙累洽之会，内值承明，外秉驰传，其诗如景星庆云，如琼花琪树，故于元、白为近，而参之以古丞之超逸、义山之蕴藉。盖梅村以兴会为主，而渔洋以神韵为工。渔洋自不必为梅村，亦其遇为之也。此其所以异也。而其所以同者，沉博绝丽，惊心动魄。(靳荣藩《吴诗集览序》)



## 四 散 文

李义山早年师从堂叔习古文、古诗及书法，入幕令狐楚后，师楚改习四六。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樊南甲集序》)

李义山文集今存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及钱振伦、钱振常《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其中大部分是四六骈文体裁的书判奏启

等，因系官样文字，义山又善于融合六朝徐庾和中唐陆贽骈文之长，故属对精密、色彩秾丽、华赡典雅，遂为唐代骈文的集成者。于今观之，不免艰涩繁缛。代表作如《为濮阳公檄刘稹文》、《为濮阳公陈情表》、《上河东公启》等，情致酣畅，笔力雄健。

倘尚淹归款，未整来轩，戎臣鼓勇以争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驰。魏卫压其东南，晋赵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数逾万计，科头戟手者动以千群；兼驱扼虎之材官，仍率射雕之都督；感义则日月能驻，拗愤则砂石可吞。……老夫不佞，亦有志焉。愿驱敢死之徒，以从诸侯之末，下飞狐之口，入天井之关。巨浪难防，长飙易扇，此际必当惊地底之鼓角，骇楼上之梯冲。丧贝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自然麾下平生，尽忘旧爱；帐中亲信，即起他谋。辱先祖之神灵，为明时之哂笑，静言其渐，良以惊魂。今故再遣使车，重申丹素。(《为濮阳公檄刘稹文》)

徐庾以来，声偶未备。王扬之作，才力太肆。沿及五代，不免靡弱，宋代作者，不无疏拙。惟樊南甲乙，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才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学者舍是何从入手。(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二)

义山长于抒情，其哀诔奠祭之文，虽亦用骈体，却融入其身世飘零，亲友稀绝的凄恻哀恸之情，很少用典，琐事常语，娓娓道出，情切意深，凄婉动人。这类骈文得益于其古文和抒情诗的工力。



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时吾赴调京下，移家关中，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寄瘗尔骨，五年于兹。白草枯荄，荒途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况吾别娶已来，嗣绪未立，犹子之谊，倍切他人，念往抚存，五情空热。呜呼，荥水之上，檀山之侧，汝乃曾乃祖，松槚森行，伯姑仲姑，冢坟相接。汝来往于此，勿怖勿惊。华采衣裳，甘香饮食，汝来受此，无少无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祭小侄女寄寄文》)

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尤善为诔奠之辞。(《旧唐书文苑传下》)

魏晋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酸，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绮密尤工，李文丽而情之凄怆自见。（《四六丛话》卷二五）

## 第六节　张祜、许浑

### 一　张　　祜

#### （一）生平

祜字承吉，南阳（今属河南）人，来寓姑苏。乐高尚，称处士。骚情雅思，凡知己者，悉当时英杰，然不业程文。元和长庆间，深为令狐文公器许，镇天平日，自草表荐，以诗三百首献于朝。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谨令缮录，诣光顺门进献，望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属元稹号有城府，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词藻上下，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激太过，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遂客淮南，杜牧时为度支使，极相善待。……晚与白乐天日相聚宴谑。……初过广陵题曰："十里长衢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大中中，果卒于丹阳隐居，人以为谶云。（《唐才子传》卷六）



张祜字承吉，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能其才，合谍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诵乐府录，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谏讽怨谲，时与六义相左右。……由是贤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与之游，谓有鹄鹭之野、孔翠之鲜、竹柏之贞、琴磬之韵。或荐之于天子，书奏不下。亦受辟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辄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淡，有南朝之遗风，遂筑室种树而家焉。性嗜水石，常悉力致之。从知南海间罢职，载罗浮石笋还。不蓄善田利产为身后计。（陆龟蒙《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序）

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

按：祜（792？—854？）曾于元和六年（811）闲游入京，十五

年（820）由令狐楚（其镇天平乃大和三年（829），才子传误）荐入京，大和七八年间由李绅荐，再入京。今人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谓其年轻时曾从军。又杜牧在淮南任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才子传谓度支使，误。

### （二）诗歌内容

#### 1. 题咏诗

一宿金山顶，微茫水国分。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因悲在城市，终日醉醺醺。（《题润州金山寺》）

广武原西北，华夷此浩然。地盘山入海，河绕国连天。远树千门邑，高樯万里船。乡心日云暮，犹在楚城边。（《登广武原》）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题金陵渡》）

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他处。（陆龟蒙《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序）

性爱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往往题咏唱绝。（《唐才子传》卷六）

张祜喜游山而多苦吟，凡历僧寺，往往题咏。如《题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献花。"《万道人禅房》云："残阳过远水，落叶满疏钟。"《题金山寺》云："僧归夜船月，龙山晓堂云。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题孤山寺》云："不雨山长润，无风（原作"云"）水自阴。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卷、润之甘露招隐，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阳尝赠其诗曰："岳阳西南湖上寺，水阁松房遍文字。新钉张生一首诗，自余吟著皆无味。"信知僧房佛寺赖其诗以标谤者多矣。（《韵语阳秋》卷四）



张承吉五言诗善题目佳境，不可刊置他处。如"鸟啼新果熟，花落故人稀"，"河流出郭静，山色对楼寒"，"落日悬乌柏，空林露寄生"，"晚潮风势急，寒叶雨声多"，"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地盘山入海，河绕郭连天"，"黑夜山魈语，黄昏海燕归"，"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日月光先到，江山势尽来"，"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风帆彭蠡疾、云水洞庭宽"，"万里故人去，一行新雁来"，"洞壑江声远，楼台海气连"诸句，皆时地各肖，有声有色，宜乎杜司勋有"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之赠也。（《石园诗话》卷二）

### 2. 妇女诗

张祜宫词受王建影响，以能婉曲道出宫女心思，深切同情她们的不幸而深受她们的喜爱。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宫词》二首之一）

禁门宫树月痕过，媚眼唯看宿燕窠。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赠内人》）

重重作闺清旦犒，两耳深声长不彻。深宫坐愁百年身，一片玉中生愤血。焦桐弹罢丝自绝，漠漠暗魂愁夜月。故乡不归谁共穴，石上作蒲九蒲节。（《思归引》）

唐开元、天宝之盛，见于传记、歌诗多矣，而张祜所咏尤多，皆他诗人所未尝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灯》云："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上巳乐》云："猩猩血染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红袖一时招。"《春莺啭》云："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又有《大酺乐》、《邠王小管》、《李谟笛》、《宁哥来》、《邠娘羯鼓》、《退宫人》、《耍娘歌》、《悖拏儿舞》、《阿鸨汤》、《雨霖铃》、《香囊子》等诗，皆可补开、天遗事，弦之乐府也。（《容斋随笔》卷九）



### 3. 咏史诗

张祜咏史，抨击割据，讽刺淫逸，鉴戒兴亡。

都城三百里，雄险此回环。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秦皇曾虎视，汉祖昔龙颜。何处枭凶辈，干戈自不闲。（《入潼关》）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集灵台》二首之二）

《阿滥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骊山有禽名阿滥堆，明皇御玉笛，将其声翻为曲，左右皆能传唱，故张祜诗云："红叶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二君（指陈后主、唐明皇）骄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于亡乱。（《韵语阳秋》卷一五）

#### 4. 怨愤诗

张祜耿介狷直，诗多怨愤不遇，吟咏隐逸。

天子好文才自薄，诸侯力荐命犹奇。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寓怀寄苏州刘郎中》）

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晓上楼。嗜酒几曾群众小，为文多是讽诸侯。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今日更来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到广陵》）

三十未封侯，颠狂遍九州。平生莫邪剑，不报小人仇。（《书愤》）

### （三）艺术特点

祜长于五言律绝，题咏景色，各切时地。乐府短章，流转自然清丽。但失之浅，结尾多踬。

张祜绝句，每如鲜葩飐艳，焰水泊浮，不特“故国三千里”一章见称小杜也。（《石洲诗话》卷二）

律诗无好结句，谓之虎头鼠尾。……张祜金山寺之作，则有此失也。（谢榛《四溟诗话》卷二）

## 二 许 浑

### （一）生平

浑字仲晦，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圉师之后也。大和六年李珏榜进士，为当涂、太平二县令。少苦学劳心，有清羸之疾，至是以伏枕免。久之，起为润州司马。大中三年，拜监察御史，历虞部员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尝分司朱方，买田筑室，后抱病退居丁卯涧桥村舍，暇日缀录所作，因以为集。（《唐才子传》卷七）



按，许浑（791？—858？）原籍洛阳，迁居丹阳。《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等均载其字“用晦”。开成四年（839）后自当涂移摄太平。此前，他曾在夔州滞留三载，从事

颍州，参节镇仪幕，游幽州蓟门。大中三年前，就以监察御史奉使南海，到过桂州、韶州。大中七年（853）官虞部员外郎。先刺郢后刺睦。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七。

### （二）诗歌内容

#### 1. 怀古咏史

许浑是继刘禹锡之后，以怀古咏史名家者。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金陵怀古》）

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咸阳城东楼》）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途经秦始皇墓》）

同题始皇陵诗，王维"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许浑"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惟拜孝文陵"；元好问"无端一片云亭石，杀尽苍生有底功。"侈语、冷语、谩骂语，各有其妙。（《龙性堂诗话续集》）

禾黍离离半野蒿，昔人城此岂知劳。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鸦噪暮云归古堞，雁迷寒雨下空濠。可怜缑岭登仙子，犹自吹笙醉碧桃。（《故洛城》）



元和后律体屡变，其间卓然成家者，皆自鸣所长，若李商隐之长于咏史，许浑、刘沧之长于怀古，此其著也。……用晦之凌歊台、洛阳城、骊山、金陵诸篇，与乎蕴灵之长洲、咸阳、邺都等作，其今古废兴、山河陈迹，凄凉感慨之意，读之可为一唱而三叹矣。（《唐诗品汇·七言律诗叙目》）

#### 2. 行旅酬赠

浑一生游宦南北，穷览幽胜，登高怀古，临水抒怀，颇多佳作。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谢亭送别》)

醉中送别见红叶青山，景象可爱，必不瞻望涕泣矣。日暮酒醒行人已远，不能无惜别之怀，兼之满天风雨，离思又当如何耶？(《唐诗品汇》卷五二引谢枋得语)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酒阑横剑歌，日暮望关河。道直去官早，家贫为客多。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莫尽远游兴，故园荒薜萝。(《送前缑氏韦明府南游》)

余读许浑诗，独爱“道直去官早，家贫为客多”之句，非亲尝者，不知其味也。《赠萧兵曹》诗云：“客道耻摇尾，皇恩宽犯鳞”，“直道（按当作“道直”）去官早”之实也。《将离郊园诗》云：“久贫辞国远，多病在家希”，“家贫为客多”之实也。(《韵语阳秋》卷三)

浑乐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怀古，已见壮心，故为格调豪丽，犹强弩初发，牙浅弦急，俱无留意耳。至今慕者极多，家家自谓得骊龙之照夜也。(《唐才子传》卷七)

### 3. 反映时事

少年乘勇气，百战过乌孙。力尽边城难，功加上将恩。晓风听戍角，残月倚营门。自说轻生处，金疮有旧痕。(《征西旧卒》)

西北楼开四望通，残霞成绮月悬弓。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高下绿苗千顷尽，新陈红粟万厫空。才微分薄忧何益，却欲回心学钓翁。(《汉水伤稼》)

外监多假帝王尊，威胁偏裨势不存。才许誓心安玉垒，已伤传首动金门。三千客里宁无义，五百人中必有恩。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轮。(《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

权门阴奏夺移才，驲骑如星堕峡来。晁氏有恩忠作祸，贾生无罪直为灾。(《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之一)

## (三) 艺术特征

许浑工律绝，尤长七言，圆稳工整，状景精切，用字清新，句尾常有拗峭变化。后人褒贬不一，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三)誉之过甚，杨慎(《升庵诗话》卷九)抑之失当，刘后村所评较公允。





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牧于律中常遇少拗峭，以矫时弊；浑则不然，而律切丽密或过杜牧，而抑扬顿挫不及也。（《唐诗品汇》卷六八引刘后村语）

徐献忠谓许用晦诗"烟云风鸟之思，揉弄亦已尽态"。韦庄读浑诗云："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真珠量不尽，惠休空作碧云词。"丁卯集中"孤枕易为客，远书难到家"，"林繁树势直，溪转水纹斜"，"远帆春水阔，高寺夕阳多"，"就学多新客，登朝尽故人"，"病中送客难为别，梦里还家不当归"，"村径绕山松叶暗，柴门临水稻花香"，"两岸晓烟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句，《寄房千里》、《金陵怀古》、《凌歊台》、《骊山》、《四皓庙》诸诗，字字清新，果不愧乎为江南才子也。（《石园诗话》卷二）

予谓声律之熟，无如浑者，七言拗句如："岭猿群宿夜山静，沙鸟独飞秋水来"，"孤舟移棹一江月，高阁卷帘千树风"，"一声溪鸟暗云散，万片野花流水香"，"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叶秋"，"两岩花落夜风急，一径苇荒秋雨多"，拗字声律极自然可爱。又如"兰叶露光秋月上，芦花风起夜潮来"，"村径绕山松叶暗，柴门临水稻花香"，"花盛庾园携酒客，草深颜巷读书人"，"舟横野渡寒风急，门掩荒山夜雪深"，"寒云晓散千峰雪，暖雨晴开一径花"，"牛羊晚食铺平地，鹏鹗晴飞摩远天"，"暖眠鸂鶒晴滩草，高挂猕猴暮涧松"，"对岸水花霜后浅，傍檐山果雨来低"，亦自挺拔，兼饶风致，似不可过诋丁卯也。（《古欢堂集·杂著》卷三）



许浑诗后半首多平沓，立意布局，缺乏变化，写景赋物，过求形似，底蕴浅近，意尽句中，且句多雷同。（详《韵语阳秋》卷一、《载酒园诗话·又编》、《养一斋诗话》卷四）

许浑五、七言律体格渐卑者，特以情浅而词胜，工巧衬贴而多见斧凿痕耳。（《诗源辩体》卷三十）

许丁卯格甚凝炼，气未深厚。（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第十一章

# 晚唐文学

## 第一节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

### 一　皮日休

#### （一）生平

时日休之世，以远祖襄阳太守，子孙因家襄阳之竟陵，世世为襄阳人。自有唐以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皮日休《皮子世录》）

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襄阳人也。隐居鹿门山，性嗜酒，癖诗，号“醉吟先生”，又自称“醉士”；且傲诞，又号“间气布衣”，言己天地之间气也。以文章自负，尤善箴铭。咸通八年，礼部侍郎郑愚下及第，为著作郎，迁太常博士。时值末年，虎狼放纵，百姓手足无措，上下所行，皆大乱之道，遂作《鹿门隐书》六十篇，多讥切谬政。……日休性冲淡无营，临难不惧。乾符丧乱，东出关，为毗陵副使，陷巢贼中。巢惜其才，授以翰林学士，日休惶恐踢蹶，欲死未能，劫令作谶文以惑众，曰：“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贼疑其襄恨必讥己，遂杀之。……日休在乡里，与陆龟蒙交拟金兰，日相赠和。（《唐才子传》卷八）



按：皮日休（840？—880?），两唐书无传。咸通四年（863），

由襄阳取道湖南江西安徽河南至京（咸通六年），七年应进士不第。取道洛阳，退归寿州。八年，进士及第，次年离京南下，十年，入苏州刺史崔璞幕，与陆龟蒙结交酬唱。十三年春回京任著作郎，太常博士。乾符二年（875），又到吴郡，为毗陵副使。五年，黄巢义军攻克杭州、越州，皮日休参加义军。广明元年（880），义军攻入长安，黄巢称帝，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其卒有数说：1. 作谶语讥黄巢被杀；2. 依吴越钱镠而终；3. 巢败，为朝廷诛害。

### （二）政治思想及文学主张

#### 1. 尊儒重道

皮子尊崇孔孟、韩愈，弘扬君轻民贵、仁政爱民的思想。

帝之圣者曰尧，王之圣者曰禹，师之圣者曰夫子。尧之德有时而息，禹之功有时而穷，夫子之道，久而弥芳，远而弥光，用之则昌，舍之则亡。（《襄州孔子庙学记》）

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天惜其道，不烬于秦。自汉氏得之，常置博士，以专其学。故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请孟子为学科书》）

圣人之化，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于周孔。其质也，道德仁义；其文也，诗书礼乐。此万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原化》）



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谤》）

以道为水，以贤为梁。济民者民不病溺，济世者世不颓纲。（《河桥赋》）

#### 2. "上剩远非，下补近失"

皮日休文崇孟子韩愈，诗尚李杜白傅。要求诗文"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

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者，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

情，作《十原》。大乐既亡，至音不嗣，作《补周礼九夏歌》，两汉庸儒，贱我左氏，作《春秋决疑》。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文薮序》

日休于文尚矣，状花卉，体风物，非有所讽，辄折而不发。(《桃花赋》序)

文学之于人也，譬如药，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鹿门隐书》)

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劝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故尝有可悲可惧者，时宜于咏歌，总十篇，故命曰正乐府诗。(《正乐府十篇》序)

### （三）诗歌内容

皮日休存诗近四百首，以咸通八年中进士为界，前期诗少，但思想艺术性较高；后期多吴中闲适酬唱，没有参加黄巢起义后的作品。

#### 1. 揭露诛求无度，民不聊生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橡媪叹》)



丙戌岁，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东，下第后归之。见颍民转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呜呼，天地诚不仁邪。皮子之山居，橇有袭，镬有炊，晏眠而夕饱，朝乐而暮娱，何能于颍川民而独享是，为将天地遗之耶。因羞不自容，作诗以唁之。……天子丙戌年，淮右多饥民。就中颍之汭，转徙何累累。夫妇相顾亡，弃却抱中儿。兄弟各自散，出门如大痴。……儿童啮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离离。(《三羞诗》三首之三并序)

农父冤辛苦，向我述其情。难将一人农，可备十人征。如何江淮粟，挽漕输咸京。黄河水如电，一半沉与倾。(《农父谣》)

国家省阙吏，赏之皆与位。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箠。(《贪官

怨》）

### 2. 反映战火连年，民生凋敝

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家有半菽食，身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处处鲁人髽，家家杞妇哀。……况当札瘥年，米粒如琼瑰。累累作饿殍，见之心若摧。其夫死锋刃，其室委尘埃。其命即用矣，其赏安在哉。岂无黔敖恩，救此穷饿骸。（《卒妻怨》）

日休旅次于许传舍，闻叫咷之声动于城郭。问于道民，民曰："蛮围我交趾，奉诏征许兵二千征之，其征且再，有战皆没，其哭者，许兵之属。"……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绵联三四年，流为中夏辱。懦者斗即退，武者兵则黩。军庸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则齐民痈，分为猛士禄。……昨朝残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谁能听昼鼙，不忍看金镞。（《三羞诗》三首之二并序）

### 3. 怀古咏史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二首之二）

艳骨已成兰麝土，宫墙依旧压层崖。弩台雨坏逢金镞，香径泥销露玉钗。砚沼只留溪鸟浴，屧廊空任野花埋。姑苏麋鹿真闲事，须为当时一怆怀。（《馆娃宫怀古》）

### 4. 闲适旷放



皮日休后期闲居吴中，吟风诵月，状山摹水，内容贫泛。双声迭韵、离合回文、次韵联句等，殆同文字游戏。一些小诗清新隽永。《太湖石》讥刺贡求，艺术上别具一格。

兹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阵千万战，藓岩高下刳。乃是天诡怪，信非人功夫。白丁一云取，难甚网珊瑚。厥状复若何，鬼工不可图。若拳若虺蜴，成蹲如虎貙。连络若钩锁，重叠如萼跗。或若巨人骼，或如太帝符。胮肛筼筜笋，格磔琅玕株。断处露海眼，移来和沙须。求之烦耄倪，载之劳舳舻。通侯一以眄，贵却骊龙珠。厚赐以缣素，远去穷京都。五侯土山下，要尔添岩龉。赏玩若称意，爵禄行斯须。苟有王佐士，崛起于太湖。试问欲西笑，得如兹石无。（《太湖石》）

醒来山月高，孤枕群书里。酒渴漫思茶，山童呼不起。(《闲夜酒醒》)

万顷湖天碧，一星飞鹭白。此时放怀望，不厌为浮客。(《秋江晓望》)

## (四) 诗歌的艺术特征

皮日休的三羞诗、正乐府十篇等受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的影响，叙事议论结合，朴质平易，主题专一。另一部分诗受韩愈的影响，好铺陈，多议论，造偏涩之境，如《太湖诗二十首》。两类诗均未能创新，成就有限。

皮袭美未第前诗，尚朴涩无采。第后游松陵，如太湖诸篇，才笔开横，富有奇艳句矣。律体刻画堆垛，讽之无音，病在下笔时先词后情，无风骨为之干也。(《唐音癸签》卷八)

其与陆龟蒙唱和往还诗，亦受元白影响，逞才炫博，虽花样百出，终因内容单薄，令人生厌。

至元白皮陆诸公，始尚次韵，争奇斗险，多至数百言，往来至数十首，而其流弊至于今极矣。非沛然有余之才，鲜不为其窘束。所谓性情者，果可得而见邪？(《南濠诗话》)

(皮日休) 集中诗亦多近宋调，吴体尤为可憎，四声、迭韵、离合、回文，俱无意味。(《载酒园诗话·又编》)



## (五) 散文内容

### 1. 揭露暴君罪恶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汉魏尚权，驱赤子于白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愈切而害物益甚。呜呼，其亦不仁矣。(《读司马法》)

不以尧舜之心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为臣者，具臣也。(《鹿门隐书》)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鹿门隐书》)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同上)

金贝珠玑，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国者，宝之甚乎贤，惜之过乎圣。如失道而有乱，国且输人，况夫金贝珠玑哉！(同上)

## 2. 抨击官吏贪残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视禽兽，我善用兵，我善聚赋。古之谓贼民，今之谓贼臣。(同上)

古之决狱，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狱，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赏之必至。(同上)

吏不与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贾竖不与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呜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丧己；贾竖非遭极祸，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同上)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类龙，某相类凤，某相类牛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类禽兽则富贵也。噫，立形于天地，分性于万物，其贵者，不过人乎？人有真人形而贱贫，类禽兽而富贵哉！将今之人，言其貌类禽兽则喜，真人形则怒；言其行类禽兽则怒，真人心则喜。夫以凤为禽耶，凤则仁义之禽也；以驺虞为兽耶，则驺虞仁义之兽也。今之人也，仁义能符是哉？是行又不若于禽兽也，宜矣。(《相解》)

汇泽之场，农夫持弓矢行，其稼穑之侧有苕，顷为农夫息其旁。未久，苕花纷然，不吹而飞，若有物娭，视之虎也。跳踉哮㘎，视其状，若有所获，负不胜其喜之态也。农夫谓虎见己，将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娭，发贯其腋，雷然而踣。及视之，枕死麏而毙矣。意者谓获其麏，将食而娭，将娭而害。日休曰：噫！古之士，获一名，受一位，如己不足于名位而已，岂有喜于富贵，娭于权势哉？然反是者，获一名，不胜其骄也；受一位，不胜其傲也。骄傲未足于心，而刑祸已灭其属。其不胜任，与夫获死麏者几希！悲夫，吾以名位为死麏，以刑祸为农夫，庶乎免于今世矣。(《悲挚兽》)



## 3. 讽刺陋风丑俗

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鹿门隐书》)

知道而不行，知贤而不举，甚乎穿窬也。夫盗也者，不能尽一室。如不行道，足以丧身，不举贤，足以亡国。(同上)

才望显于时者，殆哉！一君子爱之，百小人妒之。一爱固不胜于百妒，其为进也难。(同上)

维护封建秩序，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对统治者寄予幻想等内容，在《鹿门隐书》、《读司马法》等文中也存在。

（六）散文艺术特点

**1. 忧愤深切，议论精辟，讽刺尖锐**

皮子小品，直面现实，深揭本质，幽默不如罗隐，却更尖锐。

余尝读贾谊《新书》，见其经济之道，大矣哉，真命世王佐之才也。……是以其心切，其愤深，其词隐而丽，其藻伤而雅。余悲生哀平（指屈平）之见弃，又生不能自用其道。呜呼，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苟不在一时，而在百世之后者乎。……吾之道也，废与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后，得其文而存之者，复何人也。（《悼贾·序》）

贾生获罪于汉，投文汨罗，以吊屈原。皮日休不用于唐，投文沅湘，以悼贾谊。贾之见谗，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贾之投闲长沙，泄其忠愤，可悲已。（陈世崇《随隐漫录》《全唐文纪事》卷三七）

予观袭美与陆鲁望倡和，跌宕怪伟，所谓两雄力相当者。及读《文薮》，多感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飨昌黎》、《请孟子为学科》又几于知道者。（王士禛《书日休集后》《重辑渔洋书跋》）

惟杂文则龟蒙小品为多，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2. 体裁多样，行文活泼**

皮日休散文，长篇短章，政论寓言，体裁多样，其《十原》仿韩愈《五原》而作，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而寓言小品，尖锐泼辣，旨意鲜明，受元结、宗元影响。行文不拘，或论史抒怀，或借物寓意，或对比示旨。

近者韩文公，首为开辟锄。夫子又继起，阴霾终廓如。搜得万古遗，裁成十编书。（陆龟蒙《奉和袭美酬前进士崔璐盛制见寄因赠至一百四十言》）

文公之文，蹴杨墨不毛之地，蹂释老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十之作，释其卷，观其词，无不裨教化，补时政，繄公之力

也。(《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

## 二 陆龟蒙

### (一) 生平

陆龟蒙字鲁望，元方七世孙也。父宾虞，以文历侍御史。龟蒙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搏游，搏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居松江甫里（今江苏吴县甪直镇），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锸，茠刺无休时，或讥其劳，答曰："尧舜黴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后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龟蒙卒。(《新唐书·隐逸传》)

按：龟蒙（? —882），姑苏人。咸道六年（865）曾入睦州刺史陆墉幕。九年应举。十三年入张搏湖州幕，乾符二年（875）三年，随搏于庐州苏州。林希逸《甫里集序》辨诏拜拾遗事极精核，可证《新唐书》之误。



### (二) 诗歌内容

皮陆交契，历来并称。其诗歌内容、特别及疵瑕亦略同。

晚唐诗人之相得者，以陆鲁望、皮袭美为最。……玩两公往复称述之辞，皆有一种相视莫逆之心。(《石园诗话》卷二)

#### 1. 反映民生疾苦

城上一掊土，手中千万杵。筑城畏不坚，坚城在何处?(《筑城词》之一)

莫叹将军逼，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尔命何足惜。(同上之二)

嗜今居宠禄，各自矜雄霸。堂上考华钟，门前矸高驾。纤洪动丝竹，水陆供鲙炙。……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安知勤播植，卒岁无闲暇。种以

春扇初，获从秋隼下。专专望穜稑，搰搰条桑柘。日晏腹未充，霜繁体犹裸。（《村夜二篇》之二）

四方贼垒犹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饥。归来辄拟荷锄笠，诟吏已责租钱迟。兴师十万一日费，不啻千金何以支。只今利口且箕敛，何暇俯首哀惸嫠。（《江湖散人歌》）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芒粒稀疏熟更轻，地与禾头不相拄。我来愁筑心如堵，更听农夫夜深语。凶年是物即为灾，百阵野凫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萧条九穗空。敢言一岁困仓实，不了如今朝暮舂。……古者为邦须蓄积，鲁饥尚责如齐籴。今之为政异当时，一任流离恣征索。（《五歌·刈获》）

### 2. 揭露官场黑暗

将军被鲛函，只畏金石镞。岂知谗箭利，一中成赤族。古来信簧舌，巧韵凄锵曲。君闻悦耳音，尽日听不足。初起因毫发，渐可离骨肉。所以贤达心，求人须任目。（《感事》）

盘空野鹤忽然下，背翳见媒心不疑。媒闲静立如无事，清唳时时入遥吹。裴回未忍过南塘，且应同声就同类。梳翎宛若相逢喜，只怕才来又惊起。窥鳞啄藻乍低昂，立定当胸流一矢。媒欢舞跃势离披，似谄功能邀弩儿。云飞水宿各自物，妬侣害群犹尔为。而况世间有名利，外头笑语中猜忌。君不见荒陂野鹤陷良媒，同类同声真可畏。（《鹤媒歌》）

《天问》复《招魂》，无因彻帝阍。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离骚》）

### 3. 吊古咏史



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吴宫怀古》）

平吴专越祸胎深，岂是功成有去心。勾践不知嫌鸟喙，归来犹自铸良金。（《范蠡》）

水绕苍山固护来，当时盘踞实雄才。周郎计策清宵定，曹氏楼船白昼灰。五十八年争虎视，三千余骑骋龙媒。何如今日家天下，阊阖门临万国开。（《算山》）

### 4. 咏物山水

龟蒙长期隐居吴中，山川景物秀色可餐，诗多以是为料，也清

新明丽。

江客柴门枕浪花，鸣机寒鲽任呕哑。轻舟过去真堪画，惊起鸬鹚一阵斜。（《北渡》）

一派溪随箬下流，春来无处不汀洲。漪澜未碧蒲犹短，不见鸳鸯正自由。（《自遣诗》三十首之二十五）

素葩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白莲》）

人寿期满百，花开唯一春。其间风雨至，旦夕旋为尘。若使花解愁，愁于看花人。（《惜花》）

## （三）诗歌的艺术特点

陆龟蒙生活面较狭窄，诗歌内容较贫乏，喜敷衍铺陈，于平淡中求奇。有松浮散凑之疵，和韵诗为甚。

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铄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后已。（《甫里先生传》）

陆鲁望江湖自放，诗兴宜饶，而墨彩反复黯钝者，当由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入诗耳。（《唐音癸签》卷八）

皮日休、陆龟蒙驰骛新奇。（《诗薮·内编》卷五）

晚唐之渐开松浮者，莫如皮、陆之可厌。此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后之不从事于大本大原，而专以撏撦斗凑为事者，实此一种启之。此事必要从源头打出，方是真境，即圣人所谓言有物也。（《石洲诗话》卷二）



诗家奥衍一派，开自昌黎。……后此陆鲁望颇造其境。（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 （四）散文内容

陆龟蒙文集名“笠泽丛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价值高于其诗歌。

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细而不遗，大可知其所容矣。乾符六年春，卧于笠泽之滨，败屋数间，盖蠹书十余箧。……内壹郁则外扬为声音，歌诗赋颂铭记传叙，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浑而载之，得称为丛书。

自当谡忧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讳，其中略无避焉。(《笠泽丛书序》)

先生之风节，今不可概见。然读其遗文，如散发林皋，涉浊世界，以江湖而抱廊庙忧者，廉顽起懦，百代不朽，至于今。(许自昌《甫里集序》《全唐文纪事》卷一一八)

### 1. 揭露统治阶级贪残虚伪

陆文常用土木鬼神、田鼠蠹虫喻统治者。

瓯粤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哲而少者，则曰某郎……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贮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殴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恇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野庙碑》)

乾符己亥岁，震泽之东曰吴兴，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农民转远流渐稻本，昼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仅得葩坼穗结，十无一二焉。无何，群鼠夜出，啮而僵之，信宿食殆尽。虽庐守版击，殴而骇之，不能胜，若官督尸（按当作户）责，不食者有刑。当是而赋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体者无壮老。……且魏风以硕鼠刺重敛，硕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无鼠之实，诗人犹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况乎上捃其财，下啗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记稻鼠》)



### 2. 反映民不聊生，聚而为"盗"的现实

吾年余八十矣。元和中，尝从吏部游京师。人言国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当时江南之赋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赋数倍于前，不足之声闻于天下，得非专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诸孙亦有丁壮者。自盗兴以来，百役皆在，亡无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见儿孙寒馁之色，虽尽售小鸡之木，不足以濡吾家，况一二买名为偷乎？今子一炀灶不给而责吾之深，吾将欲移其责于天下之守，则吾死不恨矣。(《送小鸡山樵人序》)

噫！失驭之民，化而为盗，关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

以害民食。古圣人驱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灵之众，死乎盗，死乎饥，吾不知安用驭者为。(《禽暴》)

### (五) 散文的艺术特点

陆文较少象皮日休那样坐而论道的长篇大论，而有取材新、状写细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引类取譬，剖析论述，深刻精警，富于哲理。

桔之蠹，大如小指，首负特角，身蹙蹙然类蝤蛴而青。翳叶仰啮，如饥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枨触之，辄奋角而怒，气色桀骜。一日视之，凝然弗食弗动。明日复往，则蜕为蝴蝶矣。……又明日往，则倚薄风露，攀缘草树，耸空翅轻，瞥然而去，或隐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轩虚，飏曳纷拂，甚可爱也。须臾，犯蝥网而胶之，引丝环缠，牢若桎梏，人虽甚怜，不可解而纵矣。噫，秀其外，类有文也；嘿其中，类有德也；不朋而游，类洁也；无嗜而食，类廉也。向使前不知为桔之蠹，后不见触蝥之网，人谓之钧天帝居而来，今复还矣。天下，大桔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灭德忘公，崇浮饰傲，荣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为大蝥网而胶之乎？观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蠹化》)

天随子居衰乱之世，仕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劳苦，甘淡薄，而以读书考古为事，所养者厚。故其为文，气完而志直，言辩而意深，一归于尊君爱民，崇善沮恶，非所谓循于道而不悖者邪。(朱衮《笠泽丛书后序》、《全唐文纪事》卷一一八)



## 三 罗 隐

### (一) 生平

罗隐(833—909)，狂狷自负，诙谐善谑，累举不第，传食诸侯，对其诗文的善讥多刺有影响。《旧五代史》、《吴越备史》、《十国春秋》等皆有传。今存清人辑录《罗昭谏集》八卷本及中华书局刊《罗隐集》。

罗隐，字昭谏，余杭人。本名横，十上不中第，遂更名。从事湖南淮润，

无所合。久之，归投钱镠。累官钱塘令、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著作佐郎。奏授司勋郎。朱全忠以谏议大夫召，不行。魏博罗绍威推为叔父，表荐给事中。年七十七卒。隐少聪敏，既不得志。其诗以风刺为主。(《全唐诗》卷六五五)

隐……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养浩然之气。……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好谐谑，感遇辄发……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唐才子传》卷九)

按：隐，新城（今浙江富阳）人。大中末举进士，不第。咸通十一年（870）任衡阳主簿。广明、中和间，隐居池州梅根浦六七载，且时游窦潏宣歙幕。其于钱镠处历官次序为拜秘书省著作郎，辟为镇海军节度掌记。光化二年（900）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判官。开平三年（909）迁盐铁发运使。

### （二）诗歌内容

#### 1. 发泄怨愤

罗隐屡举不第，满腹牢骚，以诗文宣泄之。

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曲江春感》)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感弄猴人赐朱绂》)

《幕府燕闲录》云：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训，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故罗隐有诗云云。(《感弄猴人赐朱绂》注引)

秦树团团夕结阴，此中庄舄动悲吟。一枝丹桂未入手，万里苍波长负心。老去渐知时态薄，愁来唯愿酒杯深。七雄三杰今何在，休为闲人泪满襟。(《西京道德里》)

隐不得志于举场，故善作佗傺之言。如"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归去来。""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皆激昂悲壮。(《载酒园诗话·又编》)

乔谓隐之“风从昨夜吹银汉，泪拟何门落玉盘”，非终身困踬者，不知其悲妙。《岸草》诗云：“生处岂容依玉砌，要时还许上金尊。”说尽我辈苦情，尤悲在次句。（《围炉诗话》卷三）

**2．反映时事**

罗隐诗对朝政腐败，君王迷信，黄巢起义，御驾播越等时事，皆有吟咏忧叹，虽然未脱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但反映诗人忧国忧民之心。

衰鬓别来光景里，故乡归去乱罹中。乾坤垫裂三分在，井邑摧残一半空。（《江亭别裴饶》）

疲甿赋重全家尽，旧族兵侵太半无。（《送王使君赴苏台》）

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登夏州城楼》）

塞外偷儿塞内兵，圣君宵旰望升平。碧幢未作朝廷计，白梃犹驱妇女行。可使御戎无上策，只应忧国是虚声。汉王第宅秦田土，今日将军已自荣。（《塞外》）

白丁攘臂犯长安，翠辇苍黄路屈盘。丹凤有情尘外远，玉龙无迹渡头寒。静怜贵族谋身易，危惜文皇创业难。不将不侯何计是，钓鱼船上泪阑干。（《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之四）



鸾音鹤信杳难回，凤驾龙车早晚来。仙境是谁知处所，人间空自造楼台。云侵朱槛应难到，虫网闲窗永不开。子细思量成底事，露凝风摆作尘埃。（《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

隐有《江东集》十卷，其诗自光启以后，广明以前，海内乱离，乘舆播迁，艰难险阻之事，多见之赋詠。（王士祯《五代诗话》卷五）

**3．怀古咏史**

晚唐诸君，奢糜益甚，隐借古讽今，戒奢刺淫，抒怀泄愤。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帝幸蜀》）



昭宗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

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帝问讥谤之词，对曰：隐有华情诗曰："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唐诗纪事》卷六九）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筹笔驿》）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

**4．咏物**

隐咏物诗不著力于状物工巧，意在托物寓意抒情讽刺。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牡丹花》）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雪》）

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金钱花》）

## （三）诗歌艺术特点



**1．感情激愤，幽默善讽**

罗隐诗善将幽默讥嘲寓于咏史叙事、状物写景、抒情议论中。其讽刺以辛辣尖刻明快为特色，不以含蓄委婉见长，能于平易浅显中见深隽幽默。

罗昭谏感事伤时，激昂排奡，以追配杜紫微，庶几无愧。（王士祯《五代诗话·例言》）

罗昭谏诗云："若以鸣为德，凤凰不及鸡。"斯言善矣。乃作诗文，好以讥刺为主。（《石园诗话》卷二）

罗隐……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旧五代史·罗隐传》）

昭谏生于有唐末造，其亡已入五代矣。今体诗气雄调响，罕与为匹。然唐人缊藉婉约之风，至昭谏而尽；宋人浅露叫嚣之习，至昭谏而开。文章气运，于此可观世变。（钱良择《唐音审体》）

### 2. 长于七律，颇有风骨

隐才雄而粗疏。（《唐摭言》卷十）

罗诏谏为三罗之杰，调高韵响，绝非晚唐琐屑，当与韦端已同日而语。（《一瓢诗话》）

七律至唐末造，惟罗诏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六）

唐末昭谏诗犹稜稜有骨。（《唐诗别裁》卷一六）

昭谏诗格虽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铮铮者。文亦崭然有骨气，如其诗与人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录·文学》）

### 3. 语言通俗，喜用口语

唐人诗句中，用俗语者，惟杜荀鹤、罗隐为多。……罗隐诗如“西施若解亡人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曰“能消造化几多力，不受阳和一点恩。”（《登高咏菊尽》）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水边偶题》）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王楙《野客丛书》卷六）



罗昭谏诗，言中有响，三百篇后，颇寓讽谏之意。或者以其语多平易而忽之，要之，胜填词豪艳而无当于兴感者什百矣。况其精邃自然处，止复不让唐之初盛。（戴京曾《罗昭谏集序》）

## （四）散文内容

罗隐自编其讽刺小品，以《谗书》名。

谗书者何，江东罗生所著之书也。生少时自道有言语，及来京师七年，寒饥相接，殆不似寻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曰谗书。卷轴无多少，编次无前后，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后，有诮予以谗自矜者，则对曰，不能学扬子云寂寞

以诬人。(《谗书序》)

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扬孟以下，何尝以名为？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虮虱痒痛，遂偃斯文。今年谏官有言，果动天听，所以不废谗书也，不亦宜乎。(《谗书重序》)

### 1. 讽刺统治者济民为名，窃国其实

罗隐已从统治者的沉溺谀佞，耽迷奢淫中认识到唐之衰亡已非“扣马而谏”可挽回，所以讽刺揭露，毫不留情。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饥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噫，彼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之所窥者鲜矣。(《英雄之言》)

虎豹之为害也，则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蛟蜃之为害也，则绝流不顾渔人之钓网，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顺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尽规矩而进者，全礼义者也。权济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后礼义生焉。力不能济于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虽抱空器，奚所施设？是以佐盟津之师，焚山绝流者也；扣马而谏，计菽粟而顾钓网者也，于戏！(《辨害》)



### 2. 抨击宦官擅权、藩镇跋扈

罗隐敢于大胆非圣，而旨在讽今刺时。

当周公摄政时，三叔流谤，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后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悦，则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岂亦不知乎？苟不知，则三叔可杀，而召公不可杀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则成王不得为天子，周公不得为圣人。愚美夫三叔之机在前也，故碑。(《三叔碑》)

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则臣下有权，始于是矣。而曰耻君之不及尧舜。……伊尹不耻其身不及和仲稷离，而耻君之不及尧舜，在致君之诚则极矣，

而励己之事何如耳？惜哉！(《伊尹有言》)

### 3. 鞭挞文武尸位、风气腐败

一旦去妻言于买臣之近侍曰："吾秉箕帚于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饥寒勤苦时节，见翁子之志，何尝不言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而吾不幸离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达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锦以昼之，斯亦极矣。而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岂四方无事使之然耶？岂急于富贵未暇度者耶？(《越妇言》)

狙氏子不得父术，而得鸡之性焉。其畜养者，冠距不举，毛羽不彰，兀然若无饮啄意。洎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狙氏死，传其术于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觜距铦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侍，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也有是夫。(《说天鸡》)

### 4. 发泄贤才不用、忠良遭弃的怨愤

祢正平、阮嗣宗生于汉晋间……夫汉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晋之弊也，风流蕴藉，雍容闲暇。苟二子气下于物，则谓之非才；气高于人，则谓之陵我，是人难事也。张口掉舌，则谓之讪谤；俯首避事，则谓之诡随，是时难事也。夫如是，则汉之祚歼于外，晋之祚缩于中。故天必降变以应之，二子应天变者也，或号咷焉，或恸哭焉，斯甚于风雨雪霜已。故泣军门者谓皇皇而无主，叹广武者思沛上之英雄。(《叙二狂生》)



## (五) 散文的艺术特色

罗隐小品文的最大特点是能讽善刺，或因事兴感，借题发挥；或触时浩叹，慷慨激愤；或借古立论，旨在讽今。构思巧妙，议论新奇，短小精悍，锋芒凌厉。

《谗书》乃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泄其怒之所作。(方回《罗诏谏谗书跋》)

《谗书》者，自谓用其名以困辱，比于自谗，其命名之意已浅。所次论说杂出，间以韵语，大率愤懑不平，讥古刺今，多出新意。颇以崭削自喜。(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观《谗书》及所赋诗，大抵忿势嫉邪，舒泄胸中不平之蕴焉耳。(黄贞辅

《罗昭谏谗书题辞》）

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 第二节 刘驾、曹邺、杜荀鹤、聂夷中

### 一 刘 驾

#### （一）生平

驾字司南，大中六年礼部侍郎崔屿（当作玙）下进士，初与曹邺为友，深相结，俱工古风诗。邺既擢第，不忍先归，待长安中，驾成名，乃同归彭蠡故山。时国家复河湟，故地有归马放牛之象，驾献乐府十章，序曰："驾生唐二十八年，获见明天子以德归河湟，臣得与天下夫妇复为太平人，恨愚且贱，不得拜舞上前，作诗十篇，虽不足贡声宗庙，形容盛德，愿与耕稼陶渔者歌江湖田野间，亦足自快。"诗奏，上甚悦，累历达官。（《唐才子传》卷七）

按：驾（823－871?），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人。终仕国子博士。河湟收复于大中五年（851），据驾自序时年二十八，则当生于823年。



#### （二）诗歌内容

##### 1. 边塞诗

刘驾边塞诗有庆贺收复河湟失土的，有表达百姓安居乐业愿望的，有谴责穷兵黩武及揭露边将只图享乐，不思收复等内容。

河湟父老地，尽知归明主。将军入空城，城下吊黄土。所愿边人耕，岁岁生禾黍。（《吊西人》）

九土耕不尽，武皇犹征伐。中天有高阁，图画何时歇。坐恐塞上山，低于沙中骨。（《古出塞》）

城南征战多，城北无饥鸦。白骨马蹄下，谁言皆有家。城前水声苦，倏忽流万古。莫争城外城，城里终闲土。(《战城南》)

弓剑不自行，难引河湟思。将军半夜饮，十里闻歌吹。高门几世宅，舞袖仍新赐。谁遣一书来，灯前问边事。(《有感》)

### 2. 妇女诗

刘驾刻画弃妇的悲痛之情和征夫戍卒之妻的思念之情，真实细腻动人。

回车在门前，欲上心更悲。路旁见花发，似妾初嫁时。养蚕已成茧，织素犹在机。新人应笑此，何如画娥眉。昨日惜红颜，今日畏老迟。良媒去不远，此恨今告谁?(《弃妇》)

雪花岂结子，徒满连理枝。嫁作征人妻，不得长相随。去年君点行，贱妾是新姬。别早见未熟，入梦无定姿。悄悄空闺中，蛩声绕罗帏。得书喜犹甚，况复见君时。(《寄远》)

### 3. 商贾诗

中唐后以贾客乐为题的诗歌渐多，反映商业贸易的发展，而此时由于战乱兵燹，商贸风险有增，刘驾的贾客诗内容与元稹的相比，也有所变化。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贾客词》)

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农夫更苦辛，所以羡尔身。(《反贾客乐》)

### 4. 客游诗

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心孤多所虞，僮仆近我行。栖禽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羡居者闲，冢边人已耕。(《早行》)

出门羡他人，奔走如得途。翻思他人意，与我或不殊。以兹聊自安，默默行九衢。生计逐羸马，每出似移居。客从我乡来，但得邻里书。田园几换主，梦归犹荷锄。进犹希万一，退复何所如。况今辟公道，安得不踌躇。

(《出门》)

### （三）艺术特征

刘驾有意学古，致力五古乐府，以矫晚唐律绝之弱。风格浑朴而不乏情致。

学古既到古，反求鉴者难。(《送人登第东归》)

驾诗多比兴含蓄，体无定规，意尽即止，为时所宗。(《唐才子传》卷七)

晚唐刘驾五古诗极有风味。如《送人归嵩少》云："要路在长安，归山却为客。"《酒醒》云："不记折花时，何得花在手。"不仅东坡所称"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二语。(延君寿《老生常谈》)

徐献忠谓刘习南"矫时新体，多作古诗，虽乏笔致，亦颇浑雄"。愚谓习南《筑城词》云："我愿筑更高，得见秦皇墓。"《战城南》云："莫争城外地，城里终闲土。"《桑妇》云："妾颜不如谁，所贵守妇道，一春常在树，自觉身如鸟。"《弃妇》云："路旁见花发，似妾初嫁时。"《寄远》云"别早见未熟，入梦无定姿。得书喜犹甚，况复见君时。"《醒后》云："不记折花时，何得花在手？"《早行》云："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秋夕》云："求名为骨肉，骨肉万余里。富贵在何时，离别今如此。"其笔致甚佳，胡云"乏"也。七绝如"夜夜夜深闻子规"，"树树树梢啼晓莺"，又皆以笔致胜也。(《石园诗话》卷二)

## 二　曹　邺



### （一）生平

邺字邺之，桂林（当为阳朔）人。累举不第，为四怨、三愁、五情诗，雅道甚古。时为舍人韦悫所知，力荐于礼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张温琪榜中第。……志特勤苦。仕至洋州刺史。(《唐才子传》卷七)

曹邺，字业……由天平幕府迁太常博士，历祠部郎中、洋州刺史。(《全唐诗》卷五九二)

邺能文，有特操。咸通初，为太常博士。白敏中卒，议谥，邺责其病不坚退，且逐谏臣，举怙威肆行，谥曰"丑"。高元裕子璩，懿宗时为相，卒，邺建言，璩为宰相，交游丑杂，进取多蹊径。谥法：不思安爱曰刺，请谥为"刺"。(《唐诗纪事》卷六十)

### （二）诗歌内容

#### 1. 揭露统治者好战好色、奢靡贪婪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官仓鼠》）

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捕渔谣》）

入门又到门，到门戟相对。玉箫声尚远，疑似人不在。公子厌花繁，买药栽庭内。望远不上楼，窗中见天外。此地日烹羊，无异我食菜。自是愁人眼，见之若奢泰。（《贵宅》）

#### 2. 表达戍卒役夫的悲辛怨苦

呜呜啄人鸦，轧轧上城车。力尽土不尽，得归亦无家。（《筑城》三首之二）

长河冻如石，征人夜中戍。但恐筋力尽，敢惮将军遇。古来死未歇，白骨碍官路。岂无一有功，可以高其墓。亲戚牵衣泣，悲号自相顾。死者虽无言，那堪生者悟。不如无手足，得见齿发暮。乃知七尺躯，却是速死具。（《蓟北门行》）

#### 3. 刻画举业的炎凉忧喜



长安孟春至，枯树花亦发。忧人此时心，冷若松上雪。自知才不堪，岂敢频泣血。所痛无罪者，明时屡遭刖。（《下第寄知己》）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开，青云在平地。枕上数声鼓，衡门已如市。……匆匆出九衢，僮仆颜色异。故衣未及换，尚有去年泪。……对酒时忽惊，犹疑梦中事。（《杏园即席上同年》）

其诗乃多怨老嗟卑之作，盖坎壈不遇，晚乃成名。故一生寄托，不出此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 （三）艺术特色

曹邺与刘驾交契，诗风亦近。言简、词苦、意深为其特点。



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曹邺、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数家。

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真，不觉成此一体。初看殊难入，细玩亦各有意在。就中邺才颖较胜，夷中语尤关教化，驾、渍、谒三子亦多有惬心句堪击节，惟拯平平，似学究耳。(《唐音癸签》卷八)

五言古非神韵绵绵，定当捉襟露肘。刘驾、曹邺以意撑持，虽不逮古，亦所谓"铁中铮铮，庸中姣姣"矣。(《诗镜总论》)

晚唐之曹邺，中唐之孟郊也。(《龙性堂诗话·初集》)

## 三 杜荀鹤

### (一) 生平

荀鹤(846—904)，字彦之……早得诗名……荀鹤蹇进，连败文场，甚苦……大顺二年(891)裴贽侍郎下第八人登科……荀鹤居九华，号"九华山人"。……梁王立，荐为翰林学士，迁主客员外郎。颇恃势侮慢缙绅，为文多主箴刺，众怒欲杀之，未得，元祐元年卒。荀鹤苦吟，平生所志不遂，晚始成名，况丁乱世，殊多忧惋思虑之语。于一觞一咏，变俗为雅，极事物之情，足丘壑之趣，非易能及者也。(《唐才子传》卷九)

按：荀鹤，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县)人。及第前尝隐庐山约十年。天祐元年(904)以主客员外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

### (二) 诗歌内容

#### 1. 反映民瘼，揭露诛求



杜荀鹤出身微贱，生逢乱世，又长期失意落魄，诗歌继承杜甫、白居易传统，反映民瘼，揭露时弊。

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秋日山中》)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

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著苎麻。(《蚕妇》)

白发星星筋力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

(《田翁》)

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于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乱后逢村叟》)

无子无孙一病翁，将何筋力事耕农。官家不管蓬蒿地，须勒王租出此中。(《伤硖石县病叟》)

### 2. 反映世乱时变，揭露官匪劫掠

家贫无计早离家，离得家来蹇滞多。已是数程行雨雪，更堪中路阻兵戈。几州户口看成血，一日天心却许和。四面烟尘少无处，不知吾土自如何。(《将入关安陆遇兵寇》)

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过，赋输长急不堪闻。蚕无夏织桑充寨，田废春耕犊劳军。如此数州谁会得，杀民将尽更邀勋。(《题所居村舍》)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再经胡城县》)

### 3. 举场艰辛，思亲情怀



回头不忍看羸僮，一路行人我最穷。马迹蹇于槐影里，钓船抛在月明中。帽檐晓滴淋蝉露，衫袖时飘卷雁风。子细寻思底模样，腾腾又过玉关东。(《长安道中有作》)

出京无计住京难，深入东风转索然。满眼有花寒食下，一家无信楚江边。此时晴景愁于雨，是处莺声苦却蝉。公道算来终达去，更从今日望明年。(《长安春感》)

杜荀鹤老而未第，求知己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投李给事云："相知不相荐，何以自谋身。"投所知云："知己虽然切，春官未必私。宁教读书眼，不有看花期。"……几乎哀鸣矣。(《韵语阳秋》卷一八)

### (三) 艺术特征

杜荀鹤为诗，旨在"救物"，力求其真。以《唐风集》命名其

诗，自然流畅，浅近平易为其诗的主要特色，体裁全用律绝。杜荀鹤诗虽喜以俗词口语描绘形象，然多从苦吟得之，非率尔之作。但也有平滑直尽、有句无篇之失。

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自叙》)

君诗通大雅，吟觉古风生。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读友人诗》)

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苦吟》)

到头身事欲何为，窗下工夫鬓上知。乍可百年无称意，难教一日不吟诗。(《秋日闲居寄先达》)

以仆故山偕隐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见简。咏其雅丽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顺，人伦纲纪备矣。其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贾喻八九于胸中，曾不虿介。或情发乎中，则极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声劳于呼吸，万象悉于抉剔，信诗家之雄杰者也。(顾云《唐风集序》)

杜荀鹤近体直摅胸臆，有一唱三叹之妙。(胡寿芝《东目馆诗见》)

晚唐诗人有佳句而多俗言者，杜彦之荀鹤是也。"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溪山入城郭，户口半渔樵"，"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九州有路休为客，百岁无愁即是仙"，"故园何啻三千里，新雁才闻一两声"，"高下麦苗新雨后，浅深山色晚晴时"，皆为佳句。"生应无暇日，死是不吟时"，"举世尽从愁里过，谁人更向死前休"，虽俗而有意趣。其余如"世间何事好，最好莫过诗"，"争知百岁不百岁，未合白头今白头"之类，未免诗如说话矣。其起结之句，尤多率易，人亦奴事朱温，有愧于"孙供奉"(见罗隐诗，此指代罗隐。)多矣。(《石园诗话》卷二)



## 四 聂 夷 中

### (一) 生平

夷中(837? —?)字坦之，河南(今河南沁阳县附近)人也。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下进士，与许棠、公乘亿同袍。时兵革多务，不暇铨注，夷中滞长安久，皂裘已弊，黄粮如珠，始得调华阴县尉，之官惟琴书而已。性俭，盖奋身草泽，备尝辛楚，率多伤俗闵时之作，哀稼穑之艰难。适值险阻，进退维谷，才足而命屯，有志卒爽，含蓄讽刺，亦有谓焉。(《唐才子传》卷

九）

（二）诗歌

聂夷中存诗不多，以怜贫悯农诗著称，另有几首讽刺纨袴奢糜的诗。夷中擅古乐府，意在劝讽，言近旨远。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咏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田家》二首之一）

片玉一尘轻，粒粟山丘重。唐虞贵民食，只是勤播种。……一岁如苦饥，金玉何所用。（《古兴》）

汉代多豪族，恩深益骄逸。走马踏杀人，街吏不敢诘。红楼宴青春，数里望云蔚。金缸焰胜昼，不畏落晖疾。……飞琼奏云和，碧箫吹凤质。唯恨鲁阳死，无人驻白日。（《公子行》二首之一）

花树出墙头，花里谁家楼。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美人楼上歌，不是古凉州。(同上之二)

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唐诗纪事》卷六一）

古乐府尤得体，皆警省之辞，裨补政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国风之义也。（《唐才子传》卷九）



## 第三节　韩偓、吴融、唐彦谦、司空图

### 一　韩　　偓

（一）生平

韩偓字致光，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擢进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遗，以疾解。后迁累左谏议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偓尝与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帝疾宦人骄横，欲尽去之。偓曰："陛下诛季述时，余皆赦不问，今又诛之，谁不惧死？含垢隐忍，须后可也。……"帝前膝曰："此一事终始属卿。"

……及胤召朱全忠讨全诲，汴兵将至，偓劝胤督茂贞还卫卒。又劝表暴内臣罪，因诛全诲等；若茂贞不如诏，即许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诲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见帝恸哭。至凤翔，迁兵部侍郎，进承旨。……全诲诛，宦人多坐死。帝欲尽去余党，偓曰："……尽诛则伤仁。愿去尤者，自内安外，以静群心。"帝曰："善。"……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帝执其手流涕曰："我左右无人矣。"……天祐二年，复召为学士，还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新唐书·韩偓传》)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

按：偓（842—914?）史载其字另有作致尧、致元者，未易厘定。小字冬郎，号玉樵山人，父瞻，曾任虞部郎中，果州、凤州刺史。姨父李商隐。偓早负才名，久困科场。龙纪元年（889）擢第。任朝官后历经乾宁、光化年间的藩镇宦官之乱，对丰富其诗歌内容，转变早年诗风，关系甚大。因不阿附朱温而被贬。唐亡后，诗只记干支，不记年号，以示不臣。

### （二）诗歌内容

韩偓早期诗多写男女之情，号香奁诗。后期历经患难战乱，诗多忧国伤时，国亡追痛之什，字血声泪，沉痛已极，所示高风劲节，感人尤深。



余溺于章句，信有年矣。诚知非士大夫所为，不能忘情，天所赋也。自庚辰辛巳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官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纪。大盗入关，缃帙都坠，迁徙流转，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讽为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即编录。遐思宫体，未解称庾信工文；却诮玉台，何必使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美动七情。若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韩偓《香奁集》序)

余梓《香奁》已十余年矣，兹吴匏庵丛书堂抄别集，皆天复元年辛酉五

月入内庭后诗也。自辛酉迄甲戌凡十有四年，往往借自述入直、扈从、贬斥、复除，互叙朝廷播迁，奸雄篡弑始末，历状如镜，可补史传之缺。（毛晋《韩内翰别集跋语》）

### 1. 感时心焚，述怀节劲

上相思惩恶，中人讵省愆。鹿穷唯觝触，兔急且猭猭。本是谋赊死，因之致劫迁。氛霾言下合，日月暗中悬。恭显诚甘罪，韦平亦恃权。畏闻巢幕险，宁寤积薪然。谅直寻钳口，奸纤益比肩。晋谗终不解，鲁瘠竟难痊。只拟诛黄皓，何曾识霸先。嗾獒翻丑正，养虎欲求全。万乘烟尘里，千官剑戟边。斗魁当北坼，地轴向西偏。袁董非徒尔，师昭岂偶然。中原成劫火，东海遂桑田。溅血惭嵇绍，迟行笑褚渊。四夷同效顺，一命敢虚捐。山岳还青耸，穹苍旧碧鲜。独夫长啜泣，多士已忘筌。郁郁空狂叫，微微几病癫。丹梯倚寥廓，终去问青天。（《感事三十四韵》）

坐看包藏负国恩，无才不得预经纶。袁安坠睫寻忧汉，贾谊濡毫但过秦。威凤鬼应遮矢射，灵犀天与隔埃尘。堤防瓜李能终始，免愧于心负此身。（《八月六日作四首》之四）

晚凉闲步向江亭，默默看书旋旋行。风转滞帆狂得势，潮来诸水寂无声。谁将覆辙询长策，愿把棼丝属老成。安石本怀经济意，何妨一起为苍生。（《有瞩》）

中宵忽见动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四野便应枯草绿，九重先觉冻云开。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不道惨舒无定分，却忧蚊响又成雷。（《冬至夜作》题注“天复二年壬戌，随驾在凤翔府。”）



手风慵展一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举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安贫》）

### 2. 男女之情

韩偓的感时伤事之作，长期湮没散佚，故被目为香奁诗人。其诗集中确有一些仿六朝宫体，写士大夫狭邪浮薄之情的诗，如《咏浴》、《席上有赠》、《昼寝》，但也有不少诗歌描写少女的天真娇憨，青年女子的纯情和心态，真挚而清新。

浓烟隔帘香漏泄，斜灯映竹光参差。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

（《绕廊》）

踏青会散欲归时，金车久立频催上。收裙整髻故迟迟，两点深心各惆怅。（《踏青》）

学梳松鬓试新裙，消息佳期在此春。为要好多心转惑，遍将宜称问旁人。（《新上头》）

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偶见》一作《秋千》）

### （三）艺术特征

韩偓长于七言律绝，其诗无论是感时忧国的，还是男女之情的，从风格到表现手法，受李商隐的影响极深。

#### 1. 慷慨凄楚，沉郁悲凉

唐末七言，韩致尧为第一，去其香奁诸作，多出于爱君忧国，而气格颇近浑成。（《谈雪山房唐诗序例》）

韩致尧为晚唐大家，其忠亮大节，亡国悲愤，具在篇章，而含意悱恻，词旨幽眇。……韩翰林作香奁集，世遂赏其艳体，此皆浅识炫于目前。（吴闿生《韩翰林集评注跋》）

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 2. 写景抒情，物境、心境混一

韩偓身危志苦，善将坎壈的身世、动乱的时代、凄苦的情怀融入状物写景之中，情景俱佳。

水自潺湲日自斜，尽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自沙县抵龙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

岸上花根总倒垂，水中花影几千枝。一枝一影寒山里，野水野花清露时。故国几年犹战斗，异乡终日见旌旗。交亲流落身羸病，谁在谁亡两不知。（《伤乱》）

皱白离情高处切，腻香愁态静中深。眼随片片沿流去，恨满枝枝被雨淋。

总得苔遮犹慰意，若教泥污更伤心，临轩一醆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惜花》）

### 3. 写心传神，摹情宛曲

韩偓的香奁诗，善借景物环境动作烘托暗示女子心情，含蓄宛曲，细腻传神。这种手法远绍玉台和南朝乐府，近承温李，对五代花间词及宋词的发展有影响。比较《秋千》、《懒起》与李清照的《点绛唇》、《如梦令》，《哭花》与周邦彦的《六丑》即可看出。

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已凉》）

曾愁香结破颜迟，今见妖红委地时。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哭花》）

韩致尧冶游情篇，艳夺温李，自是少年时笔。（《唐音癸签》卷八）

韩致尧香奁之体，溯自玉台。（《石洲诗话》卷二）

## 二　吴　融

吴融与韩偓为友，志怀诗风相近。

### （一）生平



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融学自力，富辞调。龙纪初（889），及进士第。韦昭度讨蜀，表掌书记，迁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讷。久之，召为左补阙，以礼部郎中为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阙，群臣称贺，融最先至。……进户部侍郎。凤翔劫迁，融不克从，去客阌乡。俄召还翰林，迁承旨，卒官。（《新唐书·文艺传》下）

按：融（？—903），约乾宁二年（895）贬至江陵，次年诏为左补阙。以礼部郎中入充翰林学士。天复元年（901）进户部侍郎。三年，由户部改兵部侍郎。

### （二）诗歌内容

#### 1. 反映时乱世衰

吴融直接反映时乱世变的诗少于韩偓，且多无奈的悲叹嗟伤，不如韩诗劲节自砺，且有风骨。

龙旆丛丛下剑门，还将瑞气入中原。鳌头一荡山虽没，乌足重安日不昏。晋客已知周礼在，秦人仍喜汉官存。自怜闲坐渔矶石，万级云台落梦魂。（《文德初闻车驾东游》）

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春郊尚朔风。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今欲过山东。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金桥感事》）

姑苏碧瓦十万户，中有楼台与歌舞。寻常倚月复眠花，莫说斜风兼细雨。……岂忧天下有大憝，四郊刁斗常铮铮。官军扰人甚于贼，将臣怕死唯守城。又岂复忧朝廷苦弛慢，中官转纵横。李膺勾党即罹患，窦武忠谋又未行。又岂忧文臣尽遭束高阁，文教从今日萧索。……可叹吴城城中人，无人与我交一言。蓬蒿满径尘一榻，独此闵闵何其烦。……况我长怀丈夫志，今来流落沧溟涘。有时惊事再咨嗟，因风因雨更憔悴。（《风雨吟》）

#### 2. 怀古伤今，咏史寄慨

天地尘昏九鼎危，大貂曾出武侯师。一心忠赤山河见，百战功名日月知。旧宅已闻栽禁树，诸孙仍见丐征岐。而今不要教人识，正藉将军死斗时。（《敷水有丐者云是马侍中诸孙悯而有赠》）



鸾龙一夜降昆丘，遗庙千年枕碧流。赚得武皇心力尽，忍看烟草茂陵秋。（《王母庙》）

隋堤风物已凄凉，堤下仍多旧战场。金镞有苔人拾得，芦花无主鸟衔将。秋声暗促河声急，野色遥连日色黄。独上寒城正愁绝，戍鼙惊起雁行行。（《彭门用兵后经汴路》三首之二）

#### 3. 写景咏物

吴融的写景咏物诗也多抒发时衰世乱之悲。

风飘碧瓦雨摧垣，却有邻人与锁门。几树好花闲白昼，满庭荒草易黄昏。放鱼池涸蛙争聚，栖燕梁空雀自喧。不独凄凉眼前事，咸阳一火便成原。(《废宅》)

零落敧斜此路中，盛时曾识太平风。晓迷天仗归春苑，暮送鸾旗指洛宫。一自烟尘生蓟北，更无消息幸关东。而今只有孤根在，鸟啄虫穿没乱蓬。(《题湖城县西道中槐树》)

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画晚晴新。云低远渡帆来重，潮落寒沙鸟下频。未必柳间无谢客，也应花里有秦人。严光万古清风在，不敢停桡更问津。(《富春》)

## (三) 艺术特征

吴融与韩偓俱长七律，精于用典，唯慷慨沉郁不及偓。而融古体歌行略胜偓。融论诗重美刺，崇李白、白居易。

夫诗之作者，善善则咏颂之，恶恶则风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韵虽甚切，犹土木偶不生于气血，何所尚哉。自风雅之道息，为五言七言诗者，皆率拘以句度属对焉。既有所拘，则演情叙事不尽矣。……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厥后白乐天为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吴融《禅月集序》)

吴融、韩偓同时，慨叹兵戈之间。诗律精切，皆善用事。(方回《瀛奎律髓》卷三二)



唐末七言，韩致尧为第一……次即吴子华，亦推为高唱。(《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融诗章节谐雅，犹有中唐之遗风。……在天祐诸诗人中，闲远不及司空图，沈挚不及罗隐，繁富不及皮日休，奇辟不及周朴，然其余作者，实罕与雁行……亦铁中铮铮者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 三 唐彦谦

## (一) 生平

彦谦，字茂业，咸通末应进士，才高负气，无所屈降，十余年不第。……中和中，王重荣镇河中，辟为从事。累奏至河中节度副使，历晋、绛二州刺史。彦谦博学多艺，文词壮丽，至于书画音乐博饮之技，无不出于辈流。

尤能七言诗。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累官至副使，闽、壁二郡刺史。卒于汉中。有诗数百篇，礼部侍郎薛廷珪为之序，号《鹿门先生集》，行于时。(《旧唐书·文苑传》下)

按：彦谦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中和元年（881）至光启三年（887）间任河中副使、晋、绛二州刺史。约卒于景福二年（893）左右。

### （二）诗歌内容

#### 1. 同情民生疾苦

落日下遥峰，荒村倦行履。停车息茅店，安寝正鼾睡。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吏。公文捧花押，鹰隼驾声势。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阿母出搪塞，老脚走颠踬。小心事延款，□余粮复匮。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醑。再饭不厌饱，一饮直呼醉。明朝怯见官，苦苦灯前跪。使我不成眠，为渠滴清泪。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空怀伊尹心，何补尧舜治。(《宿田家》)

春风吹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侵晨探采谁家女，手挽长条泪如雨。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采桑女》)

#### 2. 吊古伤今

百年只有百清明，狼狈今年又避兵。烟火谁开寒食禁，簪裾那复丽人行？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渺渺飞鸿天断处，古来还是阖闾城。(《毘陵道中》)



碧树凉生宿雨收，荷花荷叶满汀洲。登高有酒浑忘醉，慨古无言独倚楼。宫殿六朝遗古迹，衣冠千古漫荒丘。太平时节殊风景，山自青青水自流。(《金陵怀古》)

长安高阙此安刘，祔葬累累尽列侯。丰上旧居无故里，沛中原庙对荒丘。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千载腐儒骑瘦马，渭城斜月重回头。(《长陵》)

#### 3. 写景咏物

岐嶒高耸骨如山，远放春郊苜蓿间。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

（《咏马》二首之二）

醉卧凉阴沁骨清，石床冰簟梦难成。月明午夜生虚籁，误听风声是雨声。（《咏竹》）

细草铺茵绿满堤，燕飞晴日正迟迟。寻芳陌上花如锦，折得东风第一枝。（《无题十首》之一）

宿雨清秋霁景澄，广亭高树向晨兴。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孤棹夷犹期独往，曲阑愁绝每长凭。思乡怀古多伤别，况此哀吟意不胜。（《蒲津河亭》）

### （三）艺术特征

唐彦谦擅长七律，使事精巧，对偶工切，词彩绮丽，韵味隽永，一似温李，而繁缛深曲不及。

杨大年、刘子仪皆喜彦谦诗，以其用事精巧，对偶亲切。（《石林诗话》）

鹿门先生唐彦谦为诗，篆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盖其一体也，然警绝之句亦多有。（《唐诗纪事》卷五三）

唐彦谦诗律学温李。"下疾不成双点泪，断多难到九回肠"，何减春蚕，蜡烛情藻耶？又盆稻篇亦咏物之俊者。（《唐音癸签》卷八）

唐彦谦绝句，用事隐僻而讽谕悠远似李义山。如《奏捷西蜀题沱江驿》云："野客乘轺非所宜，况将儒服报戎机。锦江不识临邛满，幸免相如渴病归。"即李义山"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之意也。余如《登兴元城观烽火》云："汉川城上角三呼，护跸防边列万夫。褒姒冢前烽火起，不知泉下破颜无。"《邓艾庙》云："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此即唐人《题吴中范蠡庙》云："千年宗国无穷恨，只合江边祀子胥"之句也。《汉殿》云："鸟去云飞意不通，夜坛斜月转桐风。君王寂虑无消息，却就真人觅巨公。"首首有酝藉，堪吟咏，比之贯休、胡曾辈天壤矣。（《升庵诗话》卷八）



## 四　司　空　图

### （一）生平

司空图（837－908）字表圣，本临淮人（今江苏泗洪县）。……咸通十年（869）登进士第，主司王凝于进士中尤奇之。……洎廉问宣歙，辟为上客

(877)。召拜殿中侍御史（876），以赴阙迟留，责授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乾符六年（879），宰相卢携罢免，以宾客分司，图与之游……明年……携复知政事，召图为礼部员外郎……迁本司郎中（880）。其年冬，巢贼犯京师，天子出幸，图从之不及，乃退还河中……僖宗自蜀还，次凤翔，召图知制诰（885），寻正拜中书舍人。其年僖宗出幸宝鸡，复从之不及，退还河中……昭宗在华，征拜兵部侍郎（897），称足疾不任趋拜，致章谢之而已。……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自考槃高卧，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晚年为文，尤事放达……唐祚亡之明年，闻辉王遇弑于济明，不怿而疾，数日卒，时年七十二。(《旧唐书·文苑传》下)

### （二）诗歌内容

#### 1. 哀时伤事，愤世疾俗

时势板荡，国事不堪，司空图济世不能，畏时有祸，诗多无可奈何的哀伤怨愤。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河湟有感》)

日炙旱云裂，进为千道血。天地沸一镬，竟自烹妖孽。尧汤退灾数，灾数还中辍。何事奸与邪，古来难扑灭。(《华下》)

离乱身偶在，窜迹任浮沉。虎暴荒居迥，萤孤黑夜深。(《避乱》)

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势利长草草，何人访幽独。(《秋思》)



#### 2. 歌咏隐逸，寄情山水

司空图的隐逸山水诗中，闲适悠然之趣不掩其哀伤悲苦之情。所吟景物多衰残冷寂。

衰谢当何忏，惟应悔壮图。磬声花外远，人影塔前孤。(《偶书》五首之一)

宦游萧索为无能，移住中条最上层。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自此致身绳检外，肯教世路日兢兢。(《退栖》)

花缺伤难缀，莺喧奈细听。惜春春已晚，珍重草青青。（《退居漫题》七首之一）

### （三）艺术特点

司空图诗有幽致韵味，但他自视甚高，其实不符。

愚窃尝自负，既久而愈觉缺然。然得于早春，则有"草嫩侵沙长，冰轻著雨销"。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又"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得于山中，则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得于江南，则有"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得于塞上，则有"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得于丧乱，则有"骅骝思故第，鹦鹉失佳人"。又"鲸鲵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得于道宫，则有"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得于夏景，则有"地凉清鹤梦，林静肃僧仪"。得于佛寺，则有"松日明金象，苔龛响木鱼"。又"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得于郊园，则有"暖景鸡声美，微风蝶影繁"。又"远陂春早渗，犹有水禽飞"。得于乐府，则有"晚妆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于寂寥，则有"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得于惬适，则有"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虽庶几不滨于浅涸，亦未废作者之讥诃也。七言云："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又"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又"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又"殷勤元旦日，敧午又明年"，皆不拘于一概也。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与李生论诗书》）



吾适又自编一鸣集，且云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当吾言之无怍也。（《与王驾评诗书》）

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苏轼《书司空图诗》《东坡题跋》卷二）

司空表圣自评其集，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夸负不浅。……但篇法未甚谙，每每意不贯浃，如炉金欠火未融。（《唐音癸签》卷八）

司空表圣《诗品》首列"雄浑"一门，然其五言如……七言如……佳句累累，终无可当"雄浑"之目者。若其《漫题》、《偶题》、《杂题》诸小诗，亦多幽致。如"破巢看乳燕，留果待啼猿"，"鸟窥临槛镜，马过隔墙鞭"，晒

书因阅画，封药偶和丹"，"鸥和湖雁下，雪隔岭梅飘"，"溪涨渔家近，烟收鸟道高"，"陂痕侵牧马，云影带耕人"，"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颇令人应接不暇，要于"雄浑"两字，概乎未有闻也。……愚谓表圣善论诗，而自作不逮，亦犹是也。而自题其集云："撑霆裂月……"蹈恕己则昏之弊，不类善论诗者所云矣。（《养一斋诗话》卷五）

晚唐惟司空图善论诗……但其自为诗，亦未脱晚唐习气，而自誉云："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抑太过矣。……子瞻独称其诗文高雅，有盛唐遗风（按见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盖亦因人以重其诗耳。（《诗薮》）

### （四）诗论及诗评

司空图的诗论，水平及影响远过其诗。代表作有《诗品》、《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题柳柳州集后序》、《与极浦书》等。

#### 1. 概括诗歌的不同风格

司空图的《诗品》，在唐诗全面繁荣的基础上，发展了皎然《诗式·辨体》、皇甫湜《谕业》的作法，首次用诗歌语言形象地概括了诗歌的不同风格特征及其成因。他所概括的二十四品，大致可分为三类：自然美：冲淡、自然、疏野、高古、清奇、飘逸、旷达等；壮美：雄浑、劲健、豪放、悲慨等；华美：纤秾、绮丽等。



是书亦深解诗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曰纤秾，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炼，曰劲健，曰绮丽，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缜密，曰疏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实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诣，曰飘逸，曰旷达，曰流动，各以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

司空表圣云："味在酸咸之外"，盖概而论之，岂有无味之诗乎哉？观其所第二十四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赵执信《谈龙录》）

其教人为诗，门户甚宽，不拘一格。尝撰《二十四诗品》，分题系辞，字字创新，比物取象，目击道存。（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

#### 2. 品诗重味外味，论诗崇自然含蓄

司空图发展了钟嵘"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皎然的"但

见性情，不睹文字”、“文外之旨”诸说，品诗以得味外味、韵外致为得筌。论诗则综合释道两家的审美观，崇尚自然冲淡、含蓄神似。推许陶潜、王维、韦应物、柳宗元，而对元白贬抑过甚。其说对严羽的妙悟说、王士禛的神韵说影响极深。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蘋。薄言情语，悠悠天钧。(《诗品·自然》)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诗品·含蓄》)

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渊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与李生论诗书》)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谈诗书》)

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



唐末司空图……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表圣论诗，味在酸咸之外，因举右丞、苏州以示准的。此是诗家高格，不善学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韦柳四家诗格相近，其诗皆从苦吟而得。人但见其澄淡精致，而不知其几经淘洗而后得澄淡，几经镕炼而后得精致。……若从澄淡精致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调、袭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谓优孟衣冠也。……自表圣首揭味外之旨，逮宋沧浪严氏，专主其说，衍为诗话，传教后进。(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

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酸咸之外”……于二家之言，别有心会。

(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序》)

### 3. 发展和完善意境说

司空图大大发展了皎然、刘禹锡等人开始涉及的诗歌意境说，论述了形似与神似、物象与意象、表象与真象的关系问题。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诗品·缜密》)
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与王驾评诗书》)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诗品·雄浑》)
离形得似，庶几斯人。(《诗品·形容》)
司空《诗品》，意主摹神取象，其取象明显者，俯拾即是也。乃或“妙机其微”“如不可执”，亦或“御风蓬莱”“握手已违”。苟非“绝伫灵素”，亦安能“神出古异”“妙契同尘”哉。(孙联奎《诗品臆说自序》)

### 4. 强调创作的厚积薄发，重视审美的静心观照

司空图所论虽反映封建士大夫的情趣，但也深谙艺术创作真谛。

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诗品·纤秾》)
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诗品·雄健》)
真与不夺，强得易贫。(《诗品·自然》)
浅深聚散，万取一收。(《诗品·含蓄》)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诗品·冲淡》)
虚伫神素，脱然畦封。(《诗品·高古》)
惟性所宅，真取弗羁。(《诗品·疏野》)





# 第十二章

# 唐代诗僧及敦煌文学

## 第一节　唐代的诗僧

僧侣作诗，魏晋有之，而僧以诗名，则盛于唐，《全唐诗》列名者多达百十余人。这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也是唐代佛教风行所致。一批富家子弟和失意士子，以不同的原因和目的遁入空门，与骚人墨客酬唱吟和，博取诗名，而受官府藩镇的礼遇。



唐僧多从士大夫之有名者，讨诗文以自华。（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三九）

自齐梁以来，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遒、惠休、宝月之俦，驰骤文苑，沈淫藻思，奇章伟什，绮错星陈，不为寡矣。厥后丧乱，兵革相寻，缁素亦已狼藉，罕有复入其流者。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风再作。率皆崇衷象教，驻念津梁……宠光优渥，无逾此时。故有颠顿文场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拨矰缴，杳然高迈，云集萧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灵台澄皎，无事相干。三余有简牍之期，六时分吟咏之隙，青峰瞰门，绿水周舍，长廊步屧，幽径寻真，景变序迁，荡入冥思。凡此数者，皆达人雅士，夙所钦怀……宜其日锻月炼，志弥厉而道弥精，佳句纵横，不废禅定，岩穴相迩，更唱迭酬，苦于三峡猿，清同九皋鹤，不其伟欤！与夫迷津畏途、埋玉世虑，蓄愤于心，发在篇咏者，未可同年而论矣。（《唐才子传》卷三）

僧诗的内容，固然不免佛教因果轮回、生死无常、四大皆空等说教，但一些出身下层，饱经忧患的诗僧，如王梵志、寒山、贯休等，也不乏揭露社会黑暗，哀恤民生疮痍，讽刺世道不公的诗作。另一方面，僧诗不忘世情，描写向往功名、宴乐饮酒狎妓，反映唐代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世俗化倾向。

就艺术而言，僧诗重静心观照，体悟山水之美，具意境，饶禅趣，蕴哲理、藏机锋，为丰富和提高诗的表现艺术作出一定贡献。就风格而分，一类俚直明快，大量运用口语俗谚，幽默讽刺等手法，有通俗白话的倾向；另一类着力于幽远闲淡意境的刻划，表现悠然出世的情趣，风格清丽。

自古而降，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辞，故粹然以丽。（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院便送归江陵》序）

## 一 王 梵 志

### （一）生平

王梵志，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曰："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冯翊《桂苑丛谈》）



维大唐开元二七年，岁在癸丑二月。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谨清酌白醪之奠，敬祭没逗留风狂子、朱沙染痴儿、弘农杨筠之灵。……（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伯四九七八）

奉使亲监铸，改故造新光。开通万里达，元宝出青黄。（《王梵志诗校辑》卷二）

我家在河侧，结队守先阿。……闻莺便下种，听雁即收禾。闷遣奴吹笛，闲令婢唱歌。（同上卷三）

吾家昔富有，你身穷欲死。……吾今乍无物，还同昔日你。（同上卷五）

按：王梵志的诗作，久湮没，仅片断散见于唐宋笔记诗话，敦煌藏经洞发现其诗手抄写本，才又引起国内外学界重视。今人辑录的《王梵志诗校辑》，计六卷近三百五十首诗。其生平不详，仅能从存诗及笔记谈丛中大致勾勒出其生于隋王德祖家，卫州黎阳人，得通玄学士衔，任过监铸官，后家道衰落，穷愁潦倒，约五十岁以后，遁入空门，浪迹漂泊。

### （二）诗歌思想内容

王梵志由富而贫，以至持钵行乞，其诗又非一时所作，故思想驳杂矛盾。

#### 1. 揭露贫富对立、赋役沉重，宣扬因果轮回，以德报怨

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凄。两穷前生种，今世作夫妻。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王梵志诗校辑》卷五）

富饶田舍儿，论情实好事。广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槽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牛羊共成群，满圈豢肥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里正追役来，坐著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且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使。……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同上）



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碛里向西走，衣甲困须擎。……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遣儿我受苦，慈母不须生。（同上）

天子与你官，俸禄由他授。饮食不知足，贪钱得动手。每怀劫贼心，恒张饿狼口。（同上卷三）

世间日月明，皎皎照众生。贵者乘车马，贱者膊担行。富者前身种，贫者悭贪生。贫富有殊别，业报自相迎。（同上卷二）

#### 2. 揭露世态俗相，劝善戒恶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同上卷一）

你孝我亦孝，不绝孝门户。只见母怜儿，不见儿怜母。长大取得妻，却

嫌父母丑。耶娘不睬聒，专心听妇语。生时不供养，死后祭泥土。(《王梵志诗校辑》卷二)

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同上卷六)

负恩必须酬，施恩慎勿色。索他一石面，还他十斗麦。得他半匹练，还他二丈帛。瓠芦作打车，棒果作山客。(同上卷三)

#### 3. 鼓吹佛经禅理，讽刺僧侣欺世，道徒虚妄

寺内数个尼，各各事威仪。……莫看他破戒，身自牢住持。佛殿元不识，损坏法与衣。……只求多财富，余事且随宜。富者相过重，贫者往还稀。但知一日乐，忘却万年饥。(同上卷二)

古来服丹石，相次入黄泉。万宝不赎命，千金不买年。有生即有死，何后复何先。人人总巴活，注著上头天。(同上卷三)

### (三) 艺术特点及影响

#### 1. 文白掺杂，口语俚词，不避粗俗

但以佛教道法，无我苦空，知先薄之福缘，悉后微之因果。撰修劝善，诫罪非违。目录虽则数条，制诗三百余首。直言时事，不浪虚谈。王梵志之贵文，习丁、郭之要义。不守经典，皆陈俗语。(《敦煌写本王梵志诗集原序》)

梵志者，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其言虽鄙，其理归真。(范摅《云溪友议·蜀僧喻下》)



#### 2. 善诙谐嘲讽，寓讽谕戒鉴

非但智士回意，实易愚夫改容。远近传闻，劝惩令善。贪婪之吏，稍息侵渔；尸禄之官，自当廉谨。(《敦煌写本王梵志诗集原序》)

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王梵志诗校辑》卷六)

山谷云："王梵志诗：'梵志翻著袜……隐我脚。'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伟，田家子尔，杀鸡饭其母，而以草具饭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劝使就学，遂为四海名士。此翻着袜法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六)

文章虽工，而观人文章，亦自难识。知梵志翻著袜法，则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马法，则可以观人文章。（陈善《扪虱新话》卷五）

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堕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毘一箇僧。"梵志诗曰："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鲁直曰："既是馅草，何缘更知滋味?"易之曰："预先以酒浇，且图有滋味。"（惠洪《冷斋夜话》卷十）

在王梵志的诗里，有浓厚的诙谐性气氛，他为了表现佯狂和讽世的情调，爱使用接近口语的平易语句。（小沼胜已编纂《东洋文化史大系》第3卷《隋唐盛世·初唐诗人》，引自《王梵志诗校辑·附编》）

### 3. 擅长白描漫画，勾画各色人物世相

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心里为欺谩，口中佯念佛。（《王梵志诗校辑》卷六）

生时不共作荣华，死后随车强叫唤。齐头送到墓门回，分你钱财各头散。（同上）

王梵志部分诗缺乏形象和意境，流于平庸说教，艺术感染力差。

### 4. 影响



骇俗：……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王梵志《道情诗》："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皎然《诗式》）

梵志诗在唐，不仅民间盛传之，即大诗人们也受其影响。王维诗《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注云梵志体。宋诗人黄庭坚也盛称他的《翻著袜》一诗。诗僧们象寒山、拾得，似尤受其影响。唐末诗人杜荀鹤、罗隐们也未尝不是他的同流。他是以口语似的诗体，格言式的韵文，博得民间的"众口相传"的。（郑振铎《跋王梵志诗》引自《王梵志诗校辑》附编）

这种诗风（按："指自由地运用讽刺诙谐的手法，不务艰涩用典，力求平易"的诗风）由初唐王梵志、中唐顾况的提倡，并在元、白的"元和体"中得到发展。（内田泉之助《唐诗的解说与鉴赏》转引自同上书）

## 二 寒 山

### （一）生平

详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许人也，自古老见之，皆谓贫人风狂之士。隐居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号为寒岩。每于兹地，时还国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寻常收贮余残菜滓于竹筒内，寒山若来，即负而去。或长廊徐行，叫唤快活，独言独笑。…且状如贫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气，理合其意，沈而思之，隐况道情，凡所启言，洞该玄默。乃以桦皮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遁迹，同类化物，或长廊唱咏，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轮回，或于村墅与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顺，自乐其性。非哲者安可识之矣。……唯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及拾得于土地堂壁上书言偈，并纂集成卷。（闾邱允《寒山子诗集序》）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或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太平广记》卷五五）

按前说疑后人托名，后说出于《仙传拾遗》，近是。寒山早年受儒家熏染，中慕仙炼丹，终皈佛教。其人未必是僧，其诗则入僧流。



### （二）诗歌内容

#### 1. 讥讽时弊，警励流俗

我见百十狗，个个毛鬡鬡。卧者渠自卧，行者渠自行。投之一块骨，相与啀喍争。良由为骨少，狗多分不平。（《全唐诗》卷八〇六）

富贵疏亲聚，只为多钱米。贫贱骨肉离，非关少兄弟。（《全唐诗》卷八〇六）

推寻世间事，子细总皆知。凡事莫容易，尽爱讨便宜。护即弊成好，毁即是成非。故知杂滥口，背而总由伊。冷暖我自量，不信奴胥皮。（同上）

#### 2. 同情贫苦大众，讽刺贪婪富翁

富儿多鞅掌，触事难祇承。仓米已赫赤，不贷人斗升。转怀钩距意，买绢先拣绫。若至临终日，吊客有苍蝇。(《全唐诗》卷八〇六)

大有饥寒客，生将兽鱼殊。长存磨石下，时哭路边隅。累日空思饭，经冬不识襦。唯赍一束草，并带五升麸。(同上)

#### 3. 揭露举业弊病，官场混溷，假隐士虚伪，读书人无能

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必也关天命，今冬更试看。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同上)

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仕魯蒙幘帛，且爱裹疏巾。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同上)

雍容美少年，博览诸经史。尽号曰先生，皆称为学士。未能得官职，不解秉耒耜。冬披破布衫，盖是书误己。(同上)

#### 4. 吟咏山林幽隐

寒山诗以幽隐之兴，表现其抖落尘缘的精神追求；以山林之景，表现其得道悟禅的意境。

可重是寒山，白云常自闲。猿啼畅道内，虎啸出人间。独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松风清飒飒，鸟语声喧喧。(同上)



自见天台顶，孤高出众群。风摇松竹韵，月现海潮频。下望青山际，谈玄有白云。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伦。(同上)

### (三) 艺术特点及影响

#### 1. 通俗质朴，形象生动

寒山诗的这一特点与其善用口语俗谚寓言比兴有关。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个恶。打伊又不得，骂伊又不著。处处无奈何，耽财好淫杀。见好埋头爱，贪心过罗刹。阿爷恶见伊，阿娘嫌不悦。昨被我捉得，恶骂恣情掣。趁向无人处，一一向伊说。(《全唐诗》卷八〇六)

蚊子叮铁牛，无渠下嘴处。
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骅骝将捕鼠，不及跛猫儿。（《全唐诗》卷八〇六）

**2．变雅成俗、寓庄于谐、化深为浅**

寒山诗出入经史、驱遣佛老，机趣哲理，深中肯綮。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全唐诗》卷八〇六）

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悭贪继日廉，谄曲登时正。驱遣除恶业，归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同上）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同上》）

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至云“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语。大抵佛语菩萨语也。今观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禅门偈语，不可复以诗格绳之，而机趣横溢，多足以资劝戒。（《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3．风格形式多样**

寒山诗有学陶潜体、有仿骚体。五言为主，三言、七言、杂言错落。不拘声律对偶，长短自由，意到笔随，非近非古。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全唐诗》卷八〇六）

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踪。联溪难记曲，叠峰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此时迷径处，形问影何从。（《同上》）

有人兮山楹，云卷分霞缨。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难征。心惆怅兮狐疑，年老已无成。众喔咿斯，蹇独立兮忠贞。（《全唐诗》卷八〇六）

**4．影响**

寒山影响后世甚深，王安石、陈献章皆有拟作，为邵雍击壤集派的滥觞。近代日本西方，更有寒山热，模仿其人，译介其诗，以

发泄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

寒山子……其诗多类偈颂，而有名理。邵子《击壤集》一派，此其滥觞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一五)

## 三　皎　　然

### (一) 生平

皎然，字清昼，吴兴（今属浙江）人。俗姓谢，宋灵运之十世孙也。初入道，肄业杼山，与灵彻、陆羽同居妙喜寺。羽于寺傍创亭，以癸丑岁癸卯朔癸亥日落成，湖州刺史颜真卿名以“三癸”，皎然赋诗，时称“三绝”。真卿尝于郡斋集文士撰《韵海镜源》，预其论著，至是声价藉甚。贞元中，集贤御书院取高僧集上人文十卷藏之，刺史于頔为之序。李端在匡岳，依止称门生。一时名公，俱相友善，题云“昼上人”是也。……往时住西林寺，定余多暇，因撰序作诗体式，兼评古今人诗，为《昼公诗式》五卷，及撰《诗评》三卷，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诗卷十卷。(《唐才子传》卷四)

按：皎然（720？—　）早年出入儒墨，干谒侯门，慕仙学道。大历二年至三年（767—768）受戒。



### (二) 诗论

#### 1. 意境说

皎然在盛唐诗人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受佛教心境、悟境的启发，说明诗情与诗境的关系，提出了意境说。

诗情缘境发。(《秋日遥和卢使君》)

缘境不尽曰情。(《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

假象见意。(《诗式》卷一团扇二篇)

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

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

**2. 灵感说**

皎然受禅宗入静体性，了然顿悟的启发，强调要先积精思，苦思出奇，艰难得险，然后才有灵感的突发。

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局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诗式·总序》）

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评论》）

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玄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诗式·总序》）

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此为诗中之仙，拘忌之徒，非所企及矣。（《诗式·明作用》）

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诗式·诗有四深》）

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诗式·取境》）

**3. 贵含蓄，尚自然**

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诗式·重意诗例》）

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诗式·对句不对句》）

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诗议》空海《文镜秘府论》南卷引）

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诗式·总序》）

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诗式·文章宗旨》）

**4. 贵独创，鄙模拟**

皎然反对因袭模仿，有三偷之说；贵独创，有复变之论。但其





论诗偏重艺术形式，忽视社会内容。

三同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偷狐白裘于阃域之手。吾亦赏俊，从其漏网。（《诗式·三不同语意势》）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返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诗式·复古通变体》）

前无古人，独生我思，驱江鲍何柳为后辈，于其间或偶然中者，岂非神会而得也。（《诗式·立意总评》）

### （三）诗歌内容

#### 1. 酬赠吟景

皎然多与官宦名士僧侣酬唱。他在《诗式·齐梁诗》中病大历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而其诗亦有此病。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寻陆鸿渐不遇》）

万里巴江外，三声月峡深。何年有此路，几客共沾襟。断壁分垂影，流泉入苦吟。凄凉离别后，闻此更伤心。（《赋得啼猿送客》）



双峰百战后，真界满尘埃。蔓草缘空壁，悲风起故台。野花寒更发，山月暝还来。何事池中水，东流独不回。（《宿吴匡山破寺》）

春生若邪水，雨后漫流通。芳草行无尽，清源去不穷。野烟迷极浦，斜日起微风。数处乘流望，依稀似剡中。（《若邪春兴》）

#### 2. 论书品画

皎然艺术素养和鉴赏力高，其论书品画，多用七言歌行，摹写传神，评品在行。

谁工此松唯拂墨，巧思丹青营不得。初写松梢风正生，此中势与真松争。高柯细叶动飒飒，乍听幽飕如有声。左右双松更奇绝，龙鳞麈尾仍半折。经

春寒色聚不散，逼座阴阴将下雪。荆门石状凌璵璠，蹙成数片倚松根，何年茜茜苔黏迹，几夜潺潺水击痕。(《观裴秀才松石障歌》)

伯英死后生伯高，朝看手把山中毫。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更睹邓林花落朝，狂风乱搅何飘飘。有时凝然笔空握，情在寥天独飞鹤。有时取势气更高，忆得春江千里涛。(《张伯英草书歌》)

### (四) 艺术特征

皎然论诗重意境，故诗中山水，清淡幽静，契了悟之机，多隐逸之趣。沧浪论诗重禅悟，故推为上乘，但成就远不如其诗论，未能与名家并驱。

有唐吴兴开士释皎然，字清昼，即康乐之十世孙。得诗人之奥旨，传乃祖之菁华，江南词人，莫不楷范。极于缘情绮靡，故辞多芳泽；师古兴制，故律尚清壮。其或发明玄理，则深契真如，又不可得而思议也。(于頔《释皎然杼山集序》)

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右，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刘禹锡《澈上人文集序》)

释皎然之诗，在唐诗僧之上。(《沧浪诗话诗评》)

皎然《杼山集》，清机逸响，闲淡自如，读之觉别有异味在咀嚼之表。(《唐音癸签》卷八)

皎然精于诗法，而己作不能称。(《诗辩坻》卷二)



## 四　贯　休

### (一) 生平

僧贯休(832—912)，字德隐，俗姓姜氏，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县)人也。七岁……出家为童侍……与僧处默隔篱论诗，时人多为惊异。受具之后，诗名大振。……乾宁中(894)，谒吴越武肃王，献诗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武肃王命改为四十州，乃可相见，贯休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不可飞"……(895)遂担簦游荆南，与吴融相遇，往复酬答，心相得也。会节度使成讷以诞生日，得歌诗百余章，而贯休诗与

焉。讷令幕僚郑准评高下，准害其能，置贯休诗第三，贯休怒曰："藻鉴如此，其可久乎?"……久之再至荆南，高季昌馆之龙兴寺，感时政，作酷吏辞，复被疏远。……（903）遂至成都。……高祖（王建）大悦，呼为得得和尚，留住东禅院，赐赉优渥，署号禅月大师。已而建龙华道场，令居之。高祖常命诵近所撰诗，时贵咸满坐，贯休欲讽之，乃举《公子行》云："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为何物?"高祖称善，贵倖多有怨者。……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明年为浮图于成都北门外葬焉。……与僧齐己并名。有《宝月集》一卷，《西岳集》四十卷，吴融为之序。(《十国春秋·贯休传》)

按：贯休弟子昙域有《禅月集序》《后序》(《全唐文》卷九二二）可参。

（二）诗歌内容

贯休诗今存七百十余首。与一般诗僧放情山水、超然物外不同，贯休性耿介，关心世事，同情民生疾苦，敢揭时弊，逆权贵。这也与他崇尚杜甫"造化拾无遗，唯应杜甫诗"(《读杜工部集》二首之一）有关。

**1. 揭露贵族奢华迷信**

谁家少年，马蹄蹋蹋。斗鸡走狗夜不归，一掷赌却如花妾。(《轻薄篇》二首之一)



乐戒于极，胡不知辍，只欲更缀上落花，恨不能把住明月。太山肉尽，东海酒竭。佳人醉唱，敲玉钗折。宁知耘田车水翁，日日日炙背欲裂。(《富贵曲》二首之二)

义不义兮仁不仁，拟学长生更容易。负心为炉复为火，缘木求鱼应且止。君不见烧金炼石古帝王，鬼火荧荧白杨里。(《行路难》其二)

海中紫雾蓬莱岛，安期子乔去何早。……亦留仙诀在人间，啮镞终言药非道。始皇不得此深旨，远遣徐福生忧恼。紫术黄精心上苗，大还小还行中宝。若师方术弃心师，浪似雪山何处讨。(《了仙谣》)

**2. 鞭笞酷吏，同情百姓**



无人与奏吾皇去，致乱唯因酷吏来。刳剥生灵为事业，巧通豪猾作梯媒。

（《东阳罹乱后怀王慥使君》五首之五）

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叹自语，云太守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吴姬唱一曲，等闲破红束。韩娥唱一曲，锦段鲜照屋。宁如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不唯哭，亦白其头，饥其族。（《酷吏词》）

尝闻养蚕妇，未晓上桑树。下树畏蚕饥，儿啼亦不顾。一春膏血尽，岂止应王赋。如何酷吏酷，尽为搜将去。蚕蛾为蝶飞，伪叶空满枝。冤梭与恨机，一见一沾衣。（《偶作》五首之一）

### 3. 边塞生活

贯休到过蓟北、西北，其边塞诗在晚唐最多，谴责穷兵黩武，滥杀无辜有相当深度。

霍嫖姚，赵充国，天子将之平朔漠。……边风萧萧，榆叶初落，杀气昼赤，枯骨夜哭，将军既立殊勋，遂有胡无人曲。我闻之，天子富有四海，德被无垠，但令一物得所。八表来宾，亦何必令彼胡无人。（《胡无人》）

战骨践成尘，飞入征人目。黄云忽变黑，战鬼作阵哭。阴风吼大漠，火号出不得。谁为天子前，唱此边城曲。（《古塞下曲》四首之二）

幽并儿百万，百战未曾输。蕃界已深入，将军仍远图。月明风拔帐，碛暗鬼骑狐。但有东归日，甘从筋力枯。（《古塞上曲》七首之一）

## （三）艺术特征



贯休的古乐府内容多涉及社会民生，针贬时弊。风格“气幽骨劲”，奇峭似李贺，俚直受王梵志、寒山的影响。句式错综，长短不一，常用二三二、三二二调式，散文化过甚，招致粗俗之讥。律诗词清思苦，有郊岛余风。

上人之作，多以理胜，复能创新意，其语往往得景物于混茫自然之际，然其旨归，必合于道，太白、乐天既殁，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谁。（吴融《禅月集序》）

议者以唐末诗僧，惟贯休禅师骨气混成，境意卓异，殆难俦敌。（孙光宪《白莲集序》）

休一条直气，海内无双。意度高疏，学问丛脞，天赋敏速之才。笔吐猛锐之气，乐府古律，当时所宗。虽尚崛奇，每得神助，余人走下风者多矣。

(《唐才子传》卷十)

贯休诗是三唐好手，不仅冠于诗僧也。《临高台》云："凉风吹远念，使我升高台。宁知数片云，不是旧山来?"《古离别》云："离恨如旨酒，古今饮皆醉。只恐长江水，尽是儿女泪。"此种妙思，非太白不能。《战城南》云："万里桑乾旁，茫茫古蕃壤。将军貌憔悴，抚剑悲年长。胡马尚陵逼，久住亦非强。邯郸年少辈，个个有伎俩。拖枪半夜去，雪片大如掌。"诗有奇气，绝不同于貌肖古人。《古意》云："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尤是慧根人语。《江边祠》云："松森森，江浑浑，江边古祠空闭门。精灵应醉社日酒，白龟啖断菖蒲根。花残冷红宿雨滴，土龙甲湿鬼眼赤。天符早晚下空碧，昨夜前村行霹雳。"《匡山老僧庵》云："篔筜红实好鸟语，银髯瘦僧貌如祖。香烟濛濛衣上聚，冥心缥缈入铁围。白麈作梦枕藤屦，东峰山媪贡瓜乳。"此种诗上追长吉，下启皋羽、铁崖，诗教广大，正不可删去此等。缘能抱奇气行于文字之间，不同行尸走肉，所以不可弃掷。(延君寿《老生常谈》)

贯休诗气幽骨劲。(《诗筏》)

贯休诗奇思奇句，一似从天坠得。(《唐音癸签》卷八)

贯休村野处殊不可耐。如《怀素草书歌》中云"忽如鄂公喝住单雄信，秦王肩上搭着枣木槊"，此何异伧父所唱鼓儿词。又如《山居》第八篇末句云"从他人说从他笑，地覆天翻也只宁"，岂不可丑。(《载酒园诗话·又编》)

贯休诗的风格，与其苦吟和审美取向有关。

经天纬地物，动必计仙才。几处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吟向霜蟾下，终须神鬼哀。(《诗》)



河薄星疏雪月孤，松枝清气入肌肤。因知好句胜金玉，心极神劳特地无。(《苦吟》)

学为毛氏诗，亦多直致言。(《古意》九首之二)

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同上之八)

东野子何之，诗人始见诗。清刳霜雪髓，吟动鬼神司。举世言多媚，无人师此师。因知吾道后，冷淡亦如斯。(《读孟郊集》)

## 五　齐　己

### (一) 生平

僧齐己(864—943)，益阳(应为长沙)人，本佃户胡氏子也。……常以

竹枝画牛背为诗，诗句多出人意表，众僧奇之，劝令落发为浮图。时都官郑谷在袁州，以诗名，齐己携所诗往谒，有云："自封修药院，别下著僧床"。谷览之曰："将改一字，方可相见。"经数日，再过，称已改得，云"别扫著僧床"，谷嘉赏焉，结为诗友。……齐己既托迹江陵（921），惟事笔墨自娱，乃作渚宫莫问篇十五章以述怀。顷之，唐秦王从荣召入侍，中秋大宴，齐己窥从荣藏异志，有"东林莫碍渐高势，四海正看当路时"之句，几以讽刺得罪。……齐己竟终于江陵，自号衡岳沙门，有诗八百首，孙光宪序之，命曰《白莲集》。（《十国春秋·齐己传》）

## （二）诗歌内容

### 1. 讽刺骄奢，慨叹时乱

齐己生活于唐末五代动乱时期，诗多讽刺统治者骄奢淫逸以致身亡国灭，感慨时乱世衰。

国由（一作犹）多聚盗，天似不容贤。兵火焚诗草，江流涨墓田。长安已涂炭，追想更凄然。（《乱中闻郑谷吴延保下世》）

九土尽荒墟，干戈杀害余。更须忧去国，未可守贫居。（《丙寅岁寄潘归仁》）

兵火烧文缺，江云触藓滋。那堪望黎庶，匝地是疮痍。（《读岘山碑》）

造化安能保，山川凿欲翻。精华销地底，珠玉聚侯门。始作骄奢本，终为祸乱根。亡家与亡国，云此更何言。（《寓言》）

玉鞭金镫骅骝蹄，横眉吐气如虹霓。五陵春暖芳草齐，笙歌到处花成泥。日沉月上且斗鸡，醉来莫问天高低。伯阳道德何唾咦，仲尼礼乐徒卑栖。（《轻薄行》）



### 2. 哀悯民瘼

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笠。夫妇耕共劳，儿孙饥对泣。田园高且瘦，赋税重复急。官仓鼠雀群，共待新租入。（《耕叟》）

离宫划开赤帝怒，喝出六龙奔日驭。下土熬熬若煎煮，苍生惶惶无处处。火云峥嵘焚泬寥，东皋老农肠欲焦。何当一雨苏我苗，为君击壤歌帝尧。（《苦热行》）

西山中，多狼虎，去岁伤儿复伤妇。官家不问孤老身，还在前山山下住。

（《西山叟》）

### 3. 赠酬状景，咏物言志

这类诗在齐己《白莲集》中占大多数，借以寄寓作者的情志。

华亭来复去芝田，丹顶霜毛性可怜。纵与乘轩终误主，不如还放去辽天。（《辞主人绝句四首·放鹤》）

拔剑绕残樽，歌终便出门。西风满天雪，何处报人恩。勇死寻常事，轻仇不足论。翻嫌易水上，细碎动离魂。（《剑客》）

猿鸟共不到，我来身欲浮。四边空碧落，绝顶正清秋。宇宙知何极，华夷见细流。坛西独立久，白日转神州。（《登祝融峰》）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风递幽香去，禽窥素艳来。明年如应律，先发映春台。（《早梅》）

## （三）艺术特征

齐己五律居多，嗣响姚贾；七古属卢仝、马异一派。

师趣尚孤洁，词韵清润，平淡而意远，冷峭而□□……格清无俗字，思苦有苍髭。讽味都忘倦，抛琴复舍棋。其为诗家者流之称许也如此。……议者以唐末诗僧，唯贯休禅师骨气浑成，境意卓异，殆难俦敌。至于皎然、灵一，将与禅者并驱于风骚之途，不近不远也。江之南，汉之北，缁侣业缘情者，靡不希其声彩，自非雅道昭著，安能享兹大名。（孙光宪《白莲集序》）



齐己诗清润平淡，亦复高远冷峭。（《唐音癸签》卷八）

齐己七言律诗，不出当时之习，其七言古诗以卢仝、马异之体，缩为短章，诘屈聱牙，尤不足取。惟五言律诗，居全集十分之六，虽颇沿武功一派，而格风遒劲，如《剑客》、《听琴》、《祝融峰》诸篇，犹有大历以还遗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

# 第二节　敦煌通俗文学



1899年，在封闭近千年的敦煌千佛洞中发现了两万余卷写本，

先后被帝国主义者斯坦因掠至伦敦者六千卷，今藏大英博物院；为伯希和掠至巴黎，藏法国国民图书馆者一千五百卷。藏北京者有八千六百卷，其它散佚者尚不少。这批历史文化典籍为研究我国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堪称稀世珍宝。于是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敦煌学”。敦煌通俗文学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曲子词外，大致可分为讲唱经文、变文、俗赋、词文、话本等几类。而为说唱文学的底本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今有向达、王重民、启功等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等。



## 一 变 文

### （一）俗讲

佛教东渐，僧徒为弘扬教义，讲经化俗，在佛寺进行“俗讲”。由都讲唱经，法师讲经，两人互相配合进行。“俗讲”之名最早见于中唐，实由六朝唱导、转读等发展而来。

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因话录》卷四)

开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时拜南郡了，早朝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及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从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上（指懿宗）敬天竺教。(咸通）十二年冬，制二高座赐新安国寺，一曰讲座，一曰唱经座。各高二丈，斫沉檀为骨，以漆涂之，金银为龙凤花木之形，编覆其上。(苏鹗《杜阳杂编》卷下)

俗讲虽至北宋真宗时明令禁止而渐寝，其影响则及于民间说唱文学如宝卷、弹词、鼓子词等。

### （二）俗讲的底本

僧徒俗讲时演唱佛经故事之底本，可分为三类：押座文（缘

起)、讲经文、变文，而以敷陈经文的讲经文为正宗，押座文（缘起）不过是引子，变文则为吸引听众听讲经文而说唱的民间故事。

唐代俗讲话本，似以讲经文为正宗，而变文之属，则其支裔。换言之，俗讲始兴，只有讲经文一类之话本，浸假而采取民间流行之说唱体如变文之类，以增强其化俗之作用。故变文一类作品，盖自有其渊源，与讲经文不同。(向达《唐代俗讲考》)

### （三）变文

#### 1. 变文的起源和种类

变文，省称“变”，始见于中唐，今存敦煌卷中题为“变”或变文者，一类与佛经故事有关，如《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一类演唱历史故事，如《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等；另一些吟唱时事，又具变文特点的，则由《敦煌变文集》编者拟称变文，如《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变文的“变”，是“变化”、“改变”的意思，其得名可能与佛教的“变现”(即显现某种幻境)、“变相”(变佛经为图像）有关，但变文这种韵散说唱相兼的形式，可追溯到荀卿《成相》、《赋》篇及后来的杂赋等，以印度佛经为其源不确，变文并不专演佛经故事，转变者也并非都是和尚。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耶?”遂与欢宴竟日。(孟棨《本事诗·嘲戏》)

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后来“变文”成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或简称“变”)。(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190页)

我认为“变文”是当时民间采取俗讲的方法来说历史传说和故事的一种话本；而俗讲也可能采用当时民间形式的歌曲和说话方式，以求引人入胜的。

（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敦煌变文论文集》）



### 2．变文的体制特点

变文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韵散相间、诗文结合，逐段铺叙，有说有唱。散文用骈文、浅近文言或夹杂口语的白话；韵文以七言为主，间有三四五六言的。散文与韵文的关系，有的以散文串起情节，用韵文抒情铺叙，两者互相配合补充；有的是以散文讲述故事，韵文重复歌咏散文叙述的内容，达到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说白与吟唱转换之际，有的用“若为陈说”、“当尔之时，道何言语”、“……处”、“看……处”等提示听众。当然也有有白无唱，或有唱无白的变文，大约是抄录者各取所需或后世散佚所致。

目连虽割亲爱，舍俗出家，偏向二亲，甚能孝道，寻思往乳哺，未有报答劬劳。先知父在天宫，未审母生何界。遂即腾身天上，到于父前，借问孃孃，趣向甚处？

是时目连运神通　须臾郑腾到天宫
足下外栏琉璃地　金锡今敲门首钟
父闻从内走出户　下基只接礼虔恭
台头合掌问和尚　本从何来到此中

目连道：“贫道生自下界，长自阎浮。母是青提夫人，父名栒离长者。贫道少生，名字号曰罗卜。父母并遭衰丧，我自投佛出家。果证罗汉，功就神通，道眼他心，随无障碍。见父生于天上，封受自然，未知母在何方，受诸快乐。故来腾身到此，而问因由。愿父莫惜情怀，说母所生之所。”



长者闻言心怆悲　始知和尚是亲儿
互诉寒温相借问　不觉号眺泪双垂
报言我子能出俗　斯知心愿不思议
为僧能消万劫苦　在俗恶业堕阿鼻
汝母生前多悭吝　受之业报亦如斯
常在冥间受苦痛　大难得逢出离期

（《目连变文》北图藏成字96号）

### 3．演出特点

变文的演出特点是变文与变相相辅而行。演唱变文称为“转

变"，同时配合展示卷收画卷（变相），犹如近代说唱曲艺中的"拉洋片"。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

明马欢《瀛涯胜览·瓜哇国》条有云："有一等人以纸画人物、鸟兽、鹰虫之类，如手卷样，以三尺高二木为画干，止齐一头。其人蟠膝坐于地，以图画立地。每展出一段，朝前番语高声解说此段来历。众人环坐而听之，或笑或哭，便如说平话一般。"……与唐代转《昭君变》之情形亦甚相仿佛。（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17页）

《王陵变》讲到王陵、灌婴奏明了汉王要到楚家去斫营时说："二将便辞王往斫营处，从此一铺，便是变初。"这表明这篇变文和另外的变图是一致的；变图的第一铺是辞王斫营，变文的起初也是辞王斫营。变文的后题"《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应该是变图的后题。《王昭君变文》也是带变图的，所以有"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的话。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正说明蜀女一面说唱，一面请听众观看变图。……另有一卷《降魔变图》，则大致完备。……这一卷变图的正面是故事图，在背面相对的地方抄写每一个故事的唱词。这更显示出变图是和说白互相为用（图可代白），指示着变图讲说白，使听众更容易领会。然后唱唱词，使听众在乐歌的美感中，更愉快地抓住故事的主要意义。（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



### 4. 变文的思想意义

变文中除大量佛教故事，张扬佛教教义，宣传因果轮回等之外；也有反映爱国思想的如《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歌颂舍生取义的道德行为的如《王陵变文》；讴歌经磨历劫、万死不悔精神的如《目连变文》，都具有一定意义。

尚书（指张淮深）授勅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象，其于四郡，悉莫能有。……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一时垂泪，左右□从，无不怆怆。……西河论落百年余，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张淮深变文》）

### 5. 变文的艺术成就

变文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发挥丰富奇异的想象，汲取赋的排比铺张、夸奇斗富的特点，塑造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也善用环境烘托、气氛渲染、描绘人物内心活动。变文的语言佛典、口语相参，骈散文白杂糅，通俗生动、自由灵活，但由于作者文化修养不高，加上传写误讹，生涩难通之处也不少。

昭君既登高岭，愁思便生，遂指天叹帝乡而曰。处若为陈说：

…………

远指白云呼且住　听奴一曲《别乡关》
妾家宫苑住秦川　南望长安路几千
不应玉塞朝云断　直为金河夜蒙连
胭脂山上愁今日　红粉楼前念昔年
八水三川如掌内　大道青楼若眼前
风光日色何处度　春色何时度酒泉
可笑轮台寒色后　光景微微上不传
衣香路远风吹尽　朱履途遥蹑镫穿
假使边庭突厥宠　终归不及汉王怜

…………

昭军一度登千山，千回下泪！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见追来。当嫁单于，谁望喜乐。良由画匠捉妾陵持，遂使望断黄沙，悲连紫塞，长辞赤县，永别神州。虞舜妻贤，泪能变竹，玘良妇圣，哭烈长城。乃可恨积如山，愁盈若海。(《王昭君变文》)



## 二　词　文

所谓词文，乃是全是唱词而无散文的记事诗。今存《孝子董永传》和《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巴 P3697）。后者是根据《史记》、《汉书》季布传的记载演绎而成的长篇七言叙事诗，一韵到底，没有说白，由一人演唱。故事曲折起伏，铺叙详赡生动。

季布既蒙王许骂　意似狞龙拟吐云

…………

遥望汉王招手骂　发言可以动乾坤
高声直噉呼刘季　公是徐州丰县人
母解绢麻居村墅　父能牧放住乡村
公曾泗水为亭长　久于阛阓受饥贫
因接秦家离乱后　自号为王假乱真
鸦鸟如何披凤翼　鼋龟争敢挂龙鳞
百战百输天不佑　士卒三分折二分
何不草绳而自缠　归降我主乞宽恩
更若执迷夸斗敌　活捉生擒放没因
鼙鼓未施旗依播　语大言高一一闻
汉王被骂牵宗祖　羞看左右耻君臣

## 三　俗　　赋



敦煌写卷中还有几篇叙事体的俗赋如《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等，用白话韵文赋体和问答式的韵文来演绎故事，故称俗赋。其渊源可上溯到对话体的荀卿《成相篇》、枚乘《七发》，故事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杂赋体王褒的《僮约》以及寓言体曹植的《鹞雀赋》等。但它们又是民间文学，运用了白话、口语、民歌等。就内容而论，它们往往借历史和寓言讽刺揭露，如《燕子赋》借雀子无理侵占燕巢而引起的诉讼，揭露开大之际衙门的贪赃枉法。《韩朋赋》则敷衍《搜神记》韩凭夫妇的爱情悲剧而成，揭露宋王的荒淫无耻。俗赋影响到金院本中的《风魔赋》、《疔丁赋》等。

乃见韩朋，剉草饲马，见妾羞耻，把草遮面。贞夫见之，泪下如雨。贞夫曰："宋王有衣，妾亦不着，王若有食，妾亦不尝。妾念思君，如渴思浆。见君苦痛，割妾心肠。形容憔悴，快报宋王。何足羞耻，避妾隐藏？"韩朋答曰："南山有树，名曰荆棘，一枝两形，叶小心平。形容憔悴，无有心情。盖闻东流之水，西海之鱼，去贱就贵，于意如何？"贞夫闻语，低头却行，泪下如雨。即裂裙前三寸之帛，卓齿取血，且作私书，系在箭上，射与韩朋。朋

得此书，便即自死。(《韩朋赋》)

我认为《韩朋赋》和《燕子赋》完全是民间讲述故事，用韵语来进行的，同是唐代民间艺人从汉魏六朝的故事赋和民歌的原有基础上，结合了当代变文的想象丰富和演绎故事的手法，所产生的一种扩大组织的民间说唱故事的白话赋。至于那些《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茶酒论》、《下女夫词》一类的作品，也是用韵文来演述故事，但用的是问答体。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来自荀卿以至汉赋中如枚乘《七发》等的问答形式演成为一故事的赋体，而与变文的富于想象和说唱故事的结构有密切相关。(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



## 四　话　本

敦煌话本小说是唐代民间艺人说讲故事的底本。与变文的说唱相间不同，它以散文说白为主，唱赞诗词为辅。今存《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等，均为反映当时人民理想愿望的历史题材。系用白话俗语撰写，不同于唐代文人传奇。为宋元话本之滥觞。

伦敦博物馆又藏唐人小说一种，全用俗语，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此小说记唐太宗入冥事，今传世《西游演义》中有之。《太平广记》引唐张鷟《朝野佥载》，已有此事。……又伦敦所藏尚有伍员入吴小说，亦用俗语，与太宗入冥小说同。(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 (一)《伍子胥》

#### 1. 思想性

《伍子胥》揭露了楚吴两君的残暴荒淫，歌颂了伍子胥的忠鲠刚烈，顽强机智，敢于抗暴；赞美了浣纱人、渔父卑视富贵，不畏诛戮，匡扶正义的崇高品质。

鱼人息棹回身，乃报子胥言曰："君莫造次，大须三思。一惠之餐，有何所直。人之屈厄，鱼鳖同群；君子遗𨘢，龙蛇共处。楚王捕逐于子，捉获赏

赐千金，隐匿之人，诛身灭族。吾上不贪明君重赏，下不避诛戮之嫌。子欲宝剑相酬，何如平王之物？龙泉宝剑，与子防身，璧玉荆珍，将充所贵。……子若表我心怀，更亦不须辞谢。"……鱼人问曰："只今逃逝，拟投何国？"子胥曰："拟投越国。"鱼人曰："子投越国，越国与楚和顺，元不交兵，虑恐捉子送身，怀报仇心不达。子投吴国，必得流通。吴王常与楚仇，两国不相和顺。吴与楚国数为征战，无有贤臣，得子甚要。"……遂别鱼人南行，眷恋之情，悲伤不已。回头遥望，忽见鱼人覆船而死。子胥愧荷鱼人，哽咽悲啼不已。

**2. 艺术特点**

作者根据传说，运用丰富的想象，虚构了许多曲折动人情节，精心安排了一些生动的细节，渲染环境，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子胥哭已，更复前行。风尘惨面，蓬尘映天，精神暴乱，忽至深川。水泉无底，岸阔无边。登山入谷，绕涧寻源。龙蛇塞路，拔剑荡前。虎狼满道，遂即张弦。饿乃芦中餐草，渴饮岩下流泉。丈夫为仇发愤，将死犹如睡眠。川中忽遇一家，遂即扣门乞食。有一妇人出应，远荫弟声，遥知是弟子胥，切语相思慰问，子胥缄口不言。知弟渴乏多时，遂取葫芦盛饭，并将苦苣为齑。子胥贤士，逆知阿姊之情，审细思量，解而言曰："葫芦盛饭者，内苦外甘也。苦苣为齑者，以苦和苦也。义合遣我速去速去，不可久停。"便即辞去。姊问弟曰："今乃进发，欲投何处？"子胥答曰："欲投越国。父兄被杀，不可不仇？"阿姊抱得弟头，哽咽声嘶，不敢大哭，叹言："痛哉！苦哉！"



## 五　敦煌通俗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敦煌通俗文学无论是其题材还是体制形式，都起了开拓作用，对当时的文人传奇、后世的白话小说、戏曲和说唱曲艺都有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 （一）对唐传奇的影响

唐传奇中诗文相间或诗文相辅而行的形式源自变文。

变文的体裁和叙述故事的方法，影响到中国文学方面，首先就是那些唐代的传奇小说了，例如唐初武后时人的张鷟字文成，他所作的《游仙窟》一文的结构，乃将诗、文排列面成……里面的虚字、语助词和辅助说明时间的转变的联系词如："少时"、"于是"、"余时"、"当时"、"于时"等等，也是和变文的"尔时"、"是时"等等相同的。……至后来中唐时，唐人所写的传奇小说，始将诗文混合而为一有结构的短篇小说。例如许尧佐的《柳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等等体裁多为有文有诗杂合而成，且如此首尾连贯、结构谨严的长篇巨著，唐以前是没有的，也与初唐时张鷟的《游仙窟》不同，而与《太子成道变文》、《目连救母变文》的写作方法有相同之处。又如陈鸿的《长恨传》、白居易的《长恨歌》，一以散文叙事，一以前文作歌，都是受了变文的影响。(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

### (二) 对宋话本的影响

宋代说话分为说经、讲史、小说等几类，它们都源于俗讲变文。话本的入话像俗讲的缘起和押座文。

宋朝说话人分小说、说经及说参请、讲史书、合生商谜四科，为后来小说张本，至于说话人来源，则史无明文。今从敦煌所出诸俗讲文学作品观之，宋代说话人宜可溯源于此。记伍子胥故事、《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陈词文》、《昭君变》以及《张淮深变文》之类，即宋代说话人中讲史书一科之先声，而说经说参请，又为唐代诸讲经文之支与流裔。(向达《唐代俗讲考》)

话本中之入话，似即出于俗讲文学中之押座文及缘起，而稍稍予以整齐简单。(同上)



至于宋人说话中之小说、讲史，亦与讲唱经变有密切关系，流衍所及，即如今通俗小说，凡论断处引证处之"有诗为证"下引诗词之形式，岂非变文中"当此之际，有何言说?"下引韵文云云之形式演变而成者耶？又变文中之"如何白佛也唱将来。"与"上卷立铺毕，此人下文。"亦即非今小说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者耶？(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

### (三) 对说唱曲艺戏曲的影响

宋代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歌咏元稹《会真记》的恋爱故事，也是曲调和散文合组面成的体裁，用一个曲调，反复吟咏面成的一种叙事的

说唱文学，这就是后来明清两代盛行于北方的鼓词之祖，二者同是受变文的影响而产生的。至于相传在宋代已有的宝卷，和根据传宋本的《香山宝卷》和元末明初的《目连宝卷》看来，知道宝卷这种体裁，开卷引经云一段，以后在每一段落处，须宣传佛号，和那些一段散文一段韵文的体裁，这也是完全和俗讲中的讲经文和变文的形式相同。还有盛行于明代的南方说唱文学和弹词的体裁，用一段散文叙述，一段韵文歌咏，和三七句（即上句三个字，下句七个字）等组织句法，这是直接受变文影响的。（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

《伍子胥变文》的故事大概本于传为赵晔所作的《吴越春秋》，是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的综合，在变文中又增加了许多神奇的情节。……元人杂剧中有高文秀的《伍子胥弃子走樊城》、郑廷玉的《采石渡渔父辞剑》、吴昌龄的《浣纱女抱石投江》、李寿卿的《说专诸伍员吹箫》等，南戏中也有一本《浣纱女》。明人梁辰鱼又据以编成《浣纱记》传奇，至今京剧中还在演《战樊城》、《文昭关》等剧。……又如《王陵变》故事……元人杂剧中有顾仲清的《陵母伏剑》，南戏中也有一本《王陵》，直至近代，京剧中还保存着《陵母伏剑》的剧目。……还有一本后人拟名为《董永变文》的写卷，体制与《季布骂阵词文》相同，实际上也应该是词文。这个故事源久流长，据说出于刘向的《孝子图》，《搜神记》里也曾有记载……元南戏《董秀才遇仙记》，明传奇又有心一子的《遇仙记》和顾觉宇的《织锦记》，还有《织绢记》、《卖身记》等各种改编本。……至今黄梅戏中著名剧目《天仙配》即由此故事演变而来。（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



第十三章

# 唐代传奇和词

## 第一节　唐代传奇

### 一　所谓传奇

传奇，顾名思义是传述奇事奇遇之义。但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义界不清而使用混乱，却亦不外乎用以称呼小说及以此为题材的戏曲。今人遂专以称唐代短篇文言小说和南戏。

#### （一）唐人以传奇为小说篇名或集名

唐陈翰《异闻录》载元稹《莺莺传》，题曰“传奇”，而裴铏则以传奇名其小说集。后人用以通称唐代文言小说。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铏所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 （二）宋金元称小说、野史、诸宫调、杂剧为传奇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呆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动于心，自是元人伎俩。（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记）

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妓乐）

诸宫调传奇：高郎妇。（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

这一本传奇，是《周孛太尉》；这一本传奇是《崔护觅水》；这一本传奇，是《秋胡戏妻》；这一本是《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这一本是《马践杨妃》。（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宦门子弟错立身·哪吒令》）

从陶氏《辍耕录》看，元后期正式将"传奇"作为小说样式的名称。

### （三）明清称传奇述异的小说、南戏为传奇

传奇者，事不奇幻不传，辞不奇艳不传。（茅暎《牡丹亭题词》）

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李渔《曲话》）

小说出于稗官……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 二　唐传奇兴盛的原因



### （一）城市发达

唐代城市发达，市民生活，文人游宴，为传奇提供题材，传奇所传述的奇闻轶事也投合他们嗜奇猎艳的心理和遣兴娱乐的需要。

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魏晋周隋以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记者多矣。贞元、大历以前，捃拾无遗事。（高彦休《唐阙史序》）

### （二）行卷风行



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

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到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3讲）

### （三）古文运动崛起

唐代古文运动与唐传奇可谓相辅而行。由于骈文不便于写人叙事，早期传奇如《游仙窟》已有化骈为散的倾向。而古文这种行文自由，接近口语，生动流利，宜于叙事抒情的文体，为传奇创作提供极便利的条件。韩柳以领袖之尊，创作近于传奇的传记，后辈则风从而响应。

传奇文的著名作者沈既济乃是受萧颖士影响的。又沈亚之也是韩愈的门徒，韩愈他自己也写着游戏文章毛颖传之类。其他元稹、陈鸿、白行简、李公佐诸人，皆是与古文运动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故传奇文的运动，我们自当视为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传奇文的兴起》）

### （四）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

#### 1. 唐代俗讲、变文的影响

详见《敦煌通俗文学的影响》节。



#### 2. 唐代说话及市人小说的影响

唐代已有说话人和市人小说，说话人为吸引听众，曲折情节，迭为波澜，影响传奇的铺叙描述。白行简的《李娃传》即依据说话《一枝花》改编。

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郭湜《高力士外传》）

光阴听话移。（自注：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

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按避“民”讳）间小说。

(《唐会要》卷四)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升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齐（斋）会设（说）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字同声，云世人皆误。”（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

## （五）唐代佛道的盛行

民间崇信鬼神妖狐，佛道盛行，助长了传奇的神怪志异内容和宗教倾向。

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狐神》）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5篇）

更有一点，也足以促进剑侠思想的传播，那便是这时的佛教故事的大量的宣扬。在佛教故事里，超自然的故事是太多了。腾空而去，霎时而返，乃是他们的常谈；“上穷碧落下黄泉”，更是他们的习用的故事结构。又道士们也在此时大显神通，恣话着不可能的情境，这些都更足以助长剑侠故事的气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传奇文的兴起》）



唐时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按《枕中记》）于短梦中忽历一生，其间荣悴悲欢，刹那而尽；转念尘世实境，等类齐观。出世之想，不觉自生。影响所及，逾于庄列矣。（汪辟疆《唐人小说》《枕中记》按语）

## （六）史传文学和魏晋小说的影响

中国历代史传文学，包括稗史谈丛以及《世说新语》之类的志人小说，对唐传奇影响甚大。唐传奇脱胎于史之列传，常袭用传、论、赞体；唐传奇不少作者曾任史职，或志于撰史，乃以传奇志人，以补正史之不足。

小说家者，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刘知己《史通·杂述》）

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李公佐《谢小娥传》）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

## 三　唐传奇与魏晋小说的主要区别

### （一）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魏晋志怪小说，意在证明神道不诬；志人小说，重在记述事实，称不上现代所谓的小说。唐人才开始有意识运用想象虚构等艺术手法创作小说。

考小说之名，最古是见于庄子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的小说并不同。因为如孔子、杨子、墨子各家的学说，从庄子看来，都可以谓之小说；反之，别家对庄子，也可称他的著作为小说。至于《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1讲）

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同上第2讲）



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同上第3讲）

### （二）追求艺术美：虚构想象、文采藻绘

自觉追求艺术美，是唐传奇区别魏晋小说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重要标志。

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沈既济《任氏传》）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

传奇者流……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同上)

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 (三) 情节曲折，篇幅加大

这是追求小说艺术美的自然结果，也是小说成熟的重要标志。

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引洪迈语)

唐代传奇文可就大两样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 四 唐传奇的发展及分期概况



### (一) 初期 (618—779)

从唐初到代宗朝，是魏晋小说向唐传奇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题材以神怪鬼异为主，但创作意图，则由发明神怪之不诬变为俳偕逞才，异于六朝志怪。到肃、代两朝，陈玄祐《离魂记》、牛肃《吴保安》这类现实人世和爱情题材的出现，预示着中唐传奇题材的变化和创作高潮的即将到来。从艺术表现手法看，这一时期传奇在人事铺陈夸张上有六朝辞赋的影响，只重情节离奇，不重人物形象的完整，行文也有骈文余习。

#### 1. 王度《古镜记》

(1) 生平

王度，太原祁人，文中子通之弟，东皋子绩兄也。盖生于开皇初，大业中为御史，罢归河东，复入长安为著作郎，奉诏修国史，又出兼芮城令，武德中卒，史亦不成，遗文仅存此篇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

（2）主要内容

隋唐间，有王度者，作《古镜记》（见《广记》230，题曰《王度》），自述获神镜于侯生，能降精魅，后其弟勣（当作绩）远游，借以自随，亦杀诸鬼怪，顾终乃化去。其文甚长，然仅缀古镜诸灵异事，犹有六朝志怪流风。（同上）

刘餗《隋唐嘉话》云："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曾日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为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日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后柜内有声如磬，寻之，乃镜声也；无何而子夔死。后更有声，无何而威败。后不知所在云。"……观于此，则王度此篇之纪镜异，实有所本；抑或有意综合六朝以来言镜异之说，以恢宏其文；而又纬以作者家世仕履，颠倒眩惑，使后人读之，疑若可信也。（汪辟疆《唐人小说》）

（3）艺术特点及影响

小说以古镜为中心，以叙述者为线索，编织诸小故事而成。人物形象较生动，有妖性，也有人性，为六朝志怪所无，结构亦较复杂严谨。



这些故事原都是六朝故事集里所常见的东西，今则以一古镜的线索，把他们连贯起来成为一篇了。这是《古镜记》的尝试的成功之一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传奇文的兴起）

古今小说纪镜异者，此为大观矣。其事有无，姑勿论，即观其侈陈灵异，辞旨诙诡，后人摹拟，汗流莫及。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洵唐人小说之开山也。（《唐人小说》）

国朝燕公《梁四公记》、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孙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如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顾况《戴氏〈广异记〉序》）

**2.《补江总白猿传》**

（1）内容

唐初又有《补江总白猿传》一卷，不知何人作。……传言梁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深入溪洞，其妻遂为白猿所掠，逮救归，已孕，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纥后为陈武帝所杀，子询以江总收养成人，入唐有盛名，面貌类猕猴（按：详孟棨《本事诗·嘲戏》），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

此传虽为诬询而作，然亦实有所本。汉焦延寿《易林》曾云："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晋张华撰《博物志》亦云："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猳玃。伺行道妇人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据此，撰者或有意牵合二说，而又具形象化出之欤?"（《唐人小说》）

(2) 艺术特点及影响

宋元间《陈巡检梅岭失妻》的话本、戏曲，由此传衍生。

这篇东西与《古镜记》不同，乃是单一的故事，颇具描写的姿态，与后来的传奇文很相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

### 3. 张鷟《游仙窟》

(1) 生平

鷟，字文成，早惠绝伦。……调露初，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骞味道见所对，称天下无双。授岐王府参军。八以制举皆甲科，再调长安尉，迁鸿胪丞。四参选，判策为铨府最。员外郎员半千数为公卿称"鷟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时号鷟"青钱学士"。……鷟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武后时，中人马仙童陷默啜，问："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贬官。"曰："国有此人不用，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终司门员外郎。（《新唐书·张荐传》）



(2)《游仙窟》的内容和艺术特征

《游仙窟》以骈俪之文，写男女偶合艳遇，思想内容，并不足取，而艺术上不拘一格，颇有独创。以散文叙事，韵语对话，描写细腻，铺陈景物，词语华艳又时杂俚语俗谚、双关拆字等，受变文、辞赋影响，是初期唐传奇中较有特色的一篇。

日本有《游仙窟》一卷，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莫休符谓"鷟弱冠应举，下笔成章，中书侍郎薛元超特授襄乐尉。"(《桂林风土记》)，则尚其年少时所为。自叙奉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五嫂，宴饮欢笑，以诗相调，止宿而去……今略录数十言以见大概，乃升堂燕饮时情状也。"……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金石并奏，箫管间响：苏合弹琵琶，绿竹吹筚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鹤俯而听琴，白鱼跃而应节。清音呦呖，片时则梁上尘飞；雅韵铿锵，卒尔则天边雪落。一时忘味，孔丘留滞不灵；三日绕梁，韩娥余音是实。……两人俱起舞，共劝下官……遂舞著词曰，"从来巡绕四边，忽逢两个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颊中旱地生莲，千看千处妩媚，万看万种嬛妍，今宵若其不得，刺命过与黄泉。"又一时大笑。舞毕，因谢曰，"仆实庸才，得陪清赏，赐垂音乐，惭荷不胜。"十娘咏曰，"得意似鸳鸯，情乖若胡越，不向君边尽，更知何处歇?"十娘曰，"儿等并无可收采，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莲'，总是相弄也。"(《中国小说史略》第8讲)

(3) 影响

明人瞿祐、李昌祺、雷燮诸人所作，又明版的《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燕居笔记》诸书中所录的诸通俗的传奇文，若《娇红记》等，殆无不是《游仙窟》的亲裔。而唐代的诸传奇文，若《周秦行记》、《秦梦记》等，其情境和《游仙窟》几全同。……故《游仙窟》的躯体，在中国虽已埋没了一千余年，而其精灵却是永在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

《游仙窟》一卷，唐时流传日本，书凡数刻，中土向无传本。河世宁曾据之以补《全唐诗》，杨守敬始著录于《日本访书志》，治唐稗者，始精称之焉。……《游仙窟》不传于中国，至日本人推重其书，则自唐以来，迄今弗衰，故文学蒙其影响。(《唐人小说》)



## 4. 陈玄祐《离魂记》

(1) 生平

陈玄祐，生平不详，据自述，为大历间人。

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祖，而说极备悉，故记之。(《离魂记》)

(2)《离魂记》的内容及意义

叙张镒女倩娘与王宙相恋，但镒别以女许嫁他人。宙郁郁别去。倩娘追之同行，后生二子，归省镒；大骇；盖室中别有一倩娘在着，病卧已久；闻她至，自起相迎，两身合为一。离去者原来是倩娘的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

《离魂记》情节虽有取于《幽明录·庞阿》、《灵怪集·郑生》，主题却不在发明神怪不诬，而是歌颂男女青年对恋爱自由的生死不渝的追求，精诚所至，冲破封建礼教桎梏，与浮艳轻薄的《游仙窟》大异其趣。它昭示了以爱情为主题的传奇创作高潮即将到来。元郑德辉《倩女离魂》剧本此。

(二) 全盛期(780—820)

从德宗朝，到宪宗朝，是传奇的全盛时期，其标志是作家辈出，佳作荟萃，出现文人创作的诗歌与传奇相辅而行的局面。这一时期传奇题材由志怪转向男女爱情，创作目的由俳谐逞才转为抒情达意；艺术更趋成熟，由传奇述异，变为重在人物形象性格塑造，情节曲折，具有"传"的特点。

**1. 沈既济的《枕中记》及《任氏传》**



(1) 生平

沈既济(？—797)，苏州吴人。经学该明。吏部侍郎杨炎雅善之，既执政，荐既济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初，吴兢撰国史，为则天本纪，次高宗下。既济奏议，以为"……宜入皇后传，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议不行。德宗立，锐于治。建中二年……既济谏曰："……臣计天下财赋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资，二官俸。自它费十不当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空虚。……又益以闲官冗食，其弊奈何？籍旧而置犹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寝。炎得罪，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参军。后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撰《建中实录》，时称其能。子传师。(《新唐书·沈既济传》)

(2)《枕中记》的思想内容

《枕中记》故事，即后世所传黄粱一梦。虽不免杂有佛道人生

如梦的消极思想，但揭露统治阶级的倾轧争斗，讽刺世俗追逐富贵利禄，有现实意义。

略谓开元七年，道士吕翁行邯郸道中，息邸舍，见旅中少年卢生侘傺叹息，乃探囊中枕授之。生梦娶清河崔氏，举进士，官至陕牧，入为京兆尹，出破戎虏，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越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嘉谟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薨，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主人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中国小说史略》第8讲）

（3）《枕中记》的艺术特点及影响

作者乃史家兼小说家，《枕中记》结构严谨，叙述简练，情节真幻相参，真者扣住玄宗朝事迹，幻者出以丰富想象，将深刻的嘲讽寓于严肃而富于哲理的主题之中，不用俳谐，虽情节有鉴于《幽明录·焦湖庙祝》，但精粗详略不侔，演进之迹显然。马致远《黄粱梦》，汤显祖《邯郸记》本此。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李肇《国史补·下》）

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代，虽诡幻动人，而亦非出于独创，干宝《搜神记》有焦明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大旨悉同，当即此篇所本。明人汤显祖之《邯郸记》，则又本之此篇。既济文笔简练，又多规诲之意，故事虽不经，尚为当时推重，比之韩愈《毛颖传》。（《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

（4）《任氏传》的思想内容

《任氏传》一反狐妖鬼魅、蛊惑害人的传统，塑造了一个聪明美丽，坚贞刚强，具有人性，更富女性魅力的狐精形象，借以歌颂

倡优女子的可贵品质。她不仅以力抗暴，且以义制暴，反映了伶伎们对自立生活、自主爱情的向往。标志传奇由志怪异向传人情的转变。

韦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任氏夫）之可哀也！"崟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崟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任氏传》）

任氏传一篇，言妖狐幻化，终于守志殉人，"虽今之妇人有不如者"，亦讽世之作也。（《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

（5）《任氏传》的艺术特色及影响

《任氏传》着力人物形象的塑造，用正面描写、侧面层层烘托，突出任氏艳美绝伦，心理描写也比较曲折入微。缺点在于人物性格前后不够统一，亦为猎奇所致。如韦崟恃强凌弱、渔猎女色的行为，与所谓"豪俊义烈"牴牾；任氏帮其骗取宠奴，也与其性格不符等。有诸宫调《郑子遇妖狐》演其事。



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指为狐精），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任氏传》）

（韦崟）又问曰："容若何？"（家僮）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崟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秾艳如神仙……又曰："非其伦也。"崟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任氏传》）

### 2. 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及《谢小娥传》

(1) 生平

李公佐字颛蒙，进士及第后为江西从事，元和八年罢归长安。余不详。又《旧唐书·宣宗本记》所载李公佐与颛蒙是否系一人，无佐证。今存传奇四篇：《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庐江冯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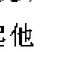
李公佐举进士，后为钟陵从事。有仆夫……一旦告去。留诗一章。其辞曰：……苏子迹已往，(注云苏耽是也) 颛蒙事可亲。(注云公佐字颛蒙) (杜光庭《神仙感遇传》)

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谢小娥传》)

(大中二年二月)……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前扬府录事参军李公佐……伏候勅旨。"其月，勅："……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己，不能守正，曲附权臣，各削两任官。"(《旧唐书·宣宗本纪》)

(2)《南柯太守传》的思想内容

《南柯太守传》制辞命意，多似《枕中记》而后来居上。对官场腐败揭露更多，讽刺更深，如淳于棼宠盛则兵败不究，宠弛则诬妄得咎等情节。



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娉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是岁，有檀罗国者，来伐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师徒败绩……生因囚弁以请罪。王并舍之。……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南柯太守传》)

(3)《南柯太守传》的艺术特色

本篇情节曲折丰富，描写逼真形象，且以实证幻，均出《枕中记》之上，“枕中”犹拘史传笔墨，“南柯”纯为传奇。汤显祖《南柯记》据此改编。

其立意与《枕中记》同，而描摹更为尽致……篇末言命仆发穴，以究根源，乃见蚁聚，悉符前梦，则假实证幻，余韵悠然，虽未尽于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中国小说史略》第9篇）

（4）《谢小娥传》的思想内容及影响

谢小娥女扮男装，手刃仇敌，为父、夫雪仇，虽旨在宣扬封建节烈，客观上却歌颂了民女的刚强义烈、机智勇敢，开晚唐侠义传奇之端。由于形象出色，感人至深，《新唐书》采入列女传，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九回“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王夫之的杂剧《龙舟会》皆取材于此。

小娥姓谢，豫章人，八岁丧母，后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夫妇与父皆习贾，往来江湖间，为盗所杀，小娥亦折足堕水，他船拯起之，流转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以居。初小娥尝梦父告以仇人为“车中猴东门草”，又梦夫告以仇人为“不中走一日夫”，广求智者，皆不能解，至公佐乃辨之曰：“……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乃变男子服为佣保，果遇二贼于浔阳，刺杀之，并闻于官，擒其党，而小娥得免死。（《中国小说史略》第9篇）



《新唐书》即据此文，采入列女传，文简事省，未足以写小娥也。李复言《续玄怪录》有《尼妙寂》一则，即记此事，而略有异同，皆足以与公佐此传互为取证也。此事既出于义烈，颇为后世所传。如明凌濛初既演之为《拍案惊奇平话》，王夫之复演之为龙舟会杂剧。（《唐人小说》）

**3．蒋防《霍小玉传》**

（1）生平

蒋防，字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全唐文》卷七一九）

蒋防长庆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自右补阙充（翰林学士）。……二年十月九日，加司封员外郎。三年三月一日，加制诰。四年二月六日，贬汀州刺史。（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

长庆末，余自尚书司封郎、知制诰、翰林学士得罪，出守临汀，寻改此郡。(蒋防《连州静福山廖先生碑铭并序》)

(2)《霍小玉传》的思想内容

本篇是唐传奇中第一篇同情被凌辱遭遗弃的风尘女子，谴责薄情负心士子的作品，此后"多情女子负心郎"便成了我国小说戏曲的传统题材。霍小玉才貌双全，善良多情，沦为娼妓后，仍憧憬真诚的爱情。她清醒地看到门第等级的森严，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李益遗弃，所以只求有八年的欢爱，然即此卑微愿望，尚不能兑现，终饮恨而卒。令人哀惋歔欷。其不向李益报仇，却向益妻妾泄恨，则是作者的局限。

言李益年二十擢进士第，入长安，思得名妓，乃遇霍小玉，寓于其家，相从者二年，其后年，生授郑县主簿，则坚约婚姻而别。及生觐母，始知已订婚卢氏，母又素严，生不敢拒，遂与小玉绝。小玉久不得生音问，竟卧病，踪迹招益，益亦不敢往。一日益在崇敬寺，忽有黄衫豪士强邀之，至霍氏家，小玉力疾相见，数其负心，长恸而卒。益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已而婚于卢氏，然为怨鬼所祟，竟以猜忌出其妻，至于三娶，臭不如是。(《中国小说史略》第9篇)

(3)《霍小玉传》的艺术特色及影响

本篇无论是结构精细，情节曲折，还是人物形象塑造的人情入理，在唐传奇中均称上乘。霍小玉的悲剧随着故事高潮前的层层烘托而哀怨凄绝，李益的负心也有一个在封建势力和观念的威逼下，从多情到薄情到绝情的充满矛盾、苦恼、负疚的发展变化过程，真实可信，也增强了对封建势力的批判。汤显祖据以衍为《紫箫记》、《紫钗记》。



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

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博求师巫，遍询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玉沈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霍小玉传》)

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生自以孤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沈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生至墓所，尽哀而返。(同上)

**4．李朝威的《柳毅传》**

(1) 生平

据《柳毅传》有“开元末……殆四纪”云云，作者约贞元元和间人，余不详。



(2)《柳毅传》的思想内容

《柳毅传》这部带神怪色彩的爱情传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畏艰险，仗义济危，不图酬报，据义斥暴，毅然拒婚的男主人公形象，另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是疾恶如仇、暴烈刚直，知错能改的钱塘君，他敢于对抗上帝的权威，挣脱金锁、除恶报仇。这个具有一定叛逆性的形象，反映作者的反封建思想倾向。

记毅以下第将归湘滨，道经泾阳，遇牧羊女子言是龙女，为舅姑及婿所贬，托毅寄书于父洞庭君，洞庭君有弟钱塘君性刚暴，杀婿取女归，欲以配

毅，因毅严拒而止。后毅丧妻，徙家金陵，娶范阳卢氏，则龙女也，又徙南海，复归洞庭，其表弟薛嘏尝遇之于湖中，得仙药五十丸，此后遂绝影响。（《中国小说史略》第9讲）

毅曰："仆始见君于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洎钱塘逼迫之际，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贞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柳毅传》）

（3）《柳毅传》的艺术特点及影响

《柳毅传》的艺术特点在于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作者善于用环境气氛烘托等侧面描写和人物言行的正面描写，随着情节的发展，深化和完善人物性格和形象。

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巳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谴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疏狂（指逼毅联姻龙女），妄突高明。退自循顾，戾不容责。幸君子（指毅）不为此乖间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柳毅传》）



金人已取其事为杂剧（语见董解元《弦索西厢》中），元尚仲贤则作《柳毅传书》，翻案而为《张生煮海》，清李渔又折衷之而成《蜃中楼》。（《中国小说史略》第9篇）

**5. 白行简的《李娃传》**

中唐传奇创作的重要特点是文人联袂，以同一爱情题材赋诗、作传，珠联璧合。对繁荣传奇创作有重大意义，如元稹《李娃行》

与白行简《李娃传》；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李绅《莺莺歌》与元稹《莺莺传》。

（1）生平

行简字知退，贞元末，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居易授江州司马，从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为尚书郎，行简亦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行简宝历二年（826）冬病卒，有文集二十卷。行简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旧唐书·白行简传》）

（2）《李娃传》的思想内容

作者同情被凌辱损害的风尘女子，歌颂她们纯真美好的品质。李娃开始与鸨母一起，把荥阳生当作一般玩弄女性的嫖客，尽其钱财而逐之。她的高尚纯真之处，在于她见生穷极潦倒，冻馁倒卧之后，悲悯哀恸，痛责内疚，坚拒鸨母再行弃逐之意，决心生死相与。不仅倾其所有、尽其所能精心护理、调养，并力促生砺志攻读。而六礼迎娶、夫荣妻贵、荫封等结局所表现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和道德理想，既是李娃、又是作者固有的时代烙印和思想局限，既是真实可信的，又不能不削弱形象的积极意义。

荥阳巨族之子溺于长安倡女李娃，贫病困顿，至流落为挽郎，复为李娃所拯，勉之学，遂擢第，官成都府参军。（《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



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厉，殆非人状。娃意感焉，乃谓曰："岂非某郎也？"生愤懑绝倒，口不能言，颔颐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姥遽曰："当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将之官，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

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李娃传》）

作者通过荥阳公与李娃对荥阳生落魄时及中第获官后态度变化的对比，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酷虚伪。客观上谴责了封建门阀等级制度。

父责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生父由常州诏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浃辰，父到。生因投刺，谒于邮亭。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李娃传》）

（3）《李娃传》的艺术特色及影响

人物性格有变化发展、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细节描写的淋漓尽致，是《李娃传》的主要艺术特色。如斗歌的描写。

西肆……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李娃传》）



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元人已本其事为《曲江池》，明薛近兖则以作《绣襦记》。（《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

行简此作，文甚高洁，描叙也甚宛曲动人，与小玉传同是唐人传奇文里最高的成就。（《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

### 6. 陈鸿的《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

（1）生平

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新唐书·艺文志

三》）

陈鸿，大和三年官尚书主客郎中。（《全唐文》卷六一二）

臣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酉岁（按贞元无丁酉，两字必有一误）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纪三十卷。……七年书就，故绝笔于元和六年辛卯。（陈鸿《大统纪序》）

（2）《东城老父传》

《东城老父传》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记叙玄宗时神鸡童贾昌的荣悴，反映玄宗朝安史之乱前后之盛衰，揭露玄宗游佚奢华无度，佞幸恃宠骄奢；后半部以陈鸿祖访贾昌询开元之理乱为契机，转入今不如昔的议论。

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子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东城老父传》）



（3）《长恨歌传》

此传前半篇对玄宗的声色误国虽有揭露，但着力铺陈的是杨氏冶容取宠、权势遮天，有妇人为尤物祸水的封建偏见；后半篇主题转换，歌颂李杨天上人间、生死眷恋的爱情。作者主题的矛盾较之《歌》更为突出。

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时省风九

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居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盖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姐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宫，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故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儿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其为人心羡慕如此。……明年，大凶归元，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琯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欷。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不能得。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皇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玉妃……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使者还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晏驾。(《长根歌传》)

以此传为出发点而衍为诸宫调、杂剧、传奇者不少，最著者为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白仁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剧及清洪昇《长生殿传奇》。明人之彩毫、惊鸿诸记，亦并及太真事。唐人传奇文之最为人知己者，元氏莺莺传外，便要算是此作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

### （三）中期（821—874）

从穆宗朝到懿宗朝是唐传奇发展的中期。这一时期的传奇有如下变化：首先，侠义和历史题材增多而爱情题材减少。这与中晚唐之际，藩镇蓄士养刺客成风和人们企图通过前代故事总结兴亡隆替教训有关。它们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藩镇跋扈火并的现实。其次，神仙鬼怪题材复炽，这与时局动荡，士子升沉不定，多企隐慕仙有关。艺术上，这时期的传奇，兼有传与记之长，行文上受古文渐衰、骈文又盛的影响，骈偶词句增多；出现大量传奇集及杂俎，是这时期传奇的又一特点。



#### 1. 牛僧孺的《玄怪录》

(1) 生平

牛僧孺是中唐重要政治人物，牛李党争中牛党魁首，新旧唐书

有传。

牛僧孺（780—848），字思黯，陇西人。贞元中，擢进士第。历相穆、敬两朝，封奇章郡公。后出为武昌节度使，文宗朝，征入再相。夙与李德裕相恶。会昌中，贬循州长史。大中初，还为太子少师，卒。（《全唐诗》卷四六六）

（2）《玄怪录》

牛僧孺嗜志怪，贞元间撰《玄怪录》。在逞才显笔墨之妙的同时，明言虚构，不求见信。与李公佐、李朝威的传奇以实证幻不同。书因其后为宰相而大行于世，影响所及，传奇集、杂俎纷陈间出。

僧孺性坚僻，而颇嗜志怪，所撰《玄怪录》十卷，今已佚，然《太平广记》所引尚三十一篇，可以考见大概。其文虽与他传奇无甚异，而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盖李公佐李朝威辈，仅在显扬笔妙，故尚不肯言事状之虚，至僧孺乃并欲以构想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元无有》即其一例：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观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乃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中国小说史略》第10篇）



僧孺于显扬笔妙之余，时露其诡设之迹。如书中之元无有一条，观其标题命名之旨，已自托于乌有亡是之伦。与昌黎之传《毛颖》、柳州之纪河间，固同一用心也。（《唐人小说》）

唯僧孺既有才名，又历高位，其所著作，世遂盛传。而摹拟者亦不鲜，李复言有《续玄怪录》十卷，"分仙术、感应二门"，薛渔思有《河东记》三卷，"亦记谲怪事，序云续牛僧孺之书"（皆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又有《宣室志》十卷，以记仙鬼灵异事迹者，曰张读字圣朋，则张鷟之裔而牛僧孺之外孙也。"（《中国小说史略》第10篇）

## 2. 裴铏的《传奇》

(1) 生平

铏，咸通中为静海军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全唐文》卷八〇五)

(2)《传奇》的思想内容

《传奇》三卷，原书早佚，今辑本收三十一篇，尚有失辑误收者。其题材有两大特点：

首先，仗义行侠题材与神异题材结合。

晚唐社会黑暗动乱，人们对此不满又无能为力，于是幻想豪侠义士来除暴安良，拯溺济危，仗义行侠的题材便风行一时，出现了像昆仑奴、蒋武、韦自东、陈鸾凤等一批侠士形象，《传奇》中的《昆仑奴》则体现了侠义与神异题材合流的趋势。

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使往省一品疾。……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骇其言异，遂具告知。……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釭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磨勒请先为姬负囊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昆仑奴》)



其次，爱情题材与神异题材结合。

《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多是姬妾、商女或半是神怪半是人的仙

鬼。她们出身微贱，寄人篱下，却强烈地追求自由，渴望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如《昆仑奴》中的红绡。而撮合的力量则是神道仙术，这是身为道徒的裴铏有意渲染的。明梁辰鱼、梅鼎祚据以撰写《红绡》、《昆仑奴》杂剧。

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馔，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昆仑奴》）

（3）《传奇》的艺术特点

《传奇》情节曲折、奇幻谲怪。人物描写兼有传与记的特点。受晚唐骈文复炽的影响，常用骈偶铺陈景物，描状外貌。

迨裴铏著书，径称《传奇》，则盛述神仙怪谲之事，又多崇饰，以惑观者。（《中国小说史略》第10篇）

惟铏于唐末之时，文采典赡，拟诸皇甫枚、苏鹗之伦，未能轩轾。（《唐人小说》）

**3. 袁郊的《甘泽谣》**

（1）生平



袁郊历文武宣懿昭数朝，系宪宗朝相袁滋之子，其仕历，所载如下：

郊，字之乾，官至虢州刺史。（《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下）

郊，字子仪，滋之子也。昭宗时为翰林学士。（《唐诗纪事》卷六五）

郊，咸通时为祠部郎中，有《甘泽谣》九章。（同上）

（2）《甘泽谣》的思想内容

《甘泽谣》一卷，唐袁郊撰。晁公武《读书志》云：载谲异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以名其书。

①侠女题材

《红线》与《聂隐娘》（一说属《传奇》）堪称这类题材之双璧。将封建社会受压迫、处附庸地位的妇女塑造成身怀神术，手段高强，济弱抗暴的侠客之士，具有积极的反封建意义。《红线》客观上反映了晚唐藩镇争斗、弱肉强食的现实。她效力藩镇，且有浓厚的报恩思想，是作品的局限。明梁辰鱼据以撰《红线女》剧。

红线，潞州节度使薛嵩青衣。……朝廷复遣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女；三镇互为姻娅……而田承嗣常患热毒风，遇夏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缓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卜选良日，将迁潞州，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红线曰："某虽贱品，亦有解主忧者。"……乃入闺房。饰其行具……再拜而行，倏忽不见。……红线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郡，凡历数门，遂及寝所。……见田亲家翁正在帐内，……枕前露一七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时则蜡炬光凝，炉香烬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罗。或头触屏风，鼾而亸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遂持金合以归。……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飙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红线曰："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红线》）



②慕隐求道题材

时乱世衰，文人士子避乱慕隐，皈依佛教，服食求仙者众，《甘泽谣》反映出这一社会现象。

陶岘者，彭泽之子孙也。开元末，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泛然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见其子孙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宦游。……岘曰："……然某尝慕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间。但徇所好，莫知其他。且栖于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衣之贱，擅贵游之权，浪迹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陶岘》）

(3)《甘泽谣》的艺术特色

《甘泽谣》构思新颖，设想奇异，比肩《传奇》，语言简明，较少华艳骈骊，诗歌亦警策隽永，少晚唐柔靡之病。

今细玩其书，虽小说家流，事涉幽渺，然亦有资考证。至其文辞之骀宕，设想之超奇，使之驰逐于裴铏、皇甫枚之间，正未策其后先也。(《唐人小说》)

## (四) 后期 (875—907)

从僖宗朝至唐亡是唐传奇的衰落时期。作品数量减少；在爱情题材中宣扬封建伦理纲常而不是歌颂反封建的爱情自主；宗教出世说教加强；借鬼神寓言，愤世疾俗的倾向也更明显。艺术上粗糙，人物形象塑造、结构安排均不如前。成就最高者数皇甫枚的《三水小牍》。

### 1. 皇甫枚《三水小牍》

(1) 生平

皇甫枚生平《直斋书录解题》仅云："字遵美，天祐中人。三水者，安定属邑也。"亦不详其他。惟就本书考之，知枚于唐懿宗咸通末年，曾为汝州鲁山令。是年，由汝入秦。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月，枚赴调行在。枚著籍三水，而汝坟温泉，复有别业。(《唐人小说》)



(2)《三水小牍》的内容

①揭露藩镇骄横跋扈，游佚无度

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民亦世服其恩。……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纨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期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徼道之职，往往设罝罘于通道，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辇毂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乎？"则僭轶可知也。(《王知古》)

②爱情题材

《飞烟传》是晚唐为数不多的爱情传奇中最出色的一篇，成功地塑造了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冲破礼教藩篱，最后殉情的女子形象。面对赵象的追求，她的心理矛盾和性格发展被展示得极有层次。作者在同情之余，囿于封建礼教，又责其不淑。

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其比邻，天水赵氏第也……其子曰象，端秀有文，才弱冠矣。……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以所题密缄之，祈门媪达飞烟。烟读毕，吁嗟良久，谓媪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当之。"盖鄙武生粗悍，非良配耳。……武生为府掾属，公务繁夥，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此时恰值入府曹。飞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情，心契魄交，视远如近也。"……既曛黑，象乃乘梯而登，飞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乃相携自后门入房中，遂背釭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飞烟执象手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缘耳。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固，愿深鉴之。"……无何，飞烟数以细过挞其女奴，奴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不胜其愤，挺前欲擒。象觉，跳去。公业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飞烟诘之。飞烟色动声颤，而不以实告。公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飞烟呼其所爱女仆曰："与我一杯水。"水至，饮尽而绝。……三水人曰："噫，艳冶之貌，则代有之矣；洁朗之操，则人鲜闻乎。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衒色则情私。若能如执盈，如临深，则皆为端士淑女矣。飞烟之罪，虽不可逭，察其心，亦可悲矣。"（《飞烟传》）



**2. 其他传奇集及杂俎**

中晚期唐人传奇中，有一类近乎野史杂记，内容多述名人异物奇闻轶事，真伪互陈，需加甄别，审慎引用。其中虽间有神异，却不流于谲怪诡奇；以雅洁为趣，不以逞才俳谐为旨。这与传奇有分道之势，导向北宋初的稗史别传。

他如武功人苏鹗有《杜阳杂编》，记唐世故事，而多夸远方珍异，参寥子高彦休有《唐阙史》，虽间有实录，而亦言见梦升仙，故皆传奇，但稍迁变。至于康骈《剧谈录》之渐多世务，孙棨《北里志》之专叙狭邪，范摅《云溪友议》之特重歌咏，虽若弥近人情，远于灵怪，然选事则新颖，行文则逶迤，固仍以传奇为骨者也。……段成式字柯古，齐州临淄人，宰相文昌子也，以荫为校书郎，累迁至吉州刺史，大中中归京，任至太常少卿，咸通四年(863)六月卒，《新唐书》附见段志玄传末。成式家多奇篇秘籍，博学强记，尤深于佛书，而少好畋猎，亦早有文名，词句多奥博，世所珍异……《酉阳杂俎》二十卷凡三十篇，今具在，并有续集十卷：卷一篇，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中国小说史略》第10篇)

## 五　唐传奇的衰落

唐传奇作者的创作目的，不是自觉地反映社会人生，而是逞才炫奇，作温卷之用，或遣兴助欢，以资谈笑，所以，反映生活面较窄，类不出神鬼仙怪、历史题材、男女情爱和行侠仗义。开始尚因人物生动、情节曲折或构思新颖、词藻流丽而有艺术魅力，后来，当晚唐社会动荡，文人生计无着时，传奇中遁世避乱、怪异荒诞、因果报应题材充斥，一些大同小异的故事，竞相传述，构思缺乏独创，传奇便日见衰败了。



唐人记返魂事有绝相类者。(《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

红绡尤谬悠，盖以汾阳多妓乐，诡为此谈，又本红拂；而昆仑奴则又附会虬髯耳。(同上卷四一)

这一类唐人的传奇文，也和六朝的故事集相同，往往有陈陈相因的，同一个传说，往往被好几个作家们捉来写下，像《太平广记》卷四九〇所载的无名氏《东阳夜怪录》叙述成自虚于夜间遇见诸精怪吟诗事，和牛僧孺《玄怪录》的元无有(《太平广记》三六九)其情趣与结构几全相同。……更有甚者，作者们竟想此种大半空想的故事的结果，往往想象枯窘，不得不于古作或外来的传说里乞求些新的资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

## 六 唐传奇的影响

唐传奇的题材主题思想和表现手法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深远。

唐代传奇小说……所提出的许多反对封建压迫、要求爱情自由等等的思想主题，不仅代表着当时，也代表着后世的群众要求；又由于它在艺术上创造出许多生动美丽的人物和故事，因此它几乎成了元明清三代小说戏剧作家汲取题材的宝库。很多著名的剧本，都是在唐代传奇小说所提供的人物、情节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发展而创造出来的。（例见前，从略）……宋代的传奇小说就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出来的。……宋代而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分成文言与白话两支流脉，而文言笔记小说则是和唐代传奇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并且发展到清初产生出蒲松龄的不朽杰作《聊斋志异》。白话小说也受到唐代传奇的影响，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便是取材于《谢小娥传》；《醒世恒言》中的《杜子春三入长安》则是取材于《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中科院编《中国文学史》516～517页）

传奇中大量出现的惊奇情节、大胆想象，以及生活细节的细致刻画，对后世戏曲小说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539页）



# 第二节 唐代的词和词人

## 一 词的特点及起源

### （一）词的特点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合乐而歌的新诗体。当时一般称为“曲”、“曲子”、“曲子词”。后来才称词，别称“乐府”、“诗余”、“长短句”等。它产生于隋唐之际，中唐以后文人创作渐多，晚唐

五代日趋繁荣。词在音节、句式长短和用韵方而有固定的格律模式，是依曲拍调谱填制的，与先作辞后配乐的乐府在制辞程序及所配音乐上均有不同。

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词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王灼《碧鸡漫志》卷一)

词有许多调子，每调有一个名称，如《菩萨蛮》、《念奴娇》等，由于配合不同的乐曲歌曲，每调的句数、每句的字数，以及用韵的位置、字声的平仄，都有一定格式。比之五七言诗，词最显著的特点是绝大多数词调的句子都长短不齐，因此又称为“长短句”。每调一般分为上下二阕，称为上阕、下阕，或上片、下片。也有不分阕的单调，如［十六字令］、［望江南］等小令。至于分作三片、四片的长调，如［瑞龙吟］、［莺啼序］等，就更少了。(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550页)

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王安石语)

## (二) 词的起源

### 1. 民间词曲



词的起源及其时代，是词学史众说纷纭的问题之一，而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使问题迎刃而解。它雄辩地说明了词像大多数新的文学样式一样，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中的《云谣集杂曲子》所列十三种曲词，有十二种见于盛唐崔令钦的《教坊记》，这说明早在七世纪中，就有大量乐工演奏、歌伎演唱的唱本——曲子词存在，而它正是文人词的始祖。

隋唐之际，西域乐既普遍流行于民间，杂曲歌词，乘时竞作。中国所有新兴文体，其始皆出自民间，迨行之既久，乃为文人所注意，由接受而加以改进，以跻于“大雅之堂”。词体之兴，亦犹此例。(龙沐勋《中国韵文史》第3章)



真正原始的词，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出于乐工伶人之手的作品；可惜文献

无可征考，乃常常引为憾事，《敦煌曲子词集》今天恰恰弥补了这一段缺陷。其中所搜集的曲子词大部分都可以认为是词学史上早期的民间文艺。（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序》）

### 2．音乐与词

虽然后期词作为案头文学，多依调式填词，不必歌吟，有的曲谱也渐失传，只剩调式，但词的产生却是和音乐密不可分的。隋唐音乐集南北、胡汉、雅俗、宗教世俗等各种音乐之大成。与古乐府所配的中原音乐相比变化甚大。尤其是曲名繁多、旋律灵活多变、生动活泼、适于抒发各种不同情怀思绪的西域音乐的输入，需要长短错落、优美婉转的歌辞与之相配。因声度辞的词正是伴随着这种新兴的隋唐音乐繁荣而兴盛的。《教坊记》著录玄宗时流行胡夷里巷的乐曲三百二十四种，其中有近八十种见于今存唐宋词调中。

孝孙又奏："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旧唐书·音乐志》）

唐武德初，燕（即宴）乐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燕乐（按：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至太宗朝平高昌，加入高昌一部为十部。（《通典》卷一四六）

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



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沈括《梦溪笔谈》卷五）

倚声之学，源于隋之燕乐，三唐导其流，五季扬其波，至宋大盛。（吴梅《词话丛编序》）

一种新兴体制之进展，必有所依傍，与一定之步骤；词体之发达，必待新兴乐曲大行之后。（龙沐勋《词体之演进》）

### 3．诗歌与词

词是音乐语言与文学语言结合的产物。诗歌发展到唐代，不仅四、五、六、七、杂言，各体俱备，而且声韵格律日臻完美，四声抑扬，平仄粘对，说明人们对节奏感、韵律美等音乐审美感有所加

强。六朝以来，以乐配诗的形式有杂言歌辞（如梁武帝的《江南弄》、陶弘景《寒夜怨》）和五七言律绝。前者虽内容与曲调名、句式长短与曲调制式较为一致，但声律宽泛不定，所配音乐也以清商曲为多，异于后世的胡夷里巷之曲；后者的体制与乐曲牴牾颇多，歌伎乐伶不得不以添和声、泛声、散声和数章联咏、复章迭咏的办法相就。于是在诗与乐本身不断演进嬗变，克服相互矛盾过程中，词这种新的文学体裁便应运而生。以乐府或绝句为词源或视词为诗余固然不确，但诗的繁荣为词的产生成熟准备条件则是事实。

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杨慎《词品序》）

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随声为长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诗，歌者取其辞与和声相叠成音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一引《蔡宽夫诗话》）

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比之管弦。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卷一）

## 二 敦煌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是敦煌出土的写卷中的一部分，其中绝大部分是唐代民间作品。它的年代之早、内容之丰富、调式之多样，使它的发现成为词学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为词起源于民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 （一）思想内容

敦煌曲子词内容丰赡，反映了贾客、渔父、征夫、侠客、妓女、思妇、僧侣、道士、医生、士子等各色人等的生活和情思，涉及的社会生活面之广，为唐五代文人词所望尘莫及，早期曲子词产生于劳歌，如《摸鱼子》、《拾麦子》，内容与词调名相关；多表现

民俗风情如《竹枝》、《二郎神》；具有故事表演的特色，如《踏謡娘》、《兰陵王》等。

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然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比肩端己。至于“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等句，则真是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之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己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者矣。（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

### 1. 爱国情怀

敦煌词中表达了广大军民收复失土的情怀和民族和睦的愿望。

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若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新恩降，草木总光辉。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早晚圣人知。（《望江南》、《全唐五代词》卷七，本书所引敦煌曲子词均出此，不重注）

曹公德，为国托西关。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雄名远近闻。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作人君。（同上）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　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菩萨蛮》）

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到丹阙，御龙楼，弃毡帐与弓剑，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　见中华好，与舜日同钦。垂衣理，菊花浓。臣遐方无珍宝，愿公千秋住，感皇泽，垂珠泪，献忠心。（《献忠心》）

风调雨顺，野老行歌。四塞休征罢战，放将士，尽回戈。（《献忠心》）

### 2. 思乡怀远

征夫思乡、闺妇怀远的题材在敦煌曲子词中数量多，质量高。敦煌地处边陲，兵民对这类题材感受深，共鸣强烈，所以流传也广。

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失调名》）





风送征轩迢递，参差千里余。目断妆楼相忆苦，鱼雁百水鳞积疏。和愁封去书。　　春色可堪孤枕，心焦梦断更初。早晚三边无事了，香被重眠比目鱼。双眉应自舒。(《破阵子》)

**3. 时局世事**

晚唐南北司争斗、军阀作乱、农民起义，御驾播越、无人匡扶社稷的现实，在部分敦煌曲词中得到反映，而作者的立场则是维护唐朝统治。对社会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现实，敦煌曲词也有所揭露。

自从銮驾三峰住，倾心日夜思明主。惯在紫微间，笙歌不暂闲。　　受禄分南北，谁是忧邦国。此夜却回銮，须教社稷安。(《菩萨蛮》)

每见惶惶，队队雄军惊御辇。蓦街穿巷犯皇宫，只拟夺九重。　　长枪短剑如麻乱，争奈失计无投窜。金箱玉印自携将，任他乱芬芳。(《酒泉子》)

鸡鸣丑，曙色才能分户牖。富者高眠醉梦中，贫人已向尘埃走。(《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使府君，食香粳，须念樵农住山薮。捍劳忍苦自耕耘，美饭不曾沾一口。(同上)

**4. 妇女题材**

谴责轻薄负心的纨袴弟子，同情风尘女子被玩弄遗弃的悲惨命运，反映她们的思绪情怀，是敦煌曲子词的重要内容。与同类文人词相比，内容更深刻，感情更真挚强烈。



莫攀我，攀我心太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望江南》)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姐姐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子细思量著，淡薄知闻解好么？(《抛球乐》)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菩萨蛮》)

**5. 文人生活**



这类题材抒发了文人士子的种种情愫，如不遇的牢骚、行役的

乡愁、隐逸的乐趣、以隐侍仕的打算等，作者多为下层文人。

白从涉远为游客，乡关迢递千山隔。求宦一无成，操劳不暂停。　　路逢寒食节，处处樱花发。携酒步金堤。望乡关双泪垂。(《菩萨蛮》)

数年学剑攻书苦，也曾凿壁偷光露。堑雪聚飞萤，多年事不成。　　每恨无谋识，路远关山隔。权隐在江河，龙门终一过。(《菩萨蛮》)

卷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蓑笠执鱼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几重滩。　　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世掩良贤。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浣溪沙》)

敦煌曲词中也有一些点化众生、劝善诫恶、宣扬因果报应的佛曲，大都质木无文。

## (二) 艺术特征

### 1. 质朴明快，生动形象

敦煌曲子词作者复杂，所以词的风格也不一致，但风格明快质朴、语言爽直俚白、比喻丰富生动、不事雕饰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当然也不免有粗俗稚拙之疵。

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愿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鹊踏枝》)

今世共你如鱼水，是前世因缘。两情准拟过千年。转转计较难，教汝独自孤眠。　　每见庭前双飞燕，他家好自然。梦魂往往到君边。心穿石也穿，愁甚不团圆。(《送征衣》)

燕语莺啼惊觉梦，羞见鸾台双舞凤。天仙别后信难通，无人共。花满洞，休把同心千遍弄。　　叵耐不知何处去，正是花开谁是主。满楼明月夜三更，无人语，泪如雨。便是思君肠断处。(《天仙子》)

《天仙子》情词婉转深刻，不让温飞卿、韦端己，当是文人之笔。其余诸章，语颇质俚，殆皆当时歌唱脚本也。(王国维《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其词朴拙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朱祖谋《彊村遗书·云谣集杂曲子跋》)



词俱朴拙，务铺叙，少含蓄之趣，亦足为初期作品技术未精巧之证。（龙沐勋《词体之演进》）

2. 形式创新

敦煌曲子词借鉴俗讲曲艺等其他表演艺术，在形式上多有创新，如联章铺陈叙事，将人物性格化、故事情节化；用问答形式叙事抒情；为表情达意需要，对词牌调式时有突破和创新；早期文人词中罕见的长调也为数不少。

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捣练子》之一）

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纷纷。吃酒只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还归。（同上之二）

堂前立，拜辞娘，不觉眼中泪千行。劝你耶娘少怅望，为吃他官家重衣粮。（同上之三）

云谣集杂曲，若以词格论，的是唐教坊一种歌曲……大抵唐时慢词皆乐工肄习，文士少为之者，故今所见五代人词多小令。至宋，而文士始有填慢词者，不得谓唐时教坊无慢词也。（张尔田《与龙沐勋书》）

（三）影响



今此本复现于人间，可称研究唐五代词者之大幸！抑其中作风，尽多沉郁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这个发现，是可以使论词的人，打破了不少传统的迷障的。（郑振铎《云谣集杂曲子·跋》）

柳词作风，固与《云谣集》相近，谓柳词即从唐人此种词格蜕化而来则可，谓《云谣集》作者与柳同时，似不可。（张尔田《与龙沐勋书》）

## 三　中唐文人词

初盛唐时期，敦煌曲子词已在民间广泛传唱，而文人开始习作。中唐文人在民间曲子词影响下，学习倚声填词才蔚为风气，故有词成于中唐之旧说。中唐文人词有如下特点：小令或齐言居多，

调式简单，平仄变化少，杜牧《八六子》类的长调还少见；与晚唐五代词相比，题材较广；风格较自然清新活泼，所表达的情致较浅显明朗。

### （一）主要内容

受敦煌曲子词的影响，中唐文人词尚未形成“词为艳科”的藩篱，故内容较广泛。

#### 1. 边塞题材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戴叔伦《调笑令》《全唐五代词》卷一）

《古今词话》云：笔意回环，音调宛转，与韦苏州一阕同妙。（《词林纪事》卷一）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韦应物《调笑令》《全唐五代词》卷一）

#### 2. 咏史怀古

金谷园中莺乱飞，铜驼陌上好风吹。城东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刘禹锡《杨柳枝》）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株残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同上）

唐汝询云：柳花如雪，宫中无人，自足兴感，语意本明，一解便俗。（《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五七）

#### 3. 妇女题材

表现男女青年的爱情、商妇的思念、宫女的怨苦等。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刘禹锡《竹枝》《全唐五代词》卷一）

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王建《江南三台》）

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

管，春草昭阳路断。（王建《调笑令》）

王仲初《调笑令》云："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结语凄怨，胜似《宫词》百首。（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

#### 4. 文人生活

这类词反映文人宦旅谪贬的乡思愁怨或隐逸渔樵的情趣，乃至狎妓宴乐的生活。

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刘长卿《谪仙怨》《全唐五代词》卷一）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父》）

玄真子张志和，会稽人，守真养气。卧雪不冷，入水不濡。颜鲁公守湖州日与宾客唱和，为《渔父词》。志和曰……坐客叹服不已，后果传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五）

数句只写渔家之自乐其乐，无风波之患，对面已有不能已者，隐跃言外，蕴藏不露，笔墨入化，超然尘埃之外。（黄蓼园《蓼园词选》）

按：今人有据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所载，谓《渔父》词五首为颜真卿所作者。该书云："张志和，或号烟波子，常渔钓于洞庭湖。初颜鲁公宦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态。"



#### 5. 风物人情

这类词在中唐文人词中为数不少，且多用杨柳枝、竹枝等民间曲调填写。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全唐五代词》卷一）



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

(白居易《杨柳枝》)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刘禹锡《竹枝》)

十二峰头月欲低，空舲滩上子规啼。孤舟一夜东归客，泣向东风忆建溪。(李涉《竹枝词》)

### (二) 艺术特征

中唐文人词显然受民间词曲的影响，也不事雕饰。但敦煌曲子词质朴俚直，而中唐文人词自然清新，流丽婉转，无民间曲子词粗俗稚拙之疵。在意境创造、情景相生交融方面有中唐诗歌的影响在。与晚唐词相比，较少深细绵密的心理刻划。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白居易《长相思》)

此词若晴空冰柱，通体虚明，不着迹象而含情无际。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远，直至天末吴山，仍是愁痕点点。……结句盼归时之人月同圆，昔日愁眼中山色江光，皆人倚楼一笑矣。(俞陛云《唐词选释》)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刘禹锡《忆江南》)

唐贤为词，往往丽而不流，与其诗不甚相远也。刘梦得《忆江南》"春去也"云云，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



解散五、七言律绝的整齐形式，而又运用它的平仄安排，变化它的韵位，就为后来"倚声填词"家打开了无数法门，把文字上的音乐性和音乐曲调上的节奏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长短句歌词的发展。(龙沐勋《词曲概论》17页)

## 四　温庭筠的诗词

### (一) 生平

温庭筠(813? —866)，是中晚唐之际的重要诗人，花间词派的鼻祖。正史载其士行秽杂，试场鬻文、狎妓蒱饮，故淹蹇终生。其实温飞卿恃才傲物，文多讥刺，才是其落魄潦倒的主要原因。上

述秽行，毋宁是其愤世、玩世的表现。

彦博裔孙廷筠，少敏悟，工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然薄于行，无检幅。又多作侧辞艳曲，与贵胄裴諴、令狐滈等蒲饮狎昵。数举进士不中第。思神速，多为人作文。大中末，试有司，廉视尤谨，廷筠不乐，上书千余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执政鄙其为，授方山尉。徐商镇襄阳，署巡官，不得志，去归江东。令狐绹方镇淮南，廷筠怨居中时不为助力，过府不肯谒。丐钱扬子院，夜醉，为逻卒击折其齿，诉于绹。绹为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绹两置之。事闻京师，廷筠遍见公卿，言为吏诬染。俄而徐商执政，颇右之，欲白用。会商罢，杨收疾之，遂废卒。本名岐，字飞卿。（《新唐书·温庭筠传》）

按：温廷筠生平，两唐书所载多误。据夏承焘《温飞卿系年》，温太原祁人，大和末曾游江淮，于开成四年（839）秋及大中初、大中九年（855）数试京兆，不第。大中十三年（859）贬隋县尉，同年依襄阳刺史徐商为巡官，次年离襄阳，客江陵。咸通四年（863），过广陵为虞侯所辱，至长安雪冤，再贬方城尉。咸通七年（866），卒于国子助教任。有《宝刻丛书》卷八，其弟温庭皓撰墓志为证。



既而羁齿侯门，旅游淮上，投书自达，怀刺求知。岂期杜挚相倾，臧仓见嫉。守土者以忘情积恶，当权者以承意中伤。直视孤危，横相陵阻。绝飞驰之路，塞饮啄之途。射血有冤，叫天无路。此乃通人见愍，多士具闻，徒共兴嗟，靡能昭雪。（《上裴相公启》）

赋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诬。……怀刺名先远，干时道自孤。……积毁方销骨，微瑕惧掩瑜。（《病中书怀呈友人》）

"敕乡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著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澧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随州随县尉。"舍人裴坦之词也。庭筠字飞卿……连举进士，竟不中第，至是谪为九品吏。进士纪唐夫叹庭筠之冤，赠之诗曰："凤凰诏下虽承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人多诵之。（裴廷裕《东观奏记》下）

温庭筠亦以为赋讥刺，少类平（曾）、贾岛而谪方城尉。（范摅《云溪友议》七）

## （二）诗歌内容

温诗有狭邪艳情之作，但也有不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咏史讽时、抒怀言志之作，这也是温李并称的原因之一，不仅因为他与李商隐遭际相近、风格相似而已。

### 1. 感伤讽谕时事

（1）讽刺荒亡

温诗这类诗多借古讽今。

玉树歌阑海云黑，花庭忽作青芜国。秦淮有水水无情，还向金陵漾春色。杨家二世安九重，不御华芝嫌六龙。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珠翠丁星复明灭，龙头劈浪哀笳发。……漏转霞高沧海西，玻璃枕上闻天鸡。蛮弦代雁曲如语，一醉昏昏天下迷。四方倾动烟尘起，犹在浓香梦魂里。后主荒宫有晓莺，飞来只隔西江水。（《春江花月夜词》）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红泪文姬洛水春，白头苏武天山雪。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余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虏，欲吹羌管先汍澜。旧臣头鬓霜雪早，可惜雄心醉中老。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达摩支曲》）

穆满曾为物外游，六龙经此暂淹留。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成碧草愁。香辇却归长乐殿，晓钟还下景阳楼。甘泉不得重相见，谁道文成是故侯。（《马嵬驿》）



才信倾城是真语，直教涂地始甘心。（《马嵬佛寺》）

忆昔开元日，承平事胜游。贵妃专宠幸，天子富春秋。月白霓裳殿，风乾羯鼓楼。……深岩藏浴凤，鲜隰媚潜虬。不料邯郸虱，俄成即墨牛。剑锋挥太皞，旗焰拂蚩尤。内嬖陪行在，孤臣预坐筹。……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至今汤殿水，呜咽县前流。（《过华清宫二十二韵》）

（2）反对割据

温诗维护统一，反对割据，警诫叛逆，歌颂忠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忆昔狂童犯顺年，王虬闲暇出甘泉。宗臣欲舞千钧剑，追骑犹观七宝鞭。星背紫垣终扫地，日归黄道却当天。至今南顿诸耆旧，犹指榛芜作弄田。(《奉天西佛寺》)

祖龙黄须珊瑚鞭，铁驄金面青连钱。虎髯拔剑欲成梦，日压贼营如血鲜。海旗风急惊眠起，甲重光摇照湖水。苍黄追骑尘外归，森索妖星阵前死。……吴波不动楚山晚，花压阑干春昼长。(《湖阴词》)

丰沛曾为社稷臣，赐书名画墨犹新。几人同保山河誓，独自栖栖九陌尘。(《题李相公勅赐屏风》)

王俭风华首，萧何社稷臣。丹阳布衣客，莲渚白头人。铭勒燕山暮，碑沉汉水春。从今虚醉饱，无复污车茵。(《中书令裴公輓歌词》之一)

### 2. 抒发怀抱、愤懑

温庭筠报国无路，用世无门，故诗多愤懑之情，或借咏史吊古抒发，或直抒其情。

铁马云雕久绝尘，柳阴高压汉营春。天晴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经五丈原》)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苏武庙》)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过陈琳墓》)

龙沙铁马犯烟尘，迹近群鸥意倍亲。风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韬钤岂足为经济，岩壑何尝是隐沦。心许故人知此意，古来知者竟谁人。(《山中与诸道友夜坐闻边防不宁因示同志》)

### 3. 妇女题材

温庭筠表现男女情爱的诗，有意仿效南朝民歌，常用比兴、顶针、双关、双声、迭韵等修辞表现手法。

团圆莫作波中月，洁白莫为枝上雪。月随波动碎潾潾，雪似梅花不堪折。

李娘十六青丝发，画带双花为君结。门前有路轻别离，唯恐归来旧香灭。(《三洲词》)

藕丝作线难胜针，芯粉染黄那得深。白玉兰芳不相顾，青楼一笑轻千金。莫言自古皆如此，健剑刜钟铅绕指。三秋庭绿尽迎霜，惟有荷花守红死。庐江小吏朱斑轮，柳缕吐芽香玉春。两股金钗已相许，不令独作空城尘。悠悠楚水流如马，恨紫愁红满平野。野土千年怨不平，至今烧作鸳鸯瓦。(《懊恼曲》)

温庭筠仕途潦倒，寄人篱下，遭遇之不幸，心情之痛苦，有类被侮辱、受歧视的青楼倡女。所以他不仅在她们身上找寄托，求解脱，写了些冶游狎昵的艳情诗，也同情她们的痛苦，反映她们的愿望。但总的来说，温庭筠这类诗缺乏深挚热情的追求，多满足于声色感官的愉悦，美学价值逊于李义山的爱情诗。

百舌问花花不语，低回似恨横塘雨。蜂争粉芯蝶分香，不似垂杨惜金缕。愿君留得长妖韶，莫逐东风还荡摇。秦女含嚬向烟月，愁红带露空迢迢。(《惜春词》)

骑马踏烟莎，青春奈怨何。蝶翎朝粉尽，鸦背夕阳多。柳艳欺芳带，山愁萦翠蛾。别情无处说，方寸是星河。(《春日野行》)

## (三) 诗歌艺术特色



温诗的特色向以“艳丽绮靡”目之。其实温诗风格往往因体裁题材的不同而异。

### 1. 浓艳绚丽的乐府七古

温庭筠擅长乐府七古，多用以揭露统治者荒淫奢糜的生活和表现他的冶游宴乐，并受齐梁宫体影响，所以著彩浓艳绚丽，用典深隐，寓意在有无之间，而其学南朝民歌的部分乐府则风格较清新明丽。

春姿暖气昏神沼，李树拳枝紫芽小。玉皇夜入未央宫，长火千条照栖鸟。马过平桥通画堂，虎幡龙戟风悠扬。帘间清唱报寒点，丙舍无人遗烬香。

(《走马楼三更曲》)

末二句即义山诗“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意也。(顾嗣立《温飞卿诗集笺注》卷二)

湘东夜宴金貂人，楚女含情娇翠嚬。玉管将吹插钿带，锦囊斜拂双麒麟。重城漏断孤帆去，唯恐琼签报天曙。万户沈沈碧树圆，云飞雨散知何处。欲上香车俱脉脉，清歌响断银屏隔。堤外红尘蜡炬归，楼前淡月连江白。(《湘东宴曲》)

温飞卿遁作别调，七言之齐梁欤?(《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七言古诗，句雕字琢，当其沾沾自喜之作，虽竭其伎俩，止于音响卓越，铺叙藻艳，态度生新，未免其美悉浮于外，有腴而实枯、纡而实近、中干外强之病。(《载酒园诗话·又编》)

温庭筠的七言乐府，除受徐庾和南朝民歌影响外，还向李贺学习，得其艳丽，无其奇诡幽峭。比较《雁门太守行》与《湖阴词》、《李凭箜篌引》与《郭处士击瓯歌》、《天上谣》与《晓仙谣》即可看出两者的关系。

飞卿的七古是显然受了长吉的影响，不过徒得其丽而不得其奇。(王礼锡《驴背诗人李长吉》《文学周报》1928年7卷23期)

飞卿、义山擅侧艳，长吉实为开山之祖。(王培礼《小招隐馆谈艺录》南京中文仿宋印书馆1937年)



温庭筠乐府诗长于描述刻划妇女服饰的华贵、容貌的艳丽、体态的轻盈、心理的婉曲，还善于渲染气氛环境，对以其为代表的花间词派的风格和表现手法影响不小，以《照影曲》与《菩萨蛮》之一、《春愁曲》与《更漏子·星斗稀》相对照即可了然。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之一)

景阳妆罢琼窗暖，欲照澄明香步懒。桥上衣多抱彩云，金鳞不动春塘满。黄印额山轻为尘。翠鳞红稚俱含嚬。桃花百媚如欲语，曾为无双今两身。(《照影曲》)

2. 精工清丽的律诗

温庭筠长于七律，其律体精丽，不如义山那样沉郁浑劲；用典工切，不象义山那样深僻。虚词运用也较少。其咏史怀古、羁旅酬唱、咏物题赠中不乏精品，与乐府诗着力于色泽、音韵美不同，这类诗多追求意境美，风格也较清丽。

淡然空水带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利州南渡》)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商山早行》)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乎！(《六一诗话》)

温飞卿七律，如《赠蜀将》、《马嵬》、《陈琳墓》、《五丈原》、《苏武庙》诸作，能与义山分驾，永宜楷式。(延君寿《老生常谈》)

七言律至长庆以后，奄奄一息。温、李二集，正如渔歌牧笛，忽闻钟鼓噌吰。(《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四) 温李比较



温李并称，见于史传。盖其败落贵胄的出身相似，才高濩落的遭遇相近，浓艳精工的诗风相仿，且互有酬唱，以相如、庾信相许。两人俱为季唐四六好手。

一水悠悠隔渭城，渭城风物近紫荆。寒蛩乍响催机杼，旅雁初来忆弟兄。自为林泉牵晓梦，不关砧杵报秋声。子虚何处堪消渴，试向文园问长卿。(温庭筠《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

昔叹谗销骨，今伤泪满膺。空余双玉剑，无复一壶冰。……何因携庾信，同去哭徐陵。(李商隐《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

就诗歌的内容和风格言，两人有同有异：借古讽今，揭露统治

者荒淫误国；针砭时弊，反对宦官弄权，藩镇割据；咏怀赋志，抒赍志难酬之恨，两人同；而温诗深广不如李诗，风格温清李浓；温擅乐府，李精律诗；李以四六名家，温以词令称祖。

商隐……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旧唐书·文苑下》）

温李二家诗非徒巧丽夺目，直是风骨不凡。虽造意幽邃，温不逮李，而俊爽过之。（杜庭珠《中晚唐诗叩弹集》卷八）

义山诗思深而大，温断不及，而温之“钓渚别来应更好，春风还为起微波。”宁不淡远。大抵古人难以一语断尽。（《围炉诗话》卷三）

温不如李，亦时有彼此互胜者。如义山隋宫诗“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飞卿《春江花月夜》曰：“十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虽竭力描写豪奢，不及李语更能状其无涯之欲。至结句“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较温“后主荒宫有晓莺，飞来只隔西江水”，则温语含蓄多矣。（《载酒园诗话·又编》）

温李并称，就中却有异同。止如乐府，则玉溪不及太原，余则太原不逮玉溪远矣。（《一瓢诗话》）

温李齐名，然温实不如李，李不作词，而温为《花间》鼻祖，岂亦同能不如独胜之意邪？（王士祯《花草蒙拾》）

（五）词作



温庭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词名家的作者。今存词七十余首。多以花前月下，宫女、歌舞伎、卒妻、商妇、女冠、采莲女等各色妇女的闺思怨恨为题材，其中有些融入了作者的身世之悲。常州词派张惠言等人以为均有香草美人之寓，未免深文周纳。其词风艳丽婉约，被奉为花间词的开山祖。

温庭筠极流丽，宜为花间集之冠。（黄昇《花庵词选》卷一）
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艺概·词曲概》）

**1. 艳丽婉约的风格**



（1）缘情体物，寄托婉深；遣词琢句，绮靡精丽

温词景语多，情语少，往往借景物的刻划描写，暗示象征情思。温词之景，从盛唐诗的江山边塞复归六朝的闺阁绮楼；所状之物，也以妇女服饰容貌为多，善以景物渲染烘托情思。如：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之六）

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花间集》可见矣。《更漏子》一词尤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七）

背江楼，临海月，城上角声呜咽，堤柳动，岛烟昏，两行征雁分。京口路，归帆渡，正是芳菲欲渡。银烛尽，玉绳低，一声村落鸡。（《更漏子》之五）

就行役昏晓之景，由城内而堤边，而渡口，而村落，次第写来，不言愁而离愁自见。其"征雁"句，寓分手之感。（俞陛云《唐词选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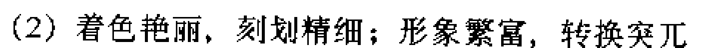
温词还常以鸳鸯、凤凰、双燕蝶等反衬闺妇的形单影只。或以花喻人，以屏山暗示心曲。

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　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菩萨蛮》之三）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　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同上之九）



香玉，翠凤宝钗垂䍦䍦。钿筐交胜金粟，越罗春水渌。　画堂照帘残烛，梦余更漏促。谢娘无限心曲，晓屏山断续。（《归国遥》之一）



(2) 着色艳丽，刻划精细；形象繁富，转换突兀

温词喜用富丽香艳的景物服饰，以唤起读者视觉嗅觉的美感。形象繁富，构图精巧，刻划工细，犹如精致的工艺品，富于装饰美。形象、场景转换频繁突兀，需要读者以美感联想加以寻绎贯串。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

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菩萨蛮》之二)

“梦”字提，“江上”以下。略叙梦境。人胜参差，玉钗香隔，言梦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烟”，是关络。(张惠言《词选》卷一)

帘内之情浓如斯，江上之芊眠如彼。千载以下，无论识与不识，解与不解，都知是好言语矣。(俞平伯《读词偶得》)

莺语，花舞，春昼午，雨霏微。金带枕，宫锦，凤凰帷。柳弱蝶交飞，依依。辽阳音信稀，梦中归。(《诉衷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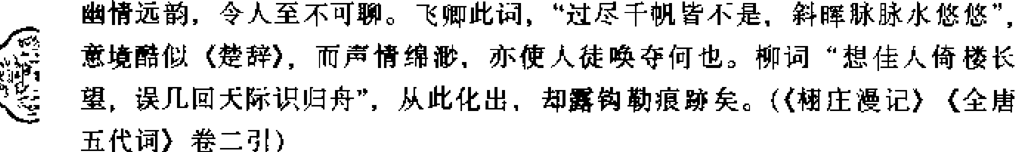
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飞卿之词，每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在读者心眼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问其脉络神理如何，而脉络神理按之则俨然自在。譬之双美，异地相逢，一朝绾合，柔情美情，并入毫端，固未易以迹象求也。(《读词偶得》)

**2. 白描清丽的风格**

温词除镂金刻翠的浓艳之作外，还有一些洗卸脂粉、纯用白描的清新之作，受南朝民歌影响。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梦江南》)



楚辞“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幽情远韵，令人至不可聊。飞卿此词，“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意境酷似《楚辞》，而声情绵邈，亦使人徒唤奈何也。柳词“想佳人倚楼长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从此化出，却露钩勒痕迹矣。(《栩庄漫记》《全唐五代词》卷二引)



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南歌子》之一)

飞卿《南歌子》诸阕，语意工妙，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陆游《放翁题跋》)

《花间集》词多婉丽，然亦有以直快见长者，如“不如从嫁与，作鸳鸯”，“此时还恨薄情无”等词，盖有乐府遗风也。(《栩庄漫记》)

温词题材狭窄，情致单调，影响花间词派。

飞卿词中重句重意，屡见《花间集》中，由于意境无多、造句过求妍丽，故有此弊。(《栩庄漫记》)

## 五 韦庄的诗词

### (一) 生平

庄 (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也。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庄应举，正黄巢犯阙，兵火交作，遂著《秦妇吟》，有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全唐诗作"公卿骨"）。"乱定，公卿多讶之，号为"秦妇吟秀才"。乾宁元年，苏检榜进士，释褐校书郎。李洵宣谕西川，举庄为判官。后王建辟为掌书记。寻征起居郎，建表留之。及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弟蔼，撰庄诗为《浣花集》六卷，及庄尝选杜甫、王维等五十二人（按应为一百四十二家）诗为《又玄集》，以继姚合之《极玄》，今并传世。(《唐才子传》卷十)

按：韦庄系韦应物四世孙，五十九岁进士及第前，家境贫寒，屡试不第。四十五岁时至长安适逢黄巢起义，陷身兵火，弟妹散失，身得重病。后逃离长安，客洛阳，流寓江南，历经丧乱飘泊，《浣花集》中感事伤时之作多成于此时。六十六岁后入蜀终仕，官运亨通。今存诗三百二十余首。夏承焘《韦端己年谱》可参。



### (二) 诗歌内容

余家之兄庄，自庚子乱离前，凡著歌诗文章数十通，属兵火迭兴，简缃俱坠，惟余口诵者，所存无几。尔后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四愁九愁之文，一咏一觞之作，迄于癸亥岁，又缀仅千余首。庚申夏，自中谏□□□□辛酉春，应聘为西蜀奏记。明年，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完其庐，非敢广其基构耳。蔼便因闲日，录兄之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次为五卷，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韦蔼《浣花集叙》)

满目墙垣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长安旧里》)

"伤时伤事更伤心"，概括了韦庄诗歌的基调。

### 1. 秦妇吟

《秦妇吟》是一首长达一千六百六十六字的七言乐府。久佚，本世纪初出土于敦煌石窟。诗人借秦妇之口，哀伤时代的动乱，嘲讽朝廷的腐败无能，揭露官军的劫掠杀掳，也反映出黄巢起义军摧枯拉朽的声势和攻陷长安后治军不严、奸淫掠杀的情况。全诗虽然充满着作者对义军的仇恨和敌视，却也部分反映出义军失败的原因。

轰轰崐崐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焖。日轮西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脉。阴云晕气若重围，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气潜随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拆。……西邻有女真仙子，一寸横波剪秋水。妆成只对镜中春，年幼不知门外事。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牵衣不肯出朱门，红粉香脂刀下死。……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恧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魔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老翁暂起欲陈辞，却坐支颐仰天哭。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千万。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千间仓兮万丝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秦妇吟》《全唐诗外编》）



### 2. 伤乱诗

韦庄"平生志业匡尧舜"（《关河道中》），后目睹时局陵夷，又

饱经战乱，所以诗歌反映唐末社会现实较广泛，有表现天子播越、生民涂炭的，有揭露统治者奢靡、谴责官军无能军纪腐败的，情调深沉凄怆。

才喜中原息战鼙，又闻天子幸巴西。延烧魏阙非关燕，大狩陈仓不为鸡。兴庆玉龙寒自跃，昭陵石马夜空嘶。遥思万里行宫梦，太白山前月欲低。(《闻再幸梁洋》)

关中群盗已心离，关外犹闻羽檄飞。御苑绿莎嘶战马，禁城寒月捣征衣。漫教韩信兵涂地，不及刘琨啸解围。昨日屯军还夜遁，满车空载洛神归。(《睹军回戈》)

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悯耕者》)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咸通》)

3. 咏史诗

韦庄的怀古咏史亦带有末世伤乱衰衰的印记，景物荒芜，兴发的是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的悲叹。也有借古兴叹者，如《立春日作》。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残花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止竟霸图何物在，石麟无主卧秋风。(《上元县》)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

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立春日作》)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金陵图》)

4. 题赠诗

极目晴川展画屏，地从桃塞接蒲城。滩头鹭占清波立，原上人侵落照耕。

去雁数行天际没，孤云一点净中生。凭轩尽日不回首，楚水吴山无限情。（《题盘豆驿水馆后轩》）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送日本国僧敬龙归》）

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古离别》）

前年相送灞陵春，今日天涯各避秦。莫向尊前惜沉醉，与君俱是异乡人。（《江上别李秀才》）

槐陌蝉声柳市风，驿楼高倚夕阳东。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平生志业匡尧舜，又拟沧浪学钓翁。（《关河道中》）

### （三）诗歌艺术特征

韦庄感时伤事之作学杜甫，沉郁类之，雄劲顿挫不及。赠别写景诗清丽疏淡，情致婉曲。

韦端己疏旷不拘小节，后仕王建为平章，浣花集十卷，其弟蔼所编也。如“咏诗信行马，载酒喜逢人”，“树老风声壮，山高腊候融”、“万物不如酒，四时唯爱春”，“一杯今日酒，万里故乡心”，“静极却嫌流水闹，闲多翻笑野云忙”，“老去不知花有态，乱来惟觉酒多情”，及《忆昔》、《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题姑苏凌处士庄》、《过内黄县》、《南昌晚眺》、《投寄旧知》、《咸阳怀古》、《长安清明》、《古离别》、《立春日作》、《寄江南逐客》、《离筵诉酒》、《台城》、《燕来》、《令狐亭》、《虎跡》诸诗，感时怀旧，颇似老杜笔力。（《石园诗话》卷二）



韦庄的《秦妇吟》情节丰赡，形象生动，结构完整，气韵劲健，是元白长篇叙事诗的发展，是文人诗歌与民间说唱文学结合的成果。韦庄部分律绝和七古，清丽流畅，通俗平易，也接近白居易，这与其选编的《又玄集》的审美尺度是一致的。

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又玄集序》）

韦端己乃香山之替人。（郑方坤《五代诗话·例言》）

端己为诗学居易，固由身世近似，幼时环境感染，或亦其一因也。（夏承焘《韦庄年谱》）

（四）韦词内容

温韦并称，是《花间集》中成就最高的两位词人。但两人的词从内容到艺术特征都有所区别。

1. 故国之思

韦庄避乱仕蜀，词寓伤时之悲，故国之思。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菩萨蛮》其二《全唐五代词》卷五）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菩萨蛮》其三）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　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同上其五）

韦端己《菩萨蛮》四章（按共五章）惓惓故国之思，而意婉词直，一变飞卿面目。（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韦庄）《菩萨蛮》诸作，惓惓故国之思，尤耐寻味。盖唐末中原鼎沸，韦以避乱入蜀，欲归未得，言愁始愁，所谓"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也。（顾宪融《词论》）



2. 怀旧之情

韦词忆旧欢，悼亡姬，抒发及时行乐的思想，反映遭丧乱后士大夫的社会心理。

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菩萨蛮》其四《全唐五代词》卷五）

丁寿田等云："珍重"二句，以风流蕴藉之笔调，写沉郁潦倒之心情。真绝妙好词也。（《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乙篇引自《全唐五代词》卷五）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荷叶杯》其二）

### 3. 其他题材

韦词中有表现进士及第热闹场面和巴蜀政权苟安奢华的题材，虽非上乘之作，对《花间集》偏窄的词的题材却是开拓，并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街鼓动，禁城开，天上探人回。凤衔金榜出云来，平地一声雷。　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喜迁莺》其二）

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晨。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归时烟里，钟鼓正是黄昏，暗销魂。（《河传》其二）

## （五）韦词艺术特征

### 1. 主观抒情，风格疏淡

与温庭筠相比，韦庄善主观抒情，词中分明有“我”在，而温词多客观代言，其中不见词人。温词秾丽婉深，韦词清丽疏淡。



“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王国维《人间词话》）

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人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同上）

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同上）

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韦词运密人疏，寓浓于淡，如《天仙子》“蟾彩霜华”、“梦觉云屏”二首及《浣溪沙》、《谒金门》、《清平乐》诸词，非徒以丽句擅长也。（况周颐《餐樱庑词话》）

**2. 情深语秀，善用白描**

韦庄善用白描写法，刻划青年女子动作心态情思，情深语秀，上承白居易、刘禹锡，下启冯延巳、李煜。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

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谁家年少……不能羞”之类是也。（贺裳《皱水轩词筌》）

爽隽如读北朝乐府“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诸作。（《栩庄漫记》）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女冠子》）

徐士俊云：冲口而出，不假妆砌。（《古今词统》卷四）

陈廷焯云：一往情深，不着力而自胜。（《闲情集》卷一）

王国维云：“端己词情深语秀。”（《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



# 第十四章

# 五代十国的文学

## 第一节　五代十国概况

五代十国（907—960）从朱全忠灭唐建后梁起，至赵匡胤篡后周建宋止，是中国封建社会继南北朝后又一次分裂动乱的时期。短短几十年间，中原先后有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1）、后周（951—960）五朝更替；而南方则有吴（892—937）、南唐（937—975）、前蜀（891—925）、后蜀（926—965）、吴越（893—978）、楚（896—951）、闽（893—945）、南汉（905—971）、南平（907—963）、北汉（951—979）等十国存在，史称为五代十国时期。



### 一　北方的概况

北方中原一带，战乱连年，藩镇武将，交替执政、迭施掠劫，经济破坏极惨重，唯周世宗英武，志在统一，颇有作为，不幸病死。赵宋篡继，遂统一中国。文学亦无足道者。

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兜鍪积功，恃勋骄恣，

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隶藩镇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为之。……薛史安重荣传亦云，自梁、唐以来，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狱，割剥烝民，诚有慨乎其言之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李匡俦为晋军所败，道沧州，随行辎重、妓妾、奴仆甚众；沧帅卢彦威杀之于景州，尽取其赀。……马全节败南唐将史承裕，擒以献阙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将军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而后就刑。"全节惧，遂杀之。（同上《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议论伟然。（《新五代史·周本纪》）

## 二 南方的概况

南方战乱较少，相对安定。各小朝廷或奖励农垦，或发展商业手工业，各国之间、南北之间，贸易往来不断，经济比较繁荣。各国对北方大国称臣进贡以图苟安，君臣耽于逸乐，醉生梦死。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为花间词（主要在西蜀）、南唐词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武）漳以褒中用武之地，营田为急务，凿大洫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人受其利。（《九国志》卷七《武漳传》）

宋齐邱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紬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将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邱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容斋续笔》卷一六）

昇元三年春正月丙申，诏曰："比来干戈相接，人无定主，地茀而不艺，桑陨而弗蚕，衣食日耗，朕甚悯之，其鬻风面南者，其司计口给食；愿耕种者，授之土田，仍复三岁租役。（《续唐书·食货志》）

岁躔己巳，月属仲春，主上御龙舟，游北苑。亲王旧相，至于近臣，并俨华缨，同参曲宴。风清景淑，物茂人和，望蒋峤之嵚崟，祝为圣寿；汎潮沟之清浅，流作天波。丝簧与击壤齐声，醴斝共君恩并醉。乃命即席，分题赋诗。（徐铉《北苑侍宴诗序》）

## 三 文学思想

### （一）教化说

在伦理道德沦丧，背主弑君屡见不鲜的五代十国，论文主教化，反浮艳，虽然是对晚唐日趋浮艳纤细诗风的批评，但不过是空言标榜，迂腐说教罢了。吴融的《禅月集序》、顾云的《唐风集序》、黄滔的《答陈磻隐论诗书》及牛希济的《文章论》均持此论。但牛希济本人的诗词就与其文论了不相干，无论其于当时文风之影响了。

今国朝文士之作，有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区别也。制作不同，师模各异。然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见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绝。……今有司程式之下，诗赋判章而已，唯声病忌讳为切，比事之中，过于谐谑。……君子以言可教于人谓之文。垂是非于千载，殁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今朝廷思尧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学，以通经之儒，居燮之任。（牛希济《文章论》）



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咸通、乾符之际，斯道隳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援雅音而听者懵，语正道而对者睡。噫，王道兴衰，幸蜀移洛，兆于斯矣。（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

### （二）娱乐说、缘情说

真正反映五代十国花间集诗人和南唐词人创作思想的是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和刘昫的《旧唐书》所提倡的娱乐说、缘情说。

花间集序详后。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苢”，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醇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旧唐书·文苑传序》)

## 四 文学概况

五代十国诗人较有成就者，多为晚唐遗老，如韩偓、韦庄、罗隐、贯休、齐己等，已见前述。其余作者虽也有佳联隽句，类不出晚唐纤绮窠臼。效白傅贾姚者也多，如黄滔有白诗的平易流畅而遗其讽谕；李中得贾岛的苦涩而峭拔不及。李建勋、张蠙辈也成就平平，不足名家。

独自梁迄周五代，戎马倥偬，文章否极。韦庄、罗隐诸人，既系籍于唐末；徐铉、陶谷等辈，又接轫于宋初。自余二三隽流，或以词见，或以学称，历数十百年中，遂若兹道中绝，无复一线之存者。(《诗薮·杂编》卷四)

五代十国诗家最著者，多有唐遗士。……黄文江（滔）力孱韵清，娓娓如与人对语。(《唐音癸签》卷八)

(李）中，字有中，九江人也。唐末，尝第进士。……孟宾于赏其工吟，绝似方干、贾岛，时复过之。如“暖风医病草，甘雨洗荒村。”又“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唐才子传》卷十)



李建勋，父德诚，已为杨行密将。后尚主入相，至江南垂亡始没。……今五代诗集传者，仅建勋一家而已。集中佳句颇多，虽晚唐卑下格，然模写情事殊工，漫摘数联于后。《殴伎》云：“当时心已悔，彻夜手犹香”《夏月》云：“池映春篁老，檐垂夏果新。”……《望庐山》云：“云暗半空藏万仞，雪迷双瀑在中峰。”皆有思致。(《诗薮·杂编》卷四)

五代散文，更为寥落，竟无名家名篇行世。除刘昫《旧唐书》外，稗史笔记、谈丛杂俎为多，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刘崇远《金华子》、孙光宪《北梦琐言》、王定保《唐摭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等。

欧阳氏史不立文苑传，以五代无文也。……而独称王仁裕、和凝为文章宗匠，以饶著作故。第五代兼长诗文者，实仅仅二子。考凝诗词，概多猥亵；仁裕叙述，亦萎苶无大过人，自余可见。刘昫、贾纬并以史称，纬书不传，而昫《旧唐书》近颇行世。（《诗薮·杂篇》卷四）

足以代表五代十国文学成就的，只有源于隋唐的词。而且只是在社会相对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江淮浙和楚蜀地区有南唐词和西蜀词盛行。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词代表五代词的最高成就。今存最早的唐五代词编集有《花间集》、《尊前集》。

花间集十卷，后蜀赵崇祚编。……诗余体变自唐，而盛行于五代。自宋以后，体制益繁，选录益众，而溯源星宿，当以此集为最古。唐末名家词曲，俱赖以仅存。其中渔父词、杨柳枝、浪淘沙诸调，唐人仍载入诗集，盖诗与词之转变在此数调故也……陈振孙谓所录自温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

大率五代词人，与南北朝绝类，中原最为寥落，觉江淮为盛，楚蜀次之。（《诗薮·杂编》卷四）

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虞褚薛之书，皆出于逸少。（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 第二节　花　间　词

### 一　所谓花间词及其产生的原因

#### （一）所谓花间词

中唐文人倚声填词，不过偶一为之，到晚唐五代，诗风衰微，而倚声之学日盛，出现了文人词选集《花间集》。其中十八名词作者，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外，蜀人和游宦于蜀者居多。词的内

容，花间月下，男女之情约占十之七八，其余为咏史征戍、行旅写景之作。风格以剪红刻翠、香软浓艳为主，史称花间词派。大致区分，和凝、牛峤、欧阳炯、魏成班、顾敻、阎选、毛文锡、毛熙震等人缛丽类飞卿；李珣、孙光宪、牛希济、薛昭蕴等清绮似端己；张泌、尹鹗、鹿虔扆等则介乎两者之间。

花间词十八家，约可分为三派：镂金错彩，缛丽擅长，而意在闺帏，语无寄托者，飞卿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己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李珣）一派也。张泌词盖介乎温韦之间而与韦最近。（《栩庄漫记》《全唐五代词》卷五引）

### （二）花间词产生的原因

#### 1. 社会原因

唐末时局板荡，西蜀统治者苟安享乐，君臣狎妓宴饮，声色犬马。花间词是这种颓靡世风和变态心理的反映。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王衍《醉妆词》）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陆游《花间集》跋）



时帝（指前蜀后主王衍）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珣为狎客，陪侍游宴，或为艳歌相唱和，读嘲谑浪，鄙俚亵慢，以是为常。（《十国春秋》卷三七）

#### 2. 审美原因

晚唐诗人在中唐诗人各辟门径，繁荣流派之后，近乎技穷，已无心志才力标新立异。于是把审美情趣由社会人生转向歌舞宴乐，由拯世济时转为绮思艳情；专以深细婉曲的笔调、浓重艳丽的色彩写官能感受、内心体验。这方面，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的爱情诗对花间词影响很大，也是六朝审美情趣某种意义上的回归。花间词

成了侑酒佐乐的工具，定下了“词为艳科”的调子。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欧阳炯《花间集序》）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陆游《花间集》跋）

## 二 牛 峤

### （一）生平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峰，陇西（今甘肃）人也，唐相僧孺之后。博学有文，乾符五年（878）登进士第，历官拾遗、补阙、校书郎。高祖（王建）以节度使镇西川，辟为判官。及开国，拜给事中，卒。（《十国春秋》卷四四）



### （二）词作

牛峤词今存三二首。其《定西蕃》写征夫思乡，颇苍凉悲壮。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　　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定西蕃》）

塞外荒寒，征人梦苦，跃然纸上。此亦一穷塞主乎？（《栩庄漫记》《全唐五代词》卷五引）

余多表现思妇闺怨，艳丽芊绵，类似飞卿。善于刻划思妇的心理：有的作尽头语、悔恨语，近乎民间曲子词的白描直诉；有的通过神态动作表现，蕴藉细腻。《梦江南》二首为最早的咏物词。

东风急，惜别花时手频执，罗帏愁独入。马嘶残雨春芜湿，倚门立，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望江怨》）

捍拨双盘金凤，蝉鬓玉钗摇动。画堂前，人不语，弦解语。弹到昭君怨处，翠娥愁，不抬头。（《西溪子》）

昔人情语艳语，大都靡曼为工。牛松卿《望江怨》词、《西溪子》词，繁紘促柱间，有劲气暗转，愈转愈深。（况周颐《餐樱庑词话》）

红绣被，两两间鸳鸯。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全胜薄情郎。（《梦江南》）

姜夔云："牛松卿《望江南》词，一咏燕，一咏鸳鸯，是咏物而不滞于物也。词家当法此。（《词林纪事》卷二引）

双眉淡薄藏心事，清夜背灯娇又醉。玉钗横，山枕腻，宝帐鸳鸯春睡美。别经时，无限意，虚道相思憔悴。莫信彩笺书里，赚人肠断字。（《应天长》之二）

牛峤《定西蕃》为塞下曲，《望江怨》为闺中曲，是盛唐遗音。及读其"翠娥愁，不抬头"、"莫信彩笺书里，赚人肠断字"，又刻细似晚唐矣。（《历代诗余》卷一一三《词话》引陆游语）

松卿词集不可见，今存《花间集》者，尚有三十二首，大体皆莹艳缛丽，近于飞卿，微不及希济耳。（《栩庄漫记》）

## 三　李　珣

### （一）生平



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鹗，锦城烟月之士，与李生长为友善，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薰来也不香。"（何光远《鉴诫录》卷四《斥乱常》）

### （二）词的内容

#### 1. 渔村风俗

珣曾到过湖南、广州，组诗《南乡子》反映南国风土人情，为香浓脂腻的"花间"流淌的清泉。

兰棹举，水纹开，竞携藤笼采莲来。回塘深处遥相见，邀同宴，渌酒一卮红上面。(《南乡子》之二)

归路近，扣舷歌，采真珠处水风多。曲岸小桥山月过，烟深锁，豆蔻花垂千万朵。(同上之三)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同上之十)

咏南荒风景，唐人诗中，以柳子厚为多。五代词如欧阳炯之《南乡子》、孙光宪之《菩萨蛮》，亦咏及之。惟李珣词有十七首之多，荔子轻红，桄榔深碧，猩啼暮雨，象渡瘴溪，更萦以艳情，为词家特开新采。(俞陛云《五代词选释》)

### 2. 渔樵乐趣

李珣厌倦官场的角逐，思慕隐逸，把渔樵生活写得景色醉人，情致闲雅，是唐人渔父词的发展。

楚山青，湘水渌，春风淡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

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月归湾曲。酒盈尊，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渔歌子》之一)

柳垂丝，花满树，莺啼楚岸春山暮。棹轻舟，出深浦，缓唱渔歌归去。

罢垂纶，还酌醑，孤村遥指云遮处。下长汀，临浅渡，惊起一行沙鹭。(同上之三)



世皆推张志和《渔父》词以"西塞山前"一首为第一，余独爱李珣词"柳垂丝，花满树"云云，不减"斜风细雨不须归"也。(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

### 3. 羁旅情景

李珣这类词情致绵邈，开柳耆卿先声。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巫山一段云》之二)

宛行湘川庙竹之下。(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一)

去去，何处？迢迢巴楚，山水相连。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前，猿声到

客船。 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河传》之一）

一气舒卷，若断若连，有水流花放之乐，结得温厚。（陈廷焯《白雨斋词评》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引）

### （三）艺术特色及地位

李珣词清疏质朴，长于点染景色，借景抒情，近拟端己。其以组词联章吟咏风土人情，开后世鼓子词之风。

李德润词大抵清婉近端己，其写南越风物，尤极真切可爱，在花间词人中自当比肩和凝，而深秀处且似过之。（《栩庄漫记》）

五代人小词，大都奇艳如古蕃锦，惟李词有以清胜者。如《酒泉子》："秋雨联绵，声散败荷从里，那堪深夜枕前听，酒初醒。"又："秋月婵娟，皎洁碧纱窗外。照花穿竹冷沉沉，印池心。"《浣溪沙》云："翠叠画屏山隐隐，冷铺纹簟水潾潾，断魂何处一蝉新。"下开北宋体格者也。有以质胜者，《西溪子》云："归去想娇娆，暗魂销。"《中兴乐》云："忍孤前约，教人花貌，虚老风光。"宋人惟吴梦窗能有此等丽句，愈质愈厚。盖五代人已开其先矣。（《餐樱庑词话》）

## 四　孙　光　宪

### （一）生平



孙光宪字孟文，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家世业农，至光宪独读书好学。唐时为陵州判官，有声。天成初，避地江陵，武信王（高季兴）奄有荆土，招致四方之士，用梁震荐，入掌书记。……光宪事南平三世（高从海、保融、继冲），皆处幕中，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宋太祖嘉其功，授光宪黄州刺史，赐赉加等，在郡亦称治。乾德末，卒。光宪博物稽古。……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自号葆光子。所著有荆台集，桔斋集……北梦琐言、蚕书若干卷。（《十国春秋》卷一〇二）

### （二）词的内容

在花间词人中，孙词涉猎较广。除咏史边塞外，也有田园逸

趣，南国风俗等内容。写艳情，既抒风月情，也表现青楼怨。

### 1. 咏史吊古

孙光宪以咏史吊古，借以戒奢谏恤，亦寓赍志不酬之慨。

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偎倚，渌波春水，长淮风不起。　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河传》之一）

渚莲枯，宫树老，长洲废苑萧条。想象玉人空处所，月明独上溪桥。　经春初败秋风起，红兰绿蕙愁死。一片风流伤心地，魂销目断西子。（《思越人》之二）

"月明独上溪桥"，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也。（《栩庄漫记》）

### 2. 南国风光

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菰叶长，水葓开，门外春波涨渌。　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风流子》之一）

《花间集》中忽有此淡朴咏田家耕织之词，诚为异采。盖词境至此，已扩放多矣。（《栩庄漫记》）

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　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极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菩萨蛮》之五）



### 3. 边塞生活

孙光宪笔下，边塞风光生活，粗犷豪放；戍卒思妇的怨艾思恋，深沉婉约。

鸡禄山前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　鹊面弓离短帐，弯来月欲成。一只鸣髇云外，晓鸿惊。（《定西蕃》之一）

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华明，正三更。　何处戍楼寒笛？梦残闻一声。遥想汉关万里，泪纵横。（同上之二）

### （三）艺术特征

葆光子词婉约精丽，字句警炼，善以景物烘托点染心理，自然

传神。

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　　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浣溪沙》）

片帆七字，压遍古今词人。又云："闪孤光"三字警绝，无一字不为炼，绝唱也。（《白雨斋词评》）

昔黄玉林赏孙氏"一庭花雨湿春愁"为古今佳句。余以为不若"片帆烟际孤光"，尤有境界也。（王国维《孙中丞词》辑本跋语）

揽镜无言泪欲流，凝情半日懒梳头，一庭疏雨湿春愁。　　杨柳只知伤怨别，杏花应信损娇羞，泪沾魂断轸离忧。（《浣溪沙》之四）

孙孟文词气甚遒，措辞亦多警炼。（《白雨斋词评》）

葆光子词婉约精丽处，神似韦庄。其《浣溪沙》最有名，孙洙评谓其绝无含蓄，而自然入妙。（《栩庄漫记》）

## 五　花间词的历史地位

《花间集》是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它的出现标志着词的成熟，而且预示了宋词繁荣期的即将到来。它的题材以男女艳情为主，树立了"词为艳科"的樊篱；但它又有一些咏史吊古、写景咏物、羁旅边塞等题材，为后人跳出樊篱启开了门缝。它的风格婉约，确定了词的"当行本色"。它使许多词牌调式趋于定型、规范。在心理刻画、意境创造、构思工巧、表情深细、寓意含蓄、韵致隽永等方面泽溉后世，故被奉为词宗。



《花间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长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嗟乎，虽文之靡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晁谦之《题花间集》）

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陆游《花间集》跋）

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绝之意始佳。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张炎《词源》卷下）

花间集是唐末和五代的中国韵文学的特殊产品，是汉魏乐府的蜕变和唐

诗的流派的发展，直接成为宋词的先导。它在中国韵文学史上有一定的枢纽地位，特别它关系到当时的音乐制作和文学风尚。（李一氓《花间集校后记》）

## 第三节 南 唐 词

南唐小朝廷偏安江南，社会相对安定，城市经济繁荣。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雅好文学，歌舞宴乐之余，吟咏填词。以他们为代表的南唐词，时代稍晚于西蜀词，而其社会背景、题材内容略同于花间集。所不同者，南唐词不仅写艳情而且抒真情，如好景不长、人生易逝的感叹，故国之恋、亡国之痛。开始突破艳科的樊篱，拓宽了词的意境和内容。在风格上，南唐词以清丽淡雅白描见长，有别于花间的香软浓艳雕饰。

公（冯延巳）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陈世修《阳春集》序）

词虽导源李唐，然太白、乐天兴到之作，非其专诣。逮于季叶，兹事始甚。温韦崛兴，专精令体。南唐起于江左，祖尚声律，二主倡于上，翁（指冯延巳）和于下，遂为词家渊丛。（冯煦《四印斋阳春集序》）



### 一 李 璟（916—961）

#### （一）生平

璟，字伯玉，烈祖（李昪）子。风度高秀，善属文，谥元宗。（《全唐诗》卷八）

#### （二）词作

中主词大都散佚，仅存四首。《浣溪沙》两首于伤春伤别中寓身世国运之慨。景不空写，有自然蕴藉之致；情不浮泛，有深沉抑郁之感。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浣溪沙》)

"上言落花无主之意，下言回首一方之思。"又云："写出阑珊春色最是恼人天气。"(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引李于鳞语)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杆。(《浣溪沙》)

南唐中主《山花子》云："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沉之至，郁之至，凄然欲绝。(《白雨斋词话》卷一)

南唐中主"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人间词话》)

## 二　李　煜

### (一) 生平

李后主名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元宗第六子也。……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建隆二年，元宗南迁，立为太子，留金陵监国。……六月元宗晏驾，嗣立于金陵，更今名。……乙亥春二月壬戌，宋师拔金陵关城，乙未，城陷……国主帅司空、知左右内史事殷崇义等四十五人肉袒降于军门。……明年春正月辛未，至汴京。乙亥……宋太祖御明德楼……止令国主等白衣纱帽至楼下待罪，诏并释之，赐赍有差。……太宗即位，始去违命侯，加特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后主自言其贫，宋太宗命增给月奉，仍予钱三百万。……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性尚奢侈，常于宫中制销金红罗幕壁，而以白金钉瑇瑁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中，障以宋绡，植梅花于其外。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余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一夕而罢，乃散之。自入宋，忽忽不乐，常与金陵旧宫人书词，甚悲惋，不可忍。……又素溺竺乾之教，度僧尼不可胜算，以崇佛教，颇废政事。(《十国春秋·南唐三本纪》)



### (二) 词的内容

#### 1. 游宴声色之作

李煜亡国前多这类作品，与花间集不同在于作者任真率情，描

写较生动活泼罢了。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开，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玉楼春》)

上叙凤辇出游之乐，下叙鸾舆归来之乐。(《南唐二主词汇笺》引李于鳞语)

侈纵已极，那得不失江山？《浪淘沙》词即极清楚，何足贱也。(同上书引沈际飞语)

**2. 故国之思，亡国之痛**

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之囚后，李煜朝夕以泪洗面，其故国之思、亡国之恨，通过今昔盛衰对比及伤春悲秋来倾诉，一景一物，触处皆悲，字血声泪，悲不自胜。其人固不足怜，其情其思却也凄怆动人，足以勾起人们的故国之思、乡土之恋，以故，成为千古传诵的佳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之二)



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帘外雨潺潺……"含思悽惋，未几下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引《西清诗话》)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之一)

李煜归朝后，郁郁不乐，见于词语。在赐第，七夕命故妓作乐，闻于外。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併坐之，遂被祸。(陆游《避暑漫抄》)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深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乌夜啼》之三)

此词最凄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黄昇《花菴词选》卷一)

### （三）艺术特色

#### 1. 白描的手法

李煜善于用白描的手法，表现人物的对话和动作，刻划人物的情态和心理，使人物形象活脱，个性鲜明，情态传神。

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斛珠》）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菩萨蛮》）

结语极俚极真。（《南唐二主词汇笺》引潘游龙语）

李煜善用白描，简笔淡墨，点染景物，抒发情思。将抽象的情思融人具体的景物中，创造出物我无间，景情交融的典型意境来。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遥夜亭皋闲信步，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　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



上半首工于写景，风收残雨，以“约住”二字状之，殊妙。雨后残云，唯映以淡月，始见其长空来往，写风景宛然。结句言寸心之愁，而宇宙虽宽，意无容处，其愁宁有际耶？（俞陛云《南唐二主词辑述评》）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燕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之二）

#### 2. 通俗而精炼的语言

李煜词中的人物传神，意境浑然，情致动人，是他将语言的通俗和精炼完美统一的结果。

诗家有以山喻愁者，如少陵诗云：“忧端如山来，澒洞不可掇。”赵嘏诗：“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曰：“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

古诗“行行重行行”寻常白话耳；赵宋人诗亦说白话，能有此气骨否？李后主词“帘外雨潺潺”，寻常白话耳；金元人词亦说白话，能有此缠绵否？（陈锐《袌碧斋词话》）

### 3. 抒情任真形象，结构缜密自然

李煜真率任情，善将抽象的、强烈的感情诉诸形象倾注之。经营结构，缜密而自然，独具匠心。感情迸发，则劈头呵问；为强调和深化感情，则用对比今昔；结尾更富于变化，或戛然而住，笔力千钧；或不尽有余，情长意永。

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人间词话》）

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



“车水马龙”句为时传诵，当年之繁盛，今日之孤凄，欣戚之怀，相形而益见。（俞陛云《南唐二主词辑述评》）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琐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之一）

沈际飞云：此在汴京念秣陵事作，读不忍竟。（《南唐二主词汇笺》引）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之一）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 （四）地位和影响

李煜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意境，词的内容由花前月下到江山人生，从狎妓宴乐到亡国之痛；大大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和

手法，将香软浓艳的词风转变为清丽疏朗；在词调的运用上也有改造创新，如九字句的大量运用。被奉为宋词的开山祖师。

后主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诗薮·杂篇》)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同上)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

## 三 冯 延 巳

### (一) 生平

冯延巳(903—960)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也。……及长，以文雅称。白衣见烈祖(李昪)，授秘书郎。元宗以吴王为元帅，用延巳掌书记。……延巳负其材艺，狎侮朝士，尝谓孙晟曰："君有何所解而为丞郎?"晟愤然答曰："仆山东书生，鸿笔藻丽，十不及君；恢谐饮酒，百不及君；谄佞险诈，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于王邸者，欲君以道规益，非遣君为声色狗马之友也。仆固无所解，君之所解者，适足以败国家耳。"延巳惭，不得对。给事中常梦锡屡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将斥之，会晏驾不果。元宗立……保大初，拜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迁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又进中书侍郎，复与其弟延鲁交结魏岑、陈觉、查文徽，侵损时政，时人谓之五鬼。四年，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罢为太子少傅。……俄以左仆射同平章事。……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卒五十八，谥"忠肃"。延巳工诗，虽贵且老不废，如"宫瓦数行晓日，龙旗百尺春风"，识者谓有元和词人气格。尤喜为乐府词。(《十国春秋·南唐十二列传》)



按：夏承焘《冯正中年谱》可参。其谓清冯煦比正中于韩偓，乃阿其宗人，而张惠言、陈廷焯惑于南唐朋党攻伐之辞，斥为憸夫，亦属谰诋。今存冯延巳《阳春集》词一百一十九首，其中十二首见于《花间》，有十六首见于欧阳修词中。

### （二）词的内容

冯词内容不脱"佐欢"、"娱乐"的艳词范围，是花间词的延续；但较少对女性服饰容貌的精雕细刻；增加词的抒情成分：在狂欢享乐时流露好景不长，人生易逝的悲叹，对党争中升沉不定的身世及朝不虑夕的国运的忧伤，兆示了词的内容开始变化。

几度凤楼同饮宴，此夕相逢，却胜当时见。低语前欢频转面，双眉敛恨春山远。　蜡烛泪流羌笛怨，偷整罗衣，欲唱情犹懒。醉里不辞金盏满，阳关一曲肠千断。（《鹊踏枝》之十）

娇鬟堆枕钗横凤，溶溶春水杨花梦。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　锦壶催画箭，玉佩天涯远。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菩萨蛮》之五）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鹊踏枝》之二）

马嘶人语春风岸，芳草绵绵，杨柳桥边，落日高楼酒旆悬。　旧愁新恨知多少，目断遥天。独立花前，更听笙歌满画船。（《采桑子》之二）

历历前欢无处说，关山何日休离别。（《鹊踏枝》之三）

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纵有笙歌亦断肠。（《采桑子》之十三）



### （三）艺术特点

#### 1. 寓情于景

冯正中是位极敏感的词人。他由盛宴必散感叹好景不长、国祚将尽，可谓乐而生悲；由年年春来春去，而思考新愁何以年年有，可谓善于体悟。这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无法驱遣的末世的悲哀，蕴含深邃的哲理思索。冯氏善将其情思寄附于物，融化入景，给人情真意浓的感受。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

悠悠梦里无寻处。(《鹊踏枝》之十一)

谭复堂(献)云:"行云、百草、千花、双燕,必有所托。"按此词牢愁郁抑之气,溢于言外,当作于周师南侵,江北失地,民怨丛生,避贤罢相之日,不然,何忧思之深也?后主之"一寸相思千万缕,人间没个安排处",与之同慨。身世之悲,先后一辙。(陈秋帆《阳春集笺》)

冷红飘起桃花片,青春意绪阑珊。画楼帘幕卷轻寒。酒余人散后,独自凭栏干。　夕阳千里连芳草,萋萋愁煞王孙。徘徊飞尽碧天云。凤笙何处,明月照黄昏。(《临江仙》之二)

南唐末造,冯蒿目时艰,姑以愁罗恨绮之词寓忧盛危明之意耳。(俞陛云《五代词选释》)

### 2. 清丽秀雅

冯词既不同于花间词派的浓艳雕饰,又不同于歌伶乐工的俚情俗调,甚至也不同于李后主的白描直露,风格委婉含蓄、吐词典雅清丽。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倖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南乡子》)

起二句,情景并美。下阕梦与杨花,迷离一片。结句何幽怨乃尔。(俞陛云《五代词选释》)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谒金门》之三)



南唐主语冯延巳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何与卿事?"冯曰:"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不可使闻于邻国。"然细看词意,含蓄尚多。又云:"无凭谙鹊语,犹得暂心宽",韩偓语也。冯延巳去偓不多时,用其语曰:"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虽窃其意,而语加蕴藉。(贺裳《皱水轩词筌》)

## (四) 影响与地位

冯词为花间词向北宋词转变之过渡。写艳情而不失雅,抒哀愁而思之深,对北宋初晏殊、欧阳修等人影响尤大。

诸阕情采足媲《花间》，然玩其词旨，流丽中有沈着气象，实轶过之。……所作多得力于温，能随处檃括其意以入词：取“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句，演为“无语凭栏只自知”；取“停梭垂泪忆征人”句，演为“独背寒屏理旧眉”；取“翠钿金靥脸，寂寞香闺掩”句，演为“回倚孤屏，不语含情”；取“泪流玉箸千条”句，演为“玉筋双垂”；取“离别橹声空萧索”句，演为“如今孤馆添萧索”；浑然无迹，是善于模仿者。（陈秋帆《阳春集笺》）

冯正中乐府，思深语丽，韵逸调新，有杂入《六一集》中者，余谓其多百首。黄山谷、陈后山犹以靡滥目之，然诸家骈金俪玉，而《阳春》词为言情之作。（陈世修《柳塘词话》卷四）

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

吾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欧晏，实正变之枢纽，短长之流别。（冯煦《唐五代词选》叙）

冯正中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词曲概》）

